武俠世界

紅花女俠（新派俠情香艷故事）　棲霞客・新著

一朵小紅花，一朵令人敬如神靈，懼如閻羅的小紅花，暴客强寇聞而胆寒，善良貧苦見而色喜，花嬌艷，由花思人，人必美，必也是一位江湖奇女子，但無人見其人，甚至無人見其影，於是：紅花女俠之名傳遐邇。其實，俠女劍如虹，也眞美人如玉。

$4.00

第24年
2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一篇既風趣，又香艷的奇情武俠巨著——「紅花女俠」。是棲霞客作品，描述江湖上出現了一個奇女子，她是以一朵小紅花令人敬如神靈，視爲萬家生佛，這朵嬌艷紅花一旦出現，頓使暴客强寇聞而喪胆，羣醜辟易！但善良貧苦之衆却見而色喜，爭相歌頌。這位紅花女俠雖然名傳遐邇，但無人見過其人，甚至也無人見其影，好不神秘。原來……？欲知其詳，請參閱這篇全文達十萬言之金牌巨著吧！

＊＊　　＊＊　　＊＊

宇宙搜秘「血洒長空」今期圖文並茂，新奇刺激。美國太空署長聞悉出現太空之飛行物體突然失踪，震驚不已，下令調查此事，並着令受訓中的超級女飛員出動應變，於是在空中展開一幕龍鳳鬥，消弭了一場驚人大災難！過程緊張刺激難以形容。

＊＊　　＊＊　　＊＊

黃鷹下期又有新作貢獻，「風雲十七劍」是他本年度之最佳精心作品，屆時幸勿錯過欣賞。

同時東方英之巨型小說「風雲路」、馬騰的天涯亡命故事「犀甲衣」亦均在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紅花女俠（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一朵令人敬如神靈、視爲萬家生佛的小紅花，暴客强梁聞而胆寒，善良貧苦見而色喜。原來這朵嬌艷的小花，竟是一個……棲霞客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殺機四伏（天涯亡命故事之一）

步步殺機　死裡逃生……馬　騰 45

彈讚「少林寺」（武林隨筆）……陳　光 58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千劍照紅顏（新派俠情中篇）◀二▶

悲羞滿心胸　手刃負心人……秦　紅 59

七金剛（超人的故事）◀二▶

老千遭狙殺　警方查命案……李　璟 65

倚刀春夢（俠情倫理哀艷故事）◀二▶

情狂慾海死　引咎悔恨遲……司馬翎 75

惡人船（司馬洛傳奇故事）◀二▶

單槍匹馬　夜訪强人……馮　嘉 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筆、血掌、峨嵋刀（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部署反間計　收拾兩邪魔……慕容美 91

明日世界・宇宙搜秘

水陸運輸上的私家車和貨車（明日世界）……刀　戈 101

血洒長空（宇宙搜秘錄）……羅唐納 10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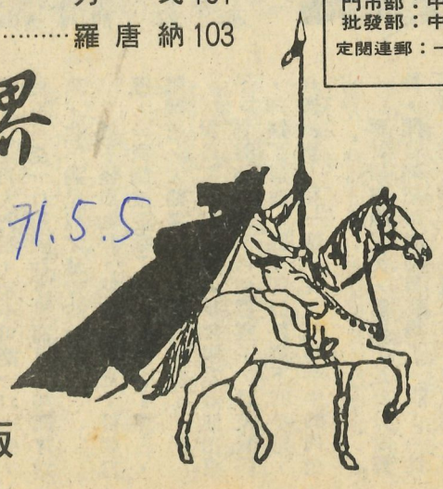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 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 2 期
（總號118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71.5.5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血灑長空彩圖說明之一

神秘飛行物體，在地球的高空突然出現，擺出備戰姿態，令大驚失色，於是美國太空署長下令調查此事，轉瞬使到非洲一帶的幾個探險家物體突然失踪，飛行一

巨型俠義奇情故事

紅花女俠

文圖・棲霞客・黃耀基

一：汚泥中嬌花

那小妞……嗯！果如他所料，伸出手來了，快極了，快如閃電一般，抓去了一個肉包子。

他忍住了才沒有嘆出那口氣來，他的心却像在往下沉，而且感到一陣痛苦。把尚未站直的身子，又復坐了下來，把手中的兩個肉包子，又復放回盤中。

他仍然嘆出那口氣來，只是無聲地。

那是一縷淡淡的哀愁，心酸的無聲的悲憫，因爲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啊？

不，她不是賊，不過是取去一個肉包子罷了，一個餓極了的小妞取去一個肉包子，怎能算是偷呢，她當然不是賊，他在心裏替那小妞辯護。

快，快轉過身來，不要讓她知道他發現了她——當然，那是取，不是偷。因爲，那小妞已轉過身來了，順着牆根坐了下來，傍若無人的吃她取來的肉包子。現在，偏西的陽光洒滿身，那是暖洋洋的春天的明亮的陽光，他也把她看待更清楚了，因爲她把手肘撐在膝蓋上，吃她手中的肉包子，她的小臉兒非仰起來不可。

該是一張秀麗的臉，秀麗得連汚垢也掩不去那光彩。該有十六七歲了吧，但稚氣令她看起來年齡更小些。那是令人一見就心愛的天眞的稚氣，這也就是他剛才會感到一陣哀愁悲憫的緣故。他也眞後悔，當他發現那小妞躲在牆邊窗外，望着盤中那肉包子饞涎欲滴的時候，他是想送她兩個肉包子的，而且已取在手中了。可惜，就在他尚在遲疑的瞬間，她已閃電般抓去那人客盤中的肉包子了。

他該感到奇詫的：那人客爲何發覺不出呢？她的手法又不快得出奇嗎？爲何他竟會感覺不到？

就是這緣故，他被她的秀麗，和她那可愛的天眞的稚氣吸引住了，尤其是她立即轉過身來，迎着那春天的陽光。

一顆紅色的小櫻桃。啊，眞像。

她的小嘴是唯一不被汚染的部位了，何況添了一抹春陽，令他立即聯想到熟透了的紅色小櫻桃，其實塵汚又豈能堵塞得了那眼波的泛溢，却令眉兒更似春雨中的遙山，更迷茫了。

眞是眉黛春山，眼橫秋水，却不料他在山水之間正徘徊，驀地裏，一聲霹靂！啊，不過是那窗裏的人客在喚夥計，不過是嗓門兒大些，而且太大了些。

那人客是個粗眉環眼的漢子，睜着好大的一雙怒眼，指着桌上的盤子，對走過來的夥計喝道：「嘿！我是怎麼吩咐你來着！」

夥計一怔，瞧瞧盤子，說：「爺要五個肉包子，我不是送來啦？」

那人客一拍桌子，喝道：「好哇！我一個沒吃，你瞧瞧，端的是幾個？」

四個，只有四個，眞怪？這麼大的包子，任他再大的咀，也不可能一口一個，更不可能一口囫圇吞下？而且，剛剛才送來，也不過是他才轉背的功夫。

漢子怪眼圓睜。怒道：「老子終朝打雁，今兒倒被雁啄了眼，敢情進了黑店，陽關道，大路邊，你們好大的胆子！」

說着又一拍桌子，少年眼看着他拍桌子，那聲响自然不再似霹靂了，雖沒驚駭，却皺了眉頭。嘿！那牆外窗下的小妞，却像沒事人兒一樣，兀目吃她手中的肉包子。

夥計眉皺臉兒笑，看樣子是要分辯解釋，聞言却把皺起的眉兒揚了。說：「就是我少送一個來，也還沒算你的飯錢，怎就說我們是黑店了，啊喲！你……客人，我是和你講理。」

坐在店角窗邊的少年，也不由皺了眉，當眞這漢子不講理，一個包子罷啦，怎可就說人家是黑店。啊！不好，那漢子要動粗，霍的站了起來，大環眼睜得更大了，這就是嚇得那夥計急退一步的緣故。

那漢子分明有一身功夫，即使不積行江湖，也是在刀口子上討飯吃的人，那桌上不就放着一把刀，一把異常寬而且厚的刀。

驚動了的店裏人衆中，搶出一人來，也是一個夥計，走前哈腰，陪笑臉，說：「客人，別惱，你老兄別生氣，我還你一個公道。」

店角的少年一怔！這夥計還眞有兩手，只見他一錯步，身法可眞快，不但搶到了窗邊，而且一伸手，就抓住了窗外牆脚那個坐着的小妞，而且一把就將她提進窗去，小妞身子兒懸空，手脚亂蹬亂扎，尖聲嚷道：「你爲什麼抓我，救命啦！」

那夥計把小妞擲在漢子脚邊，指着她手中兀自抓着尚未吃完的肉包子，說：「客人，你明白啦，我就知又是她搗鬼，今兒可被我抓住了。」

先前那個被冤枉的夥計就不服氣了，上前揚眉一聲冷笑，道：「你這人也可得還我一個公道，分明你自己不小心，擺在面前的物兒被人摸去了也瞧不見，倒說我們開黑店。」

漢子瞅了身邊的夥計一眼，那夥計再不哈腰，臉上的笑也變成了冷笑。店角的少年可明白了，敢情適才那店夥是故意露一手，兵來將擋。

看來那漢子也不是蠻不講理的人，知道自己錯怪了人，但也老羞成怒了，脹紅了臉，對小妞又瞪了眼！要糟，那小妞怪可憐兒的，少年急忙離了桌，道：「各位，你們可別錯怪了人，這位姑娘的包子是我給的，夥計也沒少送了，我是傍觀者清，不見了的一個包子不是在這裏了。」

順着他的手指處，那漢子的脚邊地上可不是有個包子麼，大夥兒不由怔住了。

不料那小妞識好歹，說：「別信他，他胡說。」轉面對少年一挑眉兒道：「本姑娘明人不做暗事，包子是我偷啦。」

那三人圴望少年，又望望小妞，又不約而同再瞧地上的肉包子，這這……

小妞說：「別瞧啦，那是他扔過來的。喂！」轉面再對少年，道：「誰要你來充好心，我才不領你的情。」

敢情是這麼回事，少年尷尬，愕然而又有些氣惱，雖然蹙了眉，但眼睛却亮了，好個小妞，倒敢作敢爲。

這原是一會功夫，那漢子和兩個夥計也愕然怔住了，小妞露齒嘻嘻一笑，說：「包子已吃了，大半個已下了肚，喏，這裏還賸下半個，還你啦！」一抖手，向那漢子扔了過去。

啊喲！那漢子本是怒得一翻掌，那意思是把扔來的包子拍回去，不知怎的，竟會失了手，拍的一聲，竟打在那漢子臉上，從聲响就知那一下子還是打得眞重。

少年和那個會武功的夥計同是一怔，漢子的武功顯然不弱，那賸下的小半個包子軟軟的，扔過來分明也不勁，除非是半途會拐彎否則漢子豈有擋不開的，眞怪！

就在那瞬間，小妞已錯步，上前一躬身，說：「我偷包子，倒害你遭殃，算是我不好，我給你陪禮啦！小二哥，你大人大量。」

那原是忙亂的一瞬間，氣怒交加的漢子正向小妞撲去，偏就是小妞恰巧一錯步，偏是不知怎麼攪的，一條櫈子竟會滑過來，橫在那漢子脚下，那漢子勢子急，被這麼一絆，那會不推金山倒玉柱，不但倒，而且衝前……咦！小妞呢？小妞正躬身，這一下子豈不倒壓在小妞身上，不好！

那少年才在心裏叫了不好，他本來站立之處和三人不過三四步之隔，待要搶上，却聽啊喲嘩啦連聲，店中登時大亂，不同情她，竟站出去幫人家，不怪人家不領情了，敢情人家是眞人不露相，這場亂子不但由她而起，且分明由她一手造成。

好奇心起，何況再不快走，就脫不了身，急忙忙一閃身，閃過人客，滑出大門，只見那小妞已在數丈外了，拐彎進了另一條大街，那小妞在一家酒樓門口略一停步，不待他近前，已當先走了進去。待得少年趕到，小妞已在樓上靠窗的一個位兒上坐下了。已在拍桌子叫道：「喂！拿個人來。」

近處的一個夥計可瞪了眼，趕前喝道：「小妞你窮嚷些什麼，討飯到門口去，要不是瞧你是個小妞，哼！快滾下去。」

可不是麼，這小……不，該是小姑娘，啊，十七八歲，老大不小啦，怎麼還是小姑娘，她生得嬌小玲瓏些倒是眞的，少年本已上樓了，聽見嚷嚷，可就在樓梯口縮了步。

且慢，先前在那邊若眞是她戲要那漢子和兩個夥計，這裏若她仍是有事而來，他上前去，若她再溜了，那豈不黃狗吃屎，黑狗遭殃。

前後不到半個時辰，小妞在他心中，突然長大了，成了大姑娘。那是當然的，一個小姑娘怎有那麼大的能耐，夥計也罷了，那漢子一定大有來頭，他那把刀沉重異常。既和鎭三山稱兄道弟，武功豈會錯得了。却被她戲要得如同三歲小兒。

不，他皺起眉頭來了，他先前不但在當場，而且在跟前，竟也沒瞧出她是怎麼戲要那三人的，傍觀者該更清，那麼，他不是連那三人也不如。

他感到臉上有些熱辣辣的。

他在想，那小妞……啊，那姑娘却在發話了，未開言，先瞪眼，杏眼兒睜圓，把一對眉兒挑得高高的，伸出食指兒在鼻尖兒下一劃，說：「喂，你休得狗眼看人低，會帳的人來啦，喂！」轉向少年一揚頭，說：「過來啦，你身邊有銀子，是不是，告訴他，說侍會由你會帳。」

她雖然挑眉瞪眼，聲調中可沒些兒怒氣，倒添了她一股英氣，既不再似初見時的那般可憐些，小妞又成了大姑娘，塵汚也就更難掩她的秀麗，少年生怕她惱怒起來又惹事，忙上前道：「夥計，不錯，是我請這姑娘吃飯，她要甚麼只管取來。」

那姑娘心花怒放，眉兒眼兒都在笑，說：「你聽到啦，把你們的拿手好菜，只管取來，且慢，這麼啦，乾脆，給我來一桌上上等的酒席。快去快拿來。」

那夥計向少年一打量，見他衣服雖不十分光鮮，倒也整齊，大概還付得起，心裏在罵，脚下急急忙忙去了，生怕她會改變主意，嘿！一桌上等酒席多少錢？待會教你這兩個小狗男女好看。

那姑娘說：「多謝啦，喂！你怎麼啦，怎麼不過來？莫不是捨不得銀子，後悔啦？」

少年聽她要一桌上等酒席，待要阻止，不料夥計去得那麼快，聞言，搖頭，把

眉兒緊皺，他豈不知一席上等酒菜要多少錢，身邊銀子雖有，可不多了，何況還有些日子要盤纏，罷了，又搖頭，心裏嘆了口氣，事到如今，後悔也來不及了。

當眞他也不明白，先前從那面店裏溜出來，不過是躲避麻煩，怕禍事上身，怎生被她一招手，就跟順她上這酒家樓頭來了？是被她的美色吸引？還是對她生出好奇來？也許都有一些，有一點是肯定的，初時對她的同情與悲憫却絲毫也不存在。

「喂！」姑娘說：「站着幹嗎？秦公子請坐啦。」

倒要她來請坐麼，少年正坐下，聞言霍地又站了起來，說：「你……你怎知道我姓秦？」

姑娘揚着眉，笑在眼兒裏，說：「我不但知道你姓秦，還知道你的名兒，你單名一個重字，是不是，我還知道……」

「你還知道多少？」少年的眼睛睜大了。

「知道你打從河南來，」姑娘說：「喂！你坐是不坐，我可不喜歡人家站在我面前說話兒，你是金陵人氏，不過早兩年搬到江州去居住了。」

「你你……」少年目瞪口呆，終於說了，道：「你端的是……是……」

姑娘說：「這才像話啦，我對你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姓甚名誰，你竟不問，這是怎麼禮數。」

這少年果然姓秦名重，金陵人氏，數年前隨父遊宦江州，就在那潯陽江頭落了籍，其實是老父客死任上，無力還鄉，說來凄凉。

秦重說道：「正要請教姑娘尊姓芳名呢。」

不料那姑娘啐了一口，又瞪圓了杏眼兒，說：「怕我不知你是個秀才，甚麼芳不芳的，酸溜溜，不怕丟你師傅的臉。」

秦重的咀張大了，說不出話，也合不攏來。

「我知道你有一個師傅，呸！」

她做甚麼，只管拿眼兒來上上下下地瞧他，她和他對面而坐，隔着桌子，瞧得着上，可瞧不見下，姑娘却毫無顧忌，彎了身子而瞧，瞧得秦重好生忸怩，瞧着瞧着，姑娘嘆咏一聲，笑啦，說：「沒見過，大男人啦，倒像害臊的大姑娘，喂，我可眞不相信，你師傅讀你讀得了不得，天上有，世間無，我瞧啊，便會兩手兒功夫，也稀鬆平常，早晚我非和你較量不可，喂！你有那個胆沒有？」

秦重氣促，臉也紅了，要起身，不料菜上得好快，咄嗟之間，竟已大盤大碗的送了來，令他登時從心裏昇起一股涼氣，把衝到咀邊的話凝結了。添一碗菜，那涼氣也添了一分。心下直盤算：懷裏尚有三兩重的一塊銀子，碎銀也有些！該有三四錢吧，物價各地不同，不知够不够付帳！

「謝了。」姑娘說，替他斟了一杯酒吃喝得飽了再說。

又豈僅姑娘在他眼中更美，更神秘了，而且成了救苦救難，絕望的深淵暗中的一盞明燈。

「你……怎麼不吃啊？」

好一陣了，她像才發現秦重連筷也沒動一下，敢情只有她一人在吃喝。

秦重說：「我飽啦，我剛才吃了。」師傅而來。不料尋訪了半個河南，師傅無影無踪，盤纏倒快用光了，眼看就要流落異鄉。

他豈僅憂愁苦惱，而且心急如焚，想像中，憑師傅一身絕世武功，在江湖上名頭一定高大得很，必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却不料訪遍了半個河南，九流三教中的人全訪問過了，師傅豈僅無影無踪，竟沒人知道有這麼個人，像是壓根兒就沒這麼個人。

就在他絕望之際，無意中遇到這個姑娘，竟是萬萬想不到，非但知道他的來歷，而且提起他的師傅來。

她當然知道他師傅在何處，何處尋訪得着他的師傅。

陡聞乍聽，他如何不心下一陣狂喜，因狂喜而心跳，氣促，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來。

不料，嘿！不料不晚也不早，酒席送了來，大碗大盤，夥計去去來來如穿梭。但不要緊，人在面前，還怕不能從她身上尋訪出師傅來。

可憐，他雖然心急，但實在不忍心，她吃喝得那麼香，不知有多久不知肉味了，人在面前，何必急在這一時呢？且讓她吃喝得飽了再說。

又豈僅姑娘在他眼中更美，更神秘了，而且成了救苦救難，絕望的深淵暗中的一盞明燈。

「你……怎麼不吃啊？」

好一陣了，她像才發現秦重連筷也沒動一下，敢情只有她一人在吃喝。

秦重說：「我飽啦，我剛才吃了。」

「吃了兩個肉包子，我知道。」她說：「怎麼着，就飽啦？」

她一翻眼兒，只差沒再啐一口，她怎麼啦？瞅着秦重，忽然又笑啦。說：「虧你還是個練功夫的人，說出來，誰也不信，八成是你師傅騙人。」她到底仍然啐了一口，格格笑道：「說你斯文，那是太誇讚你啦，沒出息，嬌滴滴的，像個大閨女，嗳唷，怎麼臉又紅啦？」

哼，那麼，你算啥？你不是大姑娘，大閨女啦？

當然，他是在心裏說，並沒說出來。她那知道，他對她太好奇，他也太多心事，也太心急了，何況，不過只喝得兩口酒兒，塵汚便再也不能掩蓋她那臉兒的嬌紅。本已是秀麗的容顏，自是更嬌艷了。對面相向，教他怎生不分心？

秀色可餐，敢情這話兒是眞的，要是她知道他……

他感到臉上一陣熱，是更熱了，心跳也更加劇了，忙不迭別過臉去。更惹得那姑娘笑得渾身亂顫。若是她洗淨了臉兒，換過衫兒，怕不就更像在春風中的迎春嬌花。

說眞的，他長到這麼大了，還是第一遭兒這麼近的面對着一個大姑娘，何況這麼美，這麼神秘的大姑娘，那感受是奇特的，心悸得更怪奇，別就是情滋味罷。

但他立即警覺了，他怎麼啦，這是甚麼時候，好不容易有了師傅的影踪，他不追問，若被這姑娘看透了他的情思，告訴他師傅，那還了得。

避開她的臉兒，避開了她的目光，凜

然正心，忙道：「姑娘，休得取笑了，請用酒飯，我有事要請教。」

姑娘說：「獨個兒吃喝，有啥意思，我不吃啦，有話，你說吧。」

秦重道：「請問姑娘，怎知我的名姓來歷，聽姑娘言來，分明與師門大有淵源，我千里尋訪，走遍了大半個河南省，師傅他老人家竟是踪影全無，姑娘必知家師在何處，可否賜示一條明路。」他轉過臉來，也抬起頭來了，抬頭就碰到了一雙澄澈的含笑的眼睛，不由他不急忙低頭，但願她沒聽出他的心兒又一陣猛跳。

姑娘說：「說啊，還有呢，要問的，一併兒問了，我也好一併兒答，我知你尚有話要問問吧。」

秦重道：「沒……沒甚麼，只不過奇怪，姑娘你怎會……我是說……」

「偷人家的肉包子，有啥說不得的。」姑娘說：「那不簡單，我餓啦，再說，我瞧不慣那店裏的夥計仗着有靠山，有點功夫，平日對人客老大不客氣，偏巧也惱那黑漢子扛着把大刀走路，招搖過市，傍若無人，你沒瞧他那個德性麼，想必平日也橫行霸道，欺負善良，所以我就……」話未說完，已又格格笑了。

秦重道：「我明白了，所以你就戲要他們。」

「是教訓他們，」姑娘說：「你說，不該教訓麼？」

秦重的眼兒發亮，也睜大了，說：「那麼，眞是你，你……」心想：她是怎麼施的手脚，令那麼牛高馬大的漢子撞倒兩個夥計，就在他眼前，他竟然看不出來，那麼，這姑娘的功夫還了得！

「好啦，」姑娘道：「咱們說正經，啊！來不及了！你要是沒胆，不妨先走一步。」

她說甚麼？他也學樣，側耳而聽，只聽樓下有人在嚷，似說就在樓上。

姑娘道：「沒甚麼，替咱們會帳的來啦。」

言尚未了，一羣人奔上樓來，當先就是那個牛高馬大的黑漢子，那把又實又厚的大刀當眞扛在肩上，隨後是那個甚麼鎭三山邱洪後面跟着幾個挽袖掄臂的漢子。

「在這裏啦，就是她！」黑漢子一聲吼叫，但被鎭三山一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說道：「三弟，且慢！」

原來這黑漢子是鎭三山的結拜兄弟，也是今兒才尋訪到來，先前鎭三山聽得店堂一亂，走了出來，見他這個三弟剛從地上爬起來，地上躺着他的夥計，只道是大水沖倒龍王廟，倒把兩個夥計申斥了一頓，那理會一個衣衫破爛的小妞，甚至走了秦重，亦無人注意，還是後來那三人越想越不對勁，互相一參詳，才明白着那小妞的道兒。鎭三山立即派出人去尋找，好半天才打聽出兩人上了酒樓，敢情這酒樓也是鎭三山開的，萬想不到要尋找的人竟在自己家門裏，這才率衆奔了。那知上樓一看，小妞衣衫破舊，秦重斯文年少，那像是會功夫的人。是以伸手一攔，道：「三弟，且慢。」

原來這鎭三山並非這開封府人氏，早兩年還在金陵開着威遠鏢局，七八年前，從徐州到銅山，這條上京的大道上，被綠林中人哨聚了數百個嘍囉，佔據了三座山頭，打家刼舍，商旅爲之裹脚，後來連鏢車也被刼了，威遠鏢局是金陵最有名氣的，眼看就要拆招牌了，這時來了邱洪，藝高人胆大，憑手中一把青鋒劍，單槍匹馬，掃平了三座山頭，奪回來了被刼的鏢銀，從此威名遠播，江湖中人賜了他一個鎭三山的美號，只可惜好景不常，威武風光了才五年，西北兩路的鏢車同告出了岔子，其實邱洪自從掃平了三山賊寇，接辦威遠鏢局，自任總鏢頭後，也自知有這一天，早知樹了强敵，人家不會甘休，江湖中人，凡是經過些風浪的，誰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更比一山高，强中更有强中手。何況常言說得好，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是以暗中派人，早在千里之外的開封府，佈置了這兩處生意，因爲跟隨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們，一旦收山，不能不有個安置，且酒樓這買賣，客似雲來，不是南來，就是北往，也好早作預防。

這就是秦重初入江湖行走，也早知有鎭三山其人之故。也解釋了鎭三山以小小的一座店爲落脚之處，遇事沉着而不急躁之故，自從鏢車先後出事，幸喜傷人而未失鏢銀，立即見好就收，結束了鏢局買賣，表面上遣散了夥計，其實對二十多個得力的心腹，暗中吩咐，一兩年之內，若找不到投奔之地，前來開封府會合，對他們自有個安排，若得到有仇家尋仇的信息，便立即前來開封，自有人出面指引。

這邱洪掛了劍，以生意買賣人的姿態出現開封，自是和氣生財，且少露面，是以，姓名雖不改，除了來投奔的舊日兄弟，就沒有人知道他就是當年威鎭江南的鎭三山，是以，不明對方來意，豈會輕易顯露本來面目。

那麼，且慢，他手一攔，阻止黑漢，見姑娘幼小，秦重斯文，登時舒了一口氣，老實說，先前聽說兩個夥計和他這三弟被人戲耍了，還眞嚥了一跳，因爲夥計也罷了，他可知道三弟的一身功夫，人雖莽撞些，功夫可了得，能戲要他的，必是非常人物，是以才率衆親自前來。

有道是人有失手，馬有失蹄，又道是盲拳打死老師傅，眼前這一雙男女，那像是有功夫的人，更不要說是來尋仇生事，實在不像。

實在不像，姑娘倒像被奔來的一夥人嚇壞了，跳起來又無處可逃，一溜烟躲到秦重背後，說：「喂！幹嗎這麼兇，我不過偷你一個肉包子罷啦，人家殺了人也不償命，你們待要怎的。」

秦重也急忙起身，一揖道：「各位大人大量，先前這位姑娘是餓極啦。」

邱洪的一雙詢問的目光不瞧黑漢子，却瞧那個先前出手的夥計，夥計道：「算我走了眼，但三爺……」

邱洪一擺手，無論如何，便是事有古怪，這一雙小男女也不像是來找碴兒尋仇的，那才是他最担心的事，倒休得爲這點兒小事暴露了身份，且若三人先前眞被戲耍了，傳出去也是丟臉的笑話。道：「原來是一場誤會，我這雙老眼可不花，回去罷。」

那夥計直搔頭，說：「難道今兒撞了邪，三爺，你說，憑你三爺……」

那黑漢的胳膊兀自被抓在邱洪手中，眼睛睜得雖大，咬咬牙却沒出聲，顯然被邱洪暗中阻止了。任他性子再暴躁，老哥哥的話他可非聽不可。

姑娘却在這時候，從秦重身後轉了出來，嘛了咀兒，說道：「喏，一個肉包子罷啦，有甚麼大不了，我賠你就是。」

那是甚麼，午後的斜陽映照，映出一縷紅影，被邱洪一伸手，接了去。

姑娘道：「喂！這朵花兒可抵償得了你們一個包子的錢。」

邱洪一怔，面上登時臉色大變，道：「原來姑娘是……是……」

「小要飯，偷包子的。」姑娘說：「雖不是觀音菩薩，有時却會救苦救難，喂！說回去，怎麼還不走？」

邱洪連聲應是，手也連揮，秦重却瞧見了，姑娘對邱洪作了個甚麼暗示，眨眼間，來得快，去得更快，若有分別，便是來若行雷，轟然作响，去却如秋風掃落葉，悄然無聲。一會功夫，走得乾淨。

秦重瞪大了眼睛望着她，心想：她！端的是甚麼人？竟連邱洪也變了臉色？咀裏却問道：「姑娘，你給了他甚麼？」

姑娘道：「那物兒麼……」

「花兒，」秦重說：「我聽見你說花兒的。」

姑娘道：「就是吧，對你來說，一錢不值，對他却大有用處。你聽說過仙丹能醫寃孽病沒有，那花兒對他來說，就是仙丹，別理他，無端端被搗，還是吃喝咱們的，嗯！」

見個長袍大袖的人走來，姑娘就皺了眉頭，原來是酒樓掌櫃的，躬身道：「東家吩咐下來……」

姑娘道：「別囉皂，我心領了，酒席打擾了他的，餘外甚麼也不要。」

掌櫃道：「東家還吩咐，姑娘若有需要……」

姑娘道：「我吩咐你快走。」

這那還是小可憐，窮討飯的，只見掌櫃的連聲說是，道：「未得姑娘吩咐，東家不敢親來侍候，請姑娘海涵，是是，我……這就走。」

掌櫃的急忙走了，秦重恍然大悟，一雙眼睛瞪着她，瞪得更大了，心說：「是啦，是她，她是紅花女俠！」

二、禍福一枝花

那秦重北來尋訪師傅，師傅沒找到，却聽到一個傳奇的人物，在到處傳揚，沒人見過他的眞面目，但做了案，總在現場留下一朵絨綫做的小紅花，是男的，豈會以花爲記。

是以，都稱她爲紅花女俠。

既然偷的是金銀，盜的是珠寶，那自是做案了，但皆尊而俠之，無人說她是賊，因爲她眞正正，是刼富濟貧，刼的是土豪劣紳，貪官汚吏，是那魚肉鄉民，欺壓善良的惡霸，尤其是虐民的酷吏，紅衣女俠倒也不要他們的命，除了現場留下一朵紅花外，大快人心的是：還在他的面上也留下一朵紅花印兒，除非揭去那塊面皮，否則休想揭得掉。試想，那人還有臉在人前現身，還敢爲惡麼，是以她所到之處，貪官酷吏紛紛掛印，土豪劣紳斂跡，隨之是那孤老貧窮的人家，也不知她怎能查訪及那麼清楚，無不受惠，而且一包金銀之外，也有一朵小紅花。

嘿，她若不是女人，怎會有那麼細心思，小紅花爲那人家解釋了金銀的來歷，免去了猜疑禍災。

最是轟傳遐邇，震動武林的是，橫行邯鄲道上多年的三霸天，山東東霸天吳剛，山西西霸天曹滿，尤其是北五省武林稱尊的熊霸，手中三節棍豈僅無敵，三隻沉重的金鏢，更傷人於百步之外，不料一夜之間，三霸天的臉上也刻上了一朵小紅花，雖是傳說無人見到，但三霸天在三月前，忽然銷聲斂跡，不知去向，邯鄲道自此也暢行無阻，商旅額手稱慶，不用說，人人都把紅花女俠當作佛菩薩在心上供奉，神而敬之。

那麼，難道面前這個衣衫破爛，滿面塵汚的姑娘，就是紅花女俠？

從鎭三山邱洪陡然色變看來，她就是傳說中的紅花女俠，但秦重却又難信，即使在他心目中，小妞成了姑娘，也不過不再是小可憐而已，仍還是個姑娘，一個年紀不多大的姑娘，那麼，她才多大點年紀，那能有這麼大的驚天動地的功夫。

「喂！」姑娘回了座，說：「現下不用担心不够錢付帳啦，不用心痛銀子，你也該吃喝些兒了。」

秦重隨口應了一聲，且慢，心想：那邱洪可不是浪得虛名，且闖蕩江湖有年，見多識廣，豈會認錯人，而且，是小紅花入手，他才面色陡變，正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必是那小紅花入手，他就知道姑娘的功夫深淺，也才立即知道她是誰，那麼，絕錯不了。

錯不了麼？他却兀自搖頭，這麼個嬌俏美貌的小姑娘，怎會是連威名遠播的三霸天也被降服了的紅花女俠？不，她頂多不過十七歲出頭。

「呔！」姑娘一拍桌子，嘿！敢情一道細細的眉兒，竟有這麼多變化，秦重看得呆了，又豈僅表達喜怒哀樂，笑時各有異，不料惱怒也是多端變化，哈，她眉梢兒是挑得高了，却半分兒也嚇不了他，這也難怪的，誰教她咀角噙笑，連眼兒裏含笑意。

「你不吃喝，只管瞅看我幹嗎？」姑娘喝道：「說，敢有半句虛言，我可不饒你。」

秦重道：「我是在猜……姑娘，我猜你準還沒十八歲，是麼？」

「你胡說。」姑娘挑高了的眉兒下，眼兒也瞪起來了，說道：「你猜我的年齡，怎麼只顧朝我身上瞧，我身上又沒帶花兒。」

是呀！先前他本是心念都在那紅花女俠的紅花上，「怎生討來瞧瞧就好。」不錯，他是在這麼想的。打蛇隨棍上，妙極了，忙道：「正是，正是，我眞想瞧瞧你身上的花兒。我我……我知道你是誰啦，原來姑娘你就是紅花女俠。」

「你胡說。」姑娘笑道：「我身上有什麼花兒，我也不是甚麼紅花女俠。」

秦重見她不承認，心想：不爲了掩人耳目，她何必扮成個小要飯的，我眞蠢。

左右瞧了瞧，樓上人客不多，申初時候，原是酒樓最清閒的時候，見沒人瞧他們，才放低了聲音，道：「姑娘，你瞞不了我，那鎮三山接過你擲去的花兒，登時臉色大變，對你恭敬非常，人家鎮三山可是個成名的人物，响噹噹的脚色了，能令他肅然起敬的，捨紅花女俠，還會有誰。」

不料姑娘聞言，笑得格格格，笑得花枝兒般亂顫，好不容易止了笑，才道：「噯唷，原來是這麼回事，既然你知道有紅花女俠啦，想來聽到的傳聞也不少了，我且問你，那紅花女俠刼富做什麼？」

「濟貧。」秦重也不由肅然生敬，說道：「她把刼來的金銀財物，救濟那孤苦貧窮。」

「好啊，」姑娘說着，站起身來，打了個轉兒，道：「像我這模樣兒，是否孤，你不知道，我問你，我貧不貧？窮不窮？你聽說過紅花女俠濟人錢財，必定留下一朵小絨花麼？」

秦重在心裏啊了一聲，說：「你是說……你先前擲給鎮三山那朵小紅花，是紅花女俠留下的？」

姑娘嘻嘻笑，讚道：「看來你倒也不蠢，着哇，就是這麼回事。」

秦重驚可裏把腿一拍，自語道：「怎生我就沒想到，看來我眞蠢，我早該想到的，我說啊，你有多大點兒年紀，你怎會是紅花女俠，但……但是……」

姑娘說：「不要但是了，我替你說說吧，你是想問，我可會武功，若你以爲我學過功夫，那你可又猜錯了。」

「但是，」秦重道：「你好俐落的身手。」

她眞愛笑，又噗哧一聲，說句眞心話兒，他可眞喜歡看她笑，她的歡樂與爽朗，倒沒有感染到他，只因爲她笑起來，更美了，別瞧她滿臉塵汚，却好白的一付牙兒，眞似排兩行碎玉，瑩晶生輝。

「嘻嘻，」姑娘笑道：「誰教我窮呢，鎮日裏這裏偷點兒，那裏摸點兒，不俐落那行，逃慢一步，我這條小命兒早沒了，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啊，身手和我這一雙腿兒，不也和你們練功夫一樣，練出來了。」

可不是麼，說得入情入理，何況她這麼絕頂聰明，心下的疑雲，登時一掃而空，雖是那心下的憐惜，却也隨之昇了起來。不禁嘆了口氣，心想：若是她生長在好人家啊，若是她不這麼貧窮，得到好的教養……

且慢，一個好人家，好教養的姑娘，他還能認識她，和她面對面坐在一張桌兒上麼，那麼……啊，不，他怎能慶幸人家貧窮呢？可惜，他又嘆了口氣，他雖然無牽掛，可惜太窮了，眼看就快像人家一樣，就快成爲個小要飯的了，還想帮助人家。啊！眞該死。

秦重忽然想起來了，這姑娘知他姓名來歷，更提及他苦尋不獲的師傅，幾番要問，却幾番話到咀邊，就有事故發生，眞該死，好不容易有了師傅的踪跡，倒不急忙打聽了，若被她走了，豈不是剛抓到手的一點綫索又斷了。

「姑娘，」秦重急得連青筋也冒出來了，說道：「姑娘既知我的來歷，又知我有師傅，必也知道我師傅現在何處，若獲姑娘指引一條明路，尋訪到他老人家，感激不盡。」

姑娘道：「哼！我還道你壓根兒忘了呢。」

秦重苦着臉，嘆了口氣，道：「我千里迢迢，尋訪了他老人家數月，眼看盤纏用盡，就要流落他鄉，豈會忘了，只因一再發生事故，再說，姑娘不會明白，有道是：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姑娘道：「你這人，噯唷……好酸好酸，我老實告訴你吧，憑你師傅那一身功夫，還會不名震天下麼？何況到了仲的家鄉，他也不想想，豈有尋訪數月，竟沒人知其名姓的。」

秦重啊了一聲，道：「難道師傅告訴我們的，並不是眞名實姓？」

姑娘道：「錯了，你師傅告訴你們的，實是眞名實姓，只因三十年前，自他在江湖行走之後，雲中鶴之名越來越响，久而久之，人家豈僅把他的名姓忘得乾淨，簡直再無人知道他的眞名實姓。怎麼？難道你不知江湖人稱你師傅叫雲中鶴？」

秦重道：「我自幼隨家父讀書，隨師傅習武，從不與江湖中人往來，師傅不說，我們怎會曉得，是了，家父每當詢問師傅的出身來歷，師傅總說：閒雲野鶴罷啦，又何必問，原來師傅名叫雲中鶴，却是這名兒也不再聽人提起啊？」

那姑娘竟然也會作出個無聲的嘆息說道：「你也不想想，你師傅名雲中鶴，生性亦如野鶴閒雲，怎生倒在你家一住數年，絕跡不履江湖？」

秦重一怔，可不是麼？眼前就有個鎮三山邱洪避仇開封府，血腥江湖，盡是仇怨纏牽，難道師傅在他家數年，是躲避甚麼厲害的仇家？

姑娘道：「不要瞎猜了，你師傅武功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涵養的功夫也到了家，手上從沒沾着點兒血腥，說來話長，稍後你就會明白了。不瞞你說，我受你師傅之託，已在這開封府候你三日了，他算計你也該來了，要我來接引你，偏巧今日有事要辦，這麼啦，你且在此住宿一夜，明日一早起身，日中時候，去朱仙鎮等候，自有人來接引你。」

說着姑娘又皺眉，道：「眞討厭，我還得打發他，記住啦，待會無論怎麼，不許你多事，我把他打發了，也就走了。」

秦重尚未明白她說的是誰，驀地裏，打樓梯口跳出一個漢子，竟是鎮三山稱他三弟的那個漢子，竟去而復返，直奔姑娘的能耐，人人怕你，我黑三爺可不怕。」

姑娘跳起來，像是害怕，說：「啊唷！你不是你奶奶的黑三兒麼，你大人大量，饒我這遭兒行不行？」

那漢子本是直撲過來，若不是姑娘跳起身得快，已被他抓住，聞言却忽地一怔，原來他的小名兒眞叫黑三兒，也眞有極是疼他的老奶奶，却不知這小妞怎會曉得，一怔之下，又復怒道：「小妞，你使說出我奶奶來，黑三爺今兒也不饒你。」

姑娘說：「那麼，怎生你才饒我？」

黑三兒道：「給我叩三個响頭，再讓我也摔你幾跤，好妞兒，三爺今日一不小

心，着了你的道兒，令我當衆出醜，不比這口惡氣，誓不甘休。」

秦重起身又坐下，人家豁他休得多事，話還在耳邊，而且，不不，她絕不是如她所說，是個偷點兒攫點兒的窮苦姑娘，再蠢的人也會明白的，好，秦重心想：且瞧她怎麼打發這黑漢子。先前是不在意，不信瞧不出來。

他這裏目不轉睛，那姑娘却苦着臉，又成了個小可憐兒，眞是可憐生，若不是她左一句黑三兒，右一句黑三兒，秦重那還能坐得住，但任姑娘如何懇求，黑漢子就甚麼也不饒她，怒吼之聲倒更厲了，只聽樓下人聲嚷嚷，而且奔到了樓梯脚下了，聽得明白，是追來了鎮三山。

秦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姑娘眞眞假假，無論如何，這鎮三山一到，便不化玉帛，也會罷這場干戈，先前不是……他搖頭，眞不明白，鎮三山那樣出了名的人物，怎倒對這個看來分明是小要飯的小妞，竟會敬畏恁地？

那黑漢聽到，小妞兒自也聽到了，黑漢大急，小妞說：「得啦，趁你三哥尚未趕上來，勸你還是見好就收。」黑漢虎吼一聲，却已同時撲出。

說時遲，那時快，小妞話聲未斷，亦同時說道：「我這裏給你陪禮啦。」

說着，小妞一躬身，撲來的黑漢就是一聲啊呀！

秦重咦了一聲，也不自覺站了起來。

因爲黑漢身子一幌，雖沒栽倒，但踉蹌連退兩步，相距不過六七尺，那秦重怎會看不明白，不知怎的，黑漢額頭上已長了老大一個疙瘩。

說時遲，人影一幌，鎮三山已飛身而來，把吼叫連天，正要撲出的黑漢抓住了，惶急道：「不得無禮！三弟，你怎不聽話。」急忙轉頭，道：「姑娘手下留情，我這裏替他賠不是，請恕他無知魯莽。」

敢情那姑娘已俏生生，站立在窗櫺上了，姑娘說：「他雖是霸道些，倒也不算橫行，好啦，交給你去管教，喂！」

她掉頭對秦重道：「記住了，明兒日中時候去朱仙鎮等待，我先走一步了。」

一揮手，已打窗口溜下去了，秦重探頭一瞧，只見她的背影在人叢中閃得兩閃，便消失無踪。

秦重直搖頭，眞奇怪，街道上行人衆多，一個人從樓上跳下，怎生竟未驚動街上的行人，難道竟沒人見到？這是光天化日，不是黑夜啊？

那鎮三山却在大大的鬆了一口氣，道：「好險，三弟，你可知幾乎闖了大禍麼？幸是我即時趕到。」

那黑漢對他顯然極是敬畏，怒臉氣得更黑了，却不敢移步，說道：「老哥哥，怎生你竟……竟連一個小妞也怕了，不見數年，你你……這小妞端的是甚麼人，你竟……」

鎮三山放開手，嘆了口氣，道：「三弟，老哥哥不是怕她，我也不知她端的是誰，哥哥我闖蕩江湖以來，你見過我怕誰來，但你可知……」

鎮三山向樓上掃了一眼，那樓上這時候人客本就不多幾個，被這麼一鬧，都害怕溜了，賸下的除了一個秦重外，都是自己人，才道：「你知道她先前向我打來的是甚麼？」

邱洪懷中取出一物，攤開手掌，掌心中有一支小小的紅花，絨綫做成，血紅如火。

邱洪擺手，不讓黑漢開口，又道：「你來到西南地境，也有些日子了，難道你沒聽說過紅花女俠？」

黑漢怪眼圓睜道：「甚麼？這小要飯的，小小一個妞兒，她就是紅花女俠？」

邱洪道：「誰也沒見過紅花女俠，但我認得，這就是紅花女俠的信物，我也不信她便是紅花女俠，但這姑娘一再出手，你也該明白了，她實有一身功夫，尤其是她先時向我打出這一朵紅花，我一入手就知道這姑娘的武功了得了，你瞧，這絨綫花兒雖然繫在鋼椎上，但這鋼椎不過比針粗一點兒，輕如無物，而從她手中打出，那勢子有多勁疾，更令人吃驚的是，我伸出手接過，觸手那力道便消失了，直如無物。」

秦重也吃了一驚，心想：「不怪先前竟看不出她打出的是何物了，眞不可思議，樓中光綫雖暗，花可是紅色，竟會看不出來！」

黑漢道：「那又如何？」

邱洪道：「若非氣功已具火候，豈能得够，眞不可思議。」

傍邊一個夥計道：「邱爺，雖無人見過紅花女俠的眞面目，但能降服三霸天的人，那年齡絕小不了，邱爺，她會不會是紅花女俠的甚麼人？」

邱洪點頭道：「我也在這麼想，不久前，不是有三十多戶人家，在一夜之間，同時得到紅花女俠留花賜銀嗎？一人如何能够，也許女俠有弟子女婢帮手。」

黑漢不嚷也不叫了，道：「紅花女俠的弟子與女婢，也這麼……」

邱洪瞅着他額上更大起來的疙瘩，說道：「你也知厲害，今天人家若不手下留情，你……你額上痛麼？」

當眞！罕漢摸着額頭，像被提醒了，睜圓了的眼睛却在向地上瞧，邱洪身邊那夥計，秦重見過他出手了，顯然武功也不弱，也彎着腰，在地上尋找。

當眞，那姑娘是用甚麼東西打出黑漢額上老大的一個疙瘩來的呢？連傍觀的秦重亦沒看出，而且，先前她打出紅花，還見到她揚手，但這次她却分明沒動一下手臂，只不過欠了欠，彎了一下腰兒？

「不用找了，」邱洪說：「你們不見樓板上的泥塵麼？必是用的泥丸，勢疾勁大，一打中對方，也被震散化爲泥塵了，所以，我說人家手下留情，否則，打出的若是鐵丸，三弟，你想想，你便不喪命，額上也開花了。」

那黑漢却老羞成怒，冷哼一聲，說道：「老哥哥，我這一路行來，也曾會過幾位武林的好朋友，我問道：你們如此對她尊敬，那紅花女俠當眞就蓋世無雙？他們都異口同聲，言道：若那紅花女俠僅是武功蓋世無雙，不過令人畏，令人懼而已，可不能令人生敬，敬她的是，武功高而不傲，辨是非，明邪正，便是黑道中人，只要心存仁義，她亦秋毫無犯，懲的莫不是貪官汚吏，豪霸强梁，非萬惡巨奸，死有

餘辜之徒，不傷其性命，周濟貧寒，必留紅花，其用心良苦，更可見其仁義。」

邱洪肅容道：「說得一點也不錯，錢財來路不明，必招來橫禍，尤其是饑寒貧苦，慣受欺凌魚肉者更甚，一朵紅花門上插，休道無人敢去追問那家的錢財由來，地痞惡差衙，從此再不敢上門欺負。」

傍邊那夥計接口說道：「還有，紅花一枝門上插，還給那人家帶來無窮好處，紅花女俠的善舉仁行，加上神乎其說的傳說，在百姓的心目中，直成了法力無邊，救苦救難的女菩薩，那紅花也就成了一種示意，一種指引，從此街坊對那人家紛紛周濟照顧，把對紅花女俠的虔誠敬意，轉加到那人家了，而且莫不恐後爭先，誰也不願慢一步。」

不料那黑漢黑三兒，又冷哼一聲，而且更重更响。

邱洪手中兀自捧着那朵絨綫小紅花，老眼亮了，點頭道：「無窮好處，就是無窮後福，紅花一枝門上插，三弟，你萬想不到，還能替人解難消災，在在……在某一方面來說，遠遠勝過一支威鎮八方的一面鏢旗，三弟，休以爲老哥哥我三句不離本行，正因爲江湖上黑白兩道，莫不對紅花女俠敬畏如神，是以紅花一枝門上插，那人便有敵人仇家，雖不敢說從此就不敢尋上門來，但得認眞考慮一下了，因爲，他尋上門去，便成了與紅花女俠爲敵。」

那夥計偷瞧了邱洪一眼，對黑漢道：「三爺，我們在江湖上走鏢不過七八年，難免要得罪一些江湖上的朋友，手上多少也會沾點兒血腥，我們怎會到這裏來開這兩座店，三爺你也明白，也就該明白了，爲何邱爺高興了，紅花一枝門上插，也無異成了鎭鬼的靈符，泰山石敢當，對邪魔外道，那就是姜太公在此。」

鎭三山邱洪一聲浩嘆，說道：「三弟，老哥哥我再不提當年勇了，不瞞三弟你說，近月來，老哥哥我當年結下的幾個仇家，雖還沒正面現身，但敵踪已現了，這就是他……」

邱洪對身邊那夥計點了點頭，道：「這就是委屈他扮作夥計之故，他久走江湖，見多識廣。」

秦重早已坐落，而且背過身去，只僅爲了好奇，而且渴望對紅花女俠知道得更多些，當然，主要的是想對剛才走的這位姑娘知道得更多些，她不會是紅花女俠，但她端的與紅花女俠有何關係？是女俠的甚麼人？

他來到河南境內，紅花女俠的傳說聽得多了，但多半是神乎其說，那邊這幾人說得如此詳細，紅花女俠與他無關，但今天遇到的個小姑娘……不，她眞不小了。

秦重仔細在聽，聽得明白，心想：「我說呢，怎生一個跑堂的夥計，會有這般身手，這般身手的人，竟會作夥計，原來如此。」

那人道：「邱爺，這委屈兩字，休要再提，邱爺你對咱們兄弟是有福同享，禍事臨頭，自然也有禍同當，何況我們是在一支旗兒下討飯吃的人，說得不好聽點，就是一根綫兒上串的螞蚱，是衝着你邱爺來的，也就是衝着我們而來。」

那黑三兒是粗獷些，但看來可也不蠢，道：「原來，老哥哥你掛劍封旗，遷到千里外來，眞是……我也曾想到了，不怪你今日一見那位小妞……呸！那個小要飯的！」

「住嘴！」邱洪皺眉說道：「不得無禮。」

「哼！」黑三兒說：「別說她不是紅花女俠，便是，又如何，我與她無仇又無怨，憑白她爲何戲要我，而且……」

黑三兒摸着額上的疙瘩，切齒道：「有生以來，我何曾……老哥哥，今天我不過是一時不小心，才兩次三番着了那小妞的道兒，你放心，任他是誰，敢找上門來，教他嚐嚐我這把刀的厲害，老哥哥，我不是誇口，我這刀重六十八斤，你見過，聽過這麼重的刀沒有，我還嫌它輕了些，多早晚要重新打造過，只因淮陽找不到好鋼。」

邱洪皺着眉頭，又一聲長嘆，說道：「三弟，我不願你出來在江湖上行走，之所以淮陽與金陵近在咫尺，我也不許你去鏢局找我，這刀口子上討飯吃的生涯，連老哥哥我也厭倦了，你豈可走我的老路，武功之道……咦，且不說了，看來那位姑娘說得對了，你太少磨練，亦不知天下之大，只有一句，你必須緊記，從今以後，不許對女俠無禮，連老哥哥我也對女俠敬重萬分，你見過多少世面，你有多大點能耐。」

「邱爺。」那夥計道：「善有善報，邱爺你爲人正直謙和，光明磊落，北道上不說了，江南地，有口皆碑，否則，紅花女俠豈會遣人送來這朵紅花，有女俠相助，今而後我們可以安枕無憂了，還担心怎的。」

邱洪肅容道：「話雖如此，不瞞你說得到女俠一朵紅花，那不過是因爲……」

「我明白，」那夥計也肅容道：「憑邱爺的功夫，當年亦曾一劍鎭三山，再厲害的仇家亦不怕，不過是担心我們兄弟，邱爺仁義爲懷，明知樹敵多了，仇家早晚上門，若眞怕了，找個隱秘的處所一隱，天下之大，豈無存身之地，怎倒在此開起店來，雖說西北這路鏢我們當年少走，認識咱們的人不多，邱爺一生視錢財如糞土，重仁義，爲了安置我們這三十多家老少百餘口人，才在這裏開了兩座店，以免我們流落無依，之所以邱爺雖掛劍封旗了，仍然人在江湖。」

邱洪微微點了點頭，說道：「正因我一生把錢財視如糞土，之所以威遠鏢局關門之日，幾乎了無積蓄，何況你們三十多家，老少百餘口人，本以爲三兩年把買賣做得旺了，今而後大家不愁衣食，我即歸隱，從此找個地方一躲，了此餘生，不料，咦……」

那夥計道：「是我們拖累邱爺了，但邱爺這份仁義，我們再守口如瓶，亦難免有所傳揚，我們的仇家怕不也因此尋訪到了邱爺的踪跡，紅花女俠若非目睹邱爺廣行仁義，敬重邱爺，又豈會送上這一朵紅花。」

邱洪瞅了秦重一眼，秦重背着他們，斜向窗口而坐，自是看不到，那邱洪的目光一落在秦重背上也就不轉眼了，說道：「

我邱某何人，這敬重兩字，如何担當得起，却是女俠今日賜此紅花，顯非無因，看來女俠也許有義助我等之意，但也因此，令我更加憂懼惶恐。」

黑三兒悶了一陣子，忍不住了，道：「老哥哥，却又爲何？」

邱洪道：「若非仇家大舉而來，若不是勢衆，亦必武功極高，都非我等能敵，女俠豈會賜花，賜此花，是否即允義助，則不得而知，但示警已極其顯然，令我如何不憂急。」

隨吩咐身邊那夥計道：「你即刻知會各人，即日起，多加小心戒備，還有……」他掃了身邊的人衆一眼，才又說道：「今日之事，不許對外傳揚，適才這位姑娘，無論她是女俠的甚麼人，今後再見到了，也不許打招呼。」

那夥計道：「邱爺，我可不明白了，女俠不論是否義助我等，今日賜花既是示警，亦是一番好意，亦令我們銘感，不謝人家也罷，怎倒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邱洪道：「你不想想，這兩年來，紅花女俠無處不在，懲罪以百計，受她周濟好處的人，更是萬萬千千，可有人見過紅花女俠的眞面目麼？簡直無人瞄着她的影兒，不知名姓，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來何去，今日人家現身賜花，傳揚出去，豈不是好意未報，倒惹惱怒了麼。你們緊記在心，今日之事，除了自家兄弟，不可對人提及，走罷。」

那夥計向秦重一指，張口尚未說出話來，邱洪已急忙擺手，示意各人快隨他下樓。

一會功夫，偌大的酒樓，只剩下一個秦重，深深陷在沉思裏。

三、雲中一野鶴

迎着朝陽，在開封住宿了一晚的秦重，已在去朱仙鎭的路上了，那朱仙鎭雖是岳飛大敗金兵的古戰場，但秦重却不是發的思古幽情，因爲心中那個解了一夜也解不開的疑團，仍然困擾着他，而且，興奮也會令他大半夜也不曾闔一下眼。

他苦尋了數月，眼看盤纏用盡，就要流落異鄉的時候，忽然間，尋訪的師傅有了踪跡，教他如何不喜，如何不興奮的不能成眠，而每當他師傅的影兒在腦海中浮現的時候，另一個張臉兒就會重叠出現，也令他不自覺的終止了對師傅的回憶。

若是她洗去了臉上的塵汚，一定的，她一定是個罕曾見的美人兒，因爲塵汚也掩蓋不了她的麗容秀色，只能在遠看，在驀然一見之下，給人一個窮人家小妞的印象，却經不起面對面的逼視，隔着一張桌面，那是多近的距離，幾乎連她的如蘭呼吸也感覺得到。

若不是發現她是那麼秀麗，他是否也會感覺得出她的吐氣如蘭呢？他沒有想到，也無暇去想，總之，一旦發現她的美貌，不知不覺間，覺得她人也大了，小妞也就成了大姑娘。

不知不覺間，破衫雖沒變成雲裳，但初時骯髒之感一掃而空，非但不令人噁心，而且倒令他生出親切之感來，心下昇起親近她的慾念。

一定是的，他想：她一定是喬裝，扮成一個窮苦人家的小妞，流浪街頭小要飯的。

他驀的一拍大腿，不錯，一個姑娘，好人家，衣衫光鮮的姑娘，如何能混迹在稠人廣衆之中，如何能在酒樓飯肆間留連，而扮成個窮人家的小妞，豈僅行動自如，而且避免被人注意。

喬裝扮，當然是喬裝扮，人家鎭三山邱洪是何等閱歷，那會錯得了。當然，那個黑漢子三兒……他笑了，禁不住笑了，那麼個牛高馬大的漢子，却叫黑三兒，多可笑，不過他魯莽中顯露出傻傻的稚氣來，倒是眞的。

那麼，黑漢子不是錯手，也不是無故跌交的，是她做的手脚，眞慚愧，她是怎麼做的手脚呢？他在跟前，竟然看不出，多慚愧。

當然，那時他全神貫注在黑三兒身上，也萬萬想不到這麼個骯髒的小妞，竟大有來歷，他看不出她是怎麼做手脚的，也還有可說。但後來呢？後來在那酒樓上，他可是目不轉睛，注意着人家的一雙手，她的一雙手分明沒動，那泥丸是怎麼打出的呢？乾了的泥丸，打中黑三兒的額頭立即化爲飛灰，那有多大的力道，鎭三山邱洪說得不錯，打出的若是鐵丸，黑三兒額上就不是疙瘩，而是一個窟窿了，眞了不得。

想着想着，不禁心頭寒了，天啊，她多大一點年紀，怎生會有那麼大的力道，她端的是甚麼人呢？邱洪說她是紅花女俠的人，當然的，那紅花已說明了，她是女俠的弟子？還是侍兒，不管如何，也就不怪那紅花女俠威名遠震了。

他越想越慚愧，想想他有多失禮，人家爲他而來，爲來轉達他師傅的口信，來接引他，在開封府守候了三天，他竟連人家的名兒也未請問，眞慚愧死人，這姑娘正當他絕望之際，前來接引，却連人家的名姓也沒有，便又分了手，前途若有差誤，豈不誤了大事。

朱仙鎭上，眞有人等待他，指引他嗎？除了師傅，誰認識他呢？雖然他跟隨師傅練了幾年功夫，却不算是江湖中人，從未在江湖中行走，也連一個江湖中人也沒會過，那麼，指引他的人若認不出他來呢？豈不誤了大事？那時，他怎麼找這姑娘，連人家名姓也不曉得。

他心下一急，脚步也加快，不過五十里，他心急，而且也不是文弱書生了，行來自也快極了，不過一個多時辰便已達到，只見房屋鱗次櫛比，好大的一個市鎭，朱仙鎭是中國四大鎭之一，那會小得了，甚至比起一些州縣來，還要大得多，人烟更稠密，遠望鎭口，已是行人熙來攘往。

秦重站在坡前的大路上，朱仙鎭已在面前了，下了坡，不到一箭之地，便是街口，太陽早已爬上左面的高山頭，不錯，那是北街口，他該怎麼辦？

心下猶豫，脚步也就停了下來，誰來接引他？那人怎能認出他來呢？

他怎辦？招搖過市？寫個名牌兒舉在手上？人家不把他認作瘋子才怪了，心越急也越亂了，把一頭髮搔得來也蓬鬆散亂了。

正因他沒了主意，停下了步來，敢情他不自覺地停下步來，是有緣故的，因爲路邊有個亭子，牌匾上有三個褪了色的字：「折柳亭」。亭右靠崖臨水，有一個茶寮，岸邊屋側，却也有幾株楊柳，只是白楊蕭蕭，柳絲不舞秋風，枯枝不堪折。

原來那是個送別的處所，朱仙鎭乃是個大鎭市，近着開封府，開封曾爲北宋帝都，這北上的大道，多有官蓋往來，也自少不了風雅之士，是以在此建亭以傷別。

別看這時已是金風送爽，北地秋深，已見草枯葉落，那折柳亭的所在，却也風景不惡，小河彎彎，石橋跨水，雖草枯葉落，倒更見山石嵯峨。

不怪他不自覺地停下步出來了，因爲一路行來，道上只有行走的人，而這個處所，不但道傍歇着人，亭中有人閒坐，那茶寮中亦有幾個茶客。

不錯不錯，他忽然心中一動，朱仙鎭人烟稠密，一旦進入，滿街行人，酒樓飯肆林立，這樣大的一座鎭市，繁華的處所，招商客棧怕不下百十家，既沒約定地頭，他不知誰來接引，那接引他的人自也不識他。他去那裏等待，人家又向何處尋找他？

環顧了一眼，他也是個聰明人，除了少見世面，書讀得迂了些，少交遊，見人靦覥些兒，說眞話，從小他就是個聰明人。那麼，想想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來接引他的人，這裏豈不是最佳的處所。

看一看，道傍歇着的是兩個負販，在向他身後的坡上大道望去，倒像是有所等候。是來接引他的人嗎？

不是，只聽一個說：「你瞧，朱二胯子這是怎麼啦，約好在此會合了入鎭的，這時還不見來，再晚就趕不上早市了。」

這兩個負販倒是等人，却非等他，再看亭中，一雙老年夫婦拖着小孫兒，顯是兩老的小孫兒，七八歲的孩兒活潑頑皮，在欄桿上跳落玩耍，秦重多一眼也不瞧，看那茶寮，一個衣衫光潔少年公子，還有一個老丈，老丈鬍子都白了，袖着手，在望江景，自也不是來接引他的人，他對那少年公子倒多瞧了一眼，皆因那公子風雅翩翩，眞是罕曾見的美少年，那光鮮的衣衫是映日生輝，因爲暖洋洋的朝陽，恰洒滿了他一身，也映得他的臉兒，像塗上了胭脂一般。

當然，他是個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豈是他師傅所差，不是的，當然不是。

他的一雙眼睛落在另一張桌上，他就登時心跳了，那是兩人對坐，正在向他身後的來路眺望，敢情這不但有茶寮風景可賞，送別人落脚之地，還是迎來的好地方，道傍的負販在等同夥，這兩人也是來迎接人客的。

他心中怦然而動，這兩個漢子一身勁裝，分明是江湖中人，他師傅是武林前輩，大名鼎鼎的雲中鶴，也是江湖中人，這兩個漢子有所待，是否就是來接引他的人呢？一定……也許就是了。

他眞羞愧，虧他還是練過功夫，而且在功夫上有點成就的人了，他師傅就時常捋鬚讚他，偏他就是這麼靦覥。

一定，也許這就是接引他的人了，這就是他欲前又止之故，眞正的緣故是他臉嫩，見人靦覥，也許就是不一定，他也找到了遲遲上前的借口，眞沒出息，這也就是昨日和人家姑娘同桌飲食了，却連人家的名字也不問，有幾番要問，却又問不出口，她還是替師傅傳達口信的人呢，何況這兩個漢子也許來接引他的。

就在他這麼欲前又止的瞬間，只聽有人說：「來了，這小子可來啦。」

說話的人是在身後，原來是那兩個負販之一，說話的一個正指他身後坡上的來路。

大道上奔來一人，担着重担，大步奔來，原來是兩人等待的朱二胯子，喘吁吁，放下担子，說道：「別埋怨，我不是無緣故來晚了。」

「八成兒是你昨晚多灌了兩碗黃湯，起身晚了。」

朱二胯子大口喘氣，說：「不是，我說一件令你們快活的事，西關外那朱剝皮惡有惡報，左等右等，終於報應的時候到了。」

兩個漢子聞言都站起身來，都兩眼發光，顯然都吃過那朱剝皮的苦頭，喜形於色，一個哼了一聲，說：「姓朱的都不是好東西。」

「喂！」朱二胯子說：「我也姓朱，說話可要清楚些，怎說都不是好東西。」

那人道：「那朱剝皮一家，親兄弟堂兄弟，老的少的，那一個是好東西，難道我說錯了，難道你沒被他重利盤剝。」

另一人道：「二胯子，誰教你好姓不姓，也姓朱呢，不如改了，跟我姓吧。」

朱二胯子啞了一口，道：「你們難道已曉得了，怎麼也不問一聲。」

那漢子恨恨地說道：「何用問，這一天，大伙兒盼望久啦，眞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差來早與來遲，只是不知紅花女俠怎生懲罰他，論說，那賊胚死有餘辜。」

秦重本無心聽下去的，但一聲紅花女俠，便如磁引針，把他的一雙脚吸住了。

朱二胯子樂得神彩飛揚，道：「從來沒人猜想紅花女俠這女菩薩，會不會懲罰朱剝皮，見面閒談，你問，我問，他也問，問只問：女菩薩何時才替咱們出這口惡氣，昨兒夜裏，那個時刻終於到了。」

兩個漢子異口同聲，道：「快說，紅花女俠怎生懲罰了朱剝皮。」

這三人樂得忘形，嗓門兒可就大了，有幾個已走過去的行人回了頭，後來的人也都停下了脚，陽光落在他們那無數的笑臉上，發出光彩來，亭上袖着手的老者也回過頭來，那兩個江湖人也丕望坡上的大路，瞪大了眼睛望着朱二胯子。

朱二胯子得意洋洋，活脫像那朱剝皮是他懲罰的，道：「你們說，我一聽得朱剝皮受了惡報，要不要聽下去，聽個究竟？故爾就躭擱了不少時候，嘿，這時候，開封城怕不轟動了，今兒一早，我才到那城門口，只見東一堆，西一堆圍滿了人，我放下担兒一聽，敢情是這麼回事，被圍在核心的那人，一手高舉着女俠的紅花，一手拿着一張契約，興奮得叫嚷一陣，又爬下去望天叩頭，樂得又叫又嚷，原來朱剝皮半年前借給他二十兩銀子，借時說是二分息口，那料半年下來，利上加利，竟

變成了二百八十三兩七錢，原來那喪盡天良的朱剝皮，騙人借了錢，劃了花押，把月息改爲日息了，日息二分，利上利，你們算算那是多少，前天朱剝皮派出爪牙去逼他還錢，不還就收舖，按說那舖子也値得四百多兩銀，朱剝皮偏說屋子舊了不値錢，把人家全家老幼趕出店來，連衣物也給折了價，那人自是不依，反被打了一頓，打得頭破血流，全家老幼只有身上衣衫未被剝去，給趕出店來，可憐這個天氣，借武穆廟一間破屋棲身，你們說慘不慘情，不料今兒早上，一覺醒來，一朶紅花把他的借據和契約釘在牆上，眞個是喜從天上來。」

有人說：「這人也是，怎麼朱剝皮的錢也敢借。」

傍邊就有人道：「老哥，你不是開封府人吧，不怪你不曉得，借錢給人，那會由那朱剝皮出面，你沒打聽他有多少爪牙，親兄弟堂兄弟不算，還有多少姑表親戚，要是曉得錢是朱剝皮的，說不要利息，也無人敢要。」

有人接口道：「這幾年來，被騙上當，田地房屋被他霸佔去了的，沒一千也有八百個，他又勾結官府，有冤你也無從訴。眞是老天有眼，眼巴巴盼望的這一天，終於到了。」

「二胯子，」那夥伴道：「女菩薩是怎麼懲罰那朱剝皮，你好說啦，說苦情，一年半載也說不完，平日難道還聽不够，就是你我，不就吃够了苦頭，只差沒被他剝皮罷了，快說，說啊！」

朱二胯子眉飛色舞，道：「說出來眞是大快人心，大家也才知道，爲何女菩薩救苦救難的紅花女俠遲遲不動手，現在可明白了，各位想想，朱剝皮霸佔去的田地房屋，若不物歸原主兒，便是殺了朱剝皮，也不過大家吐一口心中惡氣，救人也不算救徹，那還算是甚麼救苦救難的女菩薩，大家都知道，朱剝皮這幾年來，害苦了多少人家。剛才這位老哥說得不錯，沒千家也有八百，那一家又不是一家老幼，要找出這麼多苦主來，豈是容易的。」

只有朱二胯子一人說話，他一停口登時鴉雀無聲，原來是黑壓壓一堆人，包括秦重在內，都感動得肅然生敬，誰也不言語。原來紅花女俠恁地可敬，秦重心想：眞是一位活菩薩了，不怪人人敬之如神。

朱二胯子倒也不用催促了，繼續說道：「紅花女俠把朱剝皮眞剝了皮，只不過沒要他的命，剝的也只是臉皮，我沒親見，聽說被綁在大門口的街上示衆，兩邊粉壁牆上，用他那罪大惡極的爪牙的血，寫下了他們的罪狀，聽說一排兒跪在門口牆下示衆的，有十幾個人，那般人不是斷了胳膊，也折了腿，聽說倒也沒一人喪命，那朱剝皮被剝了臉皮，便將來醫好了也無臉見人，不用說了，那般爪牙的臉上聽說也刻了字……」

這時有人插嘴道：「是留下記號吧，我聽一個走近瞧過的人說，是兩條交叉的刀痕。」

朱二胯子道：「總之，今兒後這般人都無臉見人，再不敢爲非作歹了，各位，你們說，這是不是大快人心。」

剛才接口的那人道：「更令人心大快的是，平日作威作福的官衙，這樁公案把開封府轟動了，官面上非但無一人理會，街道上也見不到一個衙差，好像壓根兒就沒發生過這樁事。」

「嘿！」有人說：「官府上下與朱剝皮勾結，狼狽爲奸，誰人不知，誰不痛恨，懲了朱剝皮，紅花女俠又豈輕饒他們，這辰光只怕還在打震哩，倒敢出頭理會麼，這位朱老哥說得不錯，外地不知，城裏那些受害人家，我見到和聽說的，已有十數戶人家已屋歸原主了，有紅花爲據，不怕將來有手尾，還有，朱剝皮家中的金銀珠寶，傳說堆積在報恩寺大殿上，紅花女俠留下示條，命那方丈聯同城裏善長仁翁，用以周濟貧苦，限十日之內發放，我離城的時候，城裏城外正歡聲雷動啦。」

說到這裏，那後來的人又擠了不少，自又添了些更新更多的見聞，七咀八舌，爭相嚷嚷，其實都不過小異大同，秦重也無心再聽了，忙看那茶寮中四人，倒仍然坐在那裏，却是賣茶的人倒走出來去瞧熱鬧，亭中那兩老夫婦帶着孩兒，走出亭外來了。

早行人都不會是閒人，不爲生活忙，誰作早行人，再無新鮮熱辣的新聞好聽，便也逐漸散了去，歡天喜地各自奔前程。

紅花女俠，這才配得上一個俠字，不，剛才這般人說得對了，簡直就是個救苦救難的活菩薩，秦重好生興奮，他想起了昨日替他帶來口信的姑娘，那鎭三山邱洪也說她是紅花女俠身邊的人，不是弟子亦是女侍，而他，却認識紅花女俠身邊的人，怎不教他興奮。

他不自覺地挺了腰，回頭望望人羣，可惜人羣已散了，在各自奔前程，沒人瞧見他多得意，若是這些人知道他昨日還同紅花女俠身邊的人同桌共飲，他多自豪，人家會多羨慕他。

我會再見她的，會嗎？今兒來接引他的，若仍然是她，那多好啊。

「瞧這小子！」有人說，「別是白日裏撞了邪吧！哈哈！」

是那兩個勁裝漢子之一，他一邊廂走一邊廂想，痴痴呆呆，傻傻的，已進了茶寮，站在兩個漢子桌前了，竟不自覺，那兩人樂呵呵地瞅着他，他一定痴呆得很可笑，却是好了，他本丕知該怎麼開口的，這漢子先開了口，他倒應接上了，上前躬身一揖，說道：「在下秦重，江南江州人氏……」

既不能扛着個名牌兒招搖過市，只有自報名姓，這兩人若眞是來接引他的，就不用憂慮不識他了。

那兩人也離坐起身，一人丟了幾個銅錢在桌上，另一個抓起桌上的包裹，敢情包裹下壓着單刀，顯是要起身走路，出茶寮的路倒被秦重擋住了。

這邊一個對手中尙握着一把銅錢的人說：「敢情是個要飯的，老二，咱們也別讓那紅花女俠專美，今日也破題兒發個善心，也就賞他兩個錢吧！」

那抓着錢的漢子噗哧一笑，說：「好好，那就索性大方些。」

那人一揚手，是抬高了手，把手中餘下的十多個錢作一串拋落秦重脚邊，哈哈聲中，大踏步揚長而去，直把個秦重羞得

滿臉紅，也急得臉上紅上加紅，他是要想解釋分說的，一者兩人的誤會太突然，也走得太快，偏在他又靦覥木訥，又羞又急，吶吶地那說得出話來，說甚麼他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雖不富也還算得是個貴公子，而今却被人家施捨羞辱，是何等奇恥大辱，他呆望着兩人上了大道，往北向開封府那面去了，不由低下頭去瞧瞧身上，也不禁一聲嘆息，這是不怪人家誤會了，他的衣衫本就是布裳粗服，何況積下了半載風塵，雖不破也十分敝舊了。

他心下一陣酸苦，又一陣失望，他已自報姓名了，人家却如不聞，自也不是來接引他的人了，若然他再尋訪不到師傅，就要流落異鄉，只怕眞要作乞兒了。

心下酸苦加上羞急，那眼淚不覺已淌了下來，他眞想大哭一場。

那茶寮欄邊的老者說話了，道：「小哥兒，你過來。」

秦重一怔，老丈喚他，難道接引的人是這老丈？急忙抹了一下眼淚，上前一揖，道：「老人家，在下姓秦名重，江南江州人氏……」

那老丈擺擺手，嘆了口氣，說道：「小哥兒，你不用說了，聽你的口音，就不是北邊的人，必是北來尋親不遇，投靠無門……」

秦重心頭噗通噗通猛跳，忙道：「是是……老人家，你曉得我……」

他北來尋訪師傅，師傅已是他活在世上的唯一親人了，尋訪了數月無踪跡，可不是投靠無門麼？

老丈點頭道：「我曉得，我一瞧就曉得了，而且一瞧你的氣度，就知你是好出身，老夫也曾是仕途中人，也曾遊宦千里，千里爲官，就有千里外的親故，而世事無常，變故常有，像你這樣遭遇的人，我已見得多了，算你運氣好，今日遇到老夫，來來，我給你一兩銀子作盤纏，急速回鄉去吧！」

說着，眞掏了塊銀子，塞在秦重手中，他却瞪大了眼睛，望着人家直發呆，敢情他仍在疑惑，究竟是他攪錯了，還是這老丈攪錯了，若不是師傅派來接引他的人，怎麼又曉得他的身世遭遇，若是怎又打發他走路。待秦重終於明白是他自己又攪錯了，銀子已塞入他手中，登時他那尚未褪紅的臉上，又添了一層羞赤，急忙把銀子送還老丈面前，因羞急而口吃，吶吶說道：「老人家，原來你也誤會，我不是……不是乞討，我是尋訪人。」

忽聽旁邊那美少年格格笑道：「好了，你過來吧！」

秦重說：「你！叫我麼？」

若是先前，有人叫他，他一定歡喜極了，現在，經過那兩個漢子一番羞辱，這老丈的可憐施捨，他豈僅遲疑，而且惶急起來，何況他也是一個少年，衣衫雖不及人家光鮮，他可也是個貴公子，正因如此，他在這少年面前，也自慚形穢。

何況，師傅又怎會遣一個富貴人家的公子來接引他呢？今日這裏遇到的人，誰都可能是，唯獨這美少年，佳公子，絕不會是的。

那老丈瞪眼望着他，喃喃地說：「我誤會，我看錯人了。」

且慢，這人不是迎面來，而且打從橫裏竄來，不是橫越是擋在身前，不走了。

一分惶急，一分愁傷，想後思前，自怨自艾，那心裏又如何不亂如麻，頭又那會不低。

他一怔之下，抬頭看，不看猶可，一見擋在身前的人，不禁大吃一驚。

是茶寮裏的美少年。

怎會是他，他這是……

秦重把臉一沉，道：「小兄弟，我已說過了，我不是求乞，要你施捨，路邊多窮苦之人，休擋我去路。」

那少年要笑，却忍住了不但不笑，反而繃着臉，眉兒一揚，道：「喂，你叫我甚麼？」

「小兄弟，」秦重沒好氣，他人窮，志可不窮，心說：我爹若不是清正爲官，一介不取，也是個富貴公子，休要狗眼看人低，喂喂聲，好生無理。

他不自覺挺了胸，說道：「本該叫你一聲小哥兒，這是對你客氣，才叫你一聲小兄弟，請你尊重些，休擋我去路。」

「好笑啦，」少年說：「大街人人走得，我還說你擋我的去路哩，哼，你多大點年紀，竟叫我小兄弟，我就是要你這一句，你得說明白了，否則我可不依。」

秦重心說：甚麼，他是爲了這麼一句稱呼，追趕他來的，好笑了。

秦重繃緊的臉兒鬆弛了，而且唇邊眞浮現了笑意，他也是從小孩兒長大起來的，不過三數年前，也就這小哥兒一般年紀，如何不明白，這般年齡小哥兒，倒大不小，自以爲已是大人，偏是大人仍把他當

作小孩兒看待，煩惱恨的，也就是人家說他小，何況是和他年紀不相上下的少年。

他不禁笑了，說：「可不是好笑麼，無論如何，我也比你年長，不叫你小兄弟，難道要我叫你小哥兒，好啦，小哥兒，你去玩耍吧，休擋我去路。」

那少年鼻頭兒一皺，哼了一聲道：「誰比誰大，你還沒弄明白，就這般老氣橫秋，賣起老來，你是辛酉年生，我是戊午，雖說年頭年尾，相差不過一個多年，到底是我大，喂！你瞪眼幹嗎？」

秦重可不是瞪了眼，怪，這少年怎知他是辛酉年生？

少年又一皺鼻頭兒說：「你不承認，你敢不承認，是麼？我說對了，那麼，你該叫我一聲大……大哥哥才是，喂喂？你瞪着我不轉眼，可是不服氣，好哇，我知道你練過幾年功夫，是不是想和我打過，好啦，今日我閒着沒事兒，就和你走幾招，你師傅讚你讚得了不得，我倒要瞧瞧，我有些兒不相信……」

少年知道他是辛酉年生，還知道他練過功夫，還說他師傅誇讚他，啊，秦重難道還不明白少年是甚麼人了，敢情早見了面，見面不識，倒認爲少年絕不是師傅派來接引他的人。

他興奮，喜極，雖不靦覥，却更木訥了，吶吶地說：「原來……啊！兄台。」

少年一瞪眼，他急忙改口，道：「原來是家師……」

「呸！」少年呸一口說：「誰是你師傅了，你想拜我爲師，休想，瞧你痴痴呆呆的德行，我可不願收個優徒弟。」

秦重慌忙拱手，惶恐道：「適才多有得罪，我這廂陪禮了，兄台原來是家師請兄台來接引我的，有勞兄台。」

那少年道：「你嚕囌些甚麼，跟我走，有胆就跟我來。」

秦重忙應聲是，他再不懷疑了，跟隨在少年身後，一條街，又一條街，記不清楚走過幾條街了，皆因那少年步下看似不快，秦重却要用快走跟隨，不料竟然跟隨不上，用到小跑，仍然幾番差點兒失了少年的踪跡，是以連眼也不敢轉一下，好在街上的行人漸少，少年也不時放緩了步子來等他，但人家一開步走，那距離便又拉遠了。

好在行人漸少，原來已到郊外，秦重大口喘息，却忍下心中那口怨氣，人家是師傅派來的人，若連跟也跟不上人家，丟自己的臉事小，丟師傅的臉可事大了，說不得硬着頭皮，提起了一口氣，任熱汗淌，眼冒金星，沒命地追趕，看看來到了荒郊野地，他不用回頭望，亦知遠離了朱仙鎭，鎭在山外的山外，丟在身後老遠了。

眞虧了他，雖是眼前一陣陣發黑，模糊中，只能見到少年站在一株樹下，近午的微風，吹拂得他的衣袂飄飄，却連人家的眉眼也看不清楚，他却還得把勇上喉頭那口氣，徐徐地吐出來，汗珠沿着鼻溝，直流入他非張開不可的咀中，也不敢拭一下，他知道，他的臉上雖沒變成瀑布，却也成了無數小溪，好，他的衣衫成了萬源歸總的大海了，把流下來的汗水全吸收了去。

謝天謝地，他站住了，他沒看出他的狼狽像嗎？但願他沒看見，秦重遠遠站立而且不敢正面向，再多吐幾口氣，那氣就緩過來，但願近午的野地風，快快把他的汗水吹乾。

「啊唷，好熱！」少年說。

野地風大，他像還不够涼，牽開袖管作扇，向臉上扇，又說：「啊唷，小兄弟，我這臉上的汗非擦不可了，小兄弟，你別見笑，那比得你練過功夫的人，跑了這一陣子，還像沒事人兒一樣。」

秦重偷眼瞧，心下却在哼哼，心說這倒好，還不知你是否眞大我一月，便還叫我小兄弟了，且慢，少年是否眞在擦汗，他不知道，但少年牽開來的袖管，擋住了他的一雙眼睛，可是機不可失，慌忙三兩把擦去臉上的汗，被野風勁吹，登時一陣清涼。

只聽那少年又在說道：「你瞧，我對你也有多客氣，誰教你比我小呢，本該叫你小哥兒的，却稱你小兄弟，小兄弟，你眞了不得，不怪你師傅讚你了，你可知道這一趟，我們跑出多遠來了，十五里有多，只不過用了一刻功夫，你却連氣也沒喘一下，喲喲，別出聲，你讓我喘過這口氣來。」

這是怎說，只有他一人說的，也說了這一陣子，那把嫩聲兒何曾帶喘了，不過麼，這倒好，他若是開口說話，必定上氣不接下氣，露出馬脚來。

敢情走出十五里地了，這當然是接引他去會師傅，這是到了地頭？還有，他還沒請教人家的名姓，昨日他若請教了那姑娘的名姓，今兒也就不用着半天急，也就不會出醜受辱，那時，他就不會尋訪人家，這少年既受命而來，怕他不上前來訪問自己麼，那時，他也不用逢人自報姓名，上前來自報姓名的，當然是這少年了。

一錯豈能再錯，何況這也是個禮數，且慢，慢慢來，他那口氣還沒緩過來。

且慢，有甚麼不對勁兒呢？他分明不氣喘，要緩那門子氣呢，他眞擦汗嗎？他是在前頭走的，快慢由他，秦重跟得好生辛苦，一路之上，分明三番四次放緩脚步來等待，他怎會汗流浹背呢？而且，他牽起的衣袖，分明只遮臉，而非擦汗。

那麼，有什麼不對勁？一定有什麼不對勁，只是一時之間，他悟不出來。

且慢，他那一把聲不但嫩嫩的，而且帶嬌俏，倒好像有些兒耳熟，可是像他娘在生時的那丫環麼？那丫環在他娘死後，仍留下來，替他父子兩人打點衣物，衣物沒一個女人打點怎麼行，後來又來了師傅，三個男人的衣物，打點起來已够她忙了，後來，丫環大了，他也大了，他爹才打發她回家去了。

那丫環和他年歲差不少，生得也白白淨淨，那把聲兒也嫩嫩地，不，可不像這少年的嫩嗓子，但此外，他就沒接觸過年輕的女子，沒聽過這麼嫩的聲音……

忽然間，他楞住了，誰說沒有，昨天那姑娘……咦！是了，這少年的這把聲，眞和那姑娘有些相似，不怪耳熟了。

當然，少年怎會是小妞，嫩嗓門與嫩嗓門，總有些相似的，他不也聯想那個遣走了的丫環嗎？哼哼……這倒證明了一樁事兒，小孩兒偏認大，就憑他這把聲，少

年就不會大過他。

秦重那口氣也緩過來了，他感覺得出，髮邊鬢角，仍有未擦淨，和再冒出來的汗水，少年也已放下了袖管，現在，面對了面，他那敢去擦。

他要問的可多了，相處相對了這一陣子，也不那麼靦覥了，忙上前，說道：「小兄弟……若是你喜歡我稱兄台，那就叫你兄台吧，兄台可是家師所託，請兄台來接引在下，還沒請教兄台貴姓大名？」

他上前一步，既要請問人家，如何不上前，又再一步，現在面對面，他也不瞬眼，眞是咄咄怪事，少年帶嬌的嫩嗓門不但聽來耳熟，他這面龐兒看來竟也眼熟。

但他不驚奇，也不去想，這幾月來，那日見過的陌生人，那日不以百計，也多有年歲相仿的少年，也有些留下較深的印象，世上人萬萬千，少不免有相似的。

「喂，」少年瞪了眼，說：「你盯着我瞧幹嗎，哼哼！看來你這人不但好勝，而且自大得很，分明你辛酉我戊午，就算多一月吧，可也是我大，你敢再叫我小兄弟。」

秦重心想，我辛酉不假，誰知你是不是戊午呢？說他好勝也罷了，說他自大，他可不服，道：「非是我不信，可惜你這把聲兒還沒變，若是你比我大，你該年已弱冠了，沒有見過年已弱冠，還是不變的童音。」

他書讀得迂了，小事兒也會辯得面紅耳赤，非辯明白不可，他本就是個拗相公，他爹生時，就常哈哈笑，叫他拗相公，眞是本性難移，大事放過一邊，却爲小事拗頸。

秦重的眉兒揚了，因爲那少年笑了。

秦重說：「你承認了吧，我倒想相信你比我大，偏是你那把聲兒不打自招。」

少年格格笑出聲來了，說：「當眞，我這把聲變不了，不像大過你。」

秦重安慰他道：「不是變不了，是還沒變，大兩歲，也就變了，小兄弟，你別難過，其實，大有甚麼好，大而無用，像我一樣，不過老大徒傷悲。」

「噯唷，」少年笑道：「算你大吧，怎麼越說越老氣橫秋了。」

秦重嘆了口氣，道：「小兄弟，眞令我羞愧，我枉自痴長你幾歲，我的脚下功夫，却遠不及你了，好在你是家師派來的人，必和家師有淵源，否則我丟臉不要緊，丟師傅他老人家的臉，可要教我無地自容了。」

他再不能掩耳盜鈴了，現下已面對了面，如何看不明白，他的臉上鬢角，仍有擦不盡的汗，而人家，這小兄弟，臉上却找不出一顆汗星兒來。

那少年忍住笑，道：「若是我比你多練幾年功夫，若是我的年齡眞比你大呢，你還難不難過？算了，你別着急，你要問的，待會兒自有分曉，趁時候尚早，我倒要瞧一瞧，你師傅說的眞不眞？」

「我師傅說甚麼來着？」

少年道：「他讚你，簡直是人間少有的練武奇材，我偏不信，要不然，我也不討這個差使，替你送口信了，就因爲我很想瞧一瞧，你的稟賦端的如何好？」

秦重說：「你，要做甚麼？」

急速退了一步，因爲少年說着，左脚尖已滑了出來，不料在人前人後，他的頭腦反應慢，說傻不傻，說呆不呆，手脚的本能反應却快了。

少年點頭道：「你師傅說得不錯，眼前眼見的事物，反應倒慢了，像個呆木頭，其實只不過是老實過頭。」

秦重咀裏問人家要做甚麼，其實心裏明白，她知道人家要做甚麼，慌忙拱手道：「不要，小兄弟，我雖然練過幾年功夫，只不過因爲我從小身子弱，又多病痛，一書在手，就半天也不動彈一下，咦，你怎知我是……英姐兒，小時候就叫我是呆木頭。」

「英姐兒，」少年挪了挪身子，脚下却向反方向滑開，說：「英姐兒是誰？」

「我娘的小丫環，」秦重說：「娘多病痛，爹在簽押房忙，英姐兒要我同她玩，我總坐着不願動，她惱了，就罵我呆木頭，眞奇怪，你怎麼曉得？」

他說得一股正經，把小時候的事兒對陌生人說來也一股正經，呆滯的目光又顯現得深遠，少年想笑，但只是嘴角牽動了一下，眉頭兒輕微的皺了一下，又揚了起來。

「所以，」少年說：「你爹雖然作官，也把你師傅請了去，教你練功夫。」

「不是，」秦重的目光更深遠了說：「是師傅自己走來的，師傅和爹幾句話，就說得投緣了，就留了下來，從此就教我練功夫。」

「好，」少年說：「我也要你陪我玩玩。」

話聲未落，右肩一斜，秦重才說不要，少年翻掌却快如電閃，身形微幌，竟會是向秦重的右肩拍落。

秦重搖手說：「不要，不要！」

拍的一聲，不知怎的，秦重不但躲過了右肩，也不是要招架的，少年的一掌，却拍在秦重的掌上了，倒像小孩兒擊掌玩耍，只不過秦重借那少年掌上的勁道，滑了開去，轉到少年左邊身側了。

「不要，不要玩了，小兄弟，說正經吧。」

少年怔了怔，他簡直不信，適才他的一掌，看似向秦重左肩拍出，但身隨掌移，却是拍落秦重右肩，按說無人躲得過的，但秦重却躲過了不說，而且還接下了他的這一掌，簡直令他難以相信。

「我……我偏要和你玩，呆木頭，小心啦。」

少年圈臂，揚掌，一時之間，秦重眼花撩亂，本來呆，也就驚呆了，因爲少年不知是甚麼功夫，簡直像是分身法兒，瞬眼間，秦重只覺四週盡是少年的人影，只見十數隻手掌向他上盤拍落！

「不要，小兄弟，不要！」秦重雙手連揮，那脚下輕移了一下又不動彈了，像是躲無可躲，索性就不躲，只聽拍拍兩聲，他左肩頭先着了一掌，另一掌又被他接下了，眼看秦重掌沿一翻，能接下那躲不開的一掌的，少年却撤掌跳了開去。

少年瞪着他，他也睜大了眼睛瞪着少年，只不過他臉上更多表情，咧着嘴，咬着牙，麻麻的手掌，撫着被少年拍中的左肩頭，他眞想不到，這小哥兒手上的勁道

還眞不小！

眞想不到？少年左跨一步，再右滑一步，一個勁向秦重身上打量，眉兒揚得高高的，正因爲揚得高高的，那眉兒也更細了，怎生男子漢也會生出彎彎的峨眉來。

秦重咧了咧咀，說：「你怎麼眞打呀，小兄弟，你眞好本事，嗳！」

少年說：「原來你沒把我當眞，眞以爲是同你玩兒，那麼，你若認了眞，我豈不是連這一掌也打不着你了。喂！你這是甚麼功夫，可是你師傅教你的麼？」

秦重說：「甚麼功夫？師傅沒教啊，我也沒使出師傅教的功夫來。」

一言未了，只聽一個女子的聲音道：「今兒你可遇到對手了，眞不知天高地厚，看你還敢不敢再目中無人。」

只見那槐樹後轉出個中年女子來，布衣素裳，平常人家打扮，但掩不住那雍容高雅，萬千儀態。少年叫了聲娘，說：「你何時躲在樹後了。」

那女子道：「哼！你越來越大胆放肆，目中無人，眼高於頂，你給我自己打個嘴吧，樹後有人你也不覺，已該掌咀了，人家不過以靜制你之動，以不變應你的萬變，那是甚麼功夫，你倒好意思問，你快把我的臉丟盡了，還不給我自己掌咀。」

少年說：「娘，他騙人，你也騙人，我不信他這不是功夫。」

那女子道：「只是人家手與臂上用了點功夫，他不過是眼中有敵，心上無敵，因此能無爲而爲，因此他以無動之靜，化你的動爲靜了，你竟不明白。」

少年道：「娘，你又打禪語了，我可不明白。」

「哼！」他娘說：「眞該掌咀，且看你今而後還敢不敢口硬逞強，這那是甚麼禪語，儸丫頭，你剛才自以爲變化多端，虛實並用，你這一套對付一般武林中人，即使是武林高手，也許都會被你佔去上風，亂人心神而尅敵致果，但在他面前，却無所施其技了，你可知道，正因他心中無敵，無敵則心神不被你所擾，不爲所擾則不亂，不亂則能靜，靜則惑你之神，你惑則疑，反而迫你實者實之，虛亦實之，幻不能皆幻，虛不能皆虛……」

少年說：「娘，你越說越玄了，我還是不明白。」

且慢，剛才他娘叫他甚麼？丫頭！是叫丫頭嗎？

但那女子又說了，道：「好吧，我說明白點，就是你無形中被他的靜所制，任你八方風雨，也只能襲他一方，令你正面之實，非實不可，正面之虛，也非實不可，這麼一來，豈不化解了，你無窮之變爲不變，八方風雨亦化爲一方了，因此，他武功也許不及你，却也能招架了，因爲他之力不分而强，你則力分而弱，强弱之勢，是以扯平了，你明白了麼？」

秦重只顧望着那中年女子，又望望那少年，他當然也聽到了，不知少年明白沒有，他非但不明白，而且更迷惑了，分明說的是他，他倒最糊塗了，這是在說些甚麼啊？

「了不得！」他亂極的心中，最令他驚奇的，只有一樁！這少年的娘，了不得的大智慧，大學問，了不得。

「明白了！」少年說，嘟噥着咀兒，哈！看他還敢再充大人不，在娘眼前，撒起嬌兒來了。

「我，好像有些明白了，」少年說：「好哇，原來那隻老野鶴藏了私，高招兒留下來教徒弟，却不教我，還說把壓箱底的功夫都給了我啦，原來騙人的，我可不依。」

他搖着頭，但咀角却噙着笑說：「這麼說，你還是沒明白，你們一老一少，老的爲老不尊，少的也不懂些兒規矩……」

「豈有此理，怎麼罵起我來了。」

那樹後又轉出一人來，秦重喜得大叫：「師傅，今兒可找到你了。」

少年飛身一掠，繞樹打了個盤旋，那蒼蒼白髮的老者呵呵笑，說：「不用找，我來了。你也不用找，樹後再沒人了。」

原來他是先對秦重，後對少年說的，再又轉向那女子，笑呵呵，說：「姮娘，你得還我一個公道，我怎麼爲老不尊？」

原來少年的娘名姮娘，這個時刻，秦重也禁不住瞧了她一眼，心下想：「年輕的時候，她怕不美賽姮娥，不怪了，她這兒子也是個美男子，啊，不……」

他忽然又想起這姮娘先前的呼喚，是不是他聽錯了呢？不，一定是他聽錯了，分明男子漢，怎會是丫頭。

不容他去想，那姮娘已在笑着埋怨，道：「你還不該罵，你一來，就把他給寵壞了，連我也再管不了他，再讓他瞧下去，怕不天翻地覆啦。我可有言在先，鬧出了事來，他若有個好歹，瞧我不把你這野鶴兒的毛給拔了，今兒罵你是便宜你。」

蒼蒼白髮老者，正是秦重尋訪了數月的師傅雲中鶴，那野鶴的笑聲更响，道：「野鶴兒的羽毛拔光了，我這項下的白鬍髭，沒被你這丫頭拔盡的，倒還剩下有幾根，要是拔光了，豈不返老還童。」

雲中鶴捋着顯然稀疏了的白如銀絲的鬍髭，雖然大笑呵呵，那秦重却一陣心酸，和師傅一別，不過才兩年多點，不料花白的鬍髭已白如銀絲，而且疏落了，他和雲中鶴相處雖只數年，但已情同父子，何況現在孑然一身，師傅就是他在世上的唯一親人了，是以心頭一陣發酸。

甚麼，難道師傅的鬍髭是被姮娘拔了？她那麼高雅得簡直寶相莊嚴，豈會作小女娃的頑劣行徑？但這番他可聽得明白，師傅分明說你這丫頭，眼前只有她這個女子啊？

他多想撲過去，撲到師傅懷裏，痛快地哭一場，但他平常對師極是敬畏，雲中鶴在他家幾年，不苟言笑，對他管教嚴，只不過秦重也不明白，相處久了，對師傅的孺慕之情，也與日俱增，也許是在那幾年中，他在師傅身邊的時候，遠比在爹的身邊爲多吧，到後來，親師竟親於爹，他心下不覺愧，因爲是那麼自然而然，他爹倒更高興，因爲他爹爲官鞠躬盡瘁，病老加上老傷，令他爹更見衰老，病也日重，那一日，他永不忘懷，師傅說一聲走，立即就起身，父子挽留無效，他不禁老淚縱橫，把他託孤於師，請師傅對他多加照顧，他自是悲從中來，因爲他爹多病而已，尚能處理政務，告老的公文已呈送吏部了，病而非危，怎出託孤的不祥言，不料他

師傅竟不推辭，且當面吩咐他，要他在爹百年之後，前去河南投奔。

他師傅說一聲走，立即起身，父子兩人當然明白，是有十萬火急之事，非走不可，只是師傅不說，不敢詢問而已，數年相處下去，如何會不知他師傅是非常人，非常人自有其非常行止。不料走後不到一年，他爹竟病死任上，可憐他爹生前清風兩袖，想把爹的骸骨運回原籍金陵安葬亦不可能。他雖飽讀詩書，不知是否受了閒雲野鶴的雲中鶴的薰陶，還是有感於他爹一生正直爲官，却落得如此下場，淡泊了名利，視富貴如浮雲，便把身外物變賣了，作爲盤纏，往河南而來。

秦重在那一瞬間，想後思前，不禁悲從中來，欲前又止，他不是世俗兒女，師傅亦不是世俗之人，倒不以爲師傅是冷落他。師傅派人遠接，又派人接引，怎會是冷淡他呢？當然不是？這姮娘母子顯然亦是非常人，他倒不可流露出小兒女態來。

他這裏偷偷地抹去眼淚，淚眼中模糊，只見那姮娘笑道：「你爲老不尊也罷了，你把他給寵壞了，闖出禍來，早晚你脫不了關係，可休怨我。」

少年道：「誰說和他沒干係，娘，若是闖了禍，禍根就是他。」

嘿！剛才還在秦重面前硬充年長，瞧他嘛起嘴的模樣兒，簡直就是個孩兒，不過麼……

秦重呆呆地望着少年，心想：他撒起嬌來，還是眞可愛，也眞好看，眞不怪師傅寵他了，任誰也會愛他、寵他的。

雲中鶴掀眉道：「好哇，姮娘，你聽聽，他闖禍，我倒成禍根了，怎麼你們娘兒倆都不講理，娃娃，你若不還我個公道說出個道理，拿出證據來，那可不成。」

「證據就在這裏。」少年說。

秦重一怔，怎麼？少年指着他！

少年道：「你說閒雲野鶴，不收徒弟，是不是，原來你偏心，你不許我拜你爲師，却收了個徒兒在此，這就是還你的第一個公道。」

「啊唷唷，」雲中鶴說：「第一個公道，那麼，還有二個公道啦，了不得。」

「三個也有，」少年氣鼓鼓的說道：「先說第一個，我拜你爲師，作你的徒兒了，扛着雲中鶴這個金字招牌，武林中，江湖上，誰敢動我一根汗毛，誰敢正眼兒瞧我一下，天大的禍，也消弭於無形了，還有甚麼禍事。」

雲中鶴呵呵大笑，說道：「雲中鶴不是甚麼金字招牌，倒是你替我臉上抹金了，且慢，娃娃，我不收你爲徒，是因爲你家學淵源，你娘的奇門絕學，我是望塵莫及……」

那姮娘本來瞧着兩人鬥嘴，只是莞爾微笑的，不由也噗嗤一聲，笑道：「噯唷，這可是你在替我臉上抹金了，傍門左道，那及得你玄門正宗，我的功夫那能登大雅之堂。」

傍門左道？不錯，秦重心下在想！少年家學淵源，可不是有點邪門麼，但兩眼却直勾勾，瞅着姮娘不轉眼，同時也在想，而且不禁要想，這姮娘實相莊嚴，該是三四十歲的婦人了，怎生笑起來恁地嫵俏，年輕些，怕不花般嬌媚。

雲中鶴不打哈哈了，正容道：「說甚麼左道正道，傍門正宗，武功對敵，與行兵對陣，是異而同，同是尅敵爲上，豈不聞兵行詭道，正邪之分在用，用之正則正，若用以爲非作歹，正亦邪了，姮娘，你那家傳武學，豈僅是奇門，且是絕學無雙呢。」

少年叫道：「野鶴兒，別以爲你討好我娘，我就饒了你，不和你算賬了。」

「胡鬧！」姮娘面色一沉：「目無尊長，更不像話了。」

少年道：「娘，他不許我叫他師傅，也不准我叫他老人家，唯有叫野鶴兒，他才高興，怎麼怪我。」

雲中鶴又呵呵連聲，道：「要我扳起面孔作長輩，我可作不來，我和他本是忘年之交嗎，姮娘，你最好是少管咱們，娃娃說下去，有帳就算清。」

「說第二件，」少年道：「你先得把第一件公道還我。」

雲中鶴道：「好，我不收你，是因爲你娘的功夫比我更高明，何況閒雲野鶴，居無定所，收你爲徒，豈不是綁住了我，就你小時候用綫兒栓住的雀兒，還成甚麼閒雲，算啥野鶴，我之所以收他，你是明知故問，其中的恩義淵源，你娘再清楚不過，何況他孑然一身，無依無靠。再說，我雖未收你爲徒，但我那點功夫，那經得起你幾番哄騙偷拐，早連壓箱底的功夫也被你掏光了，還拿甚麼來教你。」

「看哇！」少年氣鼓鼓，叫道：「他只有你這個師傅，是不是，但剛才和他過招，令我縛手縛脚，受制於他，那是啥功夫，又是誰教的，你偏心，原來你藏了私，你教了我便罷，若是不然，野鶴兒，咱們沒完兒，我不和你甘休。」

秦重竟然鼓起勇氣，叫道：「小兄弟，那不是甚麼功夫，師傅沒教，我只是不想和你玩兒。」

雲中鶴捋鬍微笑，也才正眼瞧他，姮娘道：「你這孩子，剛才我已說了，怎生你還不明白，你眞是個點不化的頑石。」

雲中鶴這才點頭道：「剛才的事，我見了，姮娘，了不得，你眞是天人般聰穎，你一見就明白了，我却費了好些時才弄明白，我每給他餵招時，覺得他使出來的招式，與我所教的似是而非，但奇奧絕妙得令我驚訝，問他，他也不知其所以然，還以爲他自己太笨，常常力不從心，這就是我在他家一躭數年，並收他爲徒之故，時日久了，我才明白原來他在不明不覺間，把他十年寒窗下用的功夫，也用在我教的招術上了，我該說是他在招術中了，而又與他天生的本性，善良的心性有關，爲要證明的語解是否正確，是以匆匆別過他父子，去求教於三音神尼，再又上了一趟天都峯，與一心禪師盤桓了足足三月，因而我覺得他這種不自覺的，出於本能的招式變化，與佛門心法近似，本來我要回去與他父子相聚，路過此間，却與你們相遇，是我忽然動念，我這徒兒的怪異的出於本能的變化，是化巧爲拙，因此拙而不拙，拙亦非拙。化動爲靜，靜而不靜，靜亦非靜了，於是我想到，天下武功，若論動之詭，巧之奇，無出姮娘之右，那麼，若是把我這徒引導於你門下，他日也許就創

造出一種空前絕後的絕世武功來，是以就留了下來，我未說明，只因我尚待觀察思考……」

姮娘含笑道：「其實你早說明了，你一再提起你這徒兒，述說他的怪異，這還不够明白麼，你未明說，我已知道你留下不走的原故了。你說的果然不差。」

雲中鶴這才對少年道：「娃娃，你明白麼，我爲何不收你爲徒，我那配收你爲徒。再說，我的功夫與你平日練的迥異，練來玩玩，用作傍證參詳增進你對天下武學的認識了解則可，不願顯露眞面目時，用來打發武功平庸之輩也許還有點兒用處，也僅此而已。你明白了麼。」

少年耳聽雲中鶴說個不休，那一雙眼兒却一個勁兒向秦重瞄去，秦重被瞧得老大不是滋味，那臉上也紅一陣，白一陣的，也才明白師傅爲何突然起身，離開他父子之故。

雲中鶴已向他招手道：「重兒，你過來，見過姮娘，還有……」

那少年不待雲中鶴說下去，叫道：「我可不要你介紹，喂，咱們早已認識了，是不是。」

姮娘在笑，雲中鶴也大笑，道：「好好，我不說，且看你能瞞得幾時。」

姮娘說道：「我們這是怎麼啦，只顧站在這風地裏說話兒，有屋子倒不進去，來來來，秦公子，我可也是最不拘禮的山野人，今後相處就是一家人，隨便些兒最好。」

秦重才躬身，不料一隻手已握在她掌中了，只覺一股熱氣，不僅透心，而且從眼眶裏冒出來，原來是熱淚潤濕了他的雙眼。這不能怪他如此脆弱易感的，即使他娘在生時，他也不曾在他娘身邊，感受如此令他感動的慈愛。

四、三人一朵花

秦重躺在床上，閉着眼睛，深深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微笑掛在唇邊。

他感到無比溫暖，任那窻上疏梅篩月影，浸窻的寒月，却浸不進他心中。

那床多溫暖，他雖有官宦之家，但從未經歷過這樣在他看來是極其奢華的享受，他從未享受過這樣柔軟而溫暖的錦被，多滑膩又輕暖啊，但令他神思蕩然陶醉的，却是那錦被散發出來幽香。

幽香令他醉，眼簾漸漸重了起來。

不，他不要睡，他有太多的事兒要想，太多的驚奇，太多的言語，他一定要弄個明白。

他不讓眼睛再閉上了，否則一定會再不能睜開來，不自覺地撫摸着溫暖而又輕柔的錦被，眼睛也不由自主地流轉起來。

又豈僅衾裯華美，屋中的陳設也精美高雅。正因雅緻，以及那柔和的色澤，便令人不覺其奢了。

且慢，他忽然心中一動，姮娘母子兩人衣飾皆精美，也都精美中透着雅緻，屋如其人，精舍不過五七間，眞是屋雅何須大，精緻自也不在多了，屋中的陳設，也莫不是匠心獨具，一几一案，皆見巧思，那麼，算一算姮娘母子和師傅，已佔用三間，廳堂與敞軒，又佔其三，那麼，這居屋……

他不自覺坐了起來，再借着窻上透進來皎潔的月色，再看清楚些。可不是麼，這屋子眞比那廳堂與敞軒更是雅緻，尤其這陣陣幽香，不，不是花香，也不是芝蘭開花的季節，臘梅也還未吐清香……

可不是麼，壁上有琴，亦有劍，而且更多輕羅綿幔，較之他所見過的廳堂中的帳幔，色澤都要艷麗些，這也絕不會是客舍……

他的目光落在窻邊的粧台上，就不移動了！

他不知道閨閣是甚麼樣，也沒見過姑娘的綉房，但，這是一定的，這是女子的居室。

當然，這也不是姮娘的居室，姮娘豈會把自己的房間讓出來給他住宿。那麼……那麼……難道那少年外，姮娘還有一個女兒？

他已來了大半天了，不見再有別人啊，倒是見有兩個僕婦，但這樣華美的陳設，那會是下人的居室？

他雖然坐了起來，但却更覺溫暖了，那是心上的溫暖。那麼，人家豈僅沒冷落他，簡直把他當作上賓來接待，連男人也不許窺覬的閨閣，也讓出來給他住宿，這是何等禮遇。

今日初來時，他曾心上忐忑！姮娘母子不說了，連師傅也冷冷淡淡的，只顧和母子兩人打趣說話，好一陣子對他不理不睬，這些日子來，他一直在想，他見到師傅，一定撲去師傅懷裏哭一場的，而今天，來到師傅面前了，那冷淡像是一堵無形的牆壁，把他阻隔了，他沒撲過去，也沒有哭出來，若不是來到這屋內，姮娘讓他師徒兩人相聚在一起時，師傅對他爹的去世流露出令他心感的哀傷，他也許要後悔此來了。後來，他也感覺姮娘對他極其溫柔與慈祥的關切，少年也表現了逐漸增加的友善。

現在，他心上的疑慮早已一掃而空，而且不安起來，多大的禮遇，他就有多大的不安。

眞的，他在人前是靦顏木訥些，像是蠢笨又呆板，其實他便不是絕頂的聰明，可也眞不蠢。

忽然間，他明白了，師傅今日突然從樹下轉出來時，若不是那麼冷冷淡淡，他一定就會和他想像的那樣，激動非常，眞會笑話死人，師傅是只顧和姮娘母子打趣說話麼？想想看？他不但在那一陣打趣的笑語中，明白了師傅爲何去忽忽，離開他父子，而且也向姮娘母子介紹了他，而且是絲毫不着痕迹地，對他作了多大的讚許與獎勵。

月色冷，夜更凉，他感覺到的却是溫暖無比，即使是他雙親仍在時的家中，他也從未感到過如是的溫暖。溫暖中，他又多興奮，眞如師傅所說，他眞具有修練上乘武學的異稟嗎？

原來，師傅非但對他不冷淡，而且如此看重他，對他存着這麼大的希望，尤其令他心中感而愧的是：原來師傅是爲了他，這兩年來的奔波，甚麼也不爲，僅爲了要造就他。

可是月邊的浮雲，掩去了月色的皎潔

，屋子暗了些？這又是甚麼聲响啊？

原來被掩的是窗，不是月，窗上有個黑影，原來……有人在窗上輕敲。虧他還是練功夫的人，眞愧對師傅的讚許了，他的反應多遲鈍。是誰呢？在呼喚他嗎？

他一些兒也不驚，師傅的武功何等了得。連師傅也讚姮娘的奇門絕學，擧世無雙，那姮娘竟也受之不愧，而都在這同一屋頂之下，他還有甚麼害怕的。

「喂！」低聲細語隱隱入耳，是窗外的人說：「有胆的，出來。」

秦重一怔，却又想笑，不僅唇邊有了笑意，且幾乎笑出聲來！眞好笑，他心下也樂了，說：「胆麼，我倒有，只怕你倒缺少了些兒。」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話你懂不懂？」窗外人細細聲說。

「我懂，」秦重下了床，找到了鞋，湊近窗邊，說道：「你是無胆不來，來就有胆。」

那人說：「你旣然有胆，那就快滾出來。」

秦重掌貼着窗，輕輕地，驀地一推，也就飄身而出，那人影已在樹邊了，精舍無外牆，以樹作籬，樹叢不高，人更短小，都是甚麼人呢？若不是女子，也是個孩兒，來者不善，爲何找他？爲何不善呢？奇了？他更不驚怕，人影只向他一招手，卽越樹而去，那樹不高，也難不倒他，待他越過樹叢，那人影又已在兩丈外去了，對他說：「有胆，就跟我來。」

他心下坦然，旣未樹過敵，亦無仇家，何所懼怕，在溪邊一轉，繞過小山脚，坡下有塊小草地，一株大槐樹，把草地蔭蔽了一半去，那人在草地上停下步，轉過身來。

秦重一怔，這不是今日少年帶他前來，與師傅相會之處麼？啊！

那人一仰面，月光照在他面上，秦重脚下可沒停，相距近，必認出那人了。

原來就是那少年，那個頑皮得拔掉師傅的鬍鬚，姮娘的被寵壞了的兒子。

秦重更不驚，忽然想到師傅的鬍鬚，是眞被他拔的嗎，若說師傅是說笑，但那鬍鬚是眞稀少了！

「小兄弟，原來是你。」秦重說：「原來是你叫我出來，當眞，我剛想到的，師傅說你把他的鬍鬚拔光了可是眞的？」

「你你……」少年愕然說：「你不問我爲何叫你出來，却問你師傅的鬍鬚？」

秦重說：「你喚我出來，自是有事故，你自會說，又何必問。師傅的鬍鬚眞是你拔掉的嗎？我不問，你怎會答呢？是以非問不可。」

「問得好，」少年說：「野鶴兒的鬍鬚是我拔了，你可是要報仇，好啊，來來，我也正要再瞧瞧，你怎麼心中無敵，怎生以靜制動……」

秦重連忙搖手說：「不要，小兄弟，別玩笑？啊……呀。」

拍的一聲，秦重手上不但被拍中了，手被蕩了開去，人影悠幌，兩肩與背上，同時着掌，拍拍連聲，打得他踉踉蹌蹌，左歪右倒，咬牙想站得穩牢，不料左前胸上，反而硬挨了他一掌，打得他反而站立不穩了，只退得半步，已仰面倒地，那地方雖是草地，但多日無雨，泥土堅硬異常，他後腦撞在泥地上，痛得他眼冒金星。

少年住手了，也站住了，瞪眼說：「你！爲何不還手？」

秦重咬牙忍痛，叫不出聲，他也不想叫，不願叫，當然，他不過是寵壞了的娃娃，師傅叫他娃娃，看來他眞是個長不大的頑皮的娃娃，被打雖痛楚，無寃無仇，當然不會要他的命，而且，他也沒鬍鬚被拔，是啊，雖然師傅連鬍鬚被拔，也容忍這個頑皮的娃兒，他更該忍讓，何況姮娘待他那麼好。

少年又說：「難道打痛了你，你也不叫？」

秦重不叫，索性閉上眼，笑話，被娃兒打兩下，也叫喊了，多沒用。

少年嘟噥着咀，眞不講理，氣鼓鼓的，狠狠地踢了他一脚。說：「滾起來。」

「哎喲！」再也忍不住那疼痛，牙也咬不住了，叫出聲來。他的脚像要斷了。

「小兄弟，你爲何打……打我？」秦重爬起身來，他只是心裏着慌，不是聽話，是要曉得腿是否斷了。還好，也是痛，脚却沒斷。他吸了一口氣，痛在大腿上，那是肉最厚的地方，怎會斷呢。

「呔！」少年說：「就爲了你沒老少，分明我大你一個月另五天，叫小哥哥，你叫是不叫。」那少年又擧起脚來，秦重一拐，慌忙躲開了。

「哼！」少年說：「你也知道怕啦。再問你一聲，你叫不叫！」

「小哥哥，」秦重叫道：「別玩了，當心你娘找你，你瞧多晚了。」他搓了搓被打的部位，眞怪，那疼痛止得眞快。

少年說：「娘和野鶴兒怕不已在數里地處去了，即使娘在，你喚她出來，我也非和你較量不可。」

甚麼？他師傅和姮娘走了！去了那裏？怎麼也不對他說一聲？

少年說：「你的眼兒瞪得再大些：他們也去遠了，就是這麼回事，娘要我好好招待你。」

「於是，你就打我。」秦重煩惱，心下不樂，就說了。道：「於是，你就用拳頭和腿脚來招待我，只因爲我叫你一聲小兄弟。」

「好吧，我說正經的，」少年把被風吹亂了的頭髮捋了捋。秦重心下有點惱怒了，師傅走了也不對他說一聲，他又感到被冷落與忽視。再說，容忍也有限度的，對一個寵壞了的娃娃容忍就是縱容。哼！像他這樣兒，還充大人哩，大人是這麼捋髮的嗎？簡直像個女娃娃。

忽然間，他心中一動，又豈僅捋髮呢，他的行動擧止間，不時顯露出娘兒們的形態。却又替人家辯解，心想：寵必嬌，嬌生慣養的娃娃，男孩兒不免有些像女孩兒了。

秦重心裏哼了一聲，咀裏說：「正經，是麼？」

不料少年繃起臉兒來，說道：「我要你明兒去辦一件事，故爾叫你出來，試試你的功夫，今日娘和你師傅突然前來打岔，沒認眞試試你，若是不行，免得送了你的小命兒，因爲對手高强，兇險得很，不料你沒出息，任我打也不還手，我瞧八成

兒是你那個野鶴兒師傅言過其實，唅異稟，壓根兒就沒眞實功夫，罷啦，你回去睡吧，我的事不用你去辦了，否則白送了你的小命。」

秦重被他言語一激，那胸脯兒立即挺了起來，道：「你爲何不早說，罷了，旣然你娘不在，我倒不能不管了，不過，你得說出事由來，端的你惹了唅禍，不過我可有言在先，我可不幫你去欺負人，而且，若是曲在你，我也不管，除非人家找上門來。誰教你娘不在呢？」

少年哎唷一聲，竟會忍住笑，道：「好大的口氣，事由我且不說，我要你先去會一個人，你去見到人了，他自會分派你辦事。」

秦重道：「見唅人？」

少年說：「見昨日替你帶口信的那個人……」

「那小妞……啊……那姑娘！」

少年見他面有喜容，眼中閃亮，倒怔了怔，說：「看來你倒挺想見她，不過，你先別高興，我還得先試試你的功夫成不成。」

秦重忙道：「好，不再說了，我答應若是那姑娘吩咐，水裏火裏，我也去。」

他登時興冲冲，興奮起來，見少年瞪大了眼望着他，忙又道：「你可別往邪裏想，別以爲她是姑娘的緣故，因爲我知道，她是紅花女俠身邊的人，那女俠眞令人敬重，簡直令人崇拜，眞是個活菩薩，人家所行所爲，那才是正經，所行必俠，所爲皆義，我如何會不答應。」

少年咀角噙着笑，說：「是麼，你眞那麼崇拜她？」

雖然他挑高了眉梢，顯露出眼中頑皮的笑意，秦重却還是第一遭兒見到他這麼正經，肅容道：「女俠替天行道，救苦救難，俠義行爲，曠古罕有，當今絕世無雙，誰不敬仰，不過……不過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

少年道：「你說吧。」

秦重道：「你既命我去會那姑娘，聽候她的差遣，不用說，你知那姑娘的尊姓芳名了，必也相識，也許相熟，必也見過紅花女俠，不知你可否替我引見，我別無所求，只是表達一點我卑微的敬意。」

他說得如此誠懇誠切，眞豈有此理，少年竟覺得好笑，話聲也帶笑，說：「其實，你早見到了，啊！我是說！也許你早見過了，只是眞人不露本相，你不用急，隨時隨刻，即使現在……我是說，也許現在，她會出現在你面前。只不過見了面你也不知不識罷了。」

「現在……她在那裏？」秦重急往四下裏望。

少年說：「我說也許，怎麼你聽不明白。」

秦重有些失望，但點了點頭，道：「紅花女俠無所不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現，你是這意思吧，這是誰都知道的，還用你說麼。」

少年道：「你不用失望，明日你見到那姑娘，也無異見到她了。」

「甚麼？」秦重又興奮起來，說：「她就是……紅花女俠？」

少年道：「你不是說她是紅花女俠身邊的人麼，那麼，你見到了她，不也就接近紅花女俠身邊了。」

秦重道：「是鎭三山邱洪說的，他也沒見過女俠，也不過是猜想而已，不過，想來她也不會是的。」

少年笑道：「我倒想知道，你是怎麼想的？」

秦重道：「那不太簡易明瞭，女俠武功蓋世，年紀一定不太輕了，而那姑娘才多大點年紀。」

少年道：「那也不見得，豈不知人不可貌相，譬如我，明明比你大，你偏說我比你小。再說英雄出少年，年輕怎麼就不能够武功蓋世，又譬如你，你師傅說你生具異稟，冯樣的功夫，使施出來不但變化無窮，而且威力倍增。正是，說正經，我倒要認眞試一試，若你師傅所言不實，我可不敢命你去了。」

秦重盼望再見那姑娘，而且，師傅對他的誇讚，是眞的嗎？兩年前，他師傅走前那三兩月，每逢給他餵招後，總是連聲稱怪，面現訝異，他師傅可沒說出緣由來，還是今日才第一遭聽師傅如是說。老實說，他也想知道，他是否眞如師傅所說，出招竟多了變化，平凡的一招，竟會威力倍增呢？

秦重當下說道：「小……好啦，希望你快高長大，小哥哥，不瞞你說，除了師傅給我餵過招外，我從不會和人交過手，若有，就是你了，我也希望師傅所說是眞的，我更不瞞你，甚至我也是今兒第一遭聽到，我也想試一試。請。」

少年左脚斜斜地踏前半步，說：「小心了，接招！」話聲未落，已坐腰上步，踏洪門，走中宮，圈劈，翻掌，一掌分陰陽，上印天庭下拍前胸，快如電閃，只聽拍拍兩聲，秦重啊唷唷，踉蹌退了一步，又退半步，才拿樁站穩了，這還是少年印虛拍實，而且只用了兩成勁道，而且撤招也快，否則秦重怕不已臉上開了花。

少年往旁跳開怒說：「你爲何不還手，也不閃避招架？」

「我……」秦重說：「不行，我心中無敵，眼前也無敵，叫我怎麼出手，我力不從心，手脚也不從心，又如何招架閃避呢？」

少年道：「怎麼那日你又還手接招了，我不還是我，你不也是你。」

秦重道：「那時未見到師傅，我仍對你存疑，而且你一再戲弄我，我心下有些……我是說那時候，有些惱你，而現在，你娘對我那麼好，比我那多病痛的母親在生時對我還要好，我怎會與你對敵呢，我不能，我怕師傅所說當眞，會傷了你。」

少年怔怔地望着他，又望望自己的手，那隻手，今晚已三番五次打過秦重了，心下有了些兒歉意，心想：「秦重，情重，他這名兒取得不錯，簡直就是個情種。一個多情的種子。」

秦重見他把手放去背後，倒急了，說：「咱們再來，這次我一定還手就是，來啊。」

少年說：「算啦，你若是仍然手脚不從心，力也不從心，不怕我打傷你，放心瞧吧，你急成這個模樣兒，我答應你，讓你去會那姑娘就是。」

秦重臉上一紅，他當然看不見自己的臉，但感覺得到臉熱，更急了，慌忙搖手道：「我已有言在先了，要你別往那裏想，別以爲我和那姑娘一見鍾情。」

「難道你不是……呸！」

怎麼他突然啐了一口？像比他更害臊，奇了，這麼頑皮淘氣的小娃娃，竟會害臊，眞奇了。

秦重正容說：「不瞞你說，初時見她一臉塵汚，小可憐兒，還只是同情憐憫，後來……後來，你不會笑我，是嗎？」

少年轉過去的臉兒，又轉了過來，說：「你說吧，我不笑你。」

秦重道：「那知面對了面，才知她挺美，眞的，你當然認識她了，是不是挺美呢，我可不許你往邪裏想，你也不笑我，是嗎？」

他不明白，雖然轉過臉來了，但少年的目光可又迅速避開他，不過令他安心的是，少年倒沒笑他。

少年仍不瞧他，說道：「不笑你，說啊。」

秦重道：「越看越美，我眞還沒見過那麼美的姑娘，何況她是紅花女俠身邊的人，令人敬，何況她那一身奇詭絕倫的功夫，令人驚訝，還有……」

少年說：「還有甚麼啊？」

怎麼他倒心急了！秦重肅容道：「她替師傅帶口信給我，我竟連謝也沒曾謝一聲，而且爲了傳達那口信，人家等候了三日，啊！是你轉託她的吧，你說我有多慚愧，我是不是很蠢呢？蠢得不知禮數，迄今我仍然耿耿於懷。你說她不惱我嗎？」

「你不蠢，」少年說道：「她也不惱你。」

「你怎麼曉得？可是你見過她了？你眞知道她不惱我嗎？」

「你不是說我託她的嗎？見到了，我謝她就是。」

「也替我轉達我的歉意，和謝意，不知怎的，其實並非我不知禮數，而是……不知怎麼攪的，越是覺得她美，我也越忸怩，連舌頭也不聽使喚了。我我……這是怎麼啦……」

「你怎麼啦？我一定替你轉達。」

秦重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他簡直不相信自己，任誰面前，他也從不曾說過這麼多話。從來多半句也不說的，怎麼這麼多話起來，何況在一個不過今日才相識的人面前，話說一個姑娘。

「沒甚麼，沒甚麼，」現在，是他避開人家的目光，轉過臉去了，道：「現在，來吧，我一定還手，你出招吧。」

少年說：「不用了，其實白天已試過你了，其實，能接下我幾招來的，還眞少有，而你却接了我那麼多招，你師傅所說的是實話，就是我不明白，娘可在一邊看得明白，錯不了。」

秦重大喜，道：「那麼，你讓我去了，不過……你娘，和我師傅……」

「我對你說過了，他們有事去了，三五天才回來，那時，你幫我辦的事，已辦完了。瞧你……」他忽然噗嗤一聲，笑道：「這麼心急想去和人家相會，又怕三怕四的，好啦，明兒你一早動身，午前就可趕到開封府了，你去鎭三山開的那家酒樓爲他會聚，也躲得開的，誰教他不躲，心甘情願挨打呢。

「當眞，師傅說的有點道理。」他一面穿上姮娘前一晚替他備下，放在床頭的衫褲，一面想：「連我自己也難信，我從來心中無敵，但若眼中有敵，不但出招有力了，而且手臂腿脚竟會不聽使喚，分明施展的是師傅的招術，但總不是那麼回事，倒像在聽從對方的使喚了，不，像是對方把破綻故意對他顯露出來，一招一式，莫不也在聽從對方那破綻的使喚。但若心中無敵，眼中亦無敵呢，就像昨兒夜裏一樣，非但師傅傳授的功夫威力不倍增，非但力不從心，壓根兒就不能施展。

套上一隻褲，另一隻仍提在手中，他就那麼楞住了，他奇怪，師傅給他餵招，師傅也不是敵啊，他眼中又何嘗有敵，却爲何能心與力合，力與臂合，把平素練的功夫施展自如呢？而昨晚，他想躲的，即使還手，也想避的，但却力與心違？是了，是了，這仍是心中無敵，師傅雖非敵，但知道絕不能傷害得了師傅，而少年，這小兄弟……就是小哥兒吧，他却担心會傷害這個可愛的小哥兒，是以，力就不從心了。

他明白了這其中的緣故，心下一喜，急忙忙穿好衣服，衣衫壓着有一包散碎銀子，約莫有十來兩重，知道是給他預備的，此去要上酒樓，少不免花費銀錢，而且現在已非昨日可比了，不知是否是小哥兒的衣衫，穿在身上，比昨日那滿身風塵的粗衣布裳，不知華美多少倍。

他是不願衣着錦繡的，但一覺醒來，

姮娘道：「我們這是怎麼啦！只顧站在這風地裏說話兒！」

床前已不見了換下來舊衣裳，只有這套錦衣華服，主人的好意不能辜負，何況別無衣服，他非穿不可。

他渾身不得勁兒，沒法兒了，他非但得趕快上路不可，午前要趕到開封，少說有七八十里地好趕，最糟的是一近朱仙鎭，往北走就是人烟稠密之區了，路上人來人往，若是脚下用上功夫，奔馳起來豈不驚世駭俗。

望望昇高了的太陽，好在還有兩個時辰，那麼，快上路。急急忙忙把路趕，姮娘隱居之地，地雖不荒，却也僻靜，不到半個時辰，他就到了朱仙鎭，便不能走得太快了。來時路，又是昨日才走過的，也還依稀可辨，是以不用問，埋頭急走，已末時候，便又回到開封府了。

人說近鄉情更切，他却是酒樓更近，情也更切，爲了訪問師傅，這河南首善之地的開封，他已魂了好些日子，漫無目的地訪遍了大街小巷，是以他雖是異鄉人，但三街六市都已熟悉了，逕奔酒樓而來，望一望日色，鬆了一口，那心兒却劇跳起來，只道相見已無期，不料昨日才別過，今日又得相見。

那姑娘還認得他嗎？

他急急地走了進去，近午時候，也正是酒樓買賣好的時候，樓下已七八成座，奇怪，看來今日特別好，近午而非正午，怎會就有這麼多人客了。

他要知道那姑娘是否先來了，脚步也放緩了，只見那些人客無不衣衫楚楚，而且壓根兒就不見一個女人，衣衫襤褸得像要飯的，豈會上酒樓，何況是女人，除了那個姑娘。他只要略略停步，便可看清楚了，樓下沒那姑娘，人客多半在興高采烈，在談論甚麼他一句也沒入耳，因爲他眼有所望，心有所思，只怕泰山崩於前，他也不爲之動，這是不是雲中鶴所說他十年寒窗下練成的功夫呢？一書在手，他就能够兩耳不聞窗外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練起來談何容易，武林中人，多半練到老，也達不到那最高境界。但他能够，而且尚未開始練功夫，他已達到那境界了。

耳中有所聞，但不知說些甚麼，他不聞，也不再聽，他要找的是，一朵汚泥中的嬌花，那個衣衫襤褸的姑娘。

他上了樓，本能地朝昨日和姑娘同坐的那張桌子走去，桌在樓角。

桌子竟空在那裏，他應該感到奇怪的，因爲人客不少，桌子臨窗，按說該是人客最先選擇的，但却空置在那裏。

秦重坐了下來，立即就明白了，敢情樓上的人客雖然不少，但却聚在一邊，奇怪，人人都背向樓梯口，也背向着他？是了，原來都在聽一個人說話，不怪人客雖多，却比樓下靜得多了。

在談論甚麼，這與他無關，他只心急要找那個小妞兒，當然啦，她不是小要飯的，而且是個大姑娘，且還是個頂美，滿臉的塵泥也蓋不去那秀麗的本來面目的大姑娘了。昨天，比今兒晚一些的時候，她，就坐在對面，他和她面對着面，那麼近，只要一伸手，他就能够觸摸得到她，否則，他也發現不出她是那麼美，否則，她仍是一個塵泥滿面的窮苦小姑娘。尤其是她那雙眼兒，眞個是眼橫秋水，昨兒他才知道：「眼是秋波橫」，眞是絕妙好詩。就是因爲再多塵泥也掩蓋不了的她那眼兒的明媚，他也發現她原來是那麼美。

他感到心兒跳，而且還感到從未感覺過的甜滋味，因此，甜甜的笑也浮現在嘴邊了。

「公子爺！」

耳邊响起一聲一喝，原來夥計來到他身邊，他不覺，連問了幾聲，他也不應，只是如醉如痴。

「啊！」秦重說：「你要甚麼？」

他不是輕易發怒的人，雖然那夥計的聲音大些兒，他只皺了皺眉頭。

夥計的一怔，說：「公子爺，你不是喝醉了吧？不像啊？我是來問你要甚麼，公子爺上樓來，不是要酒菜嗎？」

秦重臉上微紅，當眞，他問得多可笑，他反而問人家要甚麼。「我要，」秦重

說：「取兩付杯筷來，像……」

他想說像昨天一樣，忽然想到這夥計顯然已不認得他了，再說，這不好極了麼，他本已在担心再上這酒樓，會被打擾。鎮三山邱洪和他的屬下，一旦認出他來，那就休想清靜。

夥計見他不說下來，搖搖頭，走了。他明白，夥計一定在心裏說：「可惜好模好樣，却是個呆相公。」

秦重反倒喜了，夥計認不出他來了，昨日滿面風塵，愁容苦面，一身粗衣布裳，做舊不堪，而今日，滿身羅綺，容光煥發，當眞人要衣妝，佛也要金妝，心想：不知那姑娘來了，見到他，是驚訝呢？還是嫌惡他。她是紅花女俠身邊的人，自也是視富貴如浮雲，錢財如糞土，高潔而惡市俗，最恨的是膏粱子弟，錦衣少年。

「我要告訴她，我不要穿羅着錦的，可是他們把我的舊衣裳丟了。沒法兒，只有穿戴起來。」

「她會相信我的。」他想：「她當然知道，姐娘有一個寵壞了的，淘氣百厭，蠻橫不講理的兒子。」

「呔！」他面前的杯筷都跳了起來，嚇了他一跳，啊！咦！

杯筷是幾時送來的？他竟不知，擺放在他面前了，怎麼他也視若無睹？而且，對面坐着一人，何時坐到他面前來的呢？他這是怎麼啦！

他心目中，心心念念，只有一個人，只有那姑娘前來，只怕不用近前，他已發覺了。除此之外，只怕偌大一座酒樓，這麼多人客，面前的事物，在他心目中，都是不存在的。

那一聲呔！恰似晴空霹靂，存在的眞實，他入目有見，心中有物，眼中也有物了。

是一個花白頭髮的平常人家的女子，青黃的臉色病帶愁，却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奇怪，那一聲喝，有如當頭棒喝，他聽來有如晴天霹靂，那樓中人客竟沒驚動。

秦重愕然而驚，又心急。那是他替姑娘準備的位兒，這婦人幾時溜來坐了？

他尚未開口，那短小的中年婦人帶怒說道：「你這呆子，自言自語，說些甚麼，你敢背後罵人？」

「我罵人？」秦重怔怔地，說道：「我說了些甚麼？我罵了人嗎？沒有啊？」

難道他心裏想的，竟說出口來了嗎？

那中年婦人怒沖沖，說：「出你之口，巳入我之耳，你還敢賴，好哇，你罵人家淘氣百厭，罵人家蠻橫不講理，我問你，你非還個公道不可，是怎麼寵壞了。」

「那麼，不知不覺間，我是眞罵出來了。」秦重也坦然，又不是她的兒子，怕甚麼。

他正容道：「這位大嬸，你是不知，那是我昨日才相識的一個小哥兒，嘿，你說可笑不可笑，他分明比我小，偏他要充大，這也不說了，有位老人家，我的……」何必對一個不相干的人說出師傅來呢，道：「一個長輩，你猜怎麼着，大嬸，你說他多淘氣，多百厭，竟把那長輩的鬍鬚也揪落來，昨兒夜裏，無端端的，又把我打了一頓。」

那大嬸啐了一口，嘿，那把聲兒倒也嬌嬌的，但這麼大個歲數啦，却學姐兒們嬌啐，眞肉麻得緊。

那大嬸一瞪眼，道：「活該，誰教你不還手，你……」

秦重說起昨夜被小哥兒打了，不自覺也撫摸着那被打之處，兩肩頭還好，只是左胸上觸手仍隱隱發痛。那眉頭也就皺了起來，也就苦了臉。

「你……還痛麼？」

「我……」秦重本來皺緊的眉頭，忽然上揚了，臉也拉長了，說：「你怎知道我……」

「我怎知道，」大嬸又啐了一口，說：「你是個呆子，又蠢又傻的呆子。」

「是嗎？」秦重說，惹得那大嬸噗嗤一聲，笑了。說：「你自己說了出來，倒問我怎麼知道。」

她說甚麼？他聽到了，不是不明白，而是兀自在想：她怎會知道呢？怎知那小哥兒打我時，我沒還手？

他沒有去追想下去，也沒有去尋求答案，他的眼睛又睜大了。

因爲他發現了，這大嬸的臉頰不是瘦削，只不過已是黃裏透青的臉頰上，抹黑了些，不錯，啊！他看出來了，那額上皺紋，也是用巧妙的手法畫上去的，敢情花白的頭髮，不過是撒上去的白粉。

「你你……你是誰！」

原來老態是化妝出來的，啊啊，那眼兒，眼是秋波橫，多明亮，多澄澈，又多年輕的明媚的眼兒，又是多麼熟悉？

那眼兒裏有了笑意，笑竟在泛濫，被「你是……」他剛想她適才的一句話來：「誰教你不還手。」昨兒夜裏小淘氣打他，他沒還手，她怎會知道呢？除了他，就只有那個寵壞了，又蠻橫又淘氣的小兄弟知道，那麼，難道是他？

當眞，矮矮小小的個兒像，眉兒眼兒也像！

但他却搖起頭來。不，他對自己說，當然不是，小人兒總還是男兒，她却是個女子，眞眞正正，喬妝改扮不了的，是個小娘兒。

「喂！」她揚眉兒了，說：「認出來了麼？那麼，你雖然有些呆氣，倒還不算頂蠢。總算你還聽話，準時來了，別出聲，我若仍是昨兒那個妝扮前來，被人家一眼就認出來，還能辦事麼。別大驚小怪，閉上你的嘴，別瞪眼。」

原來她就是昨天帶口信給他的小妞，那個窮苦人家的姑娘，當然，她就是紅花女俠身邊的人，那麼，她知道昨兒夜裏被打他沒還手，便不奇了，有何奇怪的呢？今早起身，小淘氣小哥兒，已離了家，他們一定已見過面，他一定作爲笑話兒來告訴過她了。

他興奮得在座位上扭動，當然，一旦被認了出來，鎮三山邱洪就會即刻得信，即刻就會前來，幸是他今兒也扮成了個富家公子哥兒。

「他……要我來見你的。」秦重說：「我沒說他的壞話，我沒說，其實他挺可愛的，天眞又活潑，活潑得過份了些兒，那倒是眞的。我若說了甚麼，也就是這個意思。」

「你怕啦？」她說：「你怕他再打你一頓？」

她又啐了一口，令秦重放心的是，她帶着笑意。

「他要我來會你。」秦重說：「聽候你的差遣，你和他挺熟的，是不是，那麼，你就知道……他娘待我眞好，我娘死了，那姐娘比我娘生前待我還要好，我眞羨慕那小兄弟，有一位多了不得的娘，就是這麼回事，我不是怕，是不願他娘……」

「他娘不會惱你，」她說：「不過，他麼……看看我，你看像不像他？抬起頭來，像個男子漢。」

秦重認出她來，那心下的敬畏登時油然而生，他多想再見人家，現在，她在他面前，他却又不敢逼視了，何況心中正惶恐。他抬起頭來，可不是麼，他原本就已覺得他像那小淘氣，只因男女顯然有別，才不再疑惑，現在！啊！可不是眞有點兒像麼，而且越看越像，難道她是……難道他們是兄妹？不，若是一母同胞，也該是姊弟，那麼，昨晚他不是已疑心姐娘有女嗎？難道她就是？

難道昨晚他留宿的房間，就是他的閨房！

本已不安，也就更是惶恐，却見她抿咀一笑，說道：「你師傅說得不錯，人呢，本是頂聰明的，就是書讀得呆了，留下來慢慢兒去想，去猜吧，却是你來了好一陣子，你該聽明白了。」

他正想：「她這是怎說，難道她也和師傅相識？」

忽然之間，他滿面通紅，不怪人家笑話他了，她既是姐娘的女兒，怎會不識師傅呢，看來我眞是又呆又蠢。

「甚麼！」姑娘說：「來了這麼一陣子，你也沒聽明白？」

「聽甚麼啊？」秦重惶急地說。

她皺着眉，狠狠瞪了他一眼，這番意思不用她說，他竟明白她的話意所指了，因爲姑娘已不再理他，目光轉向那聚在一邊的人客。

原來這些人客聚在一起不是無故的，在商談甚麼，原來，命他來此等候，不是無故的，他慌忙也轉面，聽那些人在說甚麼。

座位相背的人客也轉過面去，都在聽一個人在發言，那是一個很體面的人物，年長也很有威儀，那一瞬間，沒人說話，都望着他，那人站在席前，也只有他一人站立，在緩緩地掃了各桌的人一眼。

那人開口了，說：「各位，這提議好得很，古人說神教以警世，非爲迷信，愚民迷而信之，崇而敬之，則正邪辨，善惡明，明辨則知有所遵，有所律，而收教化於無形，法之懲於惡後，何如教化於善先，此所以自古至今，政教並行不悖也。武穆以忠，關羽以義，世人之所以人而神之，理之一也而倍明，故爾各位今日爲紅花女俠設生祠之議，媲美古人，用心至誠，用意至善，老朽無法爭前，敢不恐後而附驥。」

語聲甫落，人衆轟然叫好，有人高聲說道：「王老夫子德高望重，學識淵博，既也說可行，今日之議，就事不宜遲。」

那人衆又一陣轟然鼓掌，只見那王老夫子肅容又道：「此議豈僅可行，行就不能草草，不瞞各位說，紅花女俠的俠義行爲，老夫亦倍常敬仰，存此心亦久了，只不過效法古人有心，却以行之非易，尚在遲疑，不料各位盡皆人同此心，且坐言起行，好生令老夫敬佩，各位若容老夫附驥尾，作個倡議人，則幸甚幸甚。」

登時一陣歡呼，七嘴八舌，爭相說道：「正要請老夫子出來登高一呼，爲我們作個領導。」

那秦重在一邊也喜極，興奮得了不得，說道：「正所冀也，不敢請耳。」

那姑娘正緊皺眉頭，扭頭瞪了他一眼，道：「你說甚麼，眞胡鬧。」

秦重正容道：「不是胡鬧，這位老夫子不但學貫古今，且大智大賢，正氣凜然，適才所言，眞聖賢之言……」

姑娘惱了，低聲喝道：「閉嘴！」

不用她叫，秦重已不再說下去了，因爲一人從那老夫子身邊站了起來，竟是他認識的。

是鎮三山邱洪，站起來對老夫子拱了拱手，又向人衆拱手，才道：「有王老夫子倡導，更好辦了，今日之會，雖是在下所邀聚，但各位多有知道的，在下不過是客籍……」

她怎麼了？秦重聽得姑娘重重地哼了一聲，而且在說：「該死，原來是他領頭。」秦重却點頭，道：「這邱洪義薄雲天，唯江湖中人，尚義敢行，錯非是他，好生令人敬重。」

他不明白，姑娘爲何狠狠地跺了一下腳兒，她爲何如此氣急呢？

那邱洪在繼續說道：「敢請各位，即席推出幾位德高望重者，共襄善舉，在下這裏拋磚引玉，連同兩間小店人衆，捐獻有千兩紋銀在此……」

邱洪話聲未落，只聽一陣嚷亂，人叢中走出五人來，手中捧着沉甸甸之物，原來是開封府四門的坊衆，一呼百應，早已捐獻了銀兩，已然收集了來，紛紛趨前，將之堆積在那王老夫子面前，邱洪也不再往下說了，忙請出一人手，把那五人手中的名册接了去，恭送到王老夫子手中。

邱洪道：「僅僅開封一府，受過女俠恩惠的，何止萬千，一聽說替女俠建生祠，莫不踴躍捐獻。僅昨日半天，連同今日一早，已收集了捐獻的銀兩有八千三百餘兩……」

忽見人叢中走出幾人來，爭相攘嚷，說道：「昨日手頭不便，未曾送來，我等雖非富有，却不甘後人。」

說着，紛紛報上銀數，也把捧在手中的銀兩，放在那王老夫子面前。

邱洪道：「好生教人感動，只怕各位尚不知曉，滿城百姓，甚至那未曾受過女俠恩惠的，亦聞風而來，踴躍捐獻，現正聚於樓下，因這樓上狹窄，容不下人多，不能盡請上來，據適才在下的夥計來告，此事已傳揚開去，近州府縣，亦已轟動了，且已有人出面，收集捐獻銀兩，即將陸續送到，故爾我等事不宜遲，就今日即刻推舉出幾位德高望重的人來，共襄善舉，分出職司。」

那王老夫子已感動得鬍梢兒也顫抖了，連聲道：「原來各位不僅坐言起行，直

是言行合一了，好，老夫不敢後人，各位多有知道的，老夫在東門外有一座留園，地方雖不大，却也還有些景色，亦近着城廂，請許我捐獻出來，作爲建祠之所。」

登時歡聲雷動，開封府的人誰不知有留園，留園近黃河，倚蕭山，山不高而秀麗，水不清而浩渺，多年來都成爲騷人墨客雅集之地，仕女遊春之所，當眞是個再好不過的地方，這王老夫子世家貴胄，雖不富甲一方，却也田連阡陌，園區爲他所有，但春秋開放，與百姓同樂同遊。

「留園，留園。」姑娘低聲，重復說道：「記住了，出東門，不到二里地，北地却有江南景色，一望便知。」

「她這是甚麼意思？」秦重想：「當眞，要他來聽候差遣，難道就爲了要他記住這留園？」

王老夫子止住衆人，又道：「那房舍亭台，原是爲遊憩而建，那軒堂近似宮室殿閣，不但現成，連改建也不用。」

登時歡呼之聲又起，老夫子又道：「各位請靜一靜，我更有一說，各位也盡知，雖說都知紅花女俠是位女菩薩，但誰見過女俠的眞身實相？」

他掃了各人一眼，才又說道：「女俠濟世救人，懲惡除奸，從不露面，可知其不釣譽，不沽名，若知我等花費大量金錢，爲其建祠，女俠必然不喜，各位踴躍捐獻，我不用問也知道，多是受恩而報恩，豈不有違女俠救危難，濟貧困的善意。」

那邱洪說道：「老夫子說得雖是，但大家捐獻由衷，意也眞誠，且不如此，亦無能表示誠心敬意，恩無從報，又心何以安。」

「說得是，」老夫子道：「我想那節衣縮食以獻，總也有所獻，若無隔宿之糧，再虔誠亦獻不出來了，我有個辦法在此，就是發揚女俠救苦救難的仁心義行，捐獻所得，用以作爲濟貧，常年自動捐獻，也常年救災濟貧，用不了的，就作爲基金，女俠的生祠亦是善堂，豈不比建祠教化，更有意義，女俠得知，必也喜歡。」

又是一陣雷動的歡呼，那姑娘緊皺眉頭，把秦重的衣袖一拉，道：「不用再聽了，走吧。」

不容秦重遲疑，急忙跟隨在她身後，走下樓去，她在前面走，街道上人來人往，她走來眞像個大嬸，却就是作怪，秦重跟得不從容，只有張着嘴喘氣，沒嘴說話的份兒，也不敢轉一下眼睛，生怕失了她的踪跡。

一定，她一定是姐娘的女兒，她這大概就是他師傅所說的奇門功夫了，他又疑惑，說是命他來聽候差遣，難道就是叫他來聽那一夥人叫嚷一陣？否則，既不願被人家認出來，爲何又到這酒樓來。

他的心也跳得好厲害，那個淘氣的小哥兒，會不會加鹽加醋，說他多麼喜歡，而且渴望見到她，那小淘氣會嗎？會當作笑話兒來對她說嗎？

啊喲！秦重差那麼一丁點兒，就和她撞個滿懷，若不是她閃避得快，因爲她停下步來，也轉過身來，他却紅着臉，心中忐忑，一個勁兒想，收脚不住。

敢情已來到荒郊外了，那滔滔黃水像決堤一般，滾滾而來，原來不過是近着黃河岸邊，停步在一個山坡上，遠遠地可見大道，坡下林木葱茂，隱隱可見樓閣亭台。這是甚麼地方啊？那姑娘自是不用扮老態了，只是額上巧妙的畫上了皺紋，臉兒也抹得黃中透青，俊俏不起來，當然，他是非常非常俏麗的。

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老瞧着我幹嗎呀，看這裏，這就是那個老夫子的留園。」

「胡鬧！」她皺着眉頭，跺了一下脚兒。說：「該死！眞胡鬧。」

「我沒有啊？」秦重說：「我我……沒說甚麼啊，我沒開過口。」他惶恐，難道他心裏想的，又說了出來不成？

「我是說那姓邱的。」她說：「誰說你了，該死的鎭三山，他以爲這就討好了我，我就會幫他了。這事要被娘知道了，我又要捱罵了。」

「你說甚麼？」

忽然之間，昨晚那姐娘的話又上了心頭，除了紅花女俠，還有誰鬧得天翻地覆呢？誰闖了大禍呢？姐娘罵的是那小淘氣小哥兒，小哥兒的嗓子多嬌嫩，難道……

難道她不是甚麼紅花女俠身邊的人？那小哥兒其實也不是小哥兒？難道小哥兒就是昨日的姑娘，那個小要飯的，就是今日面前的大嬸？也就是……難道就是……就是那千千萬萬的人敬之如神的紅花女俠，現在，就在他面前！

別動聲色，他眞不動聲色，正容道：「不然，那鎭三山雖說爲了要討好你，可也不是胡鬧，若然那千千萬萬的人不是敬你如神，他豈能一呼萬應，胡鬧得起來的，這事實是人同此心，萬衆一心，再說，那老夫子說的大條道理，你已聽得明白了，古人爲了要教化愚民，尚且無中生有，創神說教，何況你仁義行天下，那孟夫子見梁惠王，說道：『仁義而已，何必云義。』還不過口宣仁義，後世人也哲而聖之，何況你行仁行義，大仁大義……」

輪到她瞪大了眼睛，望着他發楞了，打脚兒一跺，說：「喂，好了麼，你說完沒有。」

秦重肅容恭敬，說道：「萬衆一心之事，便無邱洪倡議，亦會有人站出來登高一呼，女俠你不是已聽得明白，那老夫子不但是早有此心，而且已經和人有所商議了麼。」

「我……我……」她望着他，直眨眼，說：「我說了甚麼？我說我是……」

秦重道：「女俠雖沒明明白白地承認，小可再愚蠢，也知姑娘你就是紅花女俠了，其實，昨天夜裏，我就該知道的，姑娘既知我出生年歲，說比我年長，就錯不了，我也就該明白了，却仍然以聲音去判斷你的年齡，竟不知姑娘你是易釵而弁，眞是愚不可及，現在想來，才知道你娘也早明白說出來了，別說姑娘長我一月，便一日一時辰，姑娘也年長於我，何況所行所爲，大仁大義。」

「那麼，你承認我比你大了？」她說，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口來，道：「早晚也瞞你不過，既被你認出來了，我也不再瞞你，一點也不錯，我就是他們口中的紅花女俠，昨日的那個小要飯的是我，昨日和你要笑的也是我，我若不是時常變

妝，怕不早被人認出眞面目來了，公子哥兒當然不是女人，小要飯的也絕不會聯想到女俠，好罷，我就再坦白些告訴你，其實，紅花女俠鬧得這中原之地天翻地覆，初時不過是我一時見到不平事，管管閒事，行俠無心，貪玩遊戲有意，那知無意中遺留下一朵鬢邊的紅花，這紅花女俠之名就傳開去了。」

「於是，你就索性做了些紅花帶在身邊。」

「不用做，現成得很，」她說：「你不知道，那紅花就是娘給我防身的暗器，簡單極了，不過是鐵釘上頭繫上紅絨綫，內家功力造極登峯，飛花摘葉亦可傷人，我辦不到，但還能在一枚小鐵釘上，發揮出鋼鏢的威力來，我再明白些告訴你，其實，紅花女俠不是我一個而是有三人。」

「三人，」秦重一怔，說：「三位紅花女俠？」

「壓根兒就沒有甚麼紅花女俠，」她說：「不過是我在懲惡除奸時，留下了一朵紅花，後來發覺倒可免得連累及無辜，令受惠的人得以令人不疑，就由人家去胡亂叫了，後來娘偶然路見不平，也留下一朵紅花，還有那個野鶴兒，我也在他袋裏塞了幾朵花兒。」

「我師傅？」秦重說：「原來他老人家也……」

「我陪他出外行走，我伸手，他也在當場，也就不容他袖手了，尤其是那個北霸天熊霸，就算我能對付得了，但憑我的功夫也不能作到連人影也不會被他瞧見，那野鶴兒被我騙了去，就不由他不管。」

「原來如此，」秦重說：「原來你娘和我師傅，也都是……」

「也都不是甚麼紅花女俠，」她說：我已說過了，壓根兒就沒有紅花女俠，不過是我們行俠仗義，濟困扶危的時候，都留下了一朵紅花，當然，他們不過偶爾伸伸手，十之八九，是由我一人做的，或者不如說，我使詭計，把他們拖落水，我應付不了的事，就由他們出頭。」

「就像對付那三霸天。」秦重說。

「哼！我還不把他們放在眼裏，何況三霸天分散在三個不同地方稱霸，我不過不願他們認出眞面目來吧了。」

「還有，我可也不是三頭六臂，也沒分身法兒，要在一夜之間，同時在數十個地方辦事，一個人一雙手，怎麼行，好啦，你明白了。」

五、英雄出少年

他從她眼中看到了笑意，那是狡黠的笑意，秦重忽然在心中發出了一個疑問，當眞狡黠與頑皮之間，有多大的分野？

「妙極啦！」秦重說。

「敢情你這個呆木頭也會笑，」她說。眼睛亮了起來：「甚麼妙極啦？」

秦重說：「不是嗎，你闖出了禍來，就是天塌了下來，也有你娘和我師傅承担，怎麼不妙極啦，一人作事一人當，怕什麼不敢承認，硬把你娘和我師傅拖連在裏頭。再說，古往今來，這俠義兩字，唯姑娘才眞當之無愧。」

那姑娘噗嗤一聲，笑道：「就算是我呆木頭，笨手笨脚，竟會功夫，更妙在敵強你更強，被你打倒了的人，也會仍不相信你會功夫。」

「是麼？」看得出人家不是打趣他，是眞心讚他，如何不喜，尤其是，讚他的人是人人讚揚崇敬的紅花女俠，而且是這麼個絕美的姑娘。

「可不是麼，」她說：「若不是娘說出了原因，我眞不信甚麼以拙勝巧，還以爲盲拳打死老師傅，不過是……嘿，你可知道，我這條臂酸痲了好一陣子，不行，早晚咱們還得較量過，我不信娘的話，他說，這還是你心中無敵，否則我這條臂不廢也重傷了。」

秦重慌了，道：「我那能接得下姑娘你的招來，我再練十年八載，也不是姑娘你的對手，你娘是怕你欺負我，是哄你的，姑娘你絕頂聰明，怎麼就信了？」

那姑娘噗哧一笑，道：「瞧你怕成這個樣兒，」她說：「你放心，我不打得那麼重就是了，誰叫你不還手呢，好了，你可知道我爲何帶你到了這裏來？」

「正是呢？」秦重道：「便是你命我去那酒樓等候，我也不明白！」

「但你已聽得明白了，就是那麼回事，那鎭三山邱洪領頭要建甚麼生祠，派人到城裏城外去傳揚，朱仙鎭當然也有人去，是以我昨日就知道了，他們今日在酒樓之中聚會，那又不能出面阻止，可巧你來了，本想約你前來，到時見機行事，阻止他們不可胡鬧，否則這事被娘知道了，我又有一頓好埋怨的，不料被那個該死的老夫子一頓大道理……」

「神所憑依在德，古人爲了勸善警世，尚且無中生有，創出鬼神之說來，」秦重肅容道：「何況姑娘俠義行仁，救苦救難，放着眼前這麼一位活菩薩，倒不去供奉，那老夫子若不效法古人，那他是枉讀了聖賢之書，心中不存仁義了。」

「哼，不料你也該死？」她跺跺脚，說道：「我一瞧你那讚許的模樣兒，就知我今日所託非人，更不料我無意之中，却發現了對頭人，混在人羣之中，那人不但是我的對頭人，亦是那邱洪的仇人，可笑那鎭三山邱洪枉自闖蕩了江湖幾十年，仇家已尋到面前，他竟懵然不覺。」

秦重一怔，道：「鎭三山邱洪在江湖中行走，多有仇家，我亦知道，而且知道他正爲了避仇，才跑到這開封府來，但姑娘怎說也是你的對頭人呢？」

姑娘道：「說來話長了，你可知道，昨日我爲何給他一朵紅花？你不覺得奇怪麼？你先要明白，這鎭三山邱洪爲何避仇到這開封府來，因爲他與我家大有淵源，他是我娘的堂兄，雖然多年不通音訊，他却知道娘和我爹早年隱居在熊耳山中，說起來，我該稱他舅舅，他的功夫早年還曾得到我爹指點過，他知道仇家來頭太大了，想來得到我爹娘蔭庇，却不知我爹已不在人世了，尋訪我娘不着，却總算被他探聽出，有人見到我娘在伊洛一帶出現。這開封府首善之地，江湖中人來往衆多，雖然易被仇家尋獲，却也希望探聽出娘的下落來，故爾就在這開封府居住下來。」

秦重道：「原來如此，原來……」

四目相對，都不言語了，因爲忽然之間，兩人都有所悟，這時秦重先說了，道：「是了，這鎭三山邱洪，也許已猜到紅花女俠即是你娘，因爲他知道，當今之世，沒有武功比你娘更高强的女子。」

「哎呀，是了！」她說：「他一定這樣想的，也才想出這麼個建生祠的招兒來，不過是要娘知道他在此，好前來和他相會。」

秦重道：「你行仁義，鋤奸懲惡，百姓奉你爲神，却也成了邪惡的死敵，但這中原之地，沸騰傳揚，人人把你當作活菩薩……」

「不是我，喂！你這人，怎麼啦，」她說：「我還要說多少次，至少，也不只是我一人。」

秦重那裏睬她，說道：「却在這兩年多來，無人見過你的眞面目，甚至沒人瞄着你的影兒。」任她去跺脚，去瞪眼，他繼續說道：「那受過你大恩的人，自是口中唸佛，而今好了，立生祠，把你當活菩薩供奉，但恨你的人呢？恨你入骨，也消除了心中之恨，必然要千方百計，尋出你來，那鎭三山邱洪用上立生祠的招兒，目的爲了令你娘現身出來和他相會，因爲他認定紅花女俠便是你娘，再沒別人，在他心目中，任他是誰，也沒這麼大的本領，嘿！那恨你的，恨你入骨的人，又如何不這麼想，即使先前沒想到，一見有人倡議，那會失去這一大好機會。你說對頭人混跡在人衆之中，大有可能，我猜，那人也必會最起勁的一夥人之一。」

看來他眞不呆。她想：我若不見到了，也不知對頭人混跡在人羣之中，他却分析得頭頭是道。

秦重道：「不用說，那還不是你的死對頭，既然只是爲了認出你的眞面目，他怎會明目張胆呢，不過是支使兩個得力的助手出來，不但幕後的人，若我猜得不錯，那些和你誓不甘休的人，訪來查去，查訪不出你來，倒同流合污，聯起手來了。姑娘，你倒眞得小心。要知邪惡的人，必然狡猾，不狡猾，也不能爲非作歹了，一旦聯合起來，不但人多勢衆，而且，這般人都在暗處。」

姑娘點了點頭兒，道：「說得有道理，不過麼，你這最後一句，却說錯了，既然沒人見過我的眞面目，我怎會在明處呢？而他們也不在暗處，喏！你瞧，就在這裏了。你瞧，那來的是甚麼人？」

隨着她的手指處，他見到大道上轉過一乘小轎來，隨後還跟隨着兩個人，直奔留園而來。

秦重一怔，別說人在轎中了，便到了他跟前，轎中人到了他面前，他也不會知道那是何人。

姑娘道：「那轎中是開封府的知府大人，不用瞧，我也知道他改換了青衣小帽，你想不到吧，那三霸天早在數日前，已齊聚在這留園了，只不過躲着不露面。」

「三霸天勾結官府？」

「是官府勾結三霸天，」她說：「開封府最大的官兒是甚麼人？是那個皇親國戚的巡撫，壞事雖然做盡了，但他貪贓枉法，都在幕後，惡迹也還未彰，自知我早晚就會找到他頭上，不能倖免，因他身邊養着一批江湖敗類，爲人狡獪多智，爲求

紳，故爾你一直在暗中留意他的一舉一動，於是，你爲了要查出他勾結的人來，却發現竟是三霸天。」

姑娘對他瞧瞧，眼兒也更亮了些：唔，誰說他木訥？他一點兒也不木訥，雲中鶴說過，他爹爲官清正，勤政愛民，他的娘又死得早了，無兄弟，無姊妹，想想他那十載寒窗，自是冷冷清清，十年的寒窗，平日多一個和他說話兒的友伴也沒有，如何不養成他沉默寡言的性兒，其實，嘿！瞧瞧這一天一夜，他已活潑了許多，雲中鶴說他絕頂聰明，聞一知十，那是千眞萬確的了。

那麼不自覺的，她的臉兒不綳得那麼緊了，不自覺地和她親近了些，說話也更柔和了，道：「那麼，你明白我爲何帶你到這裏來，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三霸天合在一起，自非當日可比，當日他們分而力弱，又在明裏，休道你師傅出馬了，便我一人，也能輕易勝得他們，現在合而力强了，更兼勾結了官府，合官府之力，不用說，要報仇雪恨，三霸天那會不找出比他們武功更高强的人來，尤其是那北霸天熊霸的師娘，是北道上有名的女羅刹，黑白兩道上的人莫不聞名喪胆，威名比他師傅還大得多，我娘當年曾會過她一面，對她忌憚幾分，實非浪得虛名，性烈如火，又最護短，得知徒弟被辱，必然出頭，那東西兩霸天亦不是沒來頭之人，師友亦非弱者。」

秦重愕然，立即想起昨晚她娘的一句話來，說她闖出滔天之禍，必是這個緣故，紅花女俠名頭大了，威震中原，樹大招風，天下武林也爲之側目，武林中人那有不好勝的，三霸天請出比他們武功更高强的人來，自是容易之極，只怕不請也自來了。秦重不禁皺了眉頭，也不禁多瞧了她兩眼，正因爲無人見過紅花女俠的眞面目，傳說開去，自也神乎其說了，休道身在江湖中人了，便他這個還不能算是江湖中人的初出道的人，不也好奇十分麼。

姑娘忽然把眼一瞪，說：「你怕啦，幹嗎皺了眉頭。哼！」

秦重忙道：「不，不是，姑娘的武功我已見識過了，何況你娘和我師傅，也不會置身事外。」他把頭一揚，眉頭也挑了起來，嘿！敢情他也流露出一股逼人的英氣，那是她從未在他面上見過的。

秦重繼續說道：「我雖孤陋寡聞，對武林中，江湖上的事所知不多，但也不信還有强得過令堂和我師傅的。何況姑娘所行所爲，天人共敬，得道者多助，也不信武林中人不明辨是非。」

「說得好，」她說：「那麼，你担心些甚麼？」

秦重道：「我怕姑娘今而後，要受這盛名之累，今而後，從此要多事了。」

她正容，凝眸着遠處，道：「那也說不得了，今後的事，也管不了那許多，只有走一步，說一步了。現在，我把這地方指給你看了，那知府的面貌，你也見到了，這留園雖借給了他，但爲了怕引起疑惑，還不敢公然阻止別人前來遊覽，我喬裝易容，在大庭廣衆之中，倒能瞞得過一般人，却絕瞞不過這般人的眼睛，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秦重點點頭，道：「我明白了，我呢，却是本來面目，無論如何，他們也絕不會從我聯想到紅花女俠，我假裝前去遊玩，現在機不可失，若無甚麼詭計要商量，那知府已不會來了，我這就去。」

她點頭道：「却是沒想到那知府此時會前來，事不宜遲，記住了，這行人目光再銳利，也看不出你有一身功夫，無論任何情形之下，你也不能顯露出功夫來。」

「即使刀擱在我的脖子上。」秦重說：「你放心，他們不會把刀擱在我的脖子上的。」

「好，我在前面等你，順着那條大路走，那條進城的大路，路邊必有歇脚的地方，快去。」

她話聲幾乎還未落，一縮身，已在灌木叢中隱去了，那多石的黃土山頭，只有些叢生的灌木，看來，她已不是第一次來這裏了。

秦重不敢怠慢，急忙溜下山，整了整衣衫，轉到園門前面，負着雙手踏着方步兒，左顧右盼，既是遊山玩水劉覽園亭景色，自然要左顧右盼，明知林中有人，却連知府那轎子也看不見，他眞不胆怯，想到他在替紅花女俠辦事，惶恐是不免的，但惶恐不能消滅他心中那份得意與自豪。

他做夢也想不到，他不但認識了天人共敬的紅花女俠，而且和她那麼親近了，今而後，不用說，不和她厮守在一起，也會長在她身邊，而且，他正在爲她辦事，正接受她的差遣。

他負着手，踱進了園門，對來自山明水秀的江南人，這麼個北地林園，實在無可欣賞的，不過比別處多些樹木，多幾處具匠心的樓台，石不奇，水不清，來到跟前，甚至樹也不青葱了。其實眼前便有仙景，他也無心去欣賞！因爲他眼前有一個人影在變換，在晃動，不時在交替出現，那塵汚的小妞，那朱仙鎭上翩翩的佳公子啊啊，他笑了，莞爾而笑，任她化妝再巧奪天工，額上的幾條黑綫，也不能把她變成大嬸的，她娘已是半老的徐娘了，仍是天仙化人，何況她，她若是淡掃娥眉，雲鬢堆鴉，那會多麼美。眞個是雲想衣裳，花想容，他心醉，神馳，忽然間，花又是花了，一叢生長在水邊的夾竹桃，在迎風搖曳，那後面傳來人聲。

原來後面有個亭子，亭子臨水，有人在亭中，但只得一人，不是話聲傳來之處，敢情水邊綠楊垂柳森之間，有一個小閣，閣連軒，軒中有人在坐談，那易了裝的知府伏在其中。

他大可不用摒氣的，因爲連那個近在亭中的人也未發現他，顯然想不到會有人溜進園來，知府大人借用了園林，誰敢前來遊玩，那麼，亭中那個僕人模樣的人，是個守望者了，却守而不望。

秦重順着花徑，溜到閣後，再轉到軒下，軒在水邊，是以建得高些，妙極了，敢情是架空的，大概是怕小潭水漲，眞巧，若春雨連綿，小潭水漲，潭邊這小閣，豈不成了水閣，更妙的是他有地方藏身，而能把閣中軒上人的談話聽得清清楚楚，只有一不妙處，是看不見說話的人。

只聽有人笑道：「妙極了，妙極。」

自保，就想出個先發制人的法兒來。」

秦重道：「我明白了，他身邊有江湖中人，自知江湖中事，也知恨你入骨，武功也最高强的，就是三霸天，於是就去把這夥人分別請了來。」

「一點也不錯，」她說：「你瞧，那知府下轎了，即刻把轎子隱藏在樹林裏，若不是爲了怕被人認出，只怕他還不會坐轎哩。」

那走出轎來的知府，踱着方步兒，雖不是青衣小帽，但儒冠儒服，扮成個的騷人，緩步走進假山石砌成的大門，門裏有幾處隱約可見的樓台，却不見綠瓦紅牆，莫不渾然天成，有小溪從山崖間穿出，匯成一個小潭，那一帶黃土山多，唯有這小谷中偏多石，林中也較他處葱翠，樓台便在葱翠的林木若隱若現，果然好一個幽雅的園林。

三霸天已在這留園了？却不見有人迎出，那知府只有一個跟隨的人，眞像是來此遊山玩水，隨即在潭邊林木中不見了。

「你說，那三霸天已來到開封，就落在留園裏？」

「就在下面，」她說：「這知府豈僅是個儈夫，且沐猴而冠，數日前，我偶然聽說他向那王老夫子借用這留園，說是要款待幾位遠道來的文友，我心中一動，嘿！一個鄙俗無文的儈夫，有啥不願住在鬧市中的文友？必有蹊蹺，隨後又見他鬼鬼祟祟換了青衣小帽溜來，更令我生疑。」

秦重點頭道：「因爲你正在搜尋他的惡跡，而他狡獪之極，雖然壞事做盡，却都是躲在幕後，貪贓枉法，皆勾結土豪劣

秦重嚇了一跳，幸好只是心跳，其實不過湊巧罷了，不過他心中正在說妙極了而已。

「好！」另一個人的聲音說：「果然妙極了，這一來，不怕她不現身出來。」

「我眞不明白，」又一人在說，只說了一句，半晌也無人再語，可見這人的威嚴，話聲也冷冷的。一會，這人又繼續說道：「難道你們……竟無一人見過她的眞面目，甚至連人影也沒見到。各位可都是成名露臉的英雄好漢，嘿嘿！哈哈……」

笑聲中流露出鄙視與譏諷。顯然是要想用笑聲來掩藏的，却欲蓋而彌彰，驀可裏，有人一拍桌子，却有人在搶着說道：「熊大哥，你別動氣，大人，你有所不知，我們是都敗在她手中了，但不是一刀一槍，一招一式，不過是着了那賊女人的道兒，大人是官場中人，明白些說，不過是受了那賊女人的暗算。大人當然也明白，甚麼叫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有人怒吼一聲，嚇得秦重的心直跳。那大嗓門說：「只要找出那賊女人出來，教她知道我熊霸的拳頭厲害。」

一個初次開口的人陰聲陽氣說：「熊大哥，我東霸天也曾威霸半邊天，姓吳的也不是怕人的，也不怕大人面前丟臉，無論如何，咱們也敗在人家手中了，出手見高低，當初我們之敗，怕不就敗在這個驕字上，豈不聞兵法有云，驕兵必敗麼，當初我們若不是因爲目空一切，小心提防，又豈有連人家的影兒也見不到的。我吳剛在熊大哥面前，在曹大哥手下，不敢稱能，但若說輕巧功夫，高來高去，自認還沒遇到過敵手，亦不是輕易受人暗算的，可知人家實在有一身過人的功夫，當初我是因傲而敗，現在絕不可再輕敵了。」

有人接口道：「吳剛賢弟說得是，這番找不出那賊女人來，不報挫敗之辱，今而後天下雖大，可無我們容身之地了。」

現在，秦重一聽，就能聽出誰是知府了，因爲在三霸天面前，仍然官腔十足，說道：「三位少安勿躁，撫台大人老謀深算，佈下了天羅地網，這番不怕她不現身出來，吳爺說得也是，驕兵必敗，熊爺便有冲天之怒，似海之仇，也要忍耐一時，須知小不忍則亂大謀，若被她聞風逃遁，可就後患無窮了。那時，休道天下雖大，無三位容身之地，便是撫台大人與我，也早晚也受其害，何況三位請的幫手，也還未到。」一人接口道：「府尊大人放心，只在這早晚了，我和英賢弟請來的人，有幾位已在城內了，現已分散在西門，更有幾位不請自來的，陸續有來，嘿嘿，都要會一會這紅花女俠，瞧她如何三頭六臂。大人和撫台是明查，我們的人是暗訪，不是我姓曹的誇一句海口，那紅花女俠不在城中便罷，否則絕逃不過他們的眼睛，只待找出她來，那時熊大哥的師母女羅剎金花娘娘也到了，嘿嘿……」

但那知府的聲音冷冷地說道：「是麼，只可惜西關的吳二胯子，仍不免送了性命，城裏城外，一夜之間，遍插上了數十朵紅花。」

「大人，請聽我吳剛一言。」那陰聲陽氣的聲音道：「這就叫做欲擒故縱。」

秦重大吃一驚：難道女俠的行踪被那般人發現了！」

只聽吳剛繼續說道：「一者那紅花女俠要對吳二胯子下手，事前無所知，也無迹象可循。而且變生一夜之間，被她棋先一着。」那姓曹的大聲接口說道：「嘿嘿，大人可知會打草驚蛇麼？蛇溜竄了，再尋找就難了，大人怎知我們的人沒發現紅花女俠的踪迹，只不過想謀定而動。」

吳剛道：「這次雖被她棋先一着，却也給了我們的人一個好機會，第一，知道紅花女俠不離城廂，第二，留下訪查的綫索來，第三，那更妙了，我們不用尋她，她却自會送上門來，這也就是我們今日請大人前來面商之故。」

知府道：「各位有何主意，請教。」

姓曹的打了個哈哈，道：「大人，你想不到吧，這主意是紅花女俠出的呢。」

吳剛道：「正因有了吳二胯子這檔子事，我們倒有了主意，但非大人出面不可，我是說官方，要借用官方之力。」

知府道：「且說出來看看。」

吳剛道：「我們商量了一夜，這事分兩面來辦，大人當然明白那紅花女俠把吳二胯子的銀兩來周濟人，必要留下一朵紅花之意，是怕那銀兩來路不明，受周濟的人惹來官非，那麼，大人若假裝不明白，硬說那般人的銀兩來路不明，把他們拘押起來，大人，你想，那紅花女俠管不管，甘不甘休？」

「這個……」那知府必是嚇壞了，說下去，聲音也抖顫起來。

吳剛道：「大人不必害怕，正因爲她不甘休，我們却設下牢籠猛虎，安排金鈎釣鰲魚，明白些說，就是以大人爲餌，她絕不甘休，自然要找大人你理論。」

「大人你放心，。」是那個曹滿的聲音說道：「大人借用這留園會友，多有人知曉，那時，不妨索性堂而皇之，乘官轎而來，來此住宿，豈不比大人你撒下天羅地網更妙不可言，怕她不自行投到。」

吳剛道：「我們可不閒着，人人皆知紅花女俠尚把吳二胯子的金銀珠寶寄存在武穆祠中，設立善堂，我們也去把那金銀珠寶刼來，哈哈！倒要瞧她這人皆奉之爲神的紅花女俠，管是不管。」

「不用說，」那曹滿的聲音笑道：「少不免要讓她知道，被刼的珠寶是收藏在何處。」

「不用說，」吳剛樂極忘形，說道：「紅花女俠急急忙忙，本已急急忙忙趕來，那時際，三步也就拚作兩步了，這前面的一座大門，也就成了鬼門關，不爲別人，專爲紅花女俠設好的鬼門關。」

秦重聽得又驚又怒，這惡賊，僅這三霸天，女俠只怕已是雙拳難敵四手了，何況還有吳剛和曹滿這東西兩霸天邀請而來的人，何況還有官府的兵將衙役，不用說，到處都會埋伏着强弓硬弩，何況……

秦重不禁打了個寒戰，原來這女羅剎名叫金花娘，必然邪惡之極，想想看，那姮娘，尚且對她忌憚幾分，可知厲害，而女羅剎金花娘日內就會來到！

爲了女俠，陷湯赴火他不怕，却不由他不替女俠担心，他不過是憤怒得發抖。

只聽那知府也呵呵大笑，說道：「好主意，我再替各位錦上添花，我來這裏之

時，途中得報，由鎭三山邱洪爲首，正收集銀子，要爲紅花女俠在這留園建生祠，據報在一時之間，已收集了好幾千兩銀子，我這裏借花獻佛，各位何不也去刼來，不，不可刼，城中再鬧出刼案來，下官又難交待了，最好是偷。」

「妙……呵呵……」

甚麼！怎會傳出連聲驚呼！笑聲變了怒吼聲，就在那爆發出的一陣驚呼怒吼聲中，夾雜着幾聲脆响，竟像是有人被重重地掌咀。

秦重愕然而驚，他辨得出那叫聲最大也悽慘，是那知府，驀覺頭上一暗，頭頂和左右，分自軒中撲出三個人來，簡直不用問，不用猜，已知就是那三霸天了。

千不該，萬不該，秦重不該站起身來，這就是他少了歷練，若他仍然伏着不動，那三人至少一時間也不會發現他，只因驚見人影在頭頂出現，不自覺一驚長身，他可是也驚得出聲了？本已撲出去三人，忽地同時回身，自三面向他撲來！

秦重大驚，別無可躲，除非鑽入軒下，軒因臨水而架空，倒是可以鑽進去的，但……不行，他又不是鼠竊狗偷，鑽地穴，嘿！豈不有辱斯文，那縮着的脖子一硬喝道：「你等待要怎的，給我站住了！」

那三霸天竟眞聽話，不但站住了，而且退了一步，而且互相交換了一瞥。

秦重胆氣登時大壯，雖然他不明白這三人爲何被他一喝止步，但又確確實實被他一喝止步，這時候他可懂得，是萬萬顯露得不怯的。不自覺跨出花叢，立身在一株樹下，是甚麼東西拂在他臉上，凉凉的，原來是柳絲在風裏婆娑，原來那是一株樹，直到水邊，長軒半掩在一排柳樹中。

這是不是他過人之處？面對三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非但無所懼，而且不亂，他不知道那是柳絲拂臉，但冰凉的柳絲拂在臉上，他也絲毫無驚不畏，也不看一眼，這是甚麼時候，他倒用感覺去辨別是柳絲來。

他的眼睛睜大了，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怎麼回事？三霸天的臉上都開了花，咀和鼻以下，半臉是血，尤其是其中一個比較短小的，這人一定就是東霸天吳剛，沒理由，他只是憑直覺，還是因爲他最恨的是最狡獪，最邪惡，出最壞主意的是吳剛，總之，這人血流得最多，被打得最重，血把他胸前的衣衫都染紅了一片，咧着咀，因爲驚恐又憤怒，也因此，秦重看出他的上下門牙都被打掉了。

他在望三人，三人交換了一瞥，又回過頭來望他，那麼，這個最高大，外貌最兇惡的人，是北霸天熊霸了？左邊這人年紀最大，也不過五十出頭，和那熊霸一樣，一邊臉腫了起來，咀裏有血淌出，只不過比吳剛少得多。

三人又交換了一瞥，顯然是在說，一個文弱書生罷了，不會是他。

「走！追！」吳剛話聲含糊不清，掉了門牙，滿咀是血的人，怎能話說得清。

三人霍地一分，飛掠出去，只聽那知府在軒中呻吟，顯然也被重打了，可惜他瞧不見。

秦重搔了搔頭，茫然望着漸漸靜止下來的樹叢，風不息，樹如何能靜，不過是回復了初時規律的欹擺，三人已去遠了，他當然知道，是去追尋打他的人。

這是怎麼回事？這又是甚麼人？了不得，三霸天是何等樣人，這是大白天啊！竟會眨眼間被人打了，三霸天竟不知是甚麼？但也眞痛快，那吳剛出的主意太邪惡了，若然紅花女俠懵然不知，任她武功有多高强，也會着他的道兒，甚至女俠的娘姮娘和他的師傅同來，只怕也難保全身而退，而不受到損傷。多麼歹毒，多麼可恨。哼！總算他心中那口惡氣出了些！趕快，這三霸天已去追人去了，他怎麼還不快走，趕快去報與女俠知曉。

那知他才走出樹下，風聲颯然，那三霸天竟是不約而同，分自三面飛掠而來，落在他身前和兩側。

「呔！」吳剛大吼一聲，却已啊唷連天，原來他忘了被打掉了牙，恨得咬牙，那殘餘的牙咬着了傷處，是以痛得他哇哇怪叫。

簡直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那來這份胆量，倒像和三霸天是相識，他才不理吳剛的哇哇叫哩，若不邪惡，怎會出那麼邪惡的主意，喂了一聲，說道：「你們追着那人麼，端的是甚麼樣人？」

面對着三個邪魔惡霸，說他一點也不怕，當然不是眞的，但好奇之心更勝過害怕之心，端的是甚麼樣人，眨眼之間，打傷了三霸天和一個知府，而且是陽光普照下的大白天，他更感興趣，甚至他不相信是紅花女俠所爲，不信紅花女俠有這麼大的本領。

曹滿上前半步，說：「吳賢弟，我來問他。」

熊霸叫道：「還問甚麼，這園中除了咱們自己的人，就只有他了，不是這小子，還有誰。」

曹滿那裏橫跨一步，攔在熊霸前面，眼睛兀自不離秦重，說道：「且慢，他跑不了，若不先弄明白，若另有其人，豈不白白讓他逃走了。」

「甚麼！」秦重說：「你們疑心是我打你們？好笑了，我倒是想打你們的，尤其是你。」他指了指東霸天吳剛，說：「人說矮鬼多計，你比他二人矮小，也最陰險邪惡。」

吳剛不敢咬牙了，怒道：「你們聽聽，不是他還有誰，好小子！」

只見他左肩微斜，嘿！好快的身法，竟已到了秦重面前了，連消帶打，兩臂一分一圈，接連就是四招，秦重也怒道：「你最邪惡陰毒，我恨不得打你一頓，你倒打我，好惡賊！」

拋肩半旋身，躲過了劈打，拍的一聲，拍中吳剛的左肩，翻左掌，微圈倏揚，已接下吳剛的另外兩招來。

糟了，他一出手，正是出手見功夫，只聽暴吼連聲，左有曹滿，前有熊霸，兩霸天也撲到，秦重只一旋身，就讓過曹滿踢來的一腿，但半邊背脊却露在北霸天熊霸的拳頭下了，任他縮得再快，左肩頭仍然重重的着了熊霸一拳，哎喲，秦重一個踉蹌，倒是吳剛的一招掛勾劈掌救了他，皆因吳剛雖然着了他一掌，但不重也不傷，再又向他攻到，說也難信，吳剛出手也最陰毒，而且而快如閃電，但秦重倒輕易

躲得過不說，且能還手，却躲不過熊霸的一拳，那熊霸一拳打中秦重左肩，跟着上步，左勾拳也攻到了，眼看就要擊中秦重的左脅，不料秦重閃避吳剛那一招勾掛勢掌，倒連帶躲過了熊霸這沉重的一擊，曹滿怒吼道：「小子，你逃不了！」一招雙風貫耳，雙切掌不但凌厲之極，秦重因閃避吳剛的一招，倒反而湊了上去，啊唷！

簡直令人難信，曹滿不信，連秦重自己也不相信，不知怎的，他不但直踏洪門，行險着，攻其必救，縮肩鳳點頭，曹滿的雙切掌不但落空，而且若不撤招，臉前就會被秦重一掌拍中了，饒是他撤招快，暴身退，仍被秦重的掌風掃中了，看不出，秦重斯文，掌上的勁道竟恁地渾厚，曹滿是退身了，但感到一陣窒息，胸前也感到被大力撞擊的隱痛。

曹滿倒抽了口凉氣，一躍跳了開去，但吳剛可不放過他，拍拍兩掌是虛，下面鴛鴦腿，而且雙腿連環，也許他生得矮小，腿上功夫也練得特別精湛，秦重有生以來，認眞說，這還是頭遭和人惡鬥，何況都是江湖上成了名的高手，他練過幾年功夫，生具異稟又如何，雙拳也難敵三個高手，啊呀，左大腿一陣劇痛，被吳剛踢個正着，秦重被踢得直飛了出去，而且雙脚離地，身子已在空中打了個盤旋，原來他沒躲過吳剛的連環腿，熊霸缽兒大的拳頭，本是一招黑虎偷心，倒重重地打在他的右大腿上。剎那之間，秦重兩腿分中了一拳一腿，那還再站立得穩，何況着腿在先，凌空着拳，他那身子也在空中打了個盤旋下落，拍的一聲，重重跌落在地。

卻不料熊霸一伸手，倒抓住了再又撲過去的吳剛，且對曹滿道：「且住手。」

吳剛踩脚道：「放開手，我……宰了這小子。」

曹滿却說道：「熊大哥，這小子果然有兩手，不錯，得留下活口，問明他的來路。」

「不是，」熊霸把咀角再又滴出來的鮮血抹了，說道：「不是他，兩位賢弟，先前打我們的，不是這小子。」

「怎會不是？」吳剛氣得發昏，甚至他敗在紅衣女俠手中，也沒今日這般奇恥大辱，他敗在紅衣女俠手中，不但沒人見，而且也還見得人，現在，上下門牙都被打落了，咀也破了，他瞧不見，也知道臉腫得好高，如何不恨，如何不氣得發昏。

熊霸道：「不是他，兩位賢弟，你們想一想，我出手三招，打中他兩拳，就憑他這點功夫，會是眨眼間打了我們四人，而我們竟連他的人影也看不清的人麼？絕不是他。」

「但他……但他却化解了我的迎門四連環，」吳剛說，話說得仍然不清。人也成了半個血人，牙落咀破，可又不敢抹血。原來東霸天吳剛的迎門四連環，是一招四式，是他賴以成名的絕招，多少江湖高手，都曾敗在他這一招四式的迎門四連環掌下，今日是恨極怒極了，是以出手就是看家本領，迎門的連環，却不料被秦重輕易化解了。

熊霸道：「你聽我說，我看得清楚，盲拳也會打死老師傅，若他不是巧錯巧着，豈會躲不過你的連環腿，尤其我這最後一拳，因已疑心，只用了三成力道，而且不變不化。」

吳剛道：「但他已被我踢飛，身在虛空。」

熊霸嘿嘿一聲，道：「吳賢弟，你當我是甚麼人？」

曹滿忙說道：「熊大哥說得是，這小子學過幾年功夫倒不假，我也覺得不是打我們的人，和那人的功夫簡直天淵有別。吳賢弟，你冷靜想想就明白，你是氣昏了頭，熊大哥何等見識，遇事也比我們沉着些。」

秦重坐起身來了，幸是草長土也鬆軟，跌得不重，右腿被拳擊果然也不重，只是被吳剛踢中的左腿却痛得他額角見汗，他要强忍也不會發出呻吟，但總算還能坐得起來。

他自是又惱又怒，切齒怒道：「你們以多勝少，無端被你們打一頓，算什麼英雄好漢子。」

他想罵得狠些，偏是又痛又氣惱，一時間，也想不起有甚麼適當的罵人話來，這是難怪他的，有生以來，接觸的人不多，交往的更少，非但沒罵過人，壓根兒就不知如何罵人，偏他又想充江湖人，學江湖人口吻。

熊霸走前，走到他跟前，說道：「喂，我問你，你怎會在那軒下面！」

秦重忍痛道：「好笑啦，這留園乃是遊玩之地，又不是不准人入園，你們來得，難道我來不得。」

秦重雖然木訥，還好，這正是紅花女俠特地命他入園的理由，是以毫不思索，就答了出來。

熊霸回頭對兩人道：「兩位賢弟，你們聽聽他的口音，你們聽出來了麼？」

「不錯，是江南。」曹滿說。

「當眞，」吳剛說：「我聽得出，是金陵人氏。」

秦重怒道：「便是又怎的，你家小爺爺行不改……行不改……」

不對啊，人家只有說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沒聽過人說行不改籍？

沒人再睬他，熊霸果然不愧人稱北霸天，爲三霸之首，外貌雖粗魯，却粗中有細，遇事冷靜沉着，對二人道：「兩位再想一想，我們先前在軒中，是絕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敢在太歲動土，這才着了道兒，那時光，我們若不是同時起身，也同時離座，意外的絲楊垂柳也沒投影，不信發現不出那人來，而是因爲變生頃刻，人影被錯亂了，只不過那人身法也實在太快，錯眼間，敵友不分而已。」

那曹滿一拍掌，道：「熊大哥說得果然不差，我們一躍離座，可也不慢，那自然也快上加快，自然也看不清楚了，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熊霸道：「但是，那人的聲音，我們可聽得很清楚，尤其是吳賢弟，該聽得最明白。」

那吳剛登時連那上半邊臉也血紅了，但顧不得羞，說道：「當眞，那人說了一句，說……」

「好陰險的賊子，是麼？」熊霸道：「分明是聽得你出主意，故爾暗算你那手法也最重，這不緊要，吳賢弟，你想想，

那把聲……」

「清清脆脆的，」吳剛說：「細細聲，只不過細細聲，但我敢肯定，不是個女人。」

秦重一怔，捧着左腿，就在地上愣住了，怎麼，不是女人，難道不是紅花女俠隨後也進了園，痛懲了他們，難道另有其人？他一時好奇，竟連痛也忘了。

「是個北地人，」熊霸說：「而這一個，可說相隔了數千里地，一個地北，一個天南。」

秦重又怒從心頭起，道：「好哇！可知不是我打你們，我不犯你們，你們憑什麼無端端打我。」

曹滿喝道：「住咀！」

三人邊說邊移步，已走到秦重身側，嘿，連殺人也不眨眼的惡賊，打打人還要理由，惱得曹滿性起，就地飛起脚來，幸而熊霸阻止即時，道：「不可魯莽，看這人的衣着，不是沒來頭的，休要在這裏鬧出事來，若他死在這裏，別說我們的計謀不能施爲，我們先就在這裏存身不得。」

「哼，」曹滿收回脚來，喝道：「便宜你這小子，還不快滾。」

但秦重並不快快逃走，因爲吳剛道：「熊大哥，可是說我們仍然照計而行？」

「爲甚麼不？」熊霸切齒道：「不但要引出那紅花女俠來，今兒的這筆帳，咱們也得一併算，我有法兒教他們非來不可，兩位賢弟，且回軒去，不知那知府大人怎麼了。」

說話這功夫，那水亭中的人已知出了事，去把知府跟隨的人喚來了，隱隱可見軒中人聲嘈雜，人影幌動。三霸天再不理會秦重，忙向軒中走了。

秦重咬緊牙關，不是因爲恨，而是他非咬緊不可，否則就會呻吟出聲來，嘿，好漢子，打落了牙齒也和血吞下，他不過挨了兩拳一腿，就呻吟叫痛，算什麼江湖好漢，啊唷……

當眞奇怪了，想一想：細細聲，不是女人，那麼，打這三霸天的是甚麼人呢？好生了得，大白天，眨眨眼間，連打了三個武林高手，外帶一個知府，却連人影也沒被看清，那是何等身手，簡直是神化絕世的身手。

會不會是師傅，師傅的身法也快極了，可惜有白鬍子，再快也易被人看出來，至少能叫人見到白影，也逃不過三人的眼睛，當然也不是女俠的娘了，眞的，女俠與她娘可也不是北地口音，只是中原一帶的，這可只有他才知道，何況那人是男人呢。無論如何，他心下感到痛快也高興，不但探出這般人的陰謀詭計來，而且他惱恨這三人，偏就有人來替他出了心頭那口惡氣，而且把那最可惡的吳剛，打得最重，無論如何，這人也是偏袒紅花女俠的，而這人武功奇高，紅花女俠若有險，這人也必然出頭相助，尤其是這人也像他一樣，洞悉三霸天的奸謀。

他停下來喘一口氣，那右腿用力多了，也用勁久了，也像左腿一樣疼痛，都像痛得要折了一樣，他知道，他滿臉的泥汚而今已混和了汗水，他閉了眼，否則那混和了泥汚的汗水，就會流入他眼中，本已有些模糊的雙眼，那時就會甚麼也看不見了。

但不容他閉上眼睛，他聽得出，有人走近他來，在他面前停下來了，啊啊，若是三霸天……

他本能地退縮了一下，那知他不歇下來也罷了，身軀一動，登時痛入心脾，差那麼一點兒便暈過去。但總算看見了，也放心了，面前是站着一個人，衣袂飄飄，而且是羅衣，敢情也是位公子哥兒。

秦重擧起手來，擦拭了一下眼睛，嘿，好一個俊俏的公子，年紀和他不相上下，衣錦繡，那翩翩風度令他嫉妬，尤其是這個時刻，在人家面前，更是自慚形穢，想想他有多狠狽，何況他還沒咬緊牙關，他更把牙齒咬得更緊些，這時候，在人家面前，他更不能呻吟出聲。

「好！不愧好漢子。」那人說。

啊啊，秦重驀可裏，把眼睛睜大了，細細聲，北地口音，他也是男人，難道就是這人，難道竟會是這麼個少年公子打了三霸天？不，不可能啊。

那少年公子又說道：「嘖嘖，看不出，你皮不粗，肉不厚，倒捱得起打，甚至沒聽你哼一聲。好，好漢子。」

「那麼，」秦重急忙擦去流入眼中的汗水，這麼一抹，不用說更是汚糟怪模樣，但也顧不得了，因爲少年令他驚奇，他得好好地打量他一下。

「那麼，」他又說：「你都看見了，那時候，你在當場？」

那少年也在打量他，可是他成了個醜怪的怪物兒麼，眞恨不得有個地縫兒讓他鑽進去，不，面前眞有個地縫兒，他也不會鑽進去的，這少年簡直令他驚訝。

「我在當場，」少年點頭道：「我都看見了，正因爲都看見了，所以，我有話要問你。」

「我也有話要問你，」秦重說：「告訴我，可是你教訓了三霸天，也懲戒了知府？」

「我先問你，你得先答覆我。」少年固執地說：「你……啊啊，快坐下來，幸好那時你正斜肩，把熊霸那第一拳的勁道卸了些，否則，他那拳頭少說也有數百斤力道，只怕這肩骨早碎了，讓我看看，你傷得有多重。」

那麼他眞在當場，秦重說：「是，他雖在側後，但我感覺得到那拳風來勢的，我不是有意，不過湊巧了，湊巧我正躲避吳剛那一招，連帶倒卸了熊霸的攻勢。」

「這正是我要問你的。」少年說着，把他扶去坐在路邊樹下，道：「你靠在樹上，來，讓我看看你的肩頭，這裏好，正因近着園門，那三人便再追出來，必也以爲你去遠了，想不到你仍在這裏，好，這樹叢剛好把你擋住了。」

他靠在樹上，一叢灌木剛好在身前，透過上頭較疏的枝葉，他望得見路，甚至看得見左面的大門，但他只是自然地溜一眼，他的目光却落在少年的手上。

秦重皮不粗，肉不厚，十年寒窓下讀書的兒郎，怎會皮粗肉厚呢，但這少年，更是細皮白肉，簡直不像個男兒的手，十指尖尖如玉筍。

秦重眞需要喘一口氣，雖然不過一兩步的移動身子，也够他受的了。

少年又問道：「你聽得出熊霸的拳風，那你躲得過的，我也以爲你會躲得過的，因爲見把吳剛那麼厲害的迎門四連環，其實是迎面四叠也，不但躲過了，而且還能以守攻的接下兩式來，怎會躲不過熊霸天的笨拳呢，但你不躲，爲甚麼，却又把曹滿的招式閃避化解了！」

「我我，也不明白。」秦重說。

若是昨日之前，他眞會不明白，現在，其實有些明白了，也許這就是他師傅，和紅花女俠所說的，心中有敵與無敵吧？他恨極了吳剛的歹毒陰險，曹滿也不是好東西，也出過壞主意，但北霸天熊霸便不愧是條硬漢，是不是這個緣故呢？

他是明白了些兒，不過是聽師傅和紅花女俠說的，他自己可還沒好好地想過，那也不曾十分明白，所以，他也不算是說假話。

他是個誠實的人，也有一副誠實的面貌，少年皺了皺眉兒，說道：「可不是奇怪了，爲什麼你要捱他那一拳呢，別瞧你中了吳剛一腿，再又中了熊霸一拳，那不是你的功夫不行，我看得出，只不過初出道，少了磨練，突然間受到三個强敵的圍攻，而那三人都是武林中頂尖兒的角色，而你又太老實了些，實在……實實在在……奇怪，喂，你貴姓啊，如何個稱呼，令師是誰？別……別動，你傷的眞不輕，再歇一會再說，有我在這裏，別怕。」

秦重說：「但我有事，我我……我要去會一個人，我和她約好了的，她在前途等我。」

「紅花女俠，是麼？」

「不不！」秦重慌忙搖手，簡直嚇了一跳：「我不認識甚麼紅花女俠。」

眞的麼？他是欲蓋彌彰了，他不知道，他不是在否認，簡直是直認不諱了，若不是被人家一語道破，他慌亂怎的。

少年笑道：「那知府前脚來，你隨後就到，你躲入軒下，自不是遊玩，明知軒中有人，自是有爲而來，紅花女俠命你探聽他們的計謀，查看這般人的行動，我沒說錯吧！」

秦重更是驚惶，不是爲了怕，紅花女俠沒人見過眞面，也沒人知道來歷，怎能由他露出形藏，何況現在對頭來勢洶洶，人多勢又重，正千方百計迫她現身，那形藏更是顯露不得的，若由他敗露，他豈不是不可饒恕。

「不不！」秦重驚惶，霍地站起身來，竟被他站起了身來，說：「我我……」

「好好，不是就不是吧，瞧你急成這個樣兒。」少年含笑道：「我不過猜想吧了，不過是因爲那軒中人正在設計對付女俠，而你却溜去探聽……我都說是猜想，又沒說你一定是紅花女俠派來的人，是啦，你不過爲了好奇，算我沒說過，也沒問過，別急啊。」

「我沒急，誰說我急了。」

「當眞你沒急，」少年板起面孔說：「却是你怎能上路呢，你這兩條腿都受了傷，當眞，不但你有約會，不能失約，而且眞的快快離開，那三霸天是何等人物，不過是一時不明，也惦念着軒中的知府，稍後冷靜些，就會發覺你有甚麼可疑之處，若是再追來，可了不得，來來，我來幫你，我扶着你，走吧，你能走麼？」

他能走，少年說得不錯，他非走不可，說不得，只有强忍疼痛，便讓他扶助吧，他要問少年的話，還未問呢，再說，那少年至少便非友，亦非敵。

總算沒人追來，留園雖是遊玩之地，但被知府大人借用了，誰敢前來，是以路上靜悄悄的，迅速轉上東關的大道，路上有人了，那少年扶住他，也相助替他抹去臉上的汗泥，還好，只是左額角上墳起了一塊，衣衫也沒破，抖落了塵土，也還光鮮，這一來，倒像是兩個公子哥兒在把臂郊遊。

說也難信，秦重得他一臂之力，再活動了一陣筋骨，那腿上的疼痛倒輕減了些，不知是不是少年替他撫摩過一陣之故，他無暇去想，急着要問，要解開心中的疑團。

却是那少年先開口了，道：「你好些了，不如我所料，你的內家功夫，已有了根基，換了一人，着了吳剛那一腿，骨不碎也折斷了，這人腿上功夫實是一絕，人稱東霸天，實非浪得虛名。」

秦重道：「慚愧，我孤陋寡聞，兄台對他知道得這麼清楚，可知對江湖中事也瞭如指掌，且對三霸天也知之甚詳，可知兄台雖非江湖中人，亦必是武林世家。」

少年笑了，道：「別拐彎抹角，不錯，打那三霸天的人，就是我，我聽得風聲，得知三霸天來到了開封，而且作了官府的上賓，落在這留園之中，我知就有古怪，我也不瞞你，紅花女俠之名傳遍遐邇，眞個是如雷貫耳，我也敬仰得很，不僅是敬仰她的所行所爲，更佩服她的功夫，故不遠千里而來，想來會她一會，這三霸天的名頭，在江湖上也不小了，在江湖上行走的人，沒人不知的，我認得吳剛那賊子，那賊子却不識我，識我的只得一個北霸天熊霸，今日我打他們，不願被他們見到，正爲此故，倒非是我故弄玄虛。」

秦重吶吶地說道：「兄台果然是……是武林世家，了不得的功夫，了不得……」

那少年笑了，道：「你是說我打了三霸天，三霸天沒人瞧見我麼？難道你聽到那熊霸怎麼說，他冷靜下來，可就明白了，那不過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要知軒中地方不大，楊柳陰濃，再加上他們雖爲向紅花女俠報仇而來，但對女俠心中仍然存怯，其實在驚懼女俠找上他們來，我突然發難，他們已先亂，而且心神皆亂，加上一個不會武功的知府可借以換影移形！是以看不出我來。」

「移形換影！了不得！」秦重說，這移形換影乃輕功之上乘，他豈會沒聽說過，而且知道紅花女俠也練成了這門功夫。

少年瞅他一眼，笑了，說：「甚麼了不得，那紅花女俠可比我高明多了。」

秦重又大大吃驚，道：「你知道……紅花女俠……」

少年道：「你這人……也太容易吃驚了，她要是不會移形換影功夫，豈能在高手面前也來無影，去無踪，別以爲女俠只在一人面前無影無踪，其實更難呢，越是人多，越易施展，何況尚有一個不會武功的知府可借形借影，却是有一宗，好生抱歉，我原以爲你雖不能對付三霸天，也能

自保，尤其是你出手就把吳剛的招術化解了，是以沒出手相助，那料到你不躲熊霸那一拳，你不着那一拳，吳剛那一腿也踢不着你，也不會再中熊霸一拳了。」

秦重嚅嚅道：「那是……因爲……因爲我心中不以他爲敵，其實，我也眞不很明白。」

「甚麼？」少年說：「他攻擊你，你却不以他爲敵，那麼，你以吳剛爲敵，所以你能化解得開他的招式？」

「我也不明白，」秦重說：「眞不明白，不過那瞬間，心目中只有一個吳剛，我恨他歹毒陰險，你不也打他打得最重，把他的上下門牙都打脫了麼？」

少年說：「你明白就好了，我也和你一樣，因爲吳剛設謀要陷害紅花女俠，是以我恨他不過，怎生教女俠也得知就好了，知道我對她極是仰慕敬重，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少年說得懇切，形之於色，秦重道：「女俠一定知道的，她必也感謝你這番好意，我會告訴她的，我……我是說……」

這麼說，豈不是他承認識得紅花女俠，也承認是女俠派遣他來的了。哎喲，怎會這麼蠢，該死！

秦重急得滿面通紅，幸是那少年像沒聽到一樣，像問他，也像是自言自語，說：「我猜，那紅花女俠一定是天仙化人，美極了，我猜對了麼，你點頭，那麼，我猜是猜對了。」

「我我……我點頭，我點頭了麼？」

少年忍不住笑，不敢看他，說：「你點了頭，難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你點了點頭的，你不點頭，我也知道的……」

「你你……你怎會知道？」

少年心花怒放，說：「我怎會不曉得，她若不是天仙化人，不願被凡夫俗子冒瀆她那絕世容顏。」

「那你錯了，啊啊……我不知道。」

他這是怎麼了，他怎會這麼蠢，怎會一再說漏了咀！忙改口道：「我我……我是說：女俠濟世救人，當今的活菩薩，時常混迹在人羣之中，那怕甚麼凡夫俗子冒瀆。」

「那麼，至少紅花女俠天仙化人，我可沒說錯，瞧，你承認了，又點頭啦！」

秦重大怒，驀可裏一抖手，掙脫他的攙扶，說道：「原來你狡猾的緊，你胡說，我壓根兒沒點頭，先前也沒有！」

少年嘻嘻笑道：「幹嗎生這麼大的氣，沒點頭也罷了，值不得生這麼大的氣，小心，你能站立了麼，倒是你瞧瞧，那裏有一位大嬸，在瞧咱們，就是你要找的人麼？」

可不是麼，在一個路邊小店近門口邊，坐着一位大嬸，正在好奇的帶着幾分驚訝在瞧他們。

正是紅花女俠！

秦重一時沒了主意，上前不能，他怎能把少年帶去女俠身邊……怎麼辦？

那少年却知趣得很，笑道：「既是見到你相約的人了，咱們回頭見，咱們回頭見，請了。」

秦重正在想他那一聲啞然的笑是甚麼意思，少年已頭也不回，轉入一條小路，一會已消失在樹林中了。

六、美人如玉劍如虹

那是一個路邊小店，不過偶然才會來此歇脚，開封城廓已隱約可見，就在山那邊，城廂已近，誰會在此歇脚，只是偶然才有人停下來，何況這是過午不久時候。

簡陋的小店只有三張桌兒，到了門口，才見到有個婦人在裏面靠牆打盹兒，紅花女俠是唯一的人客了，坐在靠門柱邊，驚愕地望着走近前來的秦重，但眼角却向少年遠去之處再又瞟了一眼。

「你！受傷了，」她把身邊的櫈子推了推，「咦！傷得不輕。」

那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只因先前遠處走來，秦重身邊伴着個少年，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是以到了跟前，她才發現，秦重眼青額頭墳起，還會發現不出麼，而且無論他如何强忍，兩條腿也不能硬得長久，那最後幾步，難免也溜拐起來，嘿！眞不爭氣，啊喲！

「你這是怎麼啦？」她搶上一步，扶住他。

原來他不願被她發現腿上傷重的，何況沾了血，也痛得好些了，偏是到了她跟前，那兩條腿都不爭氣起來，左腿一溜，那右腿焉能不拐，再不能充好漢了，他怎能不恨，恨腿不爭氣，而且又氣又急，倒像那不是他自己的腿了，驀可裏擂了拳，偏巧又打在傷口邊，反而痛得他啊喲一聲

環球新書介紹

外星球歷險記

馬雲新作「外星球歷險記」，包括了兩個科學幻想故事，「外星球歷險記」及「美蘇太空大戰」。

「外星球歷險記」講述兩個美國西點軍校受訓的百厭星，混入了巨型火箭之內，却因爲無法控制而直衝出外太空，幾成太空垃圾，最後却成了另一星球的俘虜，從而發覺了這些外星球人在收集各色地球人類，進行一項陰謀。

「美蘇太空大戰」描述蘇聯特務查出美國政府與外太空生物結成「星際聯盟的秘密」，並有機地供外星球的飛碟使用，於是一場太空大戰宣告爆發。（每本$7.00）

叫了出來。

還好，身子充不得硬漢，咀倒還硬得起來，說：「沒甚麼，多謝……姑娘。」

「這是怎麼回事？剛才伴你那少年，又是甚麼人。」她扶他在榻上坐下了。

「你和人過招了？誰？三霸天！」

她的一雙美目中，流露出驚疑，也流露出關切之情，不，他不能令她担心，他要硬朗些。

「是三霸天，我……眞沒用。」

「明知三霸天在園裏，你怎麼不小心，按理，他們不會疑心你的，那是個人人可去的地方，尤其是像你這樣的人，這樣的一個……公子哥兒又是書呆。」

在任何人面前可以承認，但在她，她這個天仙化人的紅花女俠面前，他絕不承認自己呆，他扶着桌子，撐着身子，胸脯兒挺了些，說：「這麼回事，這可怪不得我。」

他要言不煩地，把以往的經過說了，道：「就是這麼回事，是那少年惹出來的，你看，我不辱所命，已把他們的計謀，探聽得清清楚楚，他們三管齊下，誘你，迫你，不由你不去留園，他們却在那裏佈下天羅地網，埋伏下硬弩强弓，官兵不算，三霸天之外，還有他們派來的不知多少高手，尤其是那個女羅刹金花娘，眼下就到了。」

她默默的聽他訴說，道：「那麼，你眞沒事，也沒有傷着筋骨？」

秦重大是感動，而且感激，又飄飄然如醉，他原以爲她得知幾乎集聚北五省的高手，對她羣起而攻，佈下了歹毒的陷阱，被她打得渾身疼痛，却毫毛不傷，那不是眞打，像她徵責三霸天，和打那吳二胯子一樣，他眞願她再打一次。

嘿！他是得意地傻笑，嘿嘿，他豈僅會過啦，而且正在她身邊，正受她差遣，啊唷……

他得意得忘了形，却忘了他的腰兒是挺不得的，渾身被牽動了，渾身也登時疼痛難當，他忘了，那一下子被吳剛一腿踢飛出去，跌得實在太重了，那可不是像頭臉和腿上，有傷可見的。

「喂！」她瞪了他一眼，說道：「你倒還笑得起來，你眞是個……說正經，那少年眞打了三霸天？三霸天眞連他的影兒也沒瞄見？」

「如何不眞，」秦重說：「那三人被他打得暴跳如雷，若不是追出來找他，我也不會被他們發現，他們以爲是我……」

「故此合力而攻，把你打了一頓。」

「我可一點兒也不後悔，也不怨他。」秦重說得正經：「吳剛那賊子當眞惡毒之極，那詭計陰謀又多惡毒，我越聽也越心頭火起，只不過他先我一着吧了，我也恨不得重重地打他一頓……」

「住咀！」她忽然離坐，一旋身，把秦重一舉一托，她對他多好啊！知道他渾身有傷，也好巧妙的手法，快過閃電般，進入門內，那是店堂近門處的一個耳屋，其實簡陋的路邊小店，堂不成堂，房亦不成房，不過店角用木板簡單的隔出一個房來，竟還垂着一塊花布的門簾，顯然就是店中那打盹兒的婦人的居室了。

秦重自知有故，果然，他這裏才進門，文縐縐，却好身手，他不但打了三霸天也打了知府，打得四人滿臉血，而且他也和我一樣，也最恨那吳剛，因此把他打得也最重，打落了那賊子的上下門牙，簡直成了半個血人。」

「就是那少年！」她好生驚疑，敢情她的眼兒睜大了，也更美極了。說：「那個陪你來的少年，就憑他一人，竟打了三霸天！」

秦重道：「說來只怕姑娘也不相信，憑他一人，不但打了三霸天，把三人都打得帶了傷，而且不過是眨眼之間，那三人連他的臉兒也沒有看清。」

「當眞！」她更驚奇了。

但秦重一點兒也不覺奇，道：「如何不眞，我早料到了，姑娘你廣行仁義，而且是大仁大義，天下人人敬仰，是武林中人，誰不想來會一會姑娘，又豈僅姑娘的仇家才會來，今日在那留園的後山上，我已想到了，這開封府必已成了藏龍臥虎地，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聞風而來，何況姑娘的威名遠播，是武林中人，豈有不好勝的。便是我，若我多練了兩年功夫，多在江湖行走，得聞姑娘的大名，只怕也要來會一會的。」

「你！不是會過啦。」她竟會笑得起來，秦重明白，她必是想到前晚，把他打得遍身疼痛，不禁也咧咀一笑，他該多得意，多自豪，嘿！人家撒下了天羅天網，千方百計，也不能得見她的影兒，而他，他秦重却伴在她身邊，更是萬千之幸，還受她差遣，他能不得意，能不自豪，嘿嘿！他咧着咀一笑，誰又有他萬萬千千之幸

，大道上已傳來一陣奔走的脚步聲，由遠而近，瞬即從門外過去了，他從簾縫裏一瞄，敢情是知府的轎子，和那跟隨，想必是他被打傷了，而且傷得不輕，這是趕入城中就醫。

忽地眼前一暗，瞬又復明，身邊已站着紅花女俠，那屋子太小了，一張木板床外，只容站立兩人，他一轉身，就幾乎和她呼吸可聞。

他明白，是怕被人認出他來，當眞，那知府雖未見過，但跟隨的人和轎夫，一定認得他的，留園中那麼一亂，這般人雖未露面，豈有不暗中偷看的。

他眞正明白的是，他正感到一陣窒息，却又不明白，爲何嗅到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氣息，他曾感到一陣窒息，幸好，他的手被她握住了，另一隻手托着他的手肘，說：「這裏，跟我來。」

原來那木板床後有一道暗門，其實也不是甚麼暗門，屋子是用木板簡陋隔出來的，門也是木板門，不知道的，絕看不出牆上有門而已。

推開木板，原來後面另有天地，其實也不是甚麼另有天地，不過是樹籬圍繞着的一間茅屋，人在外看不出，看見了，也不令人驚奇，鄉間貧苦人家，多如此簡陋的搭蓋出來，堆放雜物用。待到秦重在她扶持之下，進入那屋子，才發覺是另有天地。不料裏面拾掇得乾乾淨淨，陳設雖不精緻，却有床有桌也有椅，床上的被褥乾淨又整齊，雖不豪華富麗，却也勝過中等人家的居室。

「你躺下了，把褲子……把褲管捲起來。」

秦重疑惑地望着她，也手足無措的紅了臉。甚至有些兒驚惶！一時間不明白她是甚麼意思，望望屋子，又再望望她。

「躺下，把褲管捲起來聽到沒有。」她顯得煩惱又懊怒，不耐煩地瞪了他一眼，她不再是昨日那個嗆皮笑臉的小妞了，也不再是前日那個淘氣的少年，倒眞像個性情暴躁的大嬸。

「快點！讓我看看你的傷，眞討厭，偏在這時候……」

原來是這麼回事，他的臉更紅了，因爲羞愧，偏在用人之際，命他辦這麼點兒事，他却偏在這個時候受了傷，不怪她要惱了。

「不，不用看了，沒甚麼。」他說：「眞不要緊，你看……」他想踢一下腿給她瞧瞧，不料腿只踢出一半，他的臉倒先扭曲了，她惱得把他一推，秦重登時倒在床上，她竟不由分說，親自動手，把他的褲管給捲了起來。

「我可沒功夫……哼！瞧你這德性，眞沒見過你……唉！」

她忽然又皺着眉頭，嘆了口氣，難道他的傷眞重得很麼！他倒嚇傻了。也不再掙扎了。

他眞羞愧，爲害羞而慚愧，人家才不愧是個江湖女兒，不愧是個女俠，人家不存世俗兒女之見，偏他是個男兒漢，倒先害羞了，而且，他心中又多麼感激啊。她的手又多輕柔，也許正因爲心中太感激，又太羞愧，只不過幾下助他活血舒筋的推拿，腿上的疼痛登時爽然若失。

她又輕輕地嘆了口氣，說道：「倒也沒傷着筋骨，不料你只練得幾年功夫，已練得內功眞力自生反應了，看來，野鶴兒說的一點兒不假，你倒是個天生的練武材料。」

秦重扭轉過頭去，他不高興她這麼沒老沒少，她怎麼老是叫他師傅是野鶴兒。不過，他心中忽然又覺得輕鬆了許多，那麼，她仍然是前日的小妞，昨日的淘氣少年，他不顧她像現在這個模樣，一個嚴肅得老氣橫秋的大嬸。

怎麼她又搖頭，眉頭也不展呢？

她又說了，道：「像你這麼，怎麼出來走江湖，心中無敵，也得先分邪正，先辨是非，你便不知江湖中的險惡，也該知道人心的險詐，連敵友也不辨，我怎麼再叫你替我辦事。」

秦重惶急道：「是我不是，姑娘放心，我再不會了，再不會誤姑娘的事，我願爲姑娘你蹈湯赴火。」

他心中一急，要起身，却被她按住了，示意他別出聲，她在側聽，聽甚麼呢？

他也聽到了，這屋子和外面的店堂，只是一層薄板之隔，而且還有縫隙，是以聽清楚，只聽有人說道：「這位媽媽，可賣茶水麼？」

一個婦人的聲音道：「茶水儘有，公子請坐。」

是那少年，怎麼又回來了？婦人自是那個打盹的婦人。「媽媽！」他叫得多甜，多親熱，說：「剛才不是有位公子在這裏麼，好像還有一位大嬸，咦，怎麼不見了。」

「是他！」秦重低聲說：「就是他打了三霸天，眞了不得，他那麼年輕，看來又那麼斯文。」

「是麼？」她沒回頭，仍然側着耳：「你也很年輕啊，若你不是敵友不分，心中有敵，至少你不會受傷了，有啥稀奇，甚麼了不得，狡獪是眞。」

她是說那少年狡獪麼？爲甚麼？

只聽那婦人道：「公子請用茶，路邊小店，鎮日客人來來去去，我可沒在意，剛才我打了一個盹兒。」

「媽媽！」少年說：「那位大嬸先在這裏，就坐這個位兒，那公子前來與她相會，你怎會不見，不過才一會兒功夫，奇怪，不見他們離去啊？」

「是麼？也許有這麼兩位，在我打盹兒的時候，來了，又走了。」

她突然俯下身來，目光冷而厲，說：「你對他說了些甚麼？哼，他伴你前來，却去得蹊蹺，我就知他有古怪，果然，我問你，他可是向你打聽我，已疑心你是我派你前去的。」

怎麼她像眼見一樣，秦重急了，道：「我可沒說甚麼，我甚麼也沒說，只說前途有約，說我不識紅花女俠。」

「嗚！你眞是個大傻瓜，你這個大傻瓜！」

「我是個傻瓜嗎？當眞！」秦重再想想少年問過的話，少年那時的神情，和伴他前來，以及忽然離去，這又重返，他可不是大傻瓜麼，分明人家已猜到他是紅花女俠派去的，知道約會的是誰。

幸好，那少年像很失望，要走了，只

聽那婦人道：「公子慢走，啊唷，一碗茶吧了，怎麼賞一塊銀子。」

她舒了一口氣，秦重也鬆了一口氣，聽得沒聲音了，才道：「他果然問起姑娘，也猜到我是姑娘派去的，但我可沒有承認。」

她搖頭，輕輕嘆口氣，說：「你眞傻，他既能在眨眼間連打三霸天，該知他是個甚麼來歷，你一出手，見到你出手，看出你的武功怪異，那會不聯想到我，罷了。你現在覺得好些了麼？」

「眞沒事了，你看。」他坐起來，不讓痛楚在面上顯露出來，而且眞好多了。

她離開床邊，在床前踱了幾步，問道：「你問過他姓甚麼嗎？那少年？……唉！你這人，我就知你沒問，你和我相處了三日，連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又怎會問一個初見面的人呢。」她搖頭，又搖頭。

秦重臉紅了臉，說：「我問過的，我是說請教過姑娘你的名姓，但你娘不說，我現在才明白了，昨日你改扮了男裝，怕我知道姑娘的名字，便知道姑娘你是女兒身。」

「是麼，看來你並不傻啊？」

總算從她臉上見到笑容了，她望了望天，日色才西斜了些。

秦重忽然想起來了，說：「我雖不知他的名字，但知是北邊來的，他連打三霸天，是施展移形換影的功夫，我知道這是上乘輕功，武林中會這門功夫的人，找不出幾人來，我聽師傅說過，姑娘見識淵博，不難知道他的來歷。」

她點點頭，說道：「我已猜到了，除非他施展移形換影，否則三霸天豈會連他的人影也看不見，眞奇怪！算了，別管他，說咱們的，却是我帶你進這裏來，你一點也不覺得奇怪麼？」

他當然覺得奇怪，可是連奇怪的功夫也沒有，更沒問她的功夫，她又望望天說：「這時候，進城去太早了，我都對你說了吧。人家叫我紅花女俠，我可沒當我是甚麼女俠，起初不過偶爾路見不平，那紅花不過是爲了帶來方便的防身暗器，第一個被我打傷的人，就是傷在紅花之下，當時沒想到收回來，不料紅花女俠的名字就這麼叫開去了。我一時貪好玩，也就將錯就錯，那知多在江湖上走走，不平事越見得多了，見到我就伸手管了，後來簡直不能不管了，因爲那麼多被侮辱，被迫害的善良百姓，像求神拜佛一樣，求紅花女俠相助，我怎能不管呢。

「其實我娘也不是怕你從我的名兒上知道我是女兒身，我改裝不過爲了行動方便，你已算是自己人了，又何用瞞你，是我不許娘說，怕你笑我。你不許笑我。」

她把他當自己人，秦重喜極，倒沒忘形，忙道：「豈敢，姑娘的名兒，一定名如人，一定也……」

「也甚麼，」她瞪了他一眼說：「我從小吱吱喳喳，最愛多話，小名兒就叫黃鶯兒，後來大了，參說：叫慣了不用改吧！只把鶯字改爲英，我本也姓黃，眞氣人，他們就是不改口，你知道我爲何叫你師傅是野鶴兒嗎，就是因爲我氣他不過。」

秦重喜道：「瑛者玉之光，姑娘人如名，名亦如人，也唯有姑娘，才當得這個英字，當眞是……是……」

「又是當眞！」她又瞪了他一眼。

秦重可沒瞧見她瞪眼，也眞喜得忘形了，吟道：「是眞美人如玉劍如虹，古人有詩，今可歌矣。」

便是江湖女兒，也不會討厭人家當面的奉承和讚美的，何況她顯然也不討厭秦重，否則也不會連小名兒也告訴他了，雖然她仍然再又瞪了他一眼，眼色却帶了幾分嬌嗔。道：「我把名兒告訴你，就是不願你再姑娘姑娘地叫不停，叫我黃瑛，可不許拖個尾巴兒。」

秦重敢不遵命，道：「只怕不敬。」

「甚麼敬不敬，你叫我黃瑛，我也叫你秦重，呸！」她忽啐了一口，把頭扭過一邊了，雖然不是面對面，他也能看見一抹紅霞，在她臉兒上展延。他明白她爲何如此，因爲和他相識的幾個文友，都曾拿他的名兒來打趣過他，秦重兩字聽起和情種沒多大分別不說，便作情重，可也難出一個姑娘之口。

秦重恍忙拿話來岔開，心下却好生喜悅，也感激他爹替他取了這個名兒，就像黃瑛的爹想不到人家會把黃瑛作黃鶯兒一樣，他爹也絕沒想到人家會把秦重作情種，或作情重，尤其出自一個姑娘之口的時候。

秦重說：「當眞，你還沒告訴我，這是甚麼地方，倒像是專爲……你設的。」

「正是專爲我設的，」黃瑛說，把頭髮掠了掠，迅速回復了常態，道：「後來越鬧越大了，也眞想替開封府的百姓做點好事，既要查探那些巡撫和知府的劣蹟，也要查清楚民間的百姓疾苦，當然也要個近城廂的落脚地方，城裏人多眼雜，我又時常變易妝扮。」

「其實你改變不了。」秦重的目光又敢盯在她面上，更長時間不移動了。他也看得清楚了，翩翩公子的裝扮自是眞面目，骯髒的小妞，那塵汚乂何嘗能蓋得了她的秀麗，面前的大嬸額上，那皺紋早已從他心上消失了，任她把臉抹得蠟黃，也同樣掩蓋不了她那如玉的容顏。尤其是他和她相距得這麼近，他也比她高了些，可能看到她的衣領所遮掩不了的頸脖，眞是膚如脂，色如玉。

他有犯罪的感覺和歉疚，慌忙把目光從那如玉的頸脖上移開。

她顯然毫不覺察，繼續說道：「便找了這個地方，既當眼而又無遮掩，自不會令人生疑，又別無隣居，任我來去進出，只要道上無人來往，也就不會因我的變易妝扮而驚奇，而生疑了。」

秦重讚道：「果然好地方，尤其是這店傍的小茅屋，任誰進了店，也想不到茅屋裏原來別有洞天。」

在他眼中看來，既是她住宿之所，自然也成洞天了，尤其是和隔壁簡陋的店堂相比較之下。

「你以爲那婦人是誰？」她說：「其實她是把我從小帶大，且作過我一時期的奶娘，可比娘還要疼我，她也不是普通鄉下人家的婦女，說起來還有些來頭，她丈夫在生時，她也伴着丈夫在江湖上行走，從她對江湖中的邪門外道，無不知曉，也無一不會看來，可知她當年也是個拳頭上

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的女人，不知她丈夫怎麼死了，娘也不知從那裏把她帶回家來，那時我很小，也沒問，但從此以後，她就在我家裏住了下來，給我作伴兒，你想不到吧，我對江湖中的事甚至比娘還知道得多些，就是她教的，你更想不到，那原來作爲暗器的紅花，不但是她替我做的，而且手法也是她教的。」

「啊！」秦重說：「於是，你就要她來假扮店家。」

「她原本開過店，這地方也就是她找的，她說呢，早晚有人會找上你來，這條大道也必然是必經之路，是邪魔左道，她說：只要是打店前走過，就逃不過她的眼睛，那是半年前了，先前狠狠教訓了三霸天以後的事，娘見我樹敵多了，她一定是暗中對娘談論過了，是以娘也沒阻止，而且有她相伴，娘也放心。」

「我倒想起一件事來。」秦重說：「我說呢，你一人怎能痛懲那吳二胯子，又向知府警告不說，怎能分身把銀子文契分散給那麼多人，原來有這麼個好幫手。」

「而且是平日由她查訪出來的，至少有一大半是的，要說身法的俐落，只怕你也不及她哩，尤其是機智，遠遠勝過你這個……這個……」

「我蠢得很，」秦重說：「我原本就笨得很。」

「你倒也不蠢也不笨，只是太老實了，書讀得迂了些，野鶴兒說得倒也句句是眞。」

「我不喜歡你這麼稱呼我師傅。」秦重正色說。

她已在椅上坐下來，雖然秦重坐在她面前的床邊，爲了坐得舒服些，她一笑之下，毫不忌諱，把一雙脚架在床邊，在秦重身邊，眉兒挑高了，說：「但我喜歡，連你師傅也喜歡我這麼叫他，你管得着麼，除非多早晚他不叫我黃鶯兒了，也我不叫他野鶴兒。」

那姮娘何等風韻，何等高雅，她雖說活潑又爽朗，到底隨便了些，想必也是受了前面那婦人的影響。這番他可記住了，這黃瑛顯然對那婦人很是親熱又尊敬，他該知道怎麼稱呼。

「邱媽媽，」她說：「我從小叫她邱媽媽，你也這麼稱呼她就是了。」

「媽媽！」

秦重一怔，是我在叫嗎？沒有啊，這也不是我的聲音？

黃瑛也在瞪着眼望他，却聽外面店堂中，那邱媽媽的聲音啊了一聲，說：「你……又回來了？」

「我又回來了。」敢情是那個少年，只不過聲音清而不細，說道：「媽媽，你瞧，我這個人，走得忽忙，竟把最最緊要的話也給忘了。」

「奇了，」邱媽媽說：「你有甚麼緊要話，要向誰說啊？又和我有甚相干，奇了。」

少年的聲音提高了，說：「我要請媽媽你帶一個信兒。」

「可是先前你說是一位公子麼？人家走啦，也不知去了天南和地北。」

少年聲音帶笑，而且是俏皮的笑聲，說道：「只怕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也說不定，不僅是他，還有那一位，那一位！嘻嘻，不管她是美人如玉，還是位大嬸，你轉達也吧，說不定她聽得清楚……」

「你說甚麼！」有櫈子碰撞的聲响，顯然是那邱媽媽驚得霍地站了起來。

「我要說的是，請她放百個心兒，便是天塌下來，我也替她撐了，全都由我替她代勞了，該教訓的，我絕不輕饒，那三個賊子，連同他們邀請來的狗黨狐羣，我也準教他們即日夾着尾巴走路，滾得遠遠的……」

奏重忙不迭掉過臉去，因爲黃瑛拿塊布在臉上一抹，再抹，登時回復了她眞個美如玉嬌艷容顏，她怎可以……秦重想找個地方躲，但除了出去，別無可躲的地方，她竟當着他面前，三把兩把地，把身上的衣衫扯落下來，他非轉過身，掉頭去不可了，待得他側着頭兒偷瞧，他身後已站着一個似玉又如花的姑娘，着的雖非甚麼霓裳羽衣，亦非錦繡，不料普通人家姑娘的家常便服，着在她身上，也眞個是雲想衣裳。因爲人太美，家常便服也成了仙衣，其實，任誰在她面前，任誰也不會去注意她的衣裳了。

秦重目瞪口呆，他原知道她美極了的，却不知換回女兒妝扮，容光逼人，豈僅人如玉，玉更生香，簡直……那瞬間，他簡直透不過氣。

她要做甚麼，伸出手去，敢情她要摘下壁間的寶劍，但不用他阻止，黃瑛的手只不過抓住劍鞘，並沒除下劍來，而且就那麼不動彈了。

原來外面那邱媽媽忽然變了腔調，哼了一聲，說：「好大口氣，哥兒，你是甚麼人？」

「還有最緊要的一句話是：金花娘不會前來了，怕她的人叫她女羅剎，其實，她不是不辨是非的人，只不過性子剛强些，也有些護短兒，請轉告那位人如玉的姑娘……」

黃瑛忽然哼了一聲，也忽然回頭，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秦重也聽出來了，他不是剛才說過美人如玉劍如虹麼，難道被少年暗中聽了去，啊！

如何不是，打從他來這店中會黃瑛，少年先前走非眞走，必在暗中偷瞧，既知他並未離開這店，豈不會想到店後和店側別有隱秘之處，少年一定溜到這屋後來，把他和黃瑛的談話偷聽了去，想想少年大白天，打了三霸天，那三人是何等人物，尚且連他的影兒也瞧不清，溜到這屋後來偷聽他們的談話，那還不容易之極！

「你！你端的是誰？」邱媽媽顯然沉不住氣了。

「媽媽，」少年柔聲甜甜地說：「我是一個對紅花女俠仰慕之極，情眞意眞，虔誠恭敬，也崇拜之極的人，只不過先還不知女俠顏如玉，美天仙，若然不得在石榴裙下一拜，豈不遺憾終身，是以爲女俠稍効棉薄，非敢邀功，不過渴望拜識玉容，豈能無些兒見面之禮。」

「你還沒告訴我，」邱媽媽的話聲好冷，說：「你究竟是甚麼人，女羅剎金花娘又是你的甚麼人？」

少年忽然朗聲一笑，說道：「要知我的名和姓，那容易，容我爲姑娘稍効棉薄

，出點兒笨力氣，再容我一拜，那時自然知曉。有勞媽媽，請了。」

「慢走！你……喂！等一等。」

邱媽媽的叫聲更大，少年朗朗笑聲却更小，更遠了，黃瑛霍地扯下劍來，但才一脚踢開房門，黃瑛一劍刺出，却聽邱媽媽的叫聲：「是我！」

是邱媽媽，一把抓住黃瑛，說道：「還追甚麼，人家早去遠了，他那身法之快，眞是我生平所僅見，才知他所說果然不假。」

她一手把黃瑛拖進房來，一手指着秦重。不用說，他和黃瑛的談話，也都被她聽了去。忙行下禮去，恭敬叫道：「拜見媽媽。」

「喲唷！」邱媽媽一怔，料不到秦重有此一禮，想閃身，却被黃瑛阻住了，一個小屋子，除了床桌和椅之外，還能有多大的空間。三人面對了面，連轉身也難。

邱媽媽說：「我可當不起，秦公子，適才在外，少了款待，好生待慢。」

秦重是眞屈了膝，起身又一揖，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何如此多禮，却是靈機一動，不假思索，就拜了下去。他知道的只有一宗，他萬萬不可輸給那少年，嘿！少年只不過口頭上叫得甜吧了，他要叫得更親熱些。再多些禮數，不怕不得她歡心。

秦重道：「媽媽是姑娘身邊的人，我秦重敢不尊敬，更何況媽媽武林前輩，適才確實失敬得很。」

「喂！」黃瑛瞪眼說：「你有個完兒沒有。」

那秦重再又一揖，只揖了一年，就被她把手推了開去。邱媽媽嘖嘖兩聲，說道：「好一個有禮的哥兒，不怪黃鶯兒讚你了……」

「媽媽，你……又叫我的小名兒。我是怎麼吩咐你來。」黃瑛把咀噘了起來。竟在邱媽媽面前撒起嬌兒來了，可知她說偽不錯，邱媽媽從小疼她，在邱媽媽面前，她登時小了，秦重不覺大喜，適才之禮，眞一點兒不多。

那邱媽媽心花怒放，兀自在打量秦重，道：「我說錯了甚麼，你不是讚他麼，難得他這點年紀，老誠又穩重，你是不見剛才走的那少年，有多輕浮。黃鶯兒，平日你吱吱喳喳，讚這秦公子不絕口……」

「誰讚他啦，」黃瑛說：「野鶴兒讚他讚得了不得，我不過……」

「你不過說先前還不相信，敢情野鶴兒讚他眞不假，可不也是你讚他讚得了不得麼。」邱媽媽說：「今日我見了，也不由我不讚，好啦，可眞是新鮮得緊，從來沒有過的事，黃鶯兒也有害臊的時候，這有甚麼好害臊的啊。」

可不是她的臉兒紅紅，更嬌艷了。秦重也心花怒放，也才明白，昨兒衣裏被他打一頓，敢情眞是試他的功夫，那一頓打眞不冤，昨兒的痛，今兒可甜在心裏了。

他望着她笑，那麼憨憨地，傻傻地笑。黃瑛啐了一口，半轉過身子，道：「媽媽，你究竟有個完兒沒有，儘說些沒正經的話兒。」

邱媽媽說：「好，說正經，你適才提着寶劍，兒霸霸的要追去，我問你，你要做甚麼？」

黃瑛手中仍然提着劍，道：「你倒問我了，我正要問你，他是怎麼個來歷，你也不弄清楚，怎麼放他走啦。」

邱媽媽道：「我要能攔阻得人家，當年也不會逃到你家來，受你娘的保護了，而且，我說一句，黃鶯兒，你在人家跟前，立即追趕，要想追上人家，只怕也難呢。眞了不得，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話可眞不錯，僅是眼下你們這三個少年，已令我驚奇駭異，我更覺得我老了。」

「你老得嘮叨了就眞。」黃瑛說：「到底你瞧出他的來歷來了麼？你眞相信他說的，你說，下一步，我們該如何？」

邱媽媽道：「我如何會不相信，故爾我趕來阻止你，你那個性情兒，我比你那娘更清楚，就知你要追去，你且想一想，今日他已打了三霸天，如何會不眞。紅花女俠這名頭大了，是武林中人，自認武功過人的，那一個不想來會會你，他說敬仰紅花女俠的俠義行爲，那亦是可信的，凡是心存俠義的武林中人，誰不敬你。」

「媽媽，你這裏有老鼠了，怎麼爬上秤杆上啦。」

邱媽媽正色道：「這不是自稱，哥兒，我說得是不是？你不也說過麼？」

「是，」秦重聽她叫聲哥兒親切了些，心中更喜極，洋洋得意的說道：「如何不是，便教我爲姑娘陷湯赴火，萬死也不辭，是心存仁義的，必也人同此心。」

黃瑛皺起眉兒來，道：「好啦，一個嘮叨不够，這又來了另一個。」

邱媽媽含笑瞅着她，道：「初時，他還不過是敬你的俠義行爲，想會會你，不過是爲了好勝，現在，得知你不但劍如虹，更且美人如玉……」

啐了一口，說：「都是你，偏他可惡，被他偷聽了去。」

黃瑛紅着臉，狠狠瞪了秦重一眼，又

邱媽媽笑道：「雖說是他掉文，但也是老實話啊，那麼，你想想，那個少年不風流，少年郎，誰不慕少艾，小時候我也讀過幾本書，書上不也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麼，好像還是聖人說的呢，那麼，何況這少年風流自賞，人又輕浮些。」

黃瑛跺着脚兒，道：「媽媽，你今兒是怎麼啦，放着正經不說。」

邱媽媽道：「我說的是正經啊，他原已敬你幾分，現在得知你美貌青春，如花似玉，他怎會不討好你。黃鶯兒，說別樣，你聰明絕頂，要說起江湖中事，你却得讓我了。這少年的來歷，我已猜了個八九不離十，而今，我可把心上這塊大石放下來了，眞是萬千之幸，萬千之喜。」

黃瑛道：「媽媽，你說得明白些，行不行，怎麼人上了年紀，說話就顚三倒四的。」

邱媽媽看來是眞心情歡暢，道：「剛才秦公子和你說的，我都聽明白了，我已猜出了幾分來，秦公子說得不錯，當今天下，誰也說不清有多少武功門派，唯獨這移形換影的上乘功夫，淵源有自，屈指可數，幾乎都是家學淵源，就像黃鶯兒你，從你娘得到傳授，而你娘却從你爹得到這門功夫的秘奧，幾乎都是單傳，別以爲我在江湖上闖蕩了多年，若不到你家，還一

無所知哩，你當然知道是何故。」

黃瑛道：「我怎麼不懂，若然傳授非人，心術不正的人得到了這門功夫的秘奧，爲禍江湖，可了不得。」

秦重心道：「慚愧，便師傅也僅知有這門功夫而已，說姐娘這母女兩人奇門武學，必就是指這門功夫。」

邱媽媽道：「故爾，這少年既也會這門功夫，那心性就壞不到那裏去，從他聽得三霸天設計陷害暗算你，登時怒懲三人，就知他心懷俠義，所說仰慕紅花女俠的所行所爲，並無虛假。」

「媽媽，」黃瑛說：「你究竟猜他是怎麼個來歷，北邊來，北五省會這門功夫的，是那一家呢？」

「那少年已說出來了，」邱媽媽說：「你那麼聰明，怎麼還不明白。」

黃瑛的眼珠子轉了轉，就睜大了，說：「金花娘？哎呀！女羅刹金花娘！這怎麼可能。」

「怎麼沒可能，」邱媽媽道：「他怎知金花娘不來了，他雖說金花娘護短，但却一再爲她辯護，這少年與她大有淵源亦可知了，只是我還不明白他是金花娘的甚麼人，這個女羅刹在江湖上行走的時候，已是個謎一樣的人物，何況已絕迹江湖多年了，再說，金花娘的功夫你娘最清楚不過，我也聽你娘談論過，奇怪，可也只說她快劍十三奇厲害之極，只不過沒和你娘認眞較量過，不是你娘怕她，而是你娘出手不到三兩招，那金花娘忽然停手退讓了，至今你娘還奇怪得很，不明白是何緣故，因爲金花娘並無敗象，當然，你娘並非逞强好鬥的人，而金花娘也不過以出手狠辣出名，並無多大的過惡。據你娘說，她只發覺一點，金花娘的快劍十三奇，那手眼心步法，總像揉和了移形換影的功夫，至少有幾分，那快劍之快也是這緣故。」

黃瑛啊一聲說：「我可明白了，明白娘和野鶴兒爲何忽忽北上，媽媽，別是你知道北霸天請出金花娘來，透露給兩位老人家知道了，這才聯袂趕去，必是去會金花娘了。是了，你昨日突然回去，我知道你回去過了，雖然我回家時你已走了。」

邱媽媽道：「你既知道了，我也不瞞你，你娘說，你這丫頭心情高傲，先別告訴你，我得知金花娘要重入江湖，爲她的徒弟熊霸出頭，如何不担憂，想想你娘也不敢輕視那個女羅刹，江湖上，這麼多年來，還沒聽說有人接得下她那快劍十三奇，心下着不着急，好啦，剛才這少年說金花娘不來了，必有原故，也必不假，你想，我高興不高興，也因此猜到，少年必與金花娘大有淵源，說不定就是替金花娘走這一遭。」

黃瑛道：「媽媽，那怎可能，他既是替代金花娘前來，也就是替熊霸出頭，怎倒不與我們作對，倒先打了熊霸一頓。」

「怎麼沒可能，」邱媽媽說：「若是他不相信熊霸一面之詞，來到開封，倒先訪出熊霸的劣蹟，少年若心存正義，他還幫他和你作對麼，你再想想，他練的是那一門功夫，好了，把劍放下來。」

她把黃瑛手上的劍接過去，掛回壁上，道：「他剛才的話分明就是說給你聽的，信他幾分，好在明日便可明白，無論如何，他還沒見過你的眞面目，下一步怎麼走，明兒再說也還不遲，今日你們奔走了這一天，尤其是他身上有傷，且在這裏歇一晚，我這就去替你們燒晚飯。」

敢情太陽已落西山脚下去了，天色眞不早了，秦重說：「媽媽，我來幫你。」

這屋子是爲黃瑛設的，他怎可賴在這裏，他倒希望黃瑛出聲留下他，但她顯然心有所思，秦重的話像沒聽到，心下雖然失望，也只得跟隨邱媽媽走了。

邱媽媽道：「好，我正有話要問你，待一會我在外面替你舖一張床。」她向身後望了一眼，看得見黃鶯兒在望天，邱媽媽在他耳邊說：「今晚你要醒着點兒，幫我看着她，黃鶯兒好强得很，明白麼。」

「我明白，」秦重說：「天塌下來，黃姑娘也要自己撐，她才不要那少年逞能呢？」

「你眞聰明，」邱媽媽讚道：「正是如此，我從小瞧着她長大的，她的性情兒我最清楚不過……別碰那些碗兒，舞筆杆兒，舞刀兒劍兒，我知道你在行，我是見過鬼就怕黑，給我坐到灶頭去。」

「媽媽，你這是怎說。」

「怎說，因爲我怕了黃鶯兒，碗兒快被她砸光了，她心不在焉的時候，也不知她是怎麼的，碗兒碰着就碎，我瞧啊，你也有些心不在焉，所以我怕……好，就給我燒火吧，可別讓火熄了，差不多的時候，就送一把柴進灶去。哥兒，聽說你很小的時候就沒了娘，怪可憐兒的。」

烟薰，火光照，秦重的眼兒更紅了些，當然，邱媽媽親熱又慈愛地叫他哥兒，也有些緣故，他點了點頭。

好不容易挨到天黑下來，他連吃飯的時候也心不在焉，雖然有黃瑛在身邊，但她也不是吱吱喳喳的黃鶯兒，顯然她一直心有所思，心不在焉，直到天黑下來了。

× × ×

「喂！太陽晒着屁股啦，起來！眞不知怎麼搞的，你兩個眞是一對兒，虧你們還是練功夫的。」

邱媽媽的聲音透着興奮又高興。把秦重拖起身來，邱媽媽的身後，黃瑛伸着懶腰，在打呵欠。顯然也是被她拖起來的。

「媽媽，」黃鶯兒說：「別是聽到甚麼新聞兒吧，瞧你高興成這個樣兒。」

邱媽媽拍了一下手掌，說：「開封府天翻地覆了，好大好大，也好教你們高興的新聞兒。」

「是麼？」黃瑛懶洋洋地說：「可是媽媽你一早就出了門，要不然，你怎會曉得。」

「我何用出門。」邱媽媽說：「我怎會不曉得，城裏亂哄哄，人人都在奔走相告，我不過在門口站那麼一陣子，已聽得過路人說了幾遍了，人人都像是親眼見到一樣，都當作是天大的喜事兒。」

黃鶯兒可一點兒也不起勁，連秦重也冷冷淡淡的，眞是一對兒，邱媽媽眞不明白，現今的年輕人，怎麼聽到這天大的喜事兒也懶洋洋，甚至也不問一聲，到底是甚麼喜事兒，邱媽媽可忍不住了，那具頭兒也一些兒也不減，嘮嘮叨叨地說了。

原來開封府一夜之間，眞天翻地覆了，知府大人沒了鬍子，巡撫大人的頭髮無

端端搬了家，一覺醒來，變成了禿驢，那髮束被一朵紅花釘在府前的大門上，髮束又壓着一張紙條，限那巡撫三日內，把歷年貪贓枉法刮來的銀子，送交到王老夫子家裏去，一半作爲紅花女俠生祠落成之日，賑濟貧苦之用，一半留作濟貧基金，知府的大門上亦如是，鬍子也被一條絲帶束起來，也壓着同樣的一張大字條。」

邱媽媽轉過面去，對黃瑛說：「黃鶯兒，我知道那不是你做的，雖然夜裏我睡着了一陣子，但絕不會是你。」

「是嗎？」黃瑛懶洋洋地，大大地又打了個呵欠。

「怎會是你呢，是你就不會這麼便宜兩個狗官。」邱媽媽緊盯着她瞧：「一定不是你，若是你，豈會教他們把貪污刮來的民脂民膏，送去紅花女俠的生祠，打從一開始，你就反對他們胡鬧，你把人家建生祠，說成是胡鬧，所以不信是你。」

「那麼會是誰呢？」黃瑛淡淡地說。

「爲何我急忙忙，把你們拖起身來，就是這緣故，」邱媽媽喜上眉梢，說：「因爲那人，就要來了，我知道，他就要來了，其實，早一天，昨兒他一走，我就猜到了，他所說的一份見面禮，就是這回事兒。」

「只怕你猜錯了，媽媽，我却猜他不會來了。」

「他一定來，而且會急急趕來。他怎會不來呢。」

「因爲他沒見面禮，」秦重忽然插了咀，說：「媽媽，我猜他這時候正在道上走，但不是揚着頭，而是垂頭喪氣，不是往這裏來，而是回頭往北邊走。」

「你！你怎會知道？」

她知道秦重是個老實人，這話也說得認眞，邱媽媽的眼睛瞪大了，瞪着他瞧。

「我還知道，」秦重說：「三霸天和那夥狗黨狐羣，我知道都已夾着尾巴，都已抱頭鼠竄，走了路，但却不是那少年打發走的。」

「我也知道，」黃瑛說：「媽媽，你把那少年讚得了不得，讚他風流倜儻，讚他武功了得，只有一個人他却敵不過，敵不過那人心中有敵。」

邱媽媽跳了起來，說：「甚麼！是你，哥兒，我不信，你那來那紅花呢？」

秦重也愕然發呆，瞪大了眼睛望着黃瑛，說：「你……你怎會……」

黃瑛不睬他，哼了一聲，只是那麼瞟了他一眼，道：「正因他摸進房來，偷花兒，我才會曉得的，媽媽，你說這是不是太歲頭上動土，竟摸進房裏來偷東西，我心說：好個小賊……」

秦重脹紅了臉，說：「啊呀！原來你醒着。」

黃瑛不睬他，對邱媽媽道：「後來我見是他，便不動聲色，我早知道他要偷案上的花兒，因爲昨兒他走出房去時，臨到了出門口，又再回頭，向花兒瞄了一眼，媽媽，那笨賊啊，怕人家不曉得他要作賊，在額上先寫了字兒。」

「我……我寫了字兒麼？沒有啊？」

秦重摸着頭額，脹紅的臉上更添了疑惑。

邱媽媽嘆嗤一聲，說道：「傻哥兒，她在打趣你呢，你怎麼當了眞，黃鶯兒，你瞧人家有多老實，那像這個小滑頭。可不是奇怪麼，這豈不是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他摸進房來，我竟會沒發覺，難道我就睡得那麼死？」

「不是你睡得死了，媽媽，」黃瑛說：「是打雁的人被雁啄了眼。」

「啊呀！你個滑頭，敢是你在我的茶裏做了手脚，我記起來了，我說啊，黃鶯兒今晚怎麼啦！竟轉了性，乖得替我捧杯茶來。」

「是你那蒙汗藥眞奇妙，眞難爲你，媽媽，」黃瑛說：「保存了十幾年的藥，竟然藥性不失，還能令你熟睡大半個夜晚，我心說：晚間必有個笨賊要摸進房來偷花兒，那賊笨得怪可憐兒的，我怎能不成全他，可不能讓你發覺了，否則你必會阻止，你爲何要去陪我睡覺，你那用心瞞不了我，於是……」

「於是你就找出我那備作不時之需的蒙汗藥來，可不正是被雁啄了眼。」邱媽媽恨恨地說，只不過她那唇邊淺淺的皺紋裏，充滿了笑意。

「他爲什麼要偷花兒？」黃瑛說：「我倒要瞧他偷來做甚麼，我原本要溜進城去的，於是……」

「你就暗中跟隨着我，我……我眞笨。」秦重尷尬地說。

「只怕找不出比你更笨的賊了。」黃瑛笑道：「媽媽，你說他有多笨，花兒竟會自己塞入他手中，他竟也絲毫不疑，還歡喜。我見他摸來摸去也摸不着，笨得怪可憐兒的，便把花兒塞了一把他手中，却先去屋外等他，他上大路，我就如影隨形，就一直跟在他身後，進入城廂，進入巡撫衙門，你瞧瞧，媽媽，他有多胆大，那衙門裏燈火仍明亮，他也敢溜進去。」

秦重啊了一聲，說：「我說呢，怎麼幾次明明就要撞着的人，那人倒避開了我，我明白了，是你把那些人引開去的。啊啊！」那巡撫臥室中突然熄滅的燈火，也是你做的手脚？」

「還有，」黃瑛說：「那巡撫大人的頭髮也無端端的脫落下來，等你去拾取，你放在那桌上的字條和髮束，以及留下的紅花，也無端端釘在外面大門上了。」

「黃鶯兒，你這鬼丫頭，你不該作弄人家。」邱媽媽恐着笑，身子也直顫。

「我沒作弄他啊。」黃瑛繃着臉兒說：「我是幫他呀！」

「你知道她爲何從小叫黃鶯兒，長大了名兒也不改嗎？現在你可明白了。」邱媽媽笑道：「不過，哥兒，你要再作夜行人，可眞還得學一學。」

「他已學乖了，」黃瑛說：「待轉到知府衙門，我可就省事了，那時也晚了些兒，衙門裏也不像巡撫衙門一樣，有兵丁守夜，我就只是點了那知府的穴道，由他去割下知府的鬍髭來。而且由他把那割下的鬍髭和字條，去釘上大門，因爲連番兩次得手，那小笨賊也不那麼心慌了。」

邱媽媽說：「哥兒，你不該那麼早去的，幸是黃鶯兒跟在你身後。」

「媽媽，他非早去不可，怎麼你還不明白，因爲他要搶在那少年的前頭。」

「啊啊！」邱媽媽恍然大悟，說：「原來……原來……是這個緣故。」她的眼

睛不瞟向秦重而是瞟向黃鶯兒。秦重不明白她爲何好笑，那黃瑛可明白，瞪了邱媽媽一眼說：「媽媽，可不許胡說八道。」

「我不說，」邱媽媽說：「但你得快說。以後怎麼了，他眞心中有數，就勝了那少年？」

「不全是，」黃瑛道：「因爲那少年要去的地方，全被我們棋先一着，他面上無光，他也太小看了我們這位少爺，任他身法和出手有多快，可全被你這哥兒接了下來，我還是見到他顯露出眞功夫。那少年一連兩次，險險地傷在他的怪招之下了，只怕他還不明白，但我却明白，這是他心中有數之故，只不過不知他爲何會惱恨那少年。」

邱媽媽道：「其實，你心裏明白的吧，黃鶯兒，你那麼聰明的人，倒會不明白，好，這是第二遭兒見你臉紅了。哥兒，你眞了不得，除了你，大概再找不出令我們這黃鶯兒臉紅的人來了。」

黃瑛急得臉紅又跺脚，說：「媽媽，你再胡說，我可不說啦。」

邱媽媽笑道：「敢情黃鶯兒也有害臊的時候，哥兒，你瞧瞧，今兒的太陽可是打西邊出來了。」

秦重是老實人，信以爲眞，說：「不是啊，仍是打東邊出來的。」

邱媽媽笑得彎了腰，黃瑛也噗嗤一聲，忙不迭掉過頭去，秦重竟還不知她們有什麼好笑的，傻傻地發楞。

還是邱媽媽先收住了笑，說：「我明白了，那少年亦是個心高氣傲的人，昨日又把話說得滿了，他又原不知我們這哥兒的功夫深淺，本已面目無光，再連遇險招，大驚之下，便退身而去。」

黃瑛道：「正是如此，我正担心着一宗事兒呢，那少年走時言道：『小弟暫且別過，少則三兩月，多亦不出半載，再來領教兄台的高招，』這不是他不服氣麼，何況也非眞敗，我倒想起來了，那少年忽忽走去，是在三霸天和那夥狐羣狗黨到來之頃，我們就是在那留園門口遇上他的，三霸天也正邀聚他們請來的幫手，恰好到了。」

邱媽媽道：「且不去說他，我們這麼哥兒心中有敵，不用說，怪招連出，就把三霸天一夥人打得落花流水了。」

黃瑛道：「媽媽，你可又猜錯了，不是他先出手，而且這夥人對他羣起而攻，我在一傍見到了確也心驚，因爲這夥人無一弱者。」

「少不免你要出手了，」邱媽媽說：「你二人一明一暗，聯手對付這般人，倒也有餘。」

黃瑛道：「媽媽，你可小看他了，以靜制動，他最拿手了，何用我去幫他，你也許不信，他最本事的事就是臨危不亂，何況那夥人疑神疑鬼，白天又吃過那少年的苦頭，是以他不亂，那夥人以爲他有恃無恐，倒先亂了，何況他出手怪異，一出手就連制住了兩人。」

「於是，合字風緊。」邱媽媽大笑道：「就把他們嚇跑了。」她撫着秦重的肩頭，點頭又道：「他師傅之言豈有虛妄的，黃鶯兒，有你伴着他，從傍誘導指點，璞玉怕不大放異彩，那少年便不甘休，再來也討不了好去。」

「媽媽，別說人家了，說咱們的。」黃瑛站起來，伸了個大大的懶腰，道：「忙了這幾日，也亂了這幾日，我可眞倦了，媽媽，你指揮若定，一直是你運籌帷幄，等我睡一大覺，再來領你的將令吧。」

邱媽媽笑罵道：「要是你這話被你娘聽了去，倒以爲一直是我在教唆慫恿你呢，那還了得，還有甚麼將令，這中原之地，現下已算天下太平，眼看已臨頭的一場兇險，又已逢凶化吉，姑娘你也該收收心兒，現在可好了，黃鶯兒身邊從此有了伴兒，我也可落得耳根清靜了。」

黃瑛格格大笑，道：「可不是好了，壓根兒我就不是甚麼紅花女俠，花兒是你做的，野鶴兒爲這個虛無的紅花女俠揚了大名，娘是佛菩薩，這無量功德中也有份兒，現在更好啦，你這位哥兒敢說昨晚的兩朵紅花，不是他放置的麼，若說紅花女俠眞有其人，那麼……」

她笑指秦重，說道：「有個小笨賊也有份兒。」

她一溜烟跑了，黃鶯兒般的笑聲，迴盪在早晨的陽光中，久久不絕於耳。

陽光一般的笑意，却在秦重的臉上，邱媽媽的皺紋裏，擴展開來，秦重目送她那消逝的倩影，心中却多了絲絲蜜蜜的甜意。

他曾經當她作神，現在，這個神却作爲人，將長伴身邊。

現在，他希望她是人了。

（完）

內幕揭秘報導

猛稿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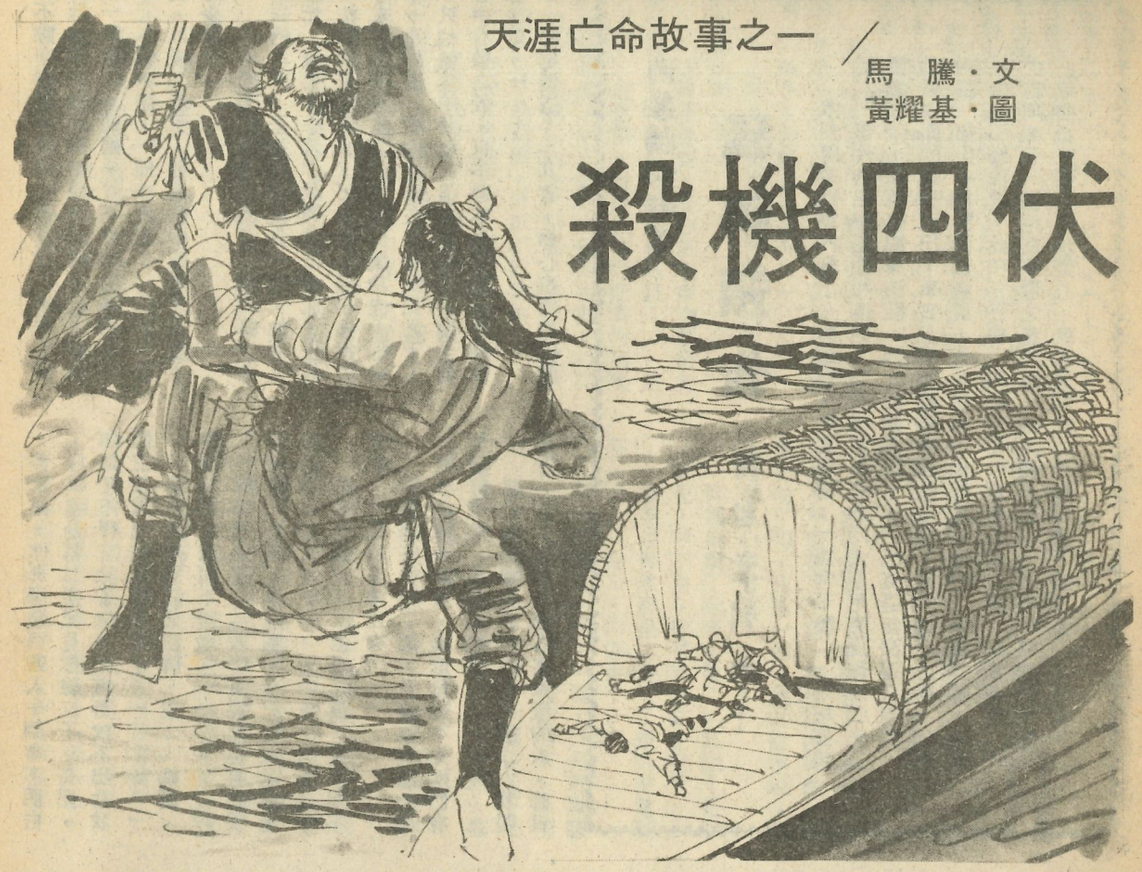
請留意刊出！

本刊將於短期內刊出一篇爆炸性內幕報導：「迷宮千艷」，是根據美國水門事件作出揭秘性報導的，它指出當日在水門大廈尼克遜總統預先放置錄音帶，偷聽參議員談話，因此洩漏天機，促使尼克遜無法連任總統，此係表面的觀察而已，事實上尼克遜利用總統職權，收買亡命之徒，佈局肉誘一部份有權勢的參議員，進入迷宮，盡情享受酒色，乘機控制，不單是偷聽那麼簡單，此項任務由「科學特務」雷尼沙特主持，經費昂達二千二百萬美元，雷尼在事發之後失踪，遁入密芝根湖，仍被特務跟踪追殺，過程曲折離奇，步步驚心，兼有奇幻性的科學報導，請留意刊出日期。

一之事故命亡涯天

馬騰・文
黃耀基・圖

伏四機殺



步步殺機　死裏逃生

楚秋千獨立在船頭上，極目天際，江風撲面，衣髮飛揚，似在欣賞江天景色，也似在想着心事。

——若是欣賞風景，飛揚的雙眉又怎會結在一起？

就連那兩個舟子也對這年輕人感到奇怪，因爲這客人自上船之後，先是在船尾站立了差不多半個時辰，然後走到船頭，一直站立到現在。

見識廣雜的舟子一眼就看出這年輕人在想心事。

至於想些什麼，那就只有楚秋千本人才知道了。

篷船順流而下，輕快而平穩，已行了十多里水路。

楚秋千依然站着不動，結在一起的眉頭終於展開了。

偶一回首，他的神情不由一愕。

在船尾掌舵的兩名舟子，沒了影踪。

這可是怪事，在水上討生活的舟子，船就是他們的生命一樣，怎會無端端地棄舟而去？

但立刻他就明白了。

因爲他隨之看到一名全身穿着油綢水靠，一身水亮的漢子，忽然從艙板上冒起來。

他在一眼瞥到這漢子的剎那，臉色微變，隨之恢復從容鎮定。

「要來的終於來了。」他自語般低聲說出。

他也明白了，那兩名舟子不是自動「失踪」的，而是這個忽然從艙板上冒出來的漢子造成的。

他心中不禁產生了一絲內疚。

——他若不是登上這艘篷船，兩名舟子怎會無端被殺？

篷船沒了人掌舵，變得像奔馬一樣顛簸起來，那名漢子却穩穩地站着，上身幌也不幌。

而且他的聽覺也很敏銳，楚秋千那樣小聲說的話，他也聽得一清二楚。

「任你走到天涯海角，你也擺脫不了咱們的追殺！」語聲冷峻得令人聽了打從心裏寒出來。

「你又何必殺那兩個無辜的人？」楚秋千半身一側，面對那漢子。

從兩人的說話，似是相識。

漢子針尖一樣的目光緊盯着楚秋千。

「這只怪你登上這艘船，連累了他們！」

楚秋千的臉肌肉輕微地抽搐了一下，默然無語。

「你現在大概沒有後悔了吧？」漢子冷冷地說。

「從我踏出總壇的第一步起，我就沒有後悔過！」楚秋千一腳橫移，將起伏簸動的篷船穩住。

「好！」漢子霍地踏前一步，好沉凝的勁道，船身竟然一沉。「那你就沉屍在這江水中吧！」

「吧」字才出口，他踏前的左脚一頓，只有內家功力有相當火候的高手，才能揮洒自如，軟硬隨心！

所以，凡是使用這種彈丸劍的人，其身手功力必定不弱。

× × ×

漢子一刺刺在艙板上，還未拔出，楚秋千那兇險的一劍已刺到，心頭微微一懍，百忙中曲腰收腹，握刺右手一鬆一按，借力彈起三尺有多，楚秋千那一劍便够不上位置刺到他。

接右腿一彈，點踢在楚秋千的劍尖上，發出「嗡」的一下顫响聲。

跟着他的身形一側，滾墜而下，右臂一探，「奪」地抽回分水刺，接一抹，接下了楚秋千反臂側刺來的一劍。

從這漢子的一連串動作，可以看出其身手相當高明。

身形落在艙板上，上身疾忙一傾，楚秋千的劍又刺了個空！

漢子於身形一傾的同時，亦反手削出了一刺。

——漢子用的是三棱分水刺，棱邊鋒利如刃，若被削中，非死即傷！

楚秋千長劍回彈，恰好捲住了漢子的三棱分水刺！

漢子知道若被其捲鎖住，那時想撤回就難了，故此在劍身捲住分水刺的剎那，悶喝一聲，運勁於臂，發力一震一抽。

但聽一陣擊刮聲驟响，楚秋千竟然捲鎖不住對方的分水刺，被其抽脫出來。

但楚秋千立刻全力一送一抖，長劍順着漢子分水刺回抽之勢，疾刺其肩井穴。

漢子先機已失，吸口氣，飄身暴退！

，船身又陡然一沉，而他整個人已彈躍起來，凌空一翻，手上已多了一柄分水刺，嗖地掠刺向楚秋千！

船身陡然一沉，接又拋起，楚秋千的身形也站不穩，幌了幌，漢子的分水刺已電閃般刺到他的眉心！

好凌厲迅猛的一刺！

楚秋千於間不容髮間，脚下一滑，拗腰仰倒在艙板上，接一滾！

像算準了一樣，那漢子一刺刺空，手臂一曲，手腕暴翻，刺向仰身倒下的楚秋千。

「篤」地一下裂响，楚秋千要不是滾得快，漢子的分水刺就不是刺在艙板上，而是刺在他的身上！

楚秋千不等漢子第二招再出，猛一個鯉魚打挺，身形暴挺起，右手一揮，一道白光從他掌中吐出，嗤地飛刺向漢子的丹田！

——從楚秋千掌中飛吐出的白光，不是暗器，而是一把窄而薄的長劍——彈丸劍。

這種彈丸劍不用時，可已捲起來，有如彈丸般細小。

可以藏在指掌中，也可以藏在身上任何地方，用時，只要一按扣着劍身的機簧，劍身便會彈出來，變成一柄鋒利的長劍，只是重量比普通的長劍輕得多，多是用精煉的緬鐵打造的。

使用這種彈丸劍的人，一定要有相當造詣的內家功力，否則，便發揮不出這種劍的威力。

因爲這種彈丸劍劍身很薄，故此很軟，只有內家功力有相當火候的高手，才能揮洒自如，軟硬隨心！

所以，凡是使用這種彈丸劍的人，其身手功力必定不弱。

× × ×

漢子一刺刺在艙板上，還未拔出，楚秋千那兇險的一劍已刺到，心頭微微一懍，百忙中曲腰收腹，握刺右手一鬆一按，借力彈起三尺有多，楚秋千那一劍便够不上位置刺到他。

接右腿一彈，點踢在楚秋千的劍尖上，發出「嗡」的一下顫响聲。

跟着他的身形一側，滾墜而下，右臂一探，「奪」地抽回分水刺，接一抹，接下了楚秋千反臂側刺來的一劍。

從這漢子的一連串動作，可以看出其身手相當高明。

身形落在艙板上，上身疾忙一傾，楚秋千的劍又刺了個空！

漢子於身形一傾的同時，亦反手削出了一刺。

——漢子用的是三棱分水刺，棱邊鋒利如刃，若被削中，非死即傷！

楚秋千長劍回彈，恰好捲住了漢子的三棱分水刺！

漢子知道若被其捲鎖住，那時想撤回就難了，故此在劍身捲住分水刺的剎那，悶喝一聲，運勁於臂，發力一震一抽。

但聽一陣擊刮聲驟响，楚秋千竟然捲鎖不住對方的分水刺，被其抽脫出來。

但楚秋千立刻全力一送一抖，長劍順着漢子分水刺回抽之勢，疾刺其肩井穴。

漢子先機已失，吸口氣，飄身暴退！

楚秋千毫不放鬆，人劍如矢，追刺過去！

「忽忽」聲中，劍尖陡然爆開一朵碗大的劍花，罩向漢子的胸腹要害。

漢子發出一聲難聽的怪叫，不敢貿然出手封擋，身形只好再退！

楚秋千低叱一聲，劍花一斂，窄長的劍尖如蛇吐信般速度突然快了差不多一倍，仍然刺向他的胸腹。

漢子這一次的臉色變了。

因爲他這一退，背後已觸在船篷上。

他已退無可退。

左右閃避也已來不及。

一咬牙，他暴退的身形，猛力向後一撞！

「卜勒」碎响聲中，船篷在他力撞之下，碎裂飛揚，而他的身形亦退進了船艙內。

但他的身形在撞碎船篷的剎那，不免滯了滯，被急追疾刺而來的長劍刺中了！

不過刺得並不深，入肉只不過一分多些，但也令到他痛叫出聲，傷口中也標出一股血箭。

漢子受創之下，神情變得兇厲無比，不等楚秋千長劍再刺，雙足一頓，「蓬」然聲中，船身猛然一震，艙板碎裂激濺，現出一個大窟窿，而漢子的身形也沉沒在那個窟窿中。

楚秋千脫口一聲「不好！」目光四下一掃，江水已洶湧地從破洞中湧冒上來，船身亦動着下沉！

但船却在江心，距離兩邊岸堤足有七八丈左右，就算輕功再好，也沒有可能一掠到岸，何況，水中還有那個漢子在伺機出手攻擊！

「卜卜」幾响，從船底湧上來的水更多，船下沉更快。

楚秋千知道，那名漢子在水下將船底弄穿了幾個大洞。

楚秋千却一點驚慌之色也沒有，一長身，將帆索全部削斷。

那面帆被江風一吹，飄墜在江面上。

布帆才飄墜在江水上，立刻被刺穿了幾個洞。

楚秋千將一切看在眼內，長身一掠，掠上了桅桿。

江水已浸上艙面，只剩下一根光禿禿的桅桿突挺在江面上，而楚秋千就雙腿一手攀在桅桿上，注視江面上的情形。

江面上風吹浪湧，「拍拍」有聲，那漢子的踪影却看不到。

楚秋千却知道那漢子沒有離去，匿在水中，伺機出手襲擊他。

自那漢子現身的一剎那，他就知道，他與那漢子之間，必定要有一人死。

因爲那漢子是奉命來追殺他的！

而他却是一個叛徒！

一個背叛了組織的叛徒！

那漢子若殺不了他，也是死，所以，那漢子若想活，只有殺他一個辦法。

——在他叛背的那個組織中，任何人在接受了一件任務後，若不能完成，只有死！

× × ×

就在篷船完全沉沒在江水中，只露出大半截桅桿的時候，楚秋千正面丈遠的水

面上，江水一漾，那漢子從江水下像一條魚般忽地標躍起來。

楚秋千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立刻就看到了。

那漢子凌空一個風車轉，掠刺向楚秋千。

楚秋千不等那漢子刺到，手脚一鬆，「咚」地順着桅桿滑下足有五尺！

那漢子的分水刺「篤」一响，刺入桅桿內。

楚秋千也就在這時將長劍來個舉火燎天，疾刺漢子的腹部！

漢子一刺刺空，心中一凜，藉勢一個翻騰，貼着桅桿側翻了過去，楚秋千那一劍也刺了個空。

但楚秋千立刻身形半旋，長劍斜刺，正好迎上那漢子翻過來的身形！

漢子不由大吃一驚，悶叫一聲，左掌暴探，拍在楚秋千的劍身上，將長劍拍歪。接一刺揮削而下！

楚秋千身形再滑落，順着桅桿滑落三四尺！

漢子那一招自然又傷不到他！

但那漢子却凝勁發出一掌，劈在桅桿上。

「拍勒」一下脆响，桅桿被他一掌劈斷，剩下來的那一截，只有五尺不到！

漢子立刻身形一墜，墜沒在江水中。

不一會，楚秋千抓攀着的那截桅桿陡地一側，歪倒向江水！

楚秋千這一次想不落水也不行了！

絕無疑問，這是那漢子在江水中將船翻側了。

楚秋千在桅桿沾水的剎那，雙臂一振，衝天拔起！

「活」一下急响，一截分水刺追着他的脚底從水中刺出，只差半寸不到。

楚秋千的身形在空中打了個旋，目光四下一掃，江水滔滔，奔流不息，就只有下面那隻沉船浮在水面的那一截桅桿，別無可以落足承載之物，他若不想落水，只有再落在那截桅桿上。

別無選擇，楚秋千只好飄墜落向那截桅桿！

但那截桅桿就在他堪堪落下的剎那，寸斷散碎開來！

楚秋千知道又是那漢子弄的手脚！

所以他只好落在水中。

他看來不諳水性，就算會，也像旱鴨子下水，因爲他落在水中，立刻手忙脚亂地亂撥亂蹬起來，不讓身體沉下去。

那漢子却沒有在這最有利的機會出手殺他，「忽」地在楚秋千身前丈許的水面冒出來，嘲弄地望着他。

楚秋千却已喝了兩口江水，嗆得他身子一沉，手脚忙亂地一撥一蹬，一顆腦袋又冒了出來。

那樣子狼狽極了。

看他那樣子，就算那漢子不動手殺他，他也會被淹死，不過是遲早問事。

那漢子的水性極好，在水中像一尾魚般靈活，上半身露出水面，目光冷酷地盯着掙扎着不讓身子沉下水中的楚秋千。「楚秋千，你實在不該上船。」

楚秋千吐出一口水，苦笑說道：「我若是想到他們會派魚兄你跟踪追殺我，我就算再笨，也不會走水路！」

姓魚的漢子自負地一笑。「令主就是考慮到這一點，才特別派我來追殺你這叛徒！」

「你現在是下手殺了我，還是將我擒回去交給令主處置？」楚秋千臉上泛起一抹絕望之色。

姓魚的看在眼內，絲毫也不同情，表情更加冷酷。「我才不會冒險將你帶回令壇，誰不知你鬼精靈的，萬一被你跑脫了，那時再想擒殺你，那就難了，再說你也想死得痛快點，不想死得那樣痛苦。」

楚秋千又灌了一口江水，嗆咳着說道：「遲早也是死，當然想死得痛快點，你下手吧！」

姓魚的冷冷道：「別心急，我認爲該下手的時候，一定不會讓你多活一刻！」

「你好小心！」楚秋千慘笑出聲。

「對你若不小心，我就會死！」姓魚的漢子緊盯着楚秋千。「你死總比我死好！何況，我還不想死！」

楚秋千這時已顯得很不妙，一顆腦袋時而沉沒在水中，時而又浮上來，嘆息一聲，無可奈何說道：「看來，我今日死定了。」

一句話還未說完，人又整個沉沒在水中。

姓魚的漢子目中殺機一閃，上身一沉，倏地也沒入水中。

只不過眨眼間，在楚秋千沉沒的水面下，江水一陣翻騰，看來，姓魚的漢子向楚秋千下手了！

江水急激翻湧了一會，驀地，一條身形滾着一道水柱，「花啦」地自水面下衝騰上空中。

紛飛洒落的水點，有些是紅的！

顯然，血是自那條身形噴濺出來的，將水滴染紅了。

莫非是楚秋千？

身形衝起不到一丈，便自急墜下來，其勢比衝起時還要疾。

「通」一响，水花四濺，身形墜沒的水面爲之一紅。

接一個身形自水中浮起來，仰躺在水面上，胸口不斷湧出鮮血，將江水染得更紅！

那人竟不是楚秋千！

而是姓魚的漢子！

「忽」地一下水花輕炸，在那姓魚的漢子五尺不到的水面上，浮出楚秋子的頸肩。

從楚秋千帶笑的臉容，不用說，他是一點損傷也沒有。

「魚陽，你是否覺得很後悔？後悔得咽不下最後一口氣？」

姓魚的漢子原來叫魚陽。

魚陽浮起的水面周圍，血水不斷擴張，出氣多入氣少，一雙眼却睜得老大，充滿了驚駭與不相信，喘息着說道：「我現在才後悔，實在是太遲了……」

語聲窒了一窒，接又道：「你原來也識水性，却連令主也被你瞞過了，不然，憑我的水性，你焉能傷得了我？」

楚秋千含笑說道：「我既然有心背叛，又怎會不保留一二？其實，你若不是太過有把握，以至對我輕視，憑我的水性，

又焉能重傷得了你？」

魚陽慘毒地一笑。「要殺你，果然不容易！」

「但你剛才若不是太過輕敵大意，以爲穩操勝券。要殺我，憑你精純的水性，還是易如反掌！」楚秋千警惕地注視着仰躺在水面上的魚陽。

「楚秋千，你好狡猾！」魚陽怨毒地斜視着楚秋千。「你裝得眞像，令到我以爲你眞的不熟水性！」

「生死關頭，若不那樣，只怕現在流血的會是我！」楚秋千緊了緊手中軟劍。

「我好恨！」魚陽倏地大叫一聲，仰浮在水面上的身軀猝然如魚躍龍門般彈躍起，手中分水刺全力向前一送，刺向楚秋千！

楚秋千的身形幾乎是在魚陽彈躍起的同時，身形「脫」地從水中拔起來，軟劍劍身一抖一直，電閃般刺向對方的眉心！

魚陽的身形在空中一搐一挺，大叫一聲，眉心處噴出一股血箭，便石頭一樣摔墜在江水中，「拍」地一聲，水花四濺，跟着水面流合，被江水吞沒了。

流動的江水立時冒起一縷縷血紅。

剛才，楚秋千那一劍只不過快了那麼一剎那，魚陽便眉心多了個血洞。

所以他只有死！

楚秋千對於剛才刺出的一劍，充滿了信心，身形落入江水中，長吐了一口氣，立刻將軟劍收起來，雙臂划動，飛快地泅向岸邊……

× × ×

三日之後，楚秋千出現在武昌城中的鬧市上。

他很悠閑地走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瞧瞧看看，實則，他無時不在戒備着，因爲他知道，只要他一日不死，他背叛了的組織就絕不會放過他，對於那個組織，他是太清楚太了解了，所以，除非他死了，否則，那組織絕不會放過他。

他是今日清晨時分趕到武昌城的，在一家鴻福客棧開了個房間，梳洗一番，並躺了一會，才到街上走走的。

武昌城由於是水陸交滙點，故此十分繁盛。

在大街上走了一會，他揀了一座名叫香滿樓的酒樓，在二樓臨窗處的一副座頭上坐下來，招來小二，點了幾樣菜，要了一壺酒，獨酌起來。

由於是午飯時候，故此不到一會，已座無虛席。

他雖然在漫不經心地吃喝着，一雙眼却不時溜視一下滿樓的客人，看看可有可疑的人。

他很清楚明白自己的處境，所以一直很小心，否則，他隨時會忽然喪命。

嘈雜的樓上，忽然一下子靜下來，楚秋千不由倏地心頭劇跳了一下，暗中加强了戒備，目光迅速掃視，看看發生了什麼事，突然鴉雀無聲。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却醉紅顏。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一聲清甜曼妙的歌聲陡然响起，嬝嬝縷縷，盤繞在樓間，所有食客的目光，皆集中在梯口。

原來是一個歌女在賣唱，唱的是晏小山詞，調名鷓鴣天——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若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胡琴悠揚聲中，歌聲也悠然漸止，立刻，樓中爆起了一陣掌聲與喝彩聲。

楚秋千聽得也暗暗點頭讚賞不已——歌者將詞中的意境表達了出來，不過，他沒有鼓掌喝彩，一雙眼盯在那賣唱少女與拉胡琴的老漢身上。

直到他認爲那賣唱的兩人沒有值得可疑之處，才將目光收回。

那賣唱少女看樣子只有十六七歲，生得嬌小苗條，瓜子臉，媚眼一雙，雖不是大美人，但也頗爲迷人。

拉胡琴的老頭沒有六十，也有五十多，眇了一目，高挑個兒，微躬着背，沒精打彩的，瘦得皮包骨，看他臉色黃黃的，可能有病在身。

一曲既罷，老少兩人逐桌討取賞錢。

樓上是雅座，所以坐在樓上的客人也比樓下的高一等，礙於身份，紛紛賞給銀子。

當然，少不免有些輕薄之徒，乘機出言調笑討便宜。

那少女自不免羞人答答，紅暈上頰，模樣兒更討人愛，直瞧得一些急色兒猛吞口水，恨不得將那少女一把摟在懷中，吞在肚裏。

少女與老頭在食客的目光移注下，來到了楚秋千坐着的桌子前。

「公子，請隨便賞點錢。」少女向楚秋千一禮，伸出一隻欺霜賽雪的玉掌。

楚秋千不是個七老八十的老人，而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對於眼前這頗具姿色的少女，自不免瞧多一眼。

他的手伸入袖中，正想摸出一塊碎銀賞給那少女，倏地，他的眼色變了！

——他發現那少女的纖纖五指，骨節特別粗大！

這只有在指上下過一番苦功的人才會如此的！

換言之，這少女不是一個尋常賣唱的人。

楚秋千伸入袖中的右手掌心，忽然沁出了冷汗。

× × ×

那少女在楚秋千的眼色一變的剎那間，伸出的玉掌五指一併，直插向對方的咽喉。

右手一揚，討來的那把賞錢，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射向楚秋千的頭臉！

美嬌娘忽然變成了女殺手，所有看到這突變的客人皆不禁臉色劇變，驚呼出聲，那些存有非份之想的更是心中打顫！

那位看來連走路也有點不穩的老人，幾乎是在少女出手的同時，手上那把胡琴像變戲法般，變了一把長劍，昏濛的目光倏地比閃電還要亮，長劍一出，將楚秋千的所有退路封死了！

楚秋千甚至不能翻窗躍落街上。

因爲那柄劍將他那個窗口也封死了！

老人與少女這一着，可謂配合得天衣無縫，將楚秋千置於死地！

樓上的食客驚呼聲中，爭相走避，碰得桌歪椅倒，杯筷碗碟一地皆是，生恐走慢一步會沒命。

有些人甚至是從樓梯滾下去的。

剎那間，樓上空無一人。

沒有人關心楚秋千的生死。

而楚秋千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不死才怪。

× × ×

連那老人與少女也認定楚秋千絕對死在他們這出手一擊之下！

但怪事却出現了。

楚秋千對於少女的手掌與暗器，及老人的長劍。既不閃也不避，驀然間拍桌騰拔起來！

桌上的杯筷碗碟被他一拍，震得從桌上暴跳起來，恰好將射向他頭臉的「銀子」擋住，一陣急激的撞擊碎响聲中，那些杯筷碗碟被擊得碎裂開來。

少女插向楚秋千的一掌，由於對方長身拔起，故此變成插向他的心窩！

心窩本是人身要害之一，也很軟弱，但少女那一掌，竟然插不入，像插在一塊鐵上面一樣，五指生痛！

她不由驚呼一聲，縮掌暴退，閃避那些碎裂激射的杯碗碎塊！

那老人一劍千鋒，最少有十六七劍刺在楚秋千的身上各處，但却刺不入，令到他亦是大駭不已，劍光一迴一絞，將那些碎瓷塊絞成粉末！

四散激射的碎瓷塊當然也有一些射在楚秋千的身上，同樣射不入，一彈落地。

而楚秋千身形在空中一翻，從少女的頭上翻過，落在樓板上！

他的身形還未落下，彈丸劍已暴長，護住全身！

半身一旋，劍指向那名封住梯口的少女。

原來少女在身形暴退的同時，身形一側，斜飄向梯口。

那老人則身形一橫，將窗口那面封住了。

少女與老人皆驚疑地望着楚秋千。

——他們實在不明白，楚秋千何以刀槍不入？

這一意外，實在大出他們所料，據他們所知，楚秋千絕對沒有練成金鐘罩鐵布衫一類的橫練功夫，然則，他爲何刀槍不入？

少女忍不住問了出來。「楚秋千，你在身上又弄了什麼手脚？」

楚秋千瀟洒地一笑。「妳若肯將臉上的易容藥物抹掉，我保證說出來。」

那老人這時不再是眇目了，雙目精光炯炯，有若電光。

楚秋千目光一瞥老人，哂笑道：「原來你不是眇目的，剛才一定很不好受，若我沒有猜錯，你就是胡琴殺手古鳴！」

老人躬起的腰背一挺，像一根竹竿般，目光一閃，深沉地說道：「果然不簡單，一眼就認出老夫！」

「琴中藏劍，據我所知，江湖武林中只有你一個，若我連這一點也不知道，豈不是辜負了令主的一番栽培？」楚秋千目光一移，落在少女面上。

少女正用一方雪白的絲巾在臉上拭抹着。

「楚秋千，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叛徒，還有臉說這種話！」胡琴殺手古鳴目中殺機畢露，「令主養育栽培了你二十年，你竟然叛背他！」

「我本不想背叛他，但我又不想變成一個會殺人的冷血殺手，所以只好脫離他與組織。」楚秋千露出一絲痛苦之色，「他雖然養育栽培我，但我却有選擇自己意向的自由，我不想做個沒有感情的冷血殺手，我沒有將組織的秘密洩露出去，他爲何不肯放過我？」

「凡是背叛組織，知道秘密的叛徒，只有死！」少女已將臉上的易容藥物抹乾淨，露出本來臉目。

楚秋千看清楚了，不禁神情一震，脫口說道：「原來是妳，薔薇，難道你也忍心殺我？」

少女的眞臉目比她的「假」面目還要美上幾分，但却給人一種渾帶「刺」的感覺，一雙媚眼兒射出比蛇蝎還要惡毒的目光。

薔薇嬌聲笑道：「小妹實在不想殺你，但令主有命，小妹不敢違命！」

接媚眼兒一瞟。「你還沒有說出你身上何以會刀槍不入？」

楚秋千苦笑笑。「說出來一點也不出奇，我只不過在身上穿了件『犀甲』衣，胸前綁了一塊精鋼打造的護胸，所以刀槍不入。」

接一聲嘆息。「我若不是刻刻提防，只怕現在已不能站在這裏與妳說話。」

少女恍然說道：「原來你偷了令主的『犀甲』衣，連令主也懵然不知，不然，小妹剛才就不會殺不了你！」

楚秋千居然點頭說道：「妳說得一點不錯。」

「楚秋千，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背叛組織，更將令主的『犀甲』衣偷走，你以爲有『犀甲』衣護身，老夫與薔薇就殺不了你？」古鳴騰地踏前一步，窄長的劍身一幌，直指楚秋千。

楚秋千夷然不懼，從容地說道：「我從來不敢妄自尊大，高估自己，但也不妄自菲薄，更不會被你們三言兩語嚇倒，束手就擒，你們既然一定要殺我，就只管動手！」

古鳴的臉色刹那青黃一片，雙眼暴睜，身形如風，劍光暴展，罩向楚秋千。

古鳴確是個扎手人物，一出手，就飛刺出三十九劍！

劍光將楚秋千全身罩住。

薔薇更陰毒，身形一起，左手一抖，發出一蓬暗器，射向楚秋千的頭頸，右掌直擊而下，拍向對方的天靈蓋！

楚秋千由於穿了那件刀槍不入的「犀甲」寶衣，除了頭頸及雙脚板之外，全身不畏刀槍。

他本來可以不接古鳴罩向他身上的長劍，但由於古鳴那三十九劍皆是刺向他下陰，下陰是最脆弱重要的地方，雖然有犀甲護住，但受到撞擊，仍然會發生痠痛，令到全身乏力。

所以，楚秋千不得不出劍封擋。

軟劍一抹，接下古鳴三十九劍的同時，身形一矮一旋，閃避過薔薇射向他頭臉的一蓬暗器，及擊向他天靈蓋的一掌。

「果然英雄出少年，只可惜令主看錯了人，調教出你這個叛徒！」古鳴三十九

劍之後，劍勢一轉，飛削楚秋千的腰腿。

楚秋子軟劍一抖，劍身如蛇游動，纏捲向古鳴的劍身。

同時一腿斜飛，將從側面掩撲過來的薔薇逼得跌退不迭。

古鳴劍尖一挑，點在楚秋千的劍身上，左掌暴探，臂向對方的右肩頭！

那知道楚秋千的軟劍雖然被點彈開，但劍尖那一截却如蛇反噬，反刺向古鳴的右手前臂。

古鳴實在料不到楚秋千的軟劍如此靈活，不禁吃了一驚，他的招式已用老，想撤身那裏還來得及？

百忙中，他只有拚命縮臂退身。

饒是他見機得快，仍然被楚秋千反彈的軟劍尖在右手前臂上扎了一劍。

古鳴痛得叫了一聲，楚秋千的軟劍倏然一抖，筆也似直，如蛇舌乍吐般追刺向他的心窩。

古鳴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飛起一脚，間不容髮間，踢在軟劍身上，將軟劍踢得彈起！

接一個翻騰，長劍如輪，如電光裂空般劈斬楚秋千的頭頂！

楚秋千却悶叫一聲，身形一個前傾，疾向前衝傾仆。

古鳴那一劍就此劈了個空。

說起來眞是巧，令到古鳴那一劍劈空，是因爲薔薇自背後鬼魅般向楚秋千劈了一掌，而當時楚秋千自忖有犀甲寶衣護體，傷他不了，故此不加理會，背上挨了薔薇一掌，由於薔薇掌力强勁，故此楚秋千被那股震彈之力震得立脚不住向前衝跌！

薔薇眼見幫了個倒忙，不禁呆了呆。

古鳴的長劍已脫手射出，箭矢一樣射向楚秋千的後頸！

楚秋千前衝之勢還未停下，驀覺頸後銳風勁襲，當下也不及察看，側頭矮身不迭！

嗖地，古鳴脫手射出的長劍貼着他頭側耳尖射過！

楚秋千足根一旋，面對古鳴。

古鳴的身形亦落在地上，射空的長劍倏地倒飛而回，半途中一個轉折，折射楚秋千的太陽穴。

楚秋千長劍急劃，「叮」一聲，封開了古鳴折射的長劍！

古鳴手腕一抖，擊彈開的長劍飛回他的手上！

楚秋千這下看清楚了，古鳴的長劍之所以射出又收回，原來劍柄處有一條幼細的鐵鍊繫着劍身，劍身脫出劍把射出，可能是用機簧控制，如鍊子刀一類的兵器一樣。

「卡」一聲响，劍身接回劍把上，古鳴手上握着的，又是一柄長劍。「楚秋千，今回不是你死，就是我完！」

古鳴大喝聲中，人劍飛射向楚秋千。

楚秋千見其聲勢如雷電，不禁心頭微慄，全神注視着對方的來勢！

那知古鳴却是雷聲大，雨點小，飛射出的身形倏然一頓！

楚秋千瞧得不由一呆，不明白對方何以如此又出什麼鬼花樣，凝視瞧着對方！

但頭頂上却勁風颼然，絲絲作响！

楚秋千不用看，也知道是薔薇在屋樑上面向他出手襲擊，吸口氣，軟劍揮洒，護住頭臉，身形筆直拔起來！

果如所料，薔薇確是乘楚秋千與古鳴交手的一刹，躍上樑上，配合古鳴的「聲勢」，乘楚秋千注意力被吸引的刹那，發出一大蓬暗器。

古鳴在楚秋千動的時候，他也動了，不過，他想不到楚秋千前後左右不動，却向上拔，迎向那蓬暗器，所以他不免愕了愕，繼之恍然，低吼一聲，人劍追射拔起的楚秋千，同時按動機簧，劍身脫柄而出，如離弦箭矢般疾射向楚秋千！

楚秋千一劍護頂，罩射下來的暗器像雪如火般，「叮叮叮」聲中，紛墜落地。

薔薇暗器之後，終於亮出了她的兵器——一條只有九尺長的紅綢帶！

紅綢帶像靈蛇般，疾揚舒捲中，一下子將楚秋千的軟劍纏捲住！

楚秋千拔起的身形不由一窒！

這一窒，恰好被古鳴射出的劍身追射到！

由於古鳴知道了楚秋千有寶衣護身，刀槍不入，所以他射出的劍身疾射楚秋千的脚板心。

軟劍被纏住，已是大出楚秋千意料之外，劍射足心，更是料不到，在劍尖射入靴底的刹那，他才驚覺，驚慄中，也疾忙收腹曲腰，身形上翻！

饒是他應變得快，不至被利劍刺穿脚板，靴底仍然被割開來，脚板現出一道血口，劇痛非常！

古鳴射出的長劍去勢仍疾，「噗」地射在他的屁股上，却被彈墜！

楚秋子身形才翻上去，薔薇一抖翠袖，又射出一蓬暗器。

那蓬暗器當然亦是招呼他的頭臉。

這一來，楚秋千是險極了。

軟劍被纏捲住，脫不出來，單憑一掌，說什麼也接不下射來的全部暗器，一咬牙，他曲縮的雙腿一蹬，棄劍橫射出去！

那眞是險到極，他若是稍爲遲疑，那麼罩射下的暗器就不是射在他的身上，而是頭臉上！

楚秋千橫射的方向恰好是一扇窗，他不由暗喜，只要一頭撞破窗格就可脫身！

那知腦下生風，古鳴的鍊子劍抄截射向他的後腦！

這一來，楚秋千不得不閃避封擋。

閃避已絕無可能，因爲身形在空中絕對沒有在地上那樣靈活，何況，尖風已刺腦，所以只有封擋！

但掌中已無劍，楚秋千只好出掌！

這一着可說是險着！

但古鳴那枝堪堪射至他後腦的鍊子劍却被他間不容髮間，一掌拍歪！

掌上一痛，楚秋千知道被割破了，因爲他在危急間，一掌拍在劍鋒上！

幸好他凝聚了內力，不然，手掌可能會被割斷！

他的身形在這時亦向下沉墜。

他使了個千斤墜，身形加速下墜，在脚尖沾地時，身形一歪，讓過古鳴射向他面門的鍊子劍。

但一道電光般的劍光幾乎是在他歪身的刹那，激射向他的太陽穴！

這一下突襲可說大出楚秋千意料之外

，驚懍中歪側的身形只好順勢向橫倒下！

嗖地一响，鬢際一涼，一縷髮絲被削落。

倒地的瞬間，楚秋千瞥清楚了，射向他太陽穴的劍光，原來是他的軟劍，被薔薇十拌十揚紅綢，將捲纏去的軟劍脫射向他！

他倒地的身形不敢稍停，接連疾滾出去！

因爲古鳴的鍊子劍，激矢一樣疾射向他！

「篤篤篤」一連七下激响聲中，在仲滾過的樓板上，現出七個劍洞，他的身形若稍慢半分，那麼，那七個洞就會開在他的頸臉上！

楚秋千的身形突然停了下來！

而古鳴的鍊子劍追刺不捨！

却原來他已滾到牆脚下，被堵住了！

他的身形一窒的剎那，驀然貼着牆壁像壁虎般向上揉升！

「噗」一聲，鍊子劍就在離他身邊不到一寸的牆上射入，接又脫出。

楚秋千不禁捏了把冷汗！

陡地紅雲如虹飛渡一般，向他舒捲過來。

那當然又是薔薇在向他乘機下手。

這位薔薇實在陰毒，總是在楚秋千危急的時候伺機出手襲擊他，要不是她抽冷子向他出手，他現在也不至這樣狼狽危急，手脚負傷！

楚秋千這一次眼色變了！

若是讓薔薇的紅綢捲住，腦袋上不立刻開個洞才怪！

因爲古鳴的鍊子劍又疾射到！

柔滑如春水的紅綢已觸到他的身上，向上揉升的楚秋千却像隕星一樣，向他急墜！

這一着，可說大出薔薇與古鳴意料之外。

所以紅綢捲了個空，鍊子劍不是射入楚秋千的頭臉上而是射在牆上！

紅綢捲空，立刻向下一瀉，抽捲向楚秋子的身體！

鍊子劍「奪」地向牆上抽退出，倏地垂直插下！

插向楚秋千的後腦！

而他變招之快，無與倫比！

但楚秋千也不慢，沉墜的身形藉着一掌拍牆之力，斜斜彈射出去。

紅綢只能在他腰側抽擊了一下，鍊子劍却刺了個空！

楚秋千彈射出的勢子比兩人的兵器快了那麼一點點！

一點點已足够。

楚秋千這一次彈射出去，早已算準了方位，手臂一探堪堪將射插入一條柱上的軟劍握在手中，接一抽，身形一折，身向窓口！

「拍」，「奪」兩下激响聲幾乎同時响起，薔薇的紅綢與古鳴的鍊子劍以毫厘之差，抽插在柱子上！

楚秋千身形如矢，嗖地射到窓下，接挺拔起。

只要身形一起，就可穿窓而出。

他的身形才拔起，薔薇的紅綢像無遠弗屆的流虹般，「忽」地向他當頭罩落！

他的雙腿！

看來，兩人立心不讓楚秋千走離這座酒樓。

好個楚秋千，臨危不亂，倏地舌綻春雷，暴喝一聲，雙腿拳縮的同時軟劍發出嗡的一聲振鳴，削斬向當頭罩下的紅綢。

這一劍，他是志在必得，所以運驟了全身功勁。

對於眼前的情勢，他很清楚，若不能離開這個酒樓，遲早會躺下來。

裂帛聲中，罩向他頭臉的那截紅綢像一片雲彩般飄飛向一旁。

薔薇也發出一聲驚叫。

因爲楚秋千那一劍，竟將她的紅綢削去一截。

古鳴的練子劍也在這時候從他脚底下經過。

楚秋千把握機會，左手暴探，按在窓台上，身形一弓一竄，電閃般穿出窓外。

「篤」一下急响，古鳴的鍊子劍以毫厘之差，射刺入窓框內。

幾乎是在同時，薔薇的身形從樑上嗖地掠到窓前，探首外望。

她的手上已扣上了一把暗器，揚手欲發！

但她揚起的手却停住了。

穿出窓外的楚秋千，彷彿在空氣中消失了般，不見了踪影，街上人來人往，全然不知他才逃過厄運。

因爲薔薇剛才如瞥到楚秋千的身形，肯定會將扣在手中的一蓬暗器發出，那時，街上的行人就遭受池魚之殃了。

× × ×

躺在客棧房中床上，楚秋千心頭仍然起伏不已。

手掌脚板上的傷口包扎好，仍感到隱隱作痛。

回想在酒樓的驚險拚殺，他的心頭又劇跳不已。

那眞是險死還生！

要不是他身上穿着「犀甲」寶衣，他有九條命，只怕也活不到現在。

但他對於自己脫離了組織，却絕不後悔！

打從他離開組織的第一步，他就絕不後悔。

雖然今後的日子將充滿險阻，死亡的陰影，無時無刻不籠罩着他，他也絕不動搖。

他在決定脫離組織前，已將一切後果想到。

他不想一輩子成爲一具只知殺人的行屍走肉，他要過自己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就算死，也不會改變這個信念。

雖然這個組織實在可怕，他也毫不畏懼。

他在這世上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了無牽掛，因爲他是個孤兒，從嬰孩時起，就被該組織的首領——令主收養。

提起這個組織，在江湖上人的心目中，可說既神秘又可怕，因爲這個組織以殺人爲業。

——一個殺人組織。

在江湖武林中，只要提起「天殺」這個組織，莫不色變！

「天殺」組織的殺手，俱是一流的殺手，只要出得起價錢，什麼人也殺得了，從來沒有令一個僱主失望過！

這就是該組織可怕的地方。

不但可怕，而且神秘。

江湖武林中，誰也知道有這個殺人組織，但誰也不知這個組織之所在，該組織的殺手也是神出鬼沒，身份神秘，可能是任何一種人，這就是「天殺」這個組織令人感到神秘的原因。

令到楚秋千決定脫離這個組織的最主要原因，還是他在第一次參加殺人行動時，親眼見到與他一同執行任務的殺手兇殘地將一戶人家殺個清光，鷄犬不留！

那戶人家上下人等共有四十七口，一個也活不了。

他雖然也有殺人，他對一個只有半歲不到，驚嚇得哇哇大叫，躺在死去的母親血泊中的嬰孩，他怎也下不了手，但一個殺手却當着他的面，將那嬰孩倒提起來，一揮手，掄向牆上，登時哭聲戛止，脆弱的腦袋爆碎下來，濺得滿牆血漿。

他差點沒有嘔吐，看着那殺手將嬰孩的屍身拋下若無其事，他劇烈地震動了。

事後，他三天三夜睡不着，腦海中無時無刻盤繞着那個嬰孩被掄砸死的慘狀。

不知是天生還是什麼的，他從來就不喜歡血腥，這次事件之後，他忍受不了，幾經考慮，他決定脫離這組織！

他雖然是在這組織長大的，但對這個組織却所知不多，因爲他見到的人都是戴着面具或易了容，連撫養他長大的令主，他也從來未曾目睹過他的眞面目。

——那位令主臉上無時無刻不掛着一副青銅臉具！

只見一個人，他看到其眞面目。

那就是薔薇。

薔薇是他唯一看到不戴面具的人。

由於年紀相若，所以楚秋千對薔薇特別好感。

如果要說他在這世上還有朋友，那麼，薔薇就是他唯一的朋友。

因爲薔薇每日都陪伴着她。

但從薔薇在酒樓上向他出手的一刻起，他也失去了這個朋友。

起初的一剎那，他感到有點悲哀，連薔薇這個唯一的朋友也要殺他，從今後，他就孑然一身，無親無朋了。

但到了後來，他心中的悲哀消失了，只感到可怕，因爲他從拚殺的過程中，看清楚了薔薇原來也是個冷酷無情，心狠手辣的女孩子。

對於胡琴殺手古鳴，他是第一次見到，但却聽聞過多次，那是從戴着面具的殺手交談中聽到的。

那些殺手雖然互相交談，但誰也不清楚對方的姓名臉貌。他們在組織內，只用代號。

楚秋千躺在床上只想着想着，由於太疲累，終於睡着了……

× × ×

天還未亮，楚秋千離開了武昌城。

他離開武昌，是避免被古鳴薔薇找到，至於到什麼地方去，他是見一步行一步，去到那裏算那裏。

官道上靜蕩蕩空寂，一個行人也沒有

薔薇不由得怔了怔，但隨即車轉身，一陣風般衝向樓梯口。

「楚秋千竄入了樓下，快追！」

古鳴衝向窓口的身形立時一窒，接一個倒掠，射向樓梯口。

「好個奸猾小子！」

× ×

楚秋千確是於穿窓墜向街上的剎那，心頭一動，半空一個翻滾，翻竄入樓下的店堂內。

他這樣做，不但是估計到他的身形還未着地，樓上的古鳴，薔薇兩人必然來得及搶到窓前，如不向他追擊，必然向他發射暗器，想到這一點，令他顧慮到街上的行人，才決定翻掠入樓下店堂內。

他的身形才落在店堂地上，立刻又掠出，打從另一面的窓口穿了出去，在店伙的驚異目光中消失了身形。

古鳴，薔薇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但到兩人搶掠落樓下店堂，只看到那些一臉驚容的店伙，那裏還有楚秋千的人影？

薔薇一張俏臉不禁變得鐵青，煞氣盈眼，身形一幌飄掠到一個最近的店伙面前，右手疾探，捏住了那店伙的喉嚨。「說，剛才從窓外竄入來的人到那裏去了？」

那店伙面對這位俏羅刹，嚇得腿也軟了，窒息地伸出抖顫的右手，指向楚秋千穿出去的窓口。

古鳴一聲短嘯，人劍如激矢般掠射向那個窓口，一閃，穿了出去。

薔薇也不慢，推倒那店伙的同時，拗腰仰射向那窓口，緊躡在古鳴脚後跟，穿了出去。

，楚秋千却不敢大意，掌中扣着彈丸劍，準備隨時應變。

——「天殺」組織若要殺一個人，不達目的，決不罷手，而且花樣百出。

這一點他非常清楚。

路上沒有人，正好展開身形一路急掠，這樣可以減少猝然遇襲的機會。

楚秋千一口氣急馳了三十多里，才將脚步慢下來，換口氣。

他仍然沒有放鬆警惕。

驀地，他驟覺脚下一空，心內一慄，上身向前一傾。

他立刻拗腰仰後，欲保持身體的平衡，同時另一脚已猛力一蹬。

他的身形立刻像旗花火箭般向後倒射出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一張網從上而下罩落，左右前三面的樹上，有破空聲响起。

驟雨急打地上似的密集聲响中，楚秋千適才踏足的地上半丈範圍內，插滿了弩箭，那張網恰好罩落在佈滿弩箭的地上。

剛才那剎那他若是向前或左右衝掠，就算逃過那張罩落的網，也絕對避不過那從三面交叉射下的弩箭。

楚秋千身形倒掠出丈外，一挺腰，彈挺起來，目光一瞥，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剛才的情形，眞是險到極。

他的反應若是稍慢，閃避的方向不對，後果不堪設想！

這時離天亮雖然還有一時半刻，但星月光照下，似可看到地上的情形。

地上有一條約三尺寬的淺溝，橫在路

當中，那之內，有一條蹦彈起的繩索。

楚秋千一看就知道，那是一種機關裝置，那條繩索連着樹上的弩箭機括及張在官道上空那張網的機括，只要一觸動那條藏在淺溝內的繩索，繩索蹦彈起，扯動那些機括，弩箭就會射出來，那張網也會自動罩下。

那位令主曾經教過他這種殺人方法。

「卡」一响，他將掌中的彈丸劍彈出來，目光四掃，功勁連佈全身，提防着驟然而來的攻擊。

但四下裏却一點動靜也沒有，由於風太弱，連枝葉搖曳聲也沒有，天地一片寂靜。

置身於這種寂靜中，楚秋千一顆心不由收緊，背脊上有冷汗沁出。

越是寂靜，隱藏着的危機越兇險，這是仲曾經受過的訓導。

時間在一點一滴溜走，楚秋千僵立在地上，不敢隨便移動，生怕會露出破綻，與對方以可乘之機。

在這樣的情形下，就是片刻，也會令人神智崩潰，幸好楚秋千自幼接受殺手的訓練，無論在那一方面，皆有異於常人，其冷靜與堅忍，也是超逾常人。

一刻就像一年那樣長久——在楚秋千的感覺來說，確是如此，但他仍然忍受着，動也不動。

整個人却處於最高戒備狀態。

這也是仲自幼接受殺手訓練培養出來的一種「超能」。

四下裏還是像死一樣寂靜，楚秋千却在這時長吁了口氣，身形一動疾掠向前。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觀察，他已斷定附近沒有隱藏着人，換言之，沒有隱藏着兇險的危機。

果然如此，沒有人向他出手施襲，剛才，他是虛驚一場。

他不禁苦笑出聲。

看了一眼地上的弩箭與繩網，楚秋千快步向前走去。

他這時本可以退回城中，但說不定退路也有埋伏，與其示怯，不若勇往直前。

不過，他這一次步步爲營，走得很小心。

因爲他不知道，前路還有多少種「埋伏」。

所以他不得不加倍小心。

一路走下去，再沒有遇到人爲的「意外」，而天也亮了。

曙光才現，樹上的雀鳥已開始了活動，鳴叫起來。

楚秋千却不敢分心欣賞這種清晨特有的意境，小心地走着，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結果，太陽升上了樹梢，沿途再沒有一點動靜，楚秋千放心地吐了口氣。

接將彈丸劍收起來。

因爲路上已有行人，他不想引起路人的驚駭注視。

路上既已有人行走，那表示前路無險，這也是他放心的原因。

接近晌午的時候。楚秋千却到一處叫下江鎮的鎮集，他本想不進鎮，無奈口渴肚餓，不得已進入鎮中。

憑他學到的經驗，他感覺到這鎮上必有「天殺」組織的殺手在等着他。

他既然已豁了出去，還有什麼可怕的？要來的終會來，躲也躲不了，他坦然地走入鎮中。

但他的一雙眼睛却警惕地四下打量着，只要有一點可疑，也逃不過他的眼睛！

這座鎮集不大，但却很熱鬧，因爲起路的商旅大多數會在這裏打尖，故此，大街上開了不少酒舖飯館。

楚秋千一連走了六七家，才在一間小酒舖中找到空桌，目光掃視了一下舖內的食客，沒有可疑的。遂走了進去，在那張僅剩的空桌前坐下來。

這間小酒舖實在小，只可以擺三張桌子，賣的是現成酒菜，饅頭鹵味幾樣。

兩張桌上坐的是三個老頭，四個苦哈哈，吃的是饅頭及幾碟鹵味，幾壺土酒已喝了個光。

楚秋千將這些都看在眼內，放心了不少。

酒舖中只有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矮胖伙記，穿一套油污的短衣褲，肩上搭一條抹桌布，一見楚秋千坐下，立刻趨前。「這位客官吃喝些什麼？」

楚秋千瞟了他一眼。「拿十個饅頭來，要三碟鹵菜，不要酒。」

處在這樣險惡的環境，楚秋千不敢喝酒，免得有所失閃，何況，這種土酒他也不想喝。

伙計一迭聲應着，然後走到擺着吃食的舖前，將楚秋千要的吃食捧來。

楚秋千很小心，乘那伙計轉身的剎那，一翻掌拿出預先取在掌中的銀針，插入饅頭鹵味內，沒有毒，才放心吃起來。

他要十個饅頭，却只吃了三個，剩下的他打算包起來，在路上吃，不再冒險打尖。

他不敢在鎮上久留，所以吃得很快，吃飽之後，立刻招來那伙計，結賬準備離去。

在他吃食的時候，坐在門口一桌的四個苦哈哈漢子已結賬離去，只剩下隣桌那三個老頭在磕閒話。

楚秋千在接過那伙計找贖回來的碎銀，正想起身離去，那矮胖伙計很自然地取下搭在肩上的抹桌布來抹桌子，對於這種動作，他自然不會加以注意。

矮胖伙記的動作也沒有可疑之處。

但突變也就在這時發生了。

矮胖伙計的動作本來是慢吞吞的，在楚秋千將碎銀納入懷中的剎那，驀然快如電閃！

——矮胖伙記將取下的抹桌布倏然一揚！

揚抽向楚秋千的雙眼！

那剎那，三個老頭的動作敏捷得有如豹子，左右兩個於身形撲掠中，雙臂暴探，抓扣楚秋千的左右手！

那名面對楚秋千的老頭則身形一矮一縮，從桌底下竄出，雙手如扣，鎖拿他的雙腿！

至於那名操刀切肉及兼掌櫃的中年人，手中那柄切肉刀脫手旋飛出，旋斬向楚秋千的頸側！

那幾個人的動作快逾電閃，配合得一絲縫隙也沒有，楚秋千雙眼被封蔽，在這

幾人的夾擊下根本無可能閃避封擋得了！

看來楚秋千這一次難逃一死！

楚秋千在那矮胖的伙記將抹桌布揚抽向他雙眼的剎那，立刻驚覺到上了當，一顆心不由一沉。

但在這生死關頭，求生的欲望令到他將體內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他很自然地將上身一仰，以避那揚蔽向他雙眼的抹桌布。

這一來，他的雙眼視綫就不至被全部遮蔽住。

他立刻瞥到隣桌三個老人的動作。

他立刻作出了應變的動作！

他的上身疾快地向後仰倒，同時雙腿暴踢向身前的桌子，雙臂反撐在身後的地上！

他這種反應，只是出於本能，但却令到他脫出了厄運逃過一次死亡。

他這一連串幾乎是同時作出的動作，不但令到旋飛向他頭的切肉刀貼着他的頸側旋飛過去，更令到抓扣向他雙臂的兩名老人雙手抓空，其中一名在猝然之下，更被旋飛斬空的切肉刀旋斬在左臂膀上，深嵌入肉，痛得那老頭哼出聲來。

他的雙腿暴踢起，那名從桌底下竄掠過來，鎖扣他雙腿的老頭也抓了個空，將他坐着的櫈脚抓住了。

「嘭」然聲中，他身前的那張桌子在他疾踢之下，碎裂四射開來，那名伙記慌不迭雙掌交錯疾揮，同時暴退不迭！

那些濺射向他的碎木板，在他雙手揮擊之下，立成粉末，飄散落地。

楚秋千於踢破桌子的同時，雙手奮力一撐，藉那倒掠之力，整個人倒翻斜掠向後！

也就在這剎那，他屁股下的那張櫈子碎裂散開。

那當然是鎖扣他雙腿的那名老頭的傑作！

這一連串變化，皆發生於一剎那間！快得只是一眨眼間的事。

倒翻斜掠起的楚秋千人在空中，掌中彈丸劍已「卡」地暴彈出來，劍光一閃，反手刨出。

那名操刀的掌櫃怪叫一聲，沉臂縮手不迭！

原來那掌櫃在楚秋千踢碎桌子的剎那，身形掠射向他，右臂探伸，抓向他的頸側大脈！

那掌櫃施展的竟然是大力鷹爪功！

楚秋千在身形走勢已盡，往下沉墜的剎那，探臂向上一抓，抓住一根橫樑。

但紅光乍閃，一條紅綢像飛虹一樣捲搭向他的腰身！

施展出紅綢的人，竟然是那名矮胖伙記！

楚秋千不禁臉色微變，脫口一聲：「薔薇！」

那矮胖的伙記格格嬌笑出聲。「你現在才認出是我？」

楚秋千在說話的同時，軟劍向下急劃向捲纏向他身上的紅綢。

薔薇——矮胖伙記知道厲害，手一抖，紅綢倒捲而回，接一揮，紅綢如棍，斜擊向楚秋千！

那三名老頭也沒有閑着，那名臂膀上嵌着切肉刀的更是兇狠。一把將切肉刀自臂膀中抽出來，也不理會傷口如泉噴湧的血泉，暴吼聲中，脫手將沾着血珠的切肉刀飛擲向楚秋千。

另兩名老頭則各自亮出了兵刃，一使流星錘，另一使闊面刀，錘擊刀斬楚秋千足踝腦袋。

看來，他們已預先得到知會，楚秋千身上穿着一件刀鎗不入的「犀甲」寶衣，所以向他的頭頸足踝下手！

只有那名切肉掌櫃站着沒有出手！

剎那間，楚秋千又陷入兇險的局面之中。

楚秋千人在空中，實在不能同時應付四個人的同時出手反擊，所以，他只有避讓！

他抓着橫樑的手運力向上一攀，身形藉力向上騰升，快得有如旗花火炮，「嘩拉」聲中，一頭撞碎了桁木瓦片，木瓦碎屑塵土飛揚激射飄墜中，他的上半身已衝出了屋面外！

那四樣襲向他身上的兵器竟然追不上他的身形，全部擊空。

但一條白光乍閃中，竟然將楚秋千的左足踝纏鎖住！

那赫然是一條繫着一把無柄劍身的細鐵鍊！

鍊子劍！

那位切肉掌櫃，原來就是胡琴殺手古鳴！

因爲他的手中，正握着一把沒有劍身的劍柄，劍柄繫着一條細鐵鍊。

楚秋千騰拔的身形立時一窒，被卡在破洞中，不上也不下！

這可是個絕好機會，薔薇與那三個殺手——老頭，幾乎在同時，向楚秋千的下半身出手攻擊！

薔薇的紅綢纏捲楚秋子的右小腿！

負傷的殺手這時已握着一把尖錐，縱身掠起，疾刺楚秋千足底心！

另一名殺手的流星錘「忽」地疾如流星般飛起，擊向楚秋千的下陰！

那名使闊面刀的殺手刀光霍霍中，掠斬楚秋千的雙足踝！

四人若是得手，楚秋千就算不死，也掉了半條命！

而那位假扮掌櫃的胡琴殺手，則拚命扯着鐵鍊，不讓楚秋千掙脫。

楚秋千被卡在破瓦洞中，若不能脫出去，那就只有挨打了。

楚秋千當然不會就這樣束手受死。

他在上身穿出屋面，下身一緊的剎那，驚而不亂，雙肘一沉，反撞向瓦面。

「嘩啦」碎响聲中，大蓬碎瓦破木塵屑紛墜，而他的身形亦順勢向下急墜！

由於古鳴在下面力扯之故，所以楚秋千下墜之勢快逾隕星！

這一來，纏向他左小腿的紅綢變成纏向他的腰腹，擊向他下陰的流星錘變了擊向他胸腹，斬向他足踝的闊面刀變成斬向他的大腿，只有刺向他足底的尖錐，却忽然撤了回去！

這一下變化，令到攻擊他的兵器，全部改了位置！

他身穿「犀甲」寶衣，所以擊向他胸腹大腿的流星錘及闊面刀皆傷不了他，但

由於流星錘勢道猛勁，震得他血氣翻湧！

至於那名握錐刺向他足踝底心的殺手何以會忽然撤招，那眞是巧合，因爲他是自下刺向上，所以必須仰起頭，那些碎木破瓦塵屑如雨墜落，首先將他的目光遮蔽了，令他視綫受阻，繼之碎瓦破木擊落在他頭臉上，塵屑落入他的眼中，令到他睜不開眼，頭臉劇痛，恐防着了道兒，慌不迭收招飄墜落地！

薔薇的紅綢纏住了楚秋千的腰腹，正想奮力一帶，但楚秋千已藉着古鳴拉扯之勢，直掠向古鳴，軟劍「忽」地飛刺向古鳴的咽喉！

而用刀及使流星錘的殺手被塵霧所罩，亦慌不迭斜飄向地。

古鳴的目光被塵霧所蔽，乍然之下，看不淸到在塵霧中，向他撲掠而來的楚秋千。

不過，他的身形由於扯得綳緊的鐵鍊一鬆，驟然之下，身形不由向後一傾！

這一傾，救回他一命。

因爲楚秋千的軟劍只够得上在他的喉頭上刺破一層外皮！

但古鳴已驚得三魂飛了二魂，七魄掉了五魄，慌不迭暴退。

但他忽然張咀發出一聲痛嚎，右手臂齊肘處，噴出大股血雨！

他在慌駭之下，只顧後退，沒有想到楚秋千還有殺着，被楚秋千的軟劍反臂斜削而下，將他扯着鐵鍊的手齊肘削斷。

在胡琴殺手斷臂慘嚎聲中，楚秋千的身形不由自主地凌空飛摔向一條柱子。

柱子下，三名老頭各佔有利方位，蓄勢出擊！

楚秋千吸口氣，目光已瞥到薔薇將手上的紅綢揚動，陘不得自己會不由自主飛摔過去。

若是不想辦法脫出紅綢的控制，那麼，始終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而且非常危險，必須想個辦法才行。

他立刻將手上的軟劍脫手射向薔薇。

薔薇正自運勁，揚動手上的紅綢，將楚秋千凌空扯摔向一條樑柱，怎知一道劍光如電光乍閃般，倏然射向他握着紅綢的右臂，其勢之快之勁，令到她不得不棄綢急退，因爲她不棄綢，絕對閃避不了那射來的軟劍。

所以她只好棄綢急退。

楚秋千看得分明，就在身形只差兩三尺就撞上樑柱的剎那，亦是紅綢失去控制的剎那，他的身形一擰一折，一脚疾蹬出，蹬在樑柱上，身形急射而出！

那三名「老頭」蓄勢欲發的一擊，無形中自動化解了。

楚秋千本可藉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破屋而去，但他不想失去彈丸劍，故此他沒有逸去。

飛射的身形半途中身形旋轉，將纏捲在他腰間的紅綢鬆脫，身形墜下的同時，他的手上已抄握住那根紅綢帶。

薔薇棄綢急退，一退立進，企圖奪回紅綢，但紅綢被楚秋千飛射的身形帶動，她一追再追，追到時，紅綢已在楚秋千手中，一呆立時飄退不迭。

——萬一楚秋千亦用紅綢將她捲纏住，那就不堪設想了，她自問沒有楚秋千那樣敏捷靈活的身手。

楚秋千落在地上，奇怪地望了薔薇五人一眼，不明白他們，何以不再出手攻擊他。

確實，除了斷了一臂，臉色煞白，已運指封點了手臂周圍穴道，止住噴湧的鮮血，受創不輕的古鳴之外，其餘四人除了一人受了輕傷外，皆有再戰之能，但他們却站着不動，目光集中在楚秋千的身上。

楚秋千不由奇怪起來，看看自己身上有何奇異之處。

身上毫無奇異特出之處，只不過一件玄青色的長衫破了不少處，露出那件連衣帶褲，有若鱗甲一樣的「犀甲」寶衣。

是了，他們一定是瞧得眼紅了。

也在這時，他才發現自己的足踝上，還纏着古鳴的鍊子劍。

他一抬腿，快速地將鍊子劍鬆脫，握在手中。

現在，他的手上已有兩種兵器，就算動手，也不怕了。

古鳴一雙目光兇毒地注視着楚秋千。

「好小子，果然盡得令主眞傳，這一次咱們低估了你，至出了差錯，下一次，你不會這樣幸運了。」

「你們的易容術好高明，特別是薔薇，女扮男，連嗓音也變了，連我也認不出，你們怎會算準我會到這小酒鋪來吃喝的？」楚秋千依然不敢稍有大意，一直凝神警惕着，提防對方又有別的花樣使出來。

「很簡單。」薔薇格格一笑。「咱們只要肯出錢，讓那些酒館飯舖全部客滿，獨有這家有空座頭，那你就一定會進來，不是嗎？」

楚秋千吸了口氣，薔薇說得一點不錯，這種手法，他也學過，却由於沒有太多的經驗，所以一時想不到，才會「自投羅網」。

「你們一定要殺我？」楚秋千直視着薔薇。

薔薇將目光偏移開。「不是咱們想殺你，而是令主要殺你，你背叛了他，他震怒非常，命我們不惜使用何種手段，務要將你殺死。」

「他爲何不肯放過我？」楚秋千有點無奈地說：「所謂人各有志。」

「可惜你知道得太多，若不殺你，你將秘密洩漏出去，那咱們這個組織就完蛋了，而咱們這些人也將無立足之地，所以爲了組織爲了咱們，非殺你不可！」胡琴殺手古鳴青白着一張臉，目中殺機游佈。

「我不想死，但也不會將你們的秘密洩露出去，希望你們不要做得太絕。」楚秋千挺一挺腰，凜凜然。

「你才做得絕！」古鳴雙眼暴睜。「令主將你撫養調教成人，可謂恩重如山，你却負義忘恩，背叛令主，實在該死！」

楚秋千痛苦地說道：「不錯，他確是有恩於我，但他却要我去幹無人性的殺人勾當，我不忍心，也下不了手，他雖然有恩於我，但却無權指定我要走的路子，找自己有權選擇應走的路！」

「好一個利口小子，薔薇，不要與他多說，動手殺了他！」古鳴兇暴地叱喝出聲。

看來，這一次的追殺行動，是以他爲

首的。

薔薇猶豫了一下，從地上檢起楚秋千的軟劍，身形一飄，軟劍「嗡」地抖得筆直，飛刺楚秋千咽喉！

楚秋千身形不動，右手一陣抖揚，紅綢舒捲飛揚着，捲纏薔薇的人與劍。

薔薇飄掠前的身形半途倏然暴退。

站在柱旁的三名「老頭」在薔薇將楚秋千的注意力順引的剎那，他們一齊動手了。

流星錘飛撞向楚秋千的頭側。

尖錐戳向楚秋千的頸側大脈。

闊面刀凌空斬向楚秋千的天靈蓋。

三名「老頭」的動作，配合得天衣無縫。

楚秋千手上的紅綢忽然倒捲而回，就像流轉電制的飛虹，捲纏向三股兵器。

而楚秋千的身形，却像脫兔一樣，棄綢飄掠，向薔薇右臂暴掠，抓扣對方的手腕。

楚秋千想奪回他的彈丸劍。

薔薇料不到楚秋千在三人合擊之下，仍能脫身出來，追掠向她，心內一驚，疾忙抖手打出一蓬暗器。

楚秋千像早已算準了一樣，左手鍊子劍急劃疾撥，「叮叮」一陣急疾激响聲中，射來的暗器盡皆被擊落地上。

而他的右手依然抓扣向薔薇的手腕。

薔薇的臉色變了，軟劍一圈，後削楚秋千的右手臂。

但一道白光却穿入了如輪的劍光中。

一陣急激的撞擊聲，刹那响起，光散劍現，薔薇手上抓的軟劍，被鍊子劍絞纏住！

薔薇大驚失色，運勁一扯，却扯不動，疾忙一脚飛踢出！

楚秋千右手堪堪抓扣上薔薇手腕的剎那，薔薇那一脚亦堪堪踢在他的腕脈上，他的手一翻，改扣向薔薇的足踝。

薔薇嬌呼一聲，急不迭收腿。

楚秋千的手倏沉乍翻，依然抓向薔薇的手腕。

薔薇這一次不撤手也不行了，身形暴退盈丈。

楚秋千半身一旋，左臂反揮，鍊子劍纏鎖住軟劍向後揮掃出去！

三條急撲向楚秋千的人影急閃翻躍不迭。

那三條人影正是那三個「老頭」。

楚秋千一招逼退三人，飄退一步，右手已將軟劍把在手中，冷冷地掃視着三名「老頭」。

三名「老頭」被他的氣勢所懾，欲撲的身形不由一窒。

薔薇一幌身，斜掠如雷，將棄在地上的紅綢抓回手中。

× × ×

四個人分成四面將楚秋千圍起來，只有古鳴立在圈外，兇毒地注視着他。

楚秋千夷然不懼，掃視着五人。說道：「諸位別逼人太甚，否則，我就不再客氣了。」

薔薇嬌哼一聲。「今日要讓你走出這店子一步，小妹立刻自絕。」

古鳴與三名「老頭」的神情俱震動了一下。

「上！若不殺了這小子，咱們也是死路一條？」古鳴大聲吼喝。

薔薇與三名「老頭」同時叱喝一聲，身形閃動，撲攻楚秋千！

楚秋千亦朗喝一聲，右手軟劍，左手鍊子劍，與四人激鬥在一起。

薔薇四人合力夾攻之下，將楚秋千逼得喘不過氣來。

若是與打獨鬥，楚秋千穩佔上風，如今，他只有招架之功。

古鳴在旁看得目光連閃。

一閃身，他堵在店門口。

× × ×

激鬥持續着，楚秋千要不是身穿「犀甲」寶衣，身上早已負傷多處，在他們四人兇猛的撲攻之下，他已顯得有點力不從心。

「蓬」一聲，楚秋千的背上挨了一記流星錘，他雖然穿上「犀甲」寶衣，但仍被震得向前踉出一步，血氣翻湧不已！

這刹那，一柄尖錐戳刺向他的左眼，闊面刀側貼地旋斬向他雙足；薔薇的紅綢帶束成槍棍，戳向他的咽喉！

這幾下攻擊兇猛絕倫。

楚秋千眼色微變，猛一聲清嘯，身形騰拔，鍊子槍倒射，將擊向他後腦的流星錘點歪，軟劍嗡然乍鳴，劍光陡漲，封住了尖錐與紅綢，闊面刀同時在他脚底下斬過。

但一隻巨靈之掌，却驀然從天而降，擊向楚秋千的天靈蓋。

楚秋千驚慄不已。

發出那一掌的，却是守候在門口的古鳴！

原來古鳴覷準了這個機會，騰掠起來，發出一掌。

楚秋千實在料不到古鳴乘機偷襲，危急間身形一擰，腦袋一歪。

古鳴那一掌擦着他的耳側擊在他的肩頭上。

他有「犀甲」衣護體，傷不了，但也被那一擊之力，擊得身形向下急墜。

他的肩胛立刻中了一記流星錘！

雙眼一黑，他拚命扭動身形，鍊子劍與軟劍上揮下舞，護住頭臉足踝。

緊接着，他的心胸如中巨杵，被撞擊了一下。

這一下撞擊，令到他氣爲之窒，差點沒有吐出血來，身形不由一仰。

撞擊他心胸的，是薔薇束成棍狀的紅綢。

薔薇功力之高，於此可見一斑。

「創」地一下急响，那楚秋千的足踝一涼，跟着劇痛，使闊面刀的「老頭」，將他的靴筒削裂了，足踝也被割出一道血口！

只有使尖錐的「老頭」，被他的鍊子劍將刺向他頭臉的尖錐封開。

但立刻，楚秋千的背心上，又着了一脚！

這一脚力道之大，震得他雙眼發花，氣湧如山，大叫一聲，翻飛出去！

一脚踢中，楚秋千背心的人，正是古鳴。

古鳴一臂被楚秋千所斷，對他怨恨之深，直恨不得將他一脚踢死！

但楚秋千有「犀甲」寶衣護體，雖然挨了一脚，只不過受到震動而已。

薔薇的紅綢「忽」地如彩虹展佈，舒捲向翻飛出去的楚秋千。

使流星錘的「老頭」「嗨」地喝叫一聲，如星飛電掣般，流星錘追擊楚秋千的腦袋！

使闊面刀的「老頭」身形縱掠起，刀光如電，追斬楚秋千頭頸！

使尖錐的「老頭」也不慢，嗖地將尖錐脫手射出，追刺楚秋千的足心！

楚秋千這一次就算有三頭六臂，在這剎那間，恐怕也應付不了這幾下兇猛絕倫的殺着！

楚秋千確實應付不了。

因爲他接連挨了幾下猛勁的重擊，雖然無傷，但也被震得肺腑翻騰，氣血湧冒，雙眼發花！

在這情形之下，叫他怎能應付得了這幾下兇猛的殺着？

看來，他今次確是難逃一死！

古鳴的雙眼中，已射出得意的殘毒之光。

薔薇惡毒的雙眼中，也發出了光！

× × ×

就在古鳴他們料定楚秋千必死無疑的剎那，從屋頂那個破洞中飛射下三道閃亮的白光。

一道白光，將流星錘撞擊得歪折向一邊。

另一道白光將飛射的尖錐撞擊得折墜落地。

最後一道白光，將飛掠追斬楚秋千，使闊面刀的「老頭」擊中，嚎叫一聲，身形一窒，墜跌向地上。

這一下變化，眞是驚人，快得古鳴他們目不及交睫！

古鳴他們還未回過神來，店內忽然湧冒升騰起大股大股的白烟，不但將他們的目光迷蔽住了，也將他們的身形籠蔽吞沒了！

白烟迅速游佈籠罩了整間店堂。

古鳴薔薇他們俱是心頭大懍，慌不迭運勁戒備，提防偷襲！

「嘩啦」暴响聲中，古鳴他們嚇得慌不迭各自舞掌揮拳，護住全身！

皷皷洒墮聲中，他們感覺到從屋頂落下大蓬碎瓦木屑，却苦於被白烟籠蔽了，目不能視物，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袖揮掌擊之下，好不容易將白烟驅散，烟氣繚繞中，古鳴薔薇及兩名殺手不由目光一呆。

店堂地上，滿是木瓦碎屑，地上躺着那名使闊面刀的殺手，寂然不動，看來是死多於活，薔薇手上的紅綢短了一截，那一截却不知所踪，而最令他們驚異的是，連楚秋千也失去了踪影，屋頂上却多了個大洞！

「是誰敢管咱們的事，將那小子救走呢？」古鳴仰首望着屋頂多出的一個破洞，嘟喃出聲，目光有點惘然。

薔薇與那兩個殺手都不知道，所以他們閉着咀，沒有出聲。

到底是誰將楚秋千於危急一瞬間救走？欲知詳情，請留意下期本故事集——天涯亡命之二。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均有售
超級市場

環球小說多姿采
每個星期出新書

司馬紫烟著
港幣十元

馮嘉著
港幣十二元

馬雲著
港幣九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武林隨筆

以眞正歷史眞正武術——彈讚「少林寺」

陳光・撰

中原電影製片公司第一部片子——「少林寺」，在壬戌年歲尾年頭推出，成爲歷年來的武術功夫片票房收入最多的，這是無可否認，但該片以歷史和武術標榜，却有可彈可讚之處甚多，如果以眞正歷史和眞正武術批評，應該是彈多過讚。

以少林寺而言，根據清一統志唐道宣續高僧傳所說，少林寺係建於後魏文帝太和二十年，並非隋文帝所建，反之，隋文帝却將少林寺改名「陟岵」，中原影片公司的編劇——薛后，盧兆璋二人，却馮京誤作馬涼，在該片一開始映出少林寺之時，便映出該寺之正門扁額爲「少林寺」，這是無可爭辯的大錯，根據眞正歷史，隋文帝已詔改少林寺名「陟岵」，直至公元六二一年，歲次辛巳，秦王李世民平王世充之亂後才復名少林寺（按：李世民即帝位稱唐太宗，是在公元六二七年，歲次丁亥）。而該片之劇情，是敍述李世民平王世充之亂的初期，那末，當時該寺之扁額，應該不是「少林寺」而係「陟岵」。

編劇更錯得離譜的，是映李世民單人獨騎往當時王世充的轄區地方去探敵情，因而獲得少林寺僧（李連杰飾）救出重圍，別說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淵的兒子，爵號秦王，係平王世充之亂的主帥，不會單人獨騎，身入險地，即以清田雯遊少林寺之記載，亦謂該寺碑刻秦王李世民爲討王世充，徵召寺僧曇宗等十三人從軍，後論功行賞，授曇宗爲大將軍高職。於此可見，「少」片之編劇，缺乏細緻的安排，才會如此草率以連貫李世民與少林寺僧之關係，甚至重要如曇宗這個助平王世充之亂的大功臣，亦完全沒有交代，使人看完了這部片子，少林寺僧在銀幕上打打殺殺，究竟那一個和尚在片中是代表歷史性的人物，茫無所知。

講到導演方面，用女主角丁嵐，男主角李連杰，假扮婚娶以拯救李世民逃出險境，張鑫炎這種手法，係落入俗套之庸才，顯然不是高明的導演，但爲爭取「過場」之快速，使劇情一氣呵成，還情有可原，以後導其他片子，應該加以改進。

「少」片之武術功夫，香港不少影評彈導演張鑫炎未能淋漓盡緻的發揮演員們之眞正武功，雖然觀點與角度不同，批評不一，但實實在在，張鑫炎與「龍門客棧」之導演比較，論發揮武術功夫，確遜一籌，因「少」片擁有全國五屆武術全能冠軍的李連杰，山東螳螂拳冠軍的于海，青島武術全能冠軍的于承惠，浙江武術全能冠軍的胡堅强，山東隊全國刀法冠軍的孫建魁，山東隊全國繩鏢冠軍的劉懷艮，浙江鷹爪武術名家的計春華。

上述這些武師，俱稱得上是武林俊彥，但「少」片沒有充份發揮他們的卓越武術，祇演成像「開片」式的羣打，使觀衆看不到他們應有的絕技，實在「糟塌」人才，僅零零碎碎的在李連杰練武之時，演出他揮刀砍斷樹幹的勁道，與兩三場單打獨對的例如醉棍、醉劍的武術，這祇能說是綽頭而已，視爲營造片中的試打氣氛猶可，說眞正發揮演員們的高深武術，實在談不上了。

事實勝於雄辯，「少」片中之武打演員，間中流露出他們的「下盤」功夫，確實係非常卓越，即以李連杰而論，他演出的腳法，站在地上的脚是筆直的，在武術上，是下盤功夫造詣甚高的表現，這與時下的外國拳之脚法，（不用說明那些外國拳了，凡是識會欣賞武術的人，都能心知肚明）判若雲泥，可惜導演張鑫炎在銀幕上未能充份發揚它，但「下盤」功夫，是中國數千年來，武林人最重視，也是最難得好的國粹。

「少」片的武打方面，導演得最「敗筆」的，是李連杰在水中打鬥這一鏡頭，因爲打鬥的兩個演員，都演不出眞正武術，祇係導演的落入俗套之嘩衆取寵的手法而已，這與片中的提尖底水桶在溪澗上練功之鏡頭，導演之優劣，有天壤之別。

根據武林名宿的傳說，提尖底水桶在溪澗的不規則的鵝卵石上行走以練功，是少林傳統之授藝方式，而事實上，這樣練功，係實實在在能修練少林十字眞言的「手眼身心步，精神意念堅」之基礎，「少」片中有此演出是發揚少林武術之眞締。

「少」片中，導演的另一嘩衆取寵的手法，是少林寺僧馳馬赴援李連杰這個鏡頭，因爲少林寺根本沒有養馬的，更無養這麼多馬匹之需要，少林寺僧深山練武，既不爲俗人做法事，根本不用養馬作交通工具。何況在銀幕上，觀衆都能看出，寺僧們所騎之馬，與王世充軍隊所騎的馬，一模一樣。要知騎術功夫，不是容易練得成功，歷代史書，包括野史在內，從來談少林武術，沒有人說過少林寺僧之騎術的，導演攪這個鏡頭，除了原諒他爲營造片中的氣氛之外，實在不值得苟同。

話說回來，「少」片是中原影片公司的第一部片子，而且在商言商，編劇爲了劇情之連接緊湊以取悅觀衆，雖然迹近强姦歷史，脫古人的褲子，吾人不必呵責，祇宜作善意提供參考，以觀後效。

導演的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祇求片子賺錢，亦有他的困難，導演一羣武功卓越而不是眞正演員出身的武師，能使他們七情上臉，亦非易事，與其斤斤計較該片之拙劣，倒不如希望該公司的執事人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爲中國的武打片再放一異彩，這是筆者衷心的期望！（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北嶽恒山的歸來山莊莊主師抱眞，正值五十壽慶，宴請不少武林道上的知名人物，場中更有三名出色的青年高手表演武技，這三人便是仇香，王烈，司徒皓。原來師抱眞想藉此機會選個快婿，但女兒師素貞當日却與一青年趙南星私奔了，師抱眞氣憤得當衆宣佈斷絕父女關係……師素貞和趙南星私奔第兩日，趙南星撇掉她逃跑了，半月後，人們發現趙南星的屍體，慘不忍睹……師素貞在長城上無目的的遊蕩，正好遇上仇香，仇香原就喜歡她的，見她如此知道素貞必與趙南星出了甚麼事……

悲羞滿心胸　手刃負心人

師素貞沒有拒絕，將那件外衣披上，微微一笑道：「你不冷麼？」

仇香道：「不。」

師素貞道：「爲甚麼你不冷？」

仇香笑笑道：「這個……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冷就是了。」

師素貞拍拍身邊的地上道：「你可以坐過來一些。」

仇香沒想到她會這樣大方，一時反而有些窘迫，期期艾艾道：「妳……還冷麼？」

師素貞道：「是的。」

仇香便靠近她身邊坐下，感覺好像被皇帝的女兒選上，心中又是興奮又是緊張。

師素貞很大方的偎依過去，含笑道：「仇香，你喜歡我麼？」

她說得很輕柔很自然，就如仇香早已是她的心上人一般，可是聽入仇香耳中，却使他產生很大的震撼，他的心頭怦怦狂跳起來，道：「我……我……我當然很喜歡，我對姑娘傾慕已久，只是……只是姑娘似乎……」

師素貞插口道：「好，既然喜歡我，這就够了，別的不必往下說。」

仇香很想問她和趙南星的事，因知她很厭惡旁人提起趙南星，故不敢發問，只好旁敲側擊道：「姑娘妳今天晚上很使我受寵若驚，我……我可以再次表明一下，我對妳確實愛慕已久，可是我眞的可喜歡妳麼？」

師素貞微微一笑道：「可以，只要是眞心喜歡——聽清楚，是眞心喜歡！」

仇香道：「我當然是眞心的，如果妳不反對，改天我央人去貴莊求親。」

師素貞道：「這倒不急，我再問你一句：不論我的情況壞到甚麼樣的地步，你都不會嫌棄我麼？」

仇香點頭道：「當然。」

師素貞開始熱情起來。

仇香爲她的大胆作風駭異已極，但他是個精力充沛的青年，在受到挑逗之下，哪裏還克制得住？

於是，長城上有一番旖旎風光……

然後，兩人靜靜的並肩而臥，過了好長好長的一段時間，師素貞才打破沉寂，說道：「你爲甚麼不說話？」

仇香又沉默了一會，才開口道：「我想問妳一句話……」

師素貞道：「只要不提那人，你問便是。」

仇香道：「只怕妳會生氣。」

師素貞道：「不會，我差不多已知道你要問甚麼，我準備答覆你！」

仇香道：「眞的不生氣麼？」

師素貞道：「絕不生氣。」

仇香大吃一驚，急忙坐起道：「妳……妳不是開玩笑吧？」

師素貞果然不生氣，淡淡一笑道：「不但不是，而且我已懷孕了。」

師素貞平平淡淡地道：「不是，我說的是事實，我懷孕已兩個月。」

仇香瞠目結舌，目中充滿難以置信之色。

師素貞凝眸斜乜，微笑道：「怎麼呢？」

仇香面上一陣脹紅，又驚又怒的瞪望她好半晌，便開始穿衣服。

師素貞坐了起來，道：「剛才我問過你：不論我的情況壞到甚麼樣的地步，你都不會嫌棄我——你是怎麼回答我的？」

仇香默默的穿着衣服，準備走了。

師素貞忽然哭了，道：「仇香，你救救我，現在只有你答應娶我，我才能活下去。」

仇香投給她一個鄙視的目光，不予理睬。

師素貞抱住他的脚，痛哭流涕道：「求求你，仇香，我知道我錯了，可是如你願意娶我，我會全心全意愛你，做你的妻子，好麼，求求你，好麼？」

仇香冷然道：「師姑娘，請妳放手！」

師素貞聽他語氣那麼冷峻，登時心涼了，絕望了，道：「你要走了？」

仇香道：「是。」

師素貞痛苦地道：「你走不了了。」

仇香冷冷一哂道：「妳說甚麼？」

回答他的，是一把匕首抵上了他的心口！

很快，快得好像一道閃電。

仇香剛剛想到要退避時，胸口已被一刀剖開，頓時血如泉湧。

× × ×

金龍公子仇香遇害的消息傳開時，整個武林再一次轟動起來。

武林中幾乎天天有兇殺，也幾乎天天有人死亡，然而趙南星和仇香之死，却如晴天霹靂一般帶給人很大的震撼，因爲前者是大名鼎鼎的「子母劍趙池」的兒子，後者更是威震武林的金龍堡主仇元凱的獨子，這兩家人在武林中享譽之隆，勢力之大，是人人知道的事，如今愛子被殺，趙池和仇元凱肯善罷甘休麼？

師抱眞雖然宣佈和女兒斷絕父女關係，然而女兒終究是他生的，他能置身事外麼？

趙、仇二家必然要找師抱眞追究算帳，而一向有「武林盟主」之譽的一代儒俠師抱眞，又如何應付這個局面？

這，成了武林人最關心注目的一件大事。

不久，情況終於明朗了，趙池和仇元凱聯名致函給師抱眞，定於五月一日登門造訪。

於是，到了五月一日這一天，許許多多關心此事的武林人齊集於北嶽歸來山莊的外面，都想看看這件大事將有甚麼樣的發展和結果。

這許許多多的武林人士中，却有大半是趙、仇兩家的門下，他們暗藏兵器，準備談判失敗時，一起攻入歸來山莊……

× × ×

一代儒俠師抱眞面如死灰，呆呆的坐在廳上，今年五十歲的他，由於修練有術，看上去還只四十來歲的模樣，在平時看來仍够瀟洒飄逸的，但今天，這股瀟洒飄逸完全消失了，一下間，他好像老了十歲，模樣好蒼老好蒼老。

他只生了個女兒，師素貞原是他掌上一顆明珠，他對這個女兒的疼愛是任何人所不及的，多年以前，他就在計劃安排如何爲女兒選個如意郎君，使女兒過一輩子的幸福安定的生活，却不料女兒竟然「私訂終身」愛上了他平日最看不起的「子母劍趙池」的兒子趙南星，更沒想到他們私奔之後，趙南星忽然慘遭殺害……

是誰殺了趙南星？

他當然不排除是女兒下的手，可是他想不通女兒既然不顧一切跟趙南星私奔了，爲甚麼忽然又把趙南星殺了呢？

這件事，雖然帶給他很大的困擾，他也還不大放在心上，因爲早在女兒偷偷離家出走的第一天他就當衆宣佈與女兒斷絕父女關係，直到現在，他對女兒的行爲仍不原諒，積壓在心上的一股怒火仍然沒有稍減一點點，那天他對趙池所說的話並非虛假，他眞的對女兒的生死不願去關心了，如果女兒師素貞被趙池逮住，而又證明趙南星是她殺的，那麼趙池如何處置她，他是打定主意絕不過問的。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然又傳來了女兒殺死「金龍公子仇香」的驚人消息。

他完全不知道仇香是怎麼被殺的，但歷歷如繪的傳說，使他不得不相信這是事實，而這個事實，帶給他的打擊，比之趙南星的死訊要大得太多太多了。

原因是：金龍堡主仇元凱是他幾十年的好朋友，雙方交情深厚無比，如今突然發生女兒殺害了好友的獨子，這種無可彌補的大錯，叫他怎麼辦才好呢？

得知這個消息之日，他立刻派出歸來山莊所能指派的人，一起出莊搜捕女兒，他覺得只有把女兒交給趙、仇兩家去處置才能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二十天過去了，出去追捕的人一個也沒回來，而五月一日這一天却到了——

「啓稟莊主，子母劍趙池和金龍堡主仇天凱已到莊外。」

師抱眞緩緩站了起來。

他的老妻崔氏很緊張地問道：「老爺，你……打算怎麼辦？」

師抱眞苦笑一下道：「迎接！」

語畢，舉步出廳，往莊門口行來。

老遠，他就看到趙池和仇元凱雙雙站在門口，兩人都緊繃着臉，神色之嚴峻，令人不寒而慄。

師抱眞覺得客套已是多餘，因此走到莊門口時，只對他們拱手道：「請。」

趙池和仇元凱也不發一語，一齊舉步入莊，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們今日是有備而來的，如果師抱眞不能給他們滿意的交代，那麼他們就要放手幹了。

師抱眞將他們迎入客廳時，其妻崔氏已避入內宅，只有一個家僕在廳上侍立，這個家僕獻上香茗後，隨亦退出，整個客廳上，就只師抱眞和趙、仇三人了。

首先開口的是金龍堡主仇元凱，他以非常冷冰的語氣道：「師莊主，還有一個人也要請他入廳。」

師抱眞問道：「誰？」

仇元凱道：「一個牧羊童，他是證人，目擊令嫒殺害我兒之人。」

師抱眞點頭道：「好的。」

他拍拍手，召家僕人入廳，叫他去帶牧羊童來。未幾，牧羊童到了。

他是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由於沒見過這麼嚴肅的場面，一面孔怯生生的。

師抱眞安排一張椅子給他坐下，然後發問道：「你叫甚麼？」

牧羊童道：「我……我叫小鬼頭。」

師抱眞道：「你家住何處？」

牧羊童回答道：「陽高縣三角嶺陳家村。」

「那地方距長城多遠？」

「很近，只有一二里地。」

「你親眼看見師素貞殺死了金龍堡主的兒子？」

「是的。」

「你怎知女的是師素貞，男的是仇香呢？」

「仇香臨死之前告訴我的！那姑娘冷不防一刀剖開他的肚子，他的大小腸流了出來，我聽見他大叫一聲，嚇得要命，不敢再偷看。後來……過了很久，我再探頭偷看時，那姑娘已不在，那男的還沒斷氣，躺在地上呻吟，我……我壯着胆子走過去，他就告訴我說他叫仇香，父親是金龍堡主，又說殺害他的姑娘叫師素貞，是師

抱眞的女兒，說完就死了。」

「那是甚麼時候？」

「晚上。」

「你晚上還在放羊？」

「不是，我……我娘打我，我負氣跑上長城，才看見他們的。」

「你看見他們時，他們幹甚麼？」

「他們……」

「他們在幹甚麼？」

「他們……他們……」

小鬼頭看了仇元凱一眼，囁嚅嚅地道：「他們沒有幹甚麼，他們並肩在城上散步。」

師抱眞問道：「後來吵架了？」

小鬼頭搖頭道：「沒有。」

師抱眞目光一注道：「你是說，他們在城上散步的時候，師素貞突然抽刀刺入仇香的肚子。」

小鬼頭點頭道：「是的，是的。」

師抱眞轉對仇元凱問道：「仇兄可知小女殺害令郎的原因？」

仇元凱一臉冷冰道：「不知道，只知令嫒殺害我兒是鐵一般的事實。」

師抱眞神情嚴肅的沉默了一會，視綫又回到那小鬼頭的面上，道：「你再說一遍，他們在長城上散步，沒有吵架，沒有任何事情，忽然那女的抽刀刺入那青年的肚子？」

小鬼頭生硬的點頭道：「是的。」

師抱眞再問道：「在那之前，你聽見他們在談些甚麼？」

小鬼頭道：「我沒聽清楚。」

師抱眞道：「沒有一句聽清楚？」

小鬼頭道：「沒有。」

師抱眞又沉默了一會才回對仇元凱道：「仇兄今日之來，是要師某人代女兒償命，還是要追究小女殺害令郎的原因？」

金龍堡主仇元凱滿面嚴峻說道：「都要。」

師抱眞說道：「不，仇兄只能選擇一樣。」

仇元凱勃然變色道：「你這話甚麼意思？」

師抱眞緩緩道：「師素貞是我生的女兒，雖說師某人已於賤壽之日當衆宣佈斷絕父女關係，但不幸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情，師某人如不承認她是女兒，不但不合情理，二位也絕不肯接受，所以師某人日願以師素貞父親的身份承担一切，二位要我師抱眞償命，我絕不逃避。」

語聲一頓，繼道：「但是，如果二位要追究小女殺害令郎的原因，那麼師某人怨難回答，因爲我跟二位一樣不知道。」

趙池目光如刀，一眼不瞬的瞪着他，嘿嘿冷笑道：「你想推卸責任？」

師抱眞不喜與他交談，而向仇元凱道：「仇兄明白我的態度麼？」

仇元凱冷然道：「明白了。」

師抱眞道：「那麼，如果仇兄要師某人代女兒償命，現在就可動手了。」

仇元凱雖然滿腔悲憤，心疼愛子的慘死，但他畢竟是個通情達理之人，他覺得殺了師抱眞並不能解決問題，於是他說道：「師莊主既然願意承担一切，那麼我仇元凱也不是不講理之人，現在我對師莊主只有一項要求，請於兩個月內尋獲令嫒，交給我們處置！」

師抱眞一口答應道：「好的，兩個月之內，我師抱眞若不能找到女兒，願以這條老命補償！」

仇元凱道：「就是這樣！」

語畢，站了起來。

子母劍趙池却有些不甘心，說道：「仇堡主，你不想搜一搜麼？說不定……」

「不必。」

仇元凱拉着小鬼頭一起舉步向廳外走去。

趙池站起道：「兩個月的時間太長了，我趙池不同意。」

仇天凱已經一脚跨出客廳，聽了這話，便住足回頭道：「趙大俠，你知道我只有那麼一個兒子，現在他死了，我這做父親的除了替他報仇之外，最要緊的是要知道他因何被殺，如果你對我的措施不同意，可以單獨與師莊主再談一談。」

原來，他一向對子母劍趙池這個人也沒好感，此番雖因兩家的兒子同被師素貞殺害而一起前來向師抱眞討公道，但是他的看法却與趙池不同，他認爲師抱眞是名滿天下的人物，絕不會棄家而逃葬送自己一生聲譽，換言之，要拿師抱眞抵命的話，隨時可來，不必急在一時，目前最重要的是查出師素貞殺人的理由，以知自己的兒子因何而死。

所以，他主動給師抱眞兩個月的時間，他這樣做還有一個用意，如果師抱眞過了期限未能尋獲他女兒，那麼他再來殺師抱眞就不會被人議論，可杜悠悠衆口，因爲他知道師抱眞是很受人崇敬的一位大俠客，雖然他的女兒闖了這麼大的禍，但因他早已宣佈斷絕父母關係，故他的受人崇敬擁護絕不因女兒的殺人而有所影响……

所以，他把話說清楚之後，便帶着小鬼頭出廳而去。

趙池孤掌難鳴，只好悻悻的一頓足道：「好吧，就給你兩個月的期限，到了七月三十日，你如不交出女兒，就得還我們一個公道！」

說畢，也掉頭出廳而去。

這一天的事情就這麼結束，使得聚集在莊外想看熱鬧的那些不三不四的武林人大感失望和沒趣……

× × ×

五月中旬的一天深夜——

以二十三歲的年紀即成爲太原府領導三班捕役的捕頭王烈，正在燈下看書。

自歸來山莊祝壽回到太原之後，他也曾風聞師素貞殺死趙南星和仇香的驚人事件，他對此百思不得其解，曾經打算再赴歸來山莊了解眞相，只因公務繁忙而未果，之後，由於事不關己，也怕牽入武林是非，便將此事拋諸腦後，不再去想它了。

這夜，他正在燈下讀史記游俠列傳，當讀到「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之際——

「嗖！」

驀地，一件暗器破窗而入！

王烈反應奇快無比，幾乎就在暗器破窗的那一刹那間，他已一掌撲滅桌上的那一盞琉璃燈，緊接着倒身一滾，滾到門前，一手拉開房門，再一個翻滾便到了書房外面的院地上。

所費時間，不過兩三個眨眼而已。

但是，星目電掃之下，但見院子裏闃靜無人，並未見到那發出暗器之人。

他立即騰身縱起，如鳥飛掠，倏忽便到對面的一間房子上，居高四望。

也沒有見到一個人影。

由此，他已明白來人是個武林高手，再想剛才打入書房中的那件暗器並非以自己爲目標，忖度來人可能沒有敵意，而是送「鏢書」來的，他自爲太原府捕頭以來，由於屢破奇案，漸漸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成了英雄人物，便經常有那「含冤莫白者」前來求助，像今晚這種事情已非第一次發生，故不大在意，見來人不願現身，他隨即跳回地面，回到書房。

重新點上燈火，一眼瞥見壁上果然釘着一支柳葉鏢，柄上綁着一束白紙，心知所料不差，可能又是「含冤莫白者」前來求助，當即上前拔下那支柳葉鏢，先拿到鼻下聞了聞，微笑自語道：「有脂粉味道，這必是女人之物……」

然後，在燈下展閱白紙。

『請來城外鬼莊一晤』

就這麼八個字！

王烈看了兩遍，又微笑自語道：「字體纖秀，必係出自女子之手，但筆劃有顫抖，表示這女人情緒很激動……」

他收起白箋和柳葉鏢，冷靜的想了一會，然後才起身着衣，自壁間取下心愛的寶刀……

× × ×

鬼莊。

在深夜裏看來，就像一個巨魔端坐地上，令人一見之下就不禁毛骨悚然。

它孤立在一座山坡上，四周種植着梨樹，據說這山坡上的梨特別香脆可口，名聞遐邇，但是自從六年前莊內傳出鬧鬼並有兩個人被嚇死之後，屋主倉皇遷居他處，這地方便成了鬼域世界，別說夜裏沒人敢來，即使大白天，也沒有人敢走進一步，就連每年梨熟季節，樹上結實纍纍，也再不能引起人們的胃口了。

王烈曾到過此莊，將莊中所有的房舍一一搜索徹查，因沒發現任何可疑，只好作罷。

今夜，月黑風高，樹枝在風中張牙舞爪，鬼哭神號，故眼前的鬼莊看來倍覺恐怖！

王烈並非完全不相信神鬼之說，他認爲世間確實存在着許多不可理解的事，但是他對這座鬼莊並無多大恐懼，他一直認爲一個人只要行止無虧，善養浩然正氣，即使世上眞的有鬼，鬼也得退避三舍，加上他藝高胆大，所以他沒有甚麼猶豫就「單刀赴會」來了。

他邁着堅定的步伐走進鬼莊的牆門，舉目一望，見莊中一片黑暗，當即開聲道：「那位女士，在下王烈來了，便請現身相見。」

話落不久，便聽對面的客廳中傳來一個幽幽怨怨的聲調：「王捕頭，請到廳上來。」

果然是個女子，而且聽那嗓門還相當年輕呢！

王烈舉步向前，來到客廳外面，見地上有個破酒罈子，他便拿起破酒罈子往廳內拋去。

一聲破碎聲响，酒罈子在廳上破裂了，但沒有別的情況發生，換言之廳上似無陷阱埋伏。

那女子的聲音又起：「王捕頭請勿多疑，我沒有惡意。」

王烈問道：「妳是誰？」

那女子道：「請入廳說話吧。」

王烈道：「可不可以先點上盞燈？」

那女子道：「燈已無油點不亮的。」

王烈笑道：「這麼說，姑娘是打定主意要我王烈摸黑了。」

那女子道：「請勿懷疑，我確實沒有惡意，我有困難需要你帮助。」

王烈在她說話之間，突然一個箭步衝入廳上，脚一着地，手中的寶刀便是一招「夜戰八方」環掃而出！

他祖父是名滿天下的「快刀翁王遨」，他們王家的快刀世無匹敵，而盡得嫡傳的就是他，他於十八歲下江湖，不到三年間，武林人士便送給他一個「快刀王烈」的美譽。

此刻，他掃出的一刀快逾電掣，就在那女子說到「帮助」兩字時，他的一招「夜戰八方」業已使完，當眞是如電一閃！

但是，廳上無人，也沒有不利於他的情況發生！

他不禁微微一怔道：「姑娘，妳在哪裏？」

「王捕頭，我首先感謝你肯來此見我，請坐下說話吧！」

話聲是從廳樑上傳下來。

王烈抬頭一看，見樑上並未藏人，只見一扇破裂的天窗，他突然明白了，道：「姑娘，妳在屋上？」

屋頂上的女子答道：「是的，我很抱歉，只能這樣跟你交談。」

王烈思忖一轉，問道：「妳當眞有困難需要我帮助解決？」

屋頂上的女子道：「是的。」

「有誠意麼？」

「當然有。」

「那就請下來吧！」

「不，我不能見你……」

「爲甚麼？」

「我……我……」

「再見。」

王烈掉頭先走。

屋頂上的女子急了，叫道：「不，請你不要走，我……我眞的需要你帮助。」

說罷，竟失聲痛哭起來。

王烈本已跨過門檻，聽她失聲痛哭，心頭一動，不覺把跨出了脚縮了回來，道：「既然妳有困難需要我效勞，爲何不顧與我見面？」

屋頂上的女子哭着道：「我……我沒臉見人，尤其是你。」

王烈訝然道：「爲甚麼？」

屋頂上的女子道：「我……我……我是師素貞！」

好像一記焦雷打入廳中，王烈渾身一震，爲之呆住了。

師素貞！

她竟是師素貞？

王烈吸了一口氣，竭力使激盪的心湖平靜下來，神色嚴肅地道：「妳當眞是師

素貞？」

屋頂上的女子道：「是的。」

王烈斜倚在門邊，仰望那扇破裂而模糊的天窗，接道：「妳殺了趙南星和仇香，這件事我恐怕無法帮助妳甚麼了。」

屋頂上的師素貞道：「我是冤杜的，我沒有殺死趙南星。」

王烈問道：「趙南星不是妳殺的？」

屋頂上的師素貞道：「不是！」

王烈問道：「仇香呢？」

師素貞道：「仇香是我殺的不錯。」

王烈心中非常震驚和疑惑，又吸了一口氣道：「師姑娘，妳請下來，好好把經過的事情說給我聽，只要我能力可及，也許我會帮助妳。」

師素貞道：「不，我沒臉和你相見，我若和你見面，就沒勇氣說明一切了。」

王烈沉吟有頃，道：「不見面，我如何能够確定妳是師素貞？」

師素貞道：「妳聽我把話說完，如果還不相信我是師素貞，那也只好算了。」

王烈道：「好，妳說吧！」

「我是前幾天才知道趙南星已死的消息，由於我在長城上殺了仇香，自知很難洗刷罪嫌，本欲一死了之，但是……唉，後來我忽然想到了你，聽說你在太原屢破奇案，也許你有能力爲我洗清罪名，因此才決定來找你求助……」

「妳的一切，我已知了個大概，那天令尊大壽之日，我也曾前往祝壽，妳就從那天妳與趙南星私奔的事情說起吧！」

「是，我和趙南星從小就認識，也不知道爲了甚麼，我爹很不喜歡『子母劍趙池』這個人，當我爹得知我和趙南星有情之後，他很生氣，打了我一個耳光，那是他第一次打我……」

「足見令尊很生氣。」

「是的，他嚴厲警告我不得再與趙南星往來，可是我辦不到，我不大清楚趙池的爲人，可是他的兒子趙南星我可很清楚，他是個好青年，他爲人忠厚，不尚虛華，比起他的哥哥趙東星和下面三個弟弟要好得太多太多了。」

「你們早就計劃私奔麼？」

「那是我爹生日之前的幾天才決定的，因爲我得知我爹邀請了許多青年，打算從中挑選一個把我嫁出去，我一再反對無效，只好與趙南星私奔……」

「他一口就答應了妳麼？」

「不，起初他不答應，後來我告訴他：如果他不答應，我只有一死，他聽了才勉强同意與我私奔。」

「說下去。」

「當天，我們跑了一整天，直到天黑下來，才找上一戶人家借宿，我們告訴屋主我們是親兄妹，屋主便安排我與他女兒同睡，安排趙南星與他兒子同睡——」

「等一下，請容在下打個岔。」

「是，你說。」

王烈有些難以啓口，搔搔頭髮，道：「我要問妳一個很不禮貌的問題，希望妳別生氣，我破案的先決條件是一定要把各種情況弄清楚……」

師素貞嘆道：「我知道你要問甚麼？我現在已回答你：我……我已懷孕了！」

王烈聽了也不禁長嘆一聲道：「原來如此，現在我終於明白妳爲甚麼寧願與令尊斷絕父女的關係也要與趙南星私奔的原因了。」

師素貞抽咽道：「這件事不能完全怪他……」

王烈忙道：「好，此事略過不提，請繼續說下去吧！」

「那天夜裏，我一直無法入睡，曾經出房與趙南星相見談了幾句話，我之所以出房和他相見，是怕他沒有很大的勇氣與我私奔，我怕他會離我而去，其實這是我自己在疑神疑鬼，不過……由於我已懷了他的孩子，而我知道我爹絕不肯原諒我的行爲，從今以後，這世上除了趙南星之外，再無第二人可依靠了，所以我才那樣疑神疑鬼……」

「之後呢？」

「趙南星安慰了我幾句，我們便各自回房睡覺！但我還是睡不安枕！還記得恍恍惚惚的做了一場惡夢，我夢見趙南星離我而去，我一氣之下就把他殺了……我一驚而醒，嚇出一身冷汗……我說這些，你不會感到不耐煩吧？」

「不會，越詳細越好。」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屋主的女兒前來向我問道：『姑娘，妳哥哥回來吃早膳麼？』……」

「他果然離妳而去了？」

「是的，據說他天未亮即起床出房，屋主的兒子聽到他出房的聲音，以爲他要出去方便，故未在意。」

「眞的混帳！」

「不，現在回想起來，他的不告而別也許不是出於自願，他說不定聽到甚麼異响，中了奸人的詭計，於是出房察看時着了道兒，被擄走了。」

「是麼？」

「是的，我知道他絕不是那種無情無義之人，他也沒有理由要離我而去。」

「也許他怕令尊追究。」

「他已知道我懷孕，他應該想到這樣一走了之之後，有一天我爹若知道了，更不會放過他。」

「唔，這話有理。」

師素貞嘆了口氣，又道：「總之，我現在才知他的突然離去必有緣故，此事與他的被殺有密切的關係，可是當時……當時我却認爲他變了心，沒有勇氣娶我爲妻，我好傷心，曾去河邊徘徊良久，好幾次想往下跳，了此殘生。」

王烈暗暗嗟嘆，想起那天自己在歸來山莊表演刀法，那時自己多麼希望能雀屏中選，那裏知道此姝早已情有所鍾，而且已經珠胎暗結，這個玩笑開得太大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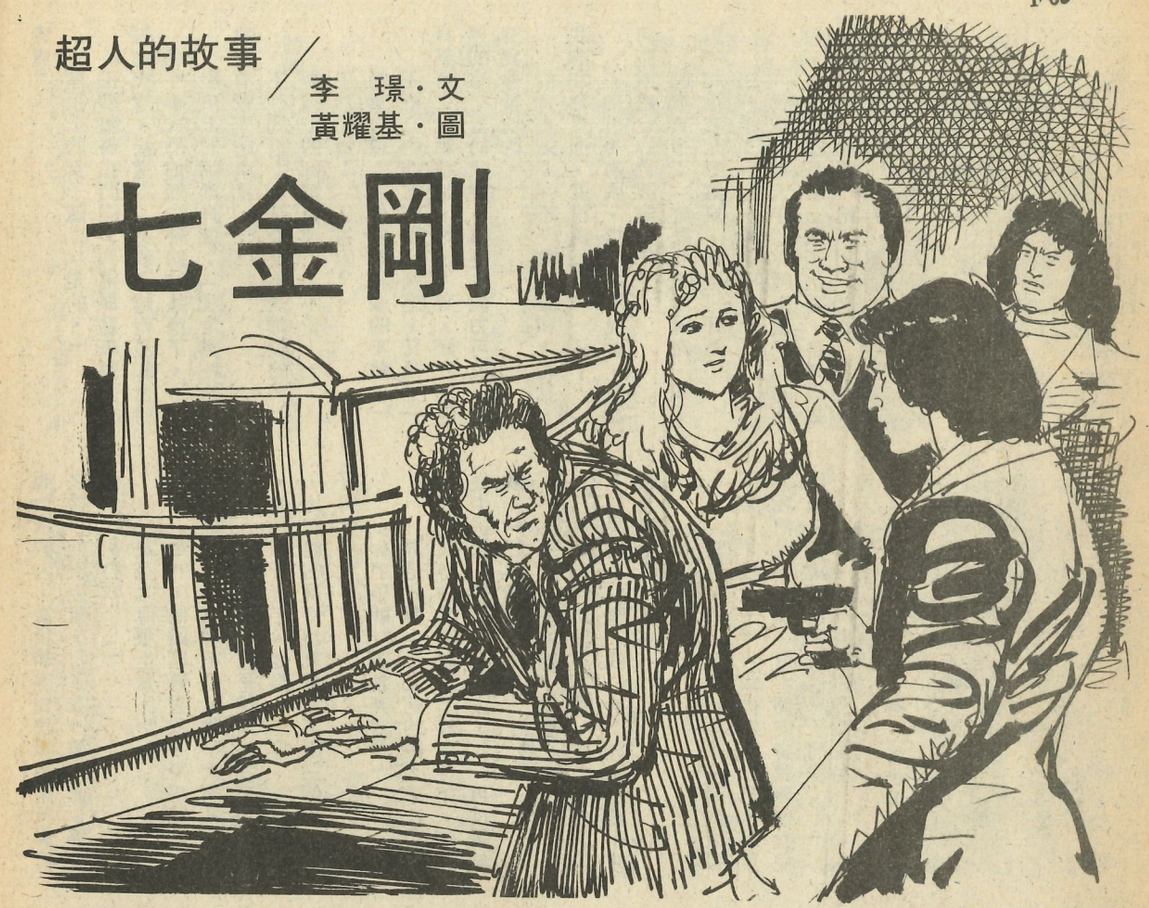
屋頂上的師素貞繼續在吐出她悽悽切切的聲調：「我終於打消了自殺的念頭，至於爲何不想死，我至今仍想不出一個理由來。我……我對趙南星已完全絕望，我像個幽魂孤鬼隨處幌盪，覺得天地雖大，竟已無我立足之地！我不眠不休不吃不飲的走了兩三天，有一天忽然有一隻野狗對我狂吠，我登時大怒，竟把他當作是趙南星，拔劍便砍，瘋狂的把那隻野狗的頭砍下，然後又剖開牠的腹部，把牠的內臟抓出，提在手上走着，不知不覺竟走到長城脚下——」

（未完）

超人的故事

文・李璟
圖・黃耀基

七金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B城的一間合法賭場，忽然來了外籍人仕五男二女共七人，一個晚上就贏了一百萬元，使賭場老闆和執事等人都大吃一驚，以爲出千，經過觀察證明他們是賭得很規矩，爲什麼他們會逢賭必贏，在場的賭客爭先跟着下注也大有收獲，賭客們因此爲他們起個綽號叫「七金剛」。老闆阮圖大傷腦筋，只好請剛在場賭博的A城大勝家范大發協助偵查他們的秘密，范大發派人到他們房中搜查，原來七金剛之中其中有個叫史勿夫的人，他本能地有第六靈感，知道有人搜查他們的房間，於是追踪范大發至碼頭，結果被范大發挾持回A城……

老千遭狙殺　警方查命案

戙絲焦急地，不斷的看時間。

范大發却安慰她：「放心！我已派人在裏面暗中保護史勿夫，他不會有事的。總之這是開始，以後我們還有許多機會合作。」

在那間地下賭場的貴賓房之內，史勿夫正與三名男子賭「沙蟹」——這是一種利用樸克紙牌賭博的方式，逐張紙牌加注。由於其中有一張是暗牌，所以既可裝腔作勢，亦可詐傻扮懵。

這種方式的賭博，並不限注；入局者隨時可以在一夜之間傾家蕩產，但亦可以憑一舖牌反敗爲勝。

主持這種牌局的賭場，一般都十分公道，因爲他們可以從中抽稅，由於派牌的人是賭場派來的，所以入局者都信任賭場方面。

紙牌最易給人做手脚，出千是常見的事，故此任何一個精明的入局者，首先注意派牌的人的手勢。

然而史勿夫却沒有理會這一切。他只憑着自己的第六感，注意到那三個對手的底牌——那是最重要的關鍵。

由於史勿夫知道三個對手的底牌，但對方却不知道史勿夫的底牌，所以佔盡便宜亦意料中的事。

結果，他當然是贏了。

那三個男子十分不服氣，因爲在此之前他們已擊敗二名對手，本來已是大贏家，豈料自從史勿夫入局之後，却變了三名都是大輸家。

其中二個原是暗中聯手的職業賭徒，他們雖然不是出老千術騙人，但却可以憑二人的默契和技術取勝。

想不到這一次不但敗得不明不白，還連同老本也都輸了一個清光。

這一對職業賭徒，分別叫范祥、劉明吉。

范祥個性比較衝動，但劉明吉則較爲冷靜。他們離開貴賓房之後，范祥就蠢蠢欲動；劉明吉却及時制止他：「這是甚麼地方？切勿輕舉妄動啊！」

是的，地下賭場一般都是當地的黑社會控制的，他們爲了避免引起警方的注意，養有大批打手，決不許任何人在他們的範圍內攪出事來。

因此，范祥只好忍住那一口氣，與劉明吉暗裏跟踪史勿夫，直到那大厦門外。

史勿夫正在四下裏張望，他與范大發有約，所以他正在找尋范大發他們的車子。豈料就在這剎那間，范祥已從後面呌喝了一聲！

史勿夫回頭一看，當堂呆了一呆：「你們幹什麼？」

原來范祥已握刀在手，含怒道：「聰明的，就把今晚你這渾蛋出千贏回來的錢交還給老子，否則我要你的命。嘿！」

然而史勿夫還未答話，黑暗中已竄出數名大漢，分別手持利刀鐵棒，將范祥和劉明吉二人包圍。雙方立刻大打出手！

刀光棍影之中，有人慘叫一聲！

劉明吉應聲倒地，死於血泊中。

范祥眼看不對，急步飛奔，竄向街口那邊！手持刀棒的大漢們，啣尾追去；但一輛房車匆匆衝前，車內有人叫出：「不要追了！快些上車吧！」

於是那班大漢立刻由行人道上折回來。車門打開，一股人潮湧上車去。

他們都是范大發的人。

史勿夫被嚇得呆若木鷄。就在萬一分驚愕中被人拉上了另一輛房車裏去。

黑夜中，兩車疾如飛箭，匆匆離開了現場。

× × ×

泰萊警司聞訊趕到現場，發覺那死者滿身刀痕，初步懷疑他死於黑社會仇殺。

那一帶現場已被警方封鎖。

一名探員走近泰萊身邊道：「這一帶是黑社會活動的黑點！」

泰萊警司對助手吩咐道：「召來超人，設法抓個黑人物回來問路。」

泰萊警司說完，又回到他的座駕車裏去。

這時候，警方的電台正透過無綫電通訊，說是局長要找他談話。

泰萊於是致電局長。

局長道：「有五個美國人剛由B城回來，向我們投訴，據講他們有二名同伴失了踪。」

泰萊莫名其妙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幾時理到B城那邊去？」

局長道：「B城警方反而沒有知會我們，只是五個美籍人仕，透過領事館向我們投訴，因爲他們相信他們的同伴可能來了A市。」

泰萊警司想了想，道：「然則，你要我們怎麼樣做呢？局長。」

「只是叫你注意一下，此事不能當作一般尋人案件去處理。」局長又問：「目前你和章日明有些什麼案件辦？」

「一宗兇殺案。」泰萊知道他說的章日明正是超人的原名。

「那麼，你吩咐其他人小心一下那二個美國遊客的下落。」局長又說：「資料在我這裏。」

「好吧！」泰萊心裏却在詛咒：什麼事都一併推到他和超人的身上來；他們可不是神仙啊！

那一邊，被警方封鎖的街道之上，已無汽車駛過；一條人影自天空中降落馬路上。他並非別人，正是超人。

泰萊警司親自跑到馬路中央去迎接超人。

超人降落地面之後就問：「爲什麼這樣緊張？死了一個人而已，我還以爲死了許多人呢！」

超人一直以來幫過警方不少的忙，但每次泰萊警司請他出馬，都是大件事。因此現在超人看見那邊只死了一個人，難免覺得驚奇。

泰萊道：「本來局長是要你去設法找二個美國人，他担心萬一那些美國人出了亂子，會演變成國際事件，影响本市聲譽云。」

「什麼美國人如此重要？」

「七個之中少了兩個。」

超人順口問道：「可是前一陣子大鬧賭場那七個美國人？」

「對了，正是被報界稱爲七金剛的。不過，我却不會急於找那二個美國人。」

泰萊道：「等會兒我們另外有好去處。」

泰萊剛說到這裏，那邊已有一輛小房車匆匆開到。

這一帶馬路暫時被警方封鎖，所以其他車輛不能入來。

但是這是警探的車子。

車中二名探員帶了一個人回來。

其中一名探員首先落了車。

泰萊看見那探員，立刻走了過去。探員低聲說道：「這傢伙綫路甚廣，但不肯露面，以免被人出賣，他担心黑幫會對付他。」

泰萊警司無可奈何，惟有進了車子裏去。

車子的玻璃窗也閉上了。

泰萊問那名被探員監視的男子：「你可否告訴我，那死者是誰？」

那男子苦笑：「我還未見過死者，如何作答？」

於是那探員用一個紙袋，弄穿了兩個小洞，只讓那男子露出雙眼，把他帶落車去，然後又走近死者的身邊去認人。

被警員擋駕的記者羣，在遠處看見這情形，以爲泰萊警司又表演「神探絕招」，這麼快就可以抓到了兇手。心裏不由得佩服不已！

那男子看完了那具男屍後，又回到車子內。

這時他才對泰萊道：「我不認識死者，但可以代查。不過有件事對你們也許有用。不妨告訴你，這兒一帶有一間地下賭場，不知會不會跟他們扯上關係。你們不妨查一查。」

泰萊警司叫他說出了地下賭場的情形之後，又叫人拍下死者的照片。

那男子在汽車裏又對泰萊警司道：「我知道地下賭場四通八達，你們想抓人恐不容易，但是查案也許多少有些幫助。不過——」

那男子又側過頭來，望着泰萊那個禿頭：「警司先生，你這樣子入內，只怕人未到已嚇得他們鷄飛狗走。」

「嗯，這也是道理。」泰萊想了想，又問：「關於賭城那邊，七金剛的事，你

可聽過？」

「當然聽過，七金剛的賭術精明，不知羨慕死多少人呢。」那男子道。

泰萊於是告訴他：「聽說他們七個人之中，突然有二人失踪，有他們那方面的消息麼？」

「沒有。」那男子又很誠懇地說：「我如果有他們的消息，一定通知你。」

「好吧！我相信你。」泰萊警司又說：「回頭你先替我們查出此人的身份。」

他隨手又招來一名警方的攝影師：「那死者的照片，要盡快晒出來。」然後又對一名助手說：「晒好之後交給他。我要快些找出答案來。」

最後泰萊警司離開了那車子，對一名探員道：「小心保護這個人，他可能是警方最有用的綫人。」

超人這時候才走過來問：「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泰萊道：「我們先返警局，也許不久之後你要重臨此地。」

說完，泰萊匆匆帶了超人離去。

在途中泰萊向超人解釋：他們趕着要向局長報到。但是不久之後他們又會回來，因爲他們不想大批警員在場時進入地下賭場去。所以便先去警局一次。

到了警局之後，泰萊偕同超人進了局長的辦公室。

局長立刻把一叠資料交到他們的手中，同時又交代說：「根據領事館方面的資料，這七個美國人曾在拉斯維加斯賭場贏了大錢，那邊賭場將他們列爲『不受歡迎人物』，嚴拒進場，如今他們以遊客身份過來，會不會又重施故技在賭場裏混？」

「局長可是指B城賭場？」泰萊問。

「不！」局長說：「B城賭場，是正式公開經營的，三數百萬隨時輸得起，我担心的却是：本市一些見不得光的地下賭場。」

泰萊警司道：「局長可是担心他們混入地下賭場出千，被黑人物所殺？」

「是的，你負責嚴重罪案組，一定明白他們這輩黑人物控制了地下賭場。」局長又說：「剛才你去看過的死者可不是外國人吧？」

「不！那是個中國男子。」泰萊又說：「不過那一帶正是地下賭場之所在。」

局長知道死者並非失踪的美國人，這才舒了一口氣！

泰萊又對局長道：「我想申請一紙入屋搜查令。」

局長一怔：「可是你剛才所講的可疑賭檔？」

「正是。」泰萊警司又說：「本市警方的聲譽一直不大好，完全是過去給一班害羣之馬弄汚了。這次即使找不到兇手，也要讓那賭檔不可以再開設下去！」

「那你照正常手續去辦，給我簽字便是。」局長一向信任泰萊。

泰萊警司挾着那七個美國人的資料，回到了他自己的辦公室去。

他一邊叫助手去申請入屋搜查手令，一邊對超人道：「外國人失踪的事我們可以暫時撇下不理，但是，你也不妨先認識他們，因爲回頭我們就要到賭場去一次，說不定有機會遇上他們呢。」

超人於是把那七金剛的有關資料翻閱了一遍。

× × ×

在一幢豪華的住宅大厦之內，客廳裏聚集了好一些人。包括了范大發，史勿夫、哉絲以及保鏢打手等等，足有十多個。

范大發正在大發脾氣，因爲他從電視和電台的新聞報告中，已知道地下賭場門外有人被殺死。

「你們這班笨蛋！怎麼可以弄出人命？」范大發的意思是：只要懲戒他們，不必殺死他們！

但是有份參加「拯救史勿夫」行動的打手們，却辯稱：「當時形勢所迫，我們沒有抉擇之餘地。假如我們手慢一些，也會死得不明不白。」

其他打手們也一呼百應，認爲陣上交手，出手輕重有時亦身不由主。

范大發摒退了他們。只留下貼身保鏢阿智和盲炳二人。

然後他對史勿夫道：「朋友，你也看見了，我們爲你而惹了麻煩。不過你放心，我相信不會有大問題。」他想了想又說：「暫時你們安心在此，其他事讓我去理；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出動！」

哉絲道：「坦白說，我們不慣局限於一個地方。」

史勿夫也說：「是的，我們利用第六感去賭博，亦無非藉此環遊世界。」

范大發道：「我要你們暫時留下來，贏够了，自然會放你們走。」

「多少才够？」哉絲問。

「一千萬元美金。」范大發道：「不過只是指我個人的分賬，我們合作，暫定四六分賬，你們佔四，我們佔六。」

史勿夫心裏不高興，因爲范大發剛才那一番說話，不但毫不客氣，更似威脅，亦似命令。

至於哉絲，她更加表面化：「你這算是什麼？其實五五分賬我們亦未必接受。因爲勝負關鍵，全掌握在史勿夫個人的手上。」

「不過你不要忘記。」范大發道：「你們的性命，絕對掌握在我的手上。如果沒有我，你們贏了更多，恐怕也沒有用。錢固然拿不出本市，性命只怕亦難保。明白嗎？」

史勿夫勸諭着哉絲：「算了算了，不要跟他吵！」他又對范大發道：「我們目前最須要休息，如果我無法保持最佳狀態，很難穩操勝券。」

「好吧！」范大發向阿智示意：「進去看看，他們的客房準備好了沒有。」

阿智獨自走進後面去了。

范大發知道剛才的語氣太重，又以另一友善的態度對史勿夫和哉絲表示歉意。然後心平氣和的對他們說：「這兒一直被世人譽爲黃金之島，東南亞各地人仕則視之爲天堂。這裏的人太無聊，又多錢，所以只要有門路，賺三幾千萬元美金，實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就有許多門路。」

史勿夫道：「都是地下賭檔麼？」

「不！有許多豪賭的場合，例如私家俱樂部，不少名流和富豪都會在那兒消遣。」范大發又說：「只要我們好好掌握機會去出擊，包你可以輕易達到我們訂下的

指標。」

「好吧！」史勿夫伸手過來：「祝我們合作成功！」他又說：「但是，也請閣下謹守諾言：當我替你贏够一千萬美元之後，不管我們這方面的收益有多少，你就要放我走！」

「當然！」范大發道：「我是個守信用的人。」

不久，阿智由裏面出來，把史勿夫和哉絲帶進後面的一間客房去。

史勿夫雖然面目呆滯，但是，他的頭腦却異常精密。進了房門，他已感覺得到這裏面機關重重：天花板上即使沒有秘路電視，也有竊聽儀器。所以他故意熱吻哉絲，目的原來是阻止她說話。

豈料哉絲却推開他，道：「你死到臨頭還……」

史勿夫又一把將她抱入懷裏，低聲對她說：「別亂說話，我們被人監視着。」

說着，他的一隻手已伸到門旁，把房間裏的燈光熄了。然後對哉絲道：「我們上床休息，有話留待明天再說吧！」

那一晚，史勿夫與哉絲就睡在那一間有空氣調節的房間裏。

他們都知道房外有人監視，要逃走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們只是相擁睡去；即使有話要說，也只是互相耳語而已。

范大發不但派人在房門外監視，還在房內隱藏了竊聽儀器，那是一套十分敏感的儀器，即使史勿夫與哉絲二人耳語時，負責操縱儀器的人亦可以聽到傳出一陣陣「沙沙」的响聲！

范大發也明知史勿夫和哉絲他們不可能永遠服從他；他只希望利用他們替自己大大的賺它一筆。

但是，史勿夫與哉絲都是外國人，加上「七金剛大鬧賭場」，又成爲衆所關注的大新聞，所以他們担心這二名外國人下次再在公共場合出現時，會惹來麻煩。范大發爲此而漏夜與他的智囊兼保鏢阿智商議。

此時范大發的手下已查出那二名老千的底細。原來被范大發手下殺死的劉明吉，以及在逃的拍檔范祥，都是經常在各處賭場活動的老千。而范祥這傢伙更是范大發的同宗堂兄弟。

范大發於是開始担心起來：「范祥會不會認得我們的人？」他問阿智。

阿智道：「若想斬草除根，當然是殺人滅口。」

范大發亦覺得有道理，於是下令手下們，設法去找范祥，將他殺死。

此外，由於賭王阮圖答允過賠償范大發在賭場輸掉的五十萬元，所以范大發又想以長途電話連絡阮圖。但是阿智却獨持異議。

他說：「剛才電視台和電台廣播也提及七金剛的事，我担心A市和B城的警方正在密切注意此事，我主張放長綫，釣大魚。」

范大發一向知道阿智不但有一身好武功也有精密頭腦，所以一直十分重視他。

「你所講的放長綫釣大魚又是什麼意思？」范大發問阿智。

「我有一套計劃，不但可以繼續讓史勿夫出現於本市各大俱樂部，以及地下賭場等處，還可以再重臨B城大賭場，而令阮圖等人防不勝防，贏它一個盤滿砵滿。」阿智蠻有信心地說。

「你那一套到底是什麼辦法？」

爲防隔牆有耳，阿智只附耳告訴了范大發。只見范大發聽了之後立刻豎起了大姆指，笑道：「好計謀！妙絕，妙絕了！」他又吩咐阿智：「明天你親自去進行吧！多少錢也不成問題。」

另一方面，泰萊警司與超人商議的結果，決定先去對付那一間規模極大的地下賭場。因爲根據綫人的口供，那兒品流複雜，三山五嶽人馬聚集其中，要找綫索也易。

「地下賭場能存在，外間人一定又以爲是我們警方包庇的。」警司說。

超人半開玩笑道：「你怎麼知道不是呢？」

「你以爲有人撐腰？」

「外間的人一定如此忖測。」

「我不否認，我們這兒亦有害羣之馬。」泰萊警司又說：「我們此番即使找不到有用的綫索，也要把地下賭場搗毀。」

這時候，警司的辦公室門外又有人扣門！

「進來！」泰萊揚聲道。

見一名探目。他帶了一個瘦削的男子入來，據說：此人任職一間酒樓，十分了解黑道中的情形。

泰萊爲了順利展開工作，先要多方面了解那間地下賭場的情形，眼前這個男子自稱曾到過那間地下賭場博彩。

那男子叫廖七，綽號道友七。

道友七可能有把柄在身邊那名探目的手上，所以很合作。他說：「你們要拉人，恐怕不容易，因爲裏面四通八達。」

泰萊給他紙筆：「可否繪圖說明？」

道友七說：「進去的路綫十分簡單，但我不知暗門何在，因爲我從未遇上警方圍搜，所以不用逃走，自然無機會由暗門逃出來。」

泰萊警司想想也是道理。

超人道：「不如照我方法試試。」

「什麼方法？」警司問。

超人望望道友七。

泰萊會意：「你先把他帶過隣房等等我！」

探目於是把道友七帶了出去。超人這才對泰萊說：「我們派人混入去先了解情況，再派警隊在外面包圍。屆時他們一定撤退，如此便可知道一切內部情形了。」

「但是他們不易讓陌生人入內。」泰萊自然也十分熟悉這兒地下賭場的營業情況，「一般來說，他們只做熟客生意。」

「我們可以利用道友七。」超人又說：「我跟他入去做內應。然後你隨後帶人來。」

「嗯！這辦法的確不錯。本來一個人力量有限，但我深信你有足够的本領應付危機。」

街頭命案發生之後，經過了大半晚的擾攘，那兒一帶，又回復了平靜。

將近凌晨三時。許多人，甚至可以說絕大部份的人，這個時候都在夢鄉中。只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人，現在才是他們最活躍的時間，夜盜便是。

當然，除了夜盜之外，還有值夜班的人。然而現在街上走動的這兩個人，却另有任務。

他們走進了一間大厦的閘門外；閘門旁有一系列的對講機。

但是，那兩個人之中，其中較瘦削的一個，却伸手在鐵閘上輕輕叩响了三下。

閘門內立刻出現了一個面肉橫生的大漢：「什麼事？」他就在閘門上的空隙中，透視着閘門外那二名男人，冷冷地問。

瘦削男子回答道：「阿松介紹來的。」閘門隨即由那大漢打開。

那瘦削男子偕同另一人入內時，却埋怨那大漢：「怎麼連我也不認得了，大難才。」

那大漢苦笑一下：「道友七，晚上我眞不敢見你，尤其是在灰暗的燈光底下，簡直像見了鬼！」

說完他又哈哈的笑了一陣！

不錯，剛才進來的兩個人之中，一個就是道友七，另一個當然就是超人。

這是黑道中人活動的場所，只要有熟人介紹，或者帶着進來，守門的就不加追究。反正到這兒來的人，亦無非想發點橫財而已。

超人與道友七走進了地下賭場時，這兒又是另外一個世界。與外面的冷清清，簡直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

出現於地下賭場的人，都是當地一些三山五嶽人馬。他們分別在各式各樣的賭檔之前，沉迷着下注。

在賭場的另一角，却有人在飲酒；其中不少是黑道中人。他們只在低談淺酌，所談的多是不想讓第三者知道的事。

原來黑道中人都相信這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警方的黑社會幾人也不敢在此活動。所以他們要做一些什麼非法勾當，又或者要找些什麼人合作，大都假借這裏展開一連串的活動。

正當超人與道友七到處張望時，突然有人伸手搭住道友七的肩膊：「阿七，想不到你竟然有錢跑到這兒來博彩。嘿！欠我的就沒有得還。」

道友七吃驚地回過頭來，那大漢原來是毒品零售商，亦即俗稱「拆家」的人。

道友七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急忙解釋：「我只是帶一位朋友入來觀光，那裏有錢賭？」

「他媽的！」那大漢十分生氣：「老子找你倒也找了好些日子，今晚難得見到你？你別走，算清我們的賬再講其他！」

超人心裏有氣：「朋友，這是娛樂場所，你何必弄得大家都不開心？」

那大漢瞪他一眼：「你是什麼人？」

「我是阿七的朋友。」

「給我滾開！」

超人冷然一笑：「我看，要滾的應該是你！」

那大漢本來伸手抓住了道友七的衣領，這時却用力一推，順勢推開了道友七，這邊却揮拳打向超人的頭部！來勢極急。可惜超人出手比他更加快，「轟」一聲！兩拳相碰在一起，那大漢竟然身不由已地「喲」的一聲！

超人循勢反擊，也只是輕輕一推，已見一條高大的身形飛向一張賭桌之上。

「隆」然一聲！

那大漢跌在一桌骰寶賭桌之上。

骰寶已搖過，蓋上了蓋子，給那大漢一撞，賭注固然亂七八糟，骰寶盅也撞翻了。

一時之間，秩序大亂！

賭場的打手們，追源禍始，自然找到超人他們這邊來！數名大漢睜眉怒目，向道友七和超人他們包圍過來。

超人不慌不忙，先讓他們硬打亂撞！

賭場中的打手都是黑道中人，而且自認武功不差，自然沒有把超人看在眼內。所以他們就是有武器可用亦不用，只以拳頭相向！

豈料這班打手的拳頭打在超人的身上，彷彿擊在石塊之上一樣，痛得個個裂齒呼痛不已。

另一班負責保護賭場的黑社會打手們，則手持刀棒，齊齊攻上！

道友七早已赫到面無人色，躲向一角，只有超人一個獨力應戰！

賭場之內，此際亦見秩序大亂！刀光棍影，喝打連聲之中，但見超人赤手空拳，穿插於人羣之中，腿起拳落，疾似旋風。更令旁人看得嘖嘖稱奇的，却是那陣陣鏗鏘之聲，超人明明是不持有任何武器，何故在硬打硬接之中，竟然好像有金屬武器在手一樣，發出連串响聲？

超人身上彷彿鑲上了鋼板一樣，那些手持刀棒的人對他毫無辦法，有些打手反而被他嚇了一個半死！

「這傢伙懂神打的。」有些人甚至大驚小怪的叫將起來。「否則他不可能刀槍不入啊！」

「然則他究竟是何方神聖？」賭場裏的高級管理人員吃驚地問。

可惜一直沒有人回答他們。只因爲這裏的人根本就沒有人知道超人的來頭。

那一邊，道友七看見勢色不對，正想悄悄逃出去；但是，一名打手却及時發現了他，衝前幾步，一手將他抓住：「不要走！嘿，老大正要查明這神打小子的來龍去脈呢。快告訴我，他是誰？」

道友七根本也不知道超人的底蘊，自然是無從作答；但看見現場上的混亂情況，他也明知這一次闖下了大禍。以黑幫的一貫作風，追源禍始，他一定逃不了。

道友七情急之下，尖聲叫了起來：「救命……」

超人聽到了，循聲望過去，只見二名打手正企圖把道友七拉入一間房內去。

房門迅速關上。

超人見狀大急，他當然不難想像得到：他和道友七一齊入來，現在道友七被人捉去，再不救他，他勢必被人活活打死！

因此，他擺脫糾纏着他的打手們，正待衝進那間房去；突然之間，天花板上却傳出了一陣陣警報的音响，各處的紅燈訊號也開始閃動起來。

那是一種人所共知的疏散訊號，表示警方正要入來搜查。燈號與警報系統都是通知地下賭場內的賭客逃走的。

於是那些暗門紛紛打開，以便賭客們逃出去！

在這剎那間，人頓感進退維谷，因爲如果他進入那間房去救道友七的話，勢必無法兼顧這外面的人，當泰萊警司帶人入來時，一切人證與物證都可能已被他們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如果留在外面，一邊打開大門讓警員入來，一邊阻止各人撤退及毀滅證據的話，那麼，道友七在房間內可能已被人打死了。

雖然道友七這種人也是死不足惜，他不過是個處於警方與黑人物之間的綫人而已，不死也遲早因吸毒而自毀。但到底他也帮過超人，所以超人希望盡他所能，不讓他死去。

情急之下，超人終於也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於是他揮拳踢腿，先將包圍住他的打手們擺脫，然後騰空飛起！

剎那間，所有的人都嚇呆了。

只見超人雙手平伸，貼住天花板下面飛翔而去，越過了所有的人頭頂。

目擊者都張目結舌，反而忘記了警方人員即將衝入這兒來。

正當各人都難以置信地瞪住超人的時候，他却飛到後面一處秘密的出路去——那是地下賭場的暗門。

暗門是一度鐵閘，閘門已經打開了，賭徒們正紛紛由該處逃出去！

超人落在閘門之前，正想外逃的人無不吃了一驚。

驚愕之際，那班人都給超人推倒向後，重新回到了屋內。「嘭」一聲，超人立刻將已經打開的閘門關上，隨即上了栓。

被他攔住去路的賭徒最少也有十多個，有男有女，但如果聯合起來的力量，也十分可觀，竟被超人以雙臂一推，彷彿大風掃落葉一樣，紛紛倒向後。

超人知道前面大閘仍緊閉着，如果上前將門打開讓警方入來，這時又怎辦？賭徒們一定再開啓這暗門逃之夭夭。

因此超人用力一拗，將那條栓住大閘的橫鐵拗彎了，令到鐵閘暫時無法打開。

賭徒們逃不了，又明知道警方即將入來，無不大爲焦急，可惜焦急也沒有用，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及得上超人的力量。

別說是他們這班賭徒，就是賭場中的打手們持有刀棒也無法令超人屈服下來。

這間地下賭場稱得上是四通八達，所以暗門也有三個，分別通往這一座大厦各處公衆走廊以及後巷。但是都給超人以同一方法將橫栓拗曲，令到這些暗門無法可以再打開。

打手們又急又怒，刀棒又指向超人。

超人雖然凌空飛起，但是那層樓樓底不高，所以打手們的刀棒仍可以接觸到超人的身體，只可惜那些刀刀棒棒對超人來說，竟然起不了任何作用。

剎那間，超人已飛到了前面的大門入口處。

當時一班賭場中人正把守住大門，目的無非要阻延警方的入屋時間，好讓屋內的人設法疏散各賭徒以及毀滅證據，豈料超人却凌空飛至，那班人惟有以刀相向！

無奈超人生就一副銅皮鐵骨，「錚錚錚」一連幾聲，打手們的利刀紛紛折斷。

超人情急之下，已無心跟他們再玩了，抓起一名大漢，凌空飛擲過去，將一股打手的人潮壓倒。

超人此刻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衆打手不敢再衝過去。

「卡察」一聲！

超人把大門鐵閘拉開，讓大批警方人員一湧而入。

賭場中人明知大勢已去，也沒有强行反抗；賭徒們更加不會自討苦吃。因爲他們如果强行闖出去，只有挨揍而已。

泰萊警司親自帶人入來，把一干人等逮捕；但是却沒有立刻把他們帶離現場。

就在那間囚禁道友七的房間之內，警探抓住了一名負責人任統。

一名探長正待對任統以拳頭相向，這時泰萊警司已經入來了。

他對那探長道：「法律不容許我們打犯人的，可不是嗎？因此，我們必須客氣一些。」然後，他又問任統：「較早時，這兒門外的街道上，發生了一宗命案，相信你們一定知道死者是誰吧？」

任統搖搖頭：「我怎麼會知道呢？」

泰萊又將死者的照片出示，那是一名警方人員在現場拍下來的。

任統看了還是搖搖頭。

那名探長心裏有氣：「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此乃是非之地，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人曾在此參加賭博。因此即使你不認識他，其他人亦可能知道此人的來龍去脈；你若帮帮我們，我們還可以放你一馬。否則你——」

探長剛說到這裏，那門外又走進了一個人，他正是超人。原來超人已聽到了探長的話。

超人道：「我已聽到有人說，今夜門外的死者是一名老千。如果他不講實話，我倒有個好方法。」

超人一面說着，走過去把一個窻門推開了。

那窻門本來已漆了黑色的漆油，目的是不想外間知道這裏面的情形。

任統吃驚地問：「你們想追供嗎？」

話猶未完，超人已攔腰把他抱起；任統想掙扎，可惜他的氣力怎樣也敵不過超人。超人抱住他，就朝窻外凌空飛上了天空！

任統不知道超人會飛，當堂嚇得魂不附體。

他閉上了雙眼，只感到耳邊一陣風聲虎虎！寒氣迫人。幸好超人還未放開他的手。

他試張大了雙眼，不由得又是大吃一驚：原來此際超人已將他帶上了數百呎的高空！

「你可以說，亦可不說。」超人說：「但我可以放開雙手，亦可以帶你安全回去。」

任何人在數百呎的高空上，身體沒有任何實物承受，也會嚇至雙足發軟，任統雖然在黑道中混了不少日子，大陣大仗見得多了，也從未試過這樣被人帶上高空去！所以他惟有說道：「那死者叫劉明吉，是個老千。他和他的一個拍檔就到我們這兒玩。」

超人於是問：「他的拍檔，叫什麼名字？」

「范祥。」

「有辦法找他嗎？」

「我相信有辦法的。」任統只想超人不入啊！」

快些「回航」，於是又哀求着：「請先放我落去，我一定盡力幫你們找到范祥。」

「好吧！」超人說話之間，人已彎腰下衝，任統在他的臂彎裏，有如痲鷹挾住一隻小鷄，轉眼已俯衝數百呎！嚇得任統也不敢張開雙眼。

「到了！」超人話未說完，已穿窗而入。

泰萊警司等人早已在這房間之內等候。超人放下任統之後，對泰萊報告剛才他招供的情形，於是泰萊叫任統找個人來幫幫他。

任統召來一個助手，他知道范祥的居處。

至於賭場之內，警方人員已控制大局，正分別把賭徒們登記起來了；地下賭場的人則被分隔起來問口供。有些是有案底的黑人物，有些則是通緝犯。

但是這一切已交給其他警官辦理。

警方在現場一帶封鎖：本來已平靜下來的街頭，又再次熱鬧起來了。

泰萊警司志不在此，在超人的陪同下，帶了任統一名助手林基，匆匆乘一輛私家車離開了那間地下賭場。

泰萊警司所以不坐警車，無非不想打草驚蛇。他們在林基的帶領下，來到了一條橫街；那兒一帶全是舊樓。

林基道：「據我所知：他們每晚只可能出動一次。今晚既然到過我們那裏，照計不會再出去了。因此這時候，他們可能正在睡覺。」

泰萊警司對同來的二名便衣探員示意：「你們分別到前後門把守，任何人也暫時不准進出。」

然後他又問林基：「他們住在那一層樓？」

林基道：「四樓。」

那一幢舊樓最高也只是四樓，五樓已是天台。

林基道：「據我所知，他們房間的窗口，有一條活動的吊梯可供他們攀上天台去的。因爲像他們這種人，隨時會被警方或仇家找上門啊。」

泰萊警司聽了林基的解釋，立即叫超人登上天台，然後他就親自帶同林基去敲門。

屋內一片沉寂，好像沒有人；泰萊警司向林基遞了一個眼色。林基道：「可能沒有回來……」

豈料話猶未完，屋內已傳出一陣腳步聲。泰萊警司急忙伸手拔槍，門也在這剎那間打開了。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却是超人。超人原來已由天台飛入窗內。

他對泰萊道：「屋裏只有一個死人，活的可能早已走光了。」

泰萊吃了一驚：「在那裏？」

超人帶他們進入一間房，裏面果然躺了一個男子，看來是死了！

超人道：「除了亮燈之後，我並未移動室內各物。」

泰萊警司把林基召來，指指那具男屍問道：「他是不是范祥？」

林基瞥了那男子的面部一眼，點點頭：「他正是范祥——劉明吉的拍檔。」

泰萊警司於是打開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話機，把守候在下面的警探召來。

× × × ×

「先後發現的二名死者都是老千。」泰萊警司道：「這表示有人因輸了太多的錢而決心報復。」

大批警方人員正在兇案現場偵查。

死者已證實是范祥——當晚與劉明吉一齊出現在地下賭場的貴賓房。

而當晚負責管理貴賓房的，正是任統的得力助手之一的林基。現在泰萊警司就要林基回憶當時入局賭沙蟹的人究竟有多少？

林基知道事件鬧大了，一點也不敢怠慢。他回憶着說：「除了一名外國人之外，都是熟客。其中輸得最多的，是富家子李寶。」

泰萊警司忽然想起那七金剛來：「爲什麼你不早些說出有個外國人到這兒來？」他又問：「那傢伙的樣貌與身裁是怎麼樣的？」

林基憑記憶說了一次，泰萊警司立刻叫人由總部取來七金剛的資料，然後又再問林基：「那外國人輸了還是贏了？」

「贏了。」林基道：「我聽派牌的阿珍說，這兩個老千倒是先贏後輸。」

泰萊警司至此才對超人道：「那二名死者老千今回是遇上了强中手，說不定我們要先找到失踪的史勿夫與哉絲，然後才有眞正的答案。」

超人忍不住問警司：「你以爲據報失踪的七金剛之一——史勿夫，說不定就是殺人兇手？」

泰萊道：「像這種地下賭場，很少有外國人跑到這兒來參加賭局的，但七金剛情形可不同了，他們本來就是爲了在賭博中賺錢，所以才東來。」

不久，泰萊警司派回總部把「七金剛」資料帶到現場來。另一方面，當晚在「貴賓房」派牌的地下賭場女職員阿珍，亦被一名女警探押到現場。

泰萊警司要他們辨認「七金剛」的照片。

阿珍也只不過瞥了一眼，立即認出了史勿夫：「就是他——與范祥他們交手得利的，正是這個外國人。」

泰萊警司回頭對超人說：「我果然不幸而言中，他們竟然分頭出擊！在正式的合法賭場已引起人家太大的注意，所以不得不改變策略。」

泰萊說完，就把現場的偵查工作交給其他警官處理。然後匆匆帶着超人離去。

在車子行進途中，超人問泰萊：「警司，現在我們要到何處去？」

「酒店。」泰萊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們先去拜會七金剛。」

超人道：「你說他們分頭出擊，我倒有些懷疑。」

「你的意思是：如果他們分頭出擊，又何必找我們協助。是嗎？」泰萊解釋說：「其實，我覺得那可能只是一種烟幕作用。」

車子停在一間酒店門前。

泰萊警司向門警出示了身份證明，然後帶了超人一齊入內。

時間已是接近天亮的早上。人們的習慣，一般都會在這個時候熟睡如豬，所以警方去抓疑犯，也專揀這一段時間。但是

現在泰萊只是「拜訪性質」，他之所以急不及待，無非担心「七金剛」中的其餘五男女會離開酒店，甚至離開了本市。

「七金剛」中的柯賓與艾蓮，本是一對情侶，所以這時候他們正相擁而睡。想不到却給泰萊警司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吵醒了。

泰萊警司所以不先用電話傳報，無非怕「七金剛」中人習慣了狡滑，藉故不接見，或者出現意料不到的局面。然而現在，林賓根本就避無可避。

泰萊一邊出示證明文件，一邊很客氣的說：「對不起，我是本市警方的泰萊警司，他是我助手章日明。請問你們是否向我們警方投訴說：你們有二個同伴突然失了踪呢？」

「唉！天啊！怎麼你會揀這個時候來找我？」

泰萊警司往房間裏張望：「我可以入來嗎？」

「當然可以。」柯賓一派無可奈何的神氣。

房間裏還有一個人，他正是「七金剛」其中另外一位女將艾蓮。

艾蓮也是剛剛被吵醒。她還來不及下床，索性坐在被窩裏。

泰萊警司第一句就半開玩笑地說：「你們在賭城贏了許多錢吧？」

「數目不大，只是玩耍性質。」柯賓這時比較清醒，「是不是我們那二名同伴有了消息？」

「不！」泰萊警司道：「你們那二名同伴我們還未找到。不過，他們的確有消息。據我們所知，他們曾在一處地下賭場出現，與二名老千交過手。結果你猜怎麼樣？」

「當然是史勿夫贏。」柯賓毫不考慮地說。「我那位同伴幾乎戰無不勝，逢賭必贏。」

「你這句話倒沒說錯，他不但在賭桌上贏了，還在打架中殺了人。」

「什麼？殺人？」

「是的，而且不祇殺一個，還殺了兩個。」

柯賓和艾蓮二人都嚇得張大了咀巴，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因此，我極希望你們與我們警方合作。」泰萊警司道：「我想知道你那兩位朋友的來龍去脈。他們究竟憑什麼可以逢賭必贏？」

「我亦無法解釋，但是他的賭術之精明，已是有目共睹，B城賭場可以作證。」柯賓道。

「你們在何處認識？」

「拉斯維加斯賭場。」

「他到底是什麼人？」

「天曉得！」柯賓聳聳肩，「他在賭場中逢賭必勝，因而引起了我們的注意。結果，我們利用哉絲去結識他。彼此協議，七個人一齊環遊世界。最近到了本市。但想不到就出了事。」

「你們是職業賭徒？」

「不！只有一兩個靠賭博爲生。」

「我不明白，爲什麼史勿夫既然逢賭必勝，爲什麼他還要跟你們在一起？一個人豈不是可以贏得更輕鬆麼？」泰萊警司問。

柯賓望望艾蓮：「老實說，獨食難肥啊！假如他只有一個人，贏得太多，是不是有些担心？但我們這一班人之中，有技擊高手，有職業賭徒，並有法律專家，任何情況下也不必担心什麼。」

「但是現在，就輪到你們担心了。」

柯賓瞪住泰萊警司，怔怔地問：「我們只是關心史勿夫和哉絲的安全，爲什麼要担心？」

泰萊警司道：「可能是我的敏感，但是，我却是有所根據的。」

艾蓮不以爲意地說：「他們有危險性麼？」

「嗯！」泰萊警司道：「我是警方的人，不可以胡亂地忖測。不過，你們是外來客，我不妨告訴你們，此地的黑人物手段十分狠辣。史勿夫如果眞的殺了二名老千，我實在有理由替他担心的。」

泰萊警司說話時，超人却站在靠近窗口的地方；他輕輕揭開窗簾下望，彷彿發覺街上有些可疑人物正在酒店門前監視。

酒店對面的馬路旁停了一輛車子，裏面那三名大漢已不止一次的，先後到馬路旁邊的行人道走來走去。他們顯得很不耐煩，一次又一次的看腕表。

這時候，泰萊又說道：「我們警方有責任保護你們的安全。但是，我個人却也希望你們澈底坦白，澈底合作。只有這樣才可以盡快把史勿夫先生和哉絲小姐找回來。否則的話，後果我實在不敢多想。」

柯賓想了想，道：「我覺得，要講的，都講過了。如果你有什麼懷疑，請問我好了。」

「我可否見見你的其他同伴？」泰萊警司說着，又看看腕表；時間已是上午七時。

街燈已熄，太陽升起了。

街道上顯得一片光亮。

柯賓走近床邊，不知道跟艾蓮說了一些什麼話。

艾蓮仍以被單遮住胸部；她頭髮蓬鬆的倚在床頭的枕上。顯然是來不及穿衣服，所以就索性不下床了。

柯賓終於帶了泰萊和超人去敲隣室的房門。

但是，房板响了好幾次，裏面全無反應！

侍役來了。泰萊問他：「這房內的人是否外出？」

侍役搖搖頭：「我沒有留意。」

柯賓道：「沒有理由的，他不會外出；如果祖尼外出一定先通知我。」

「祖尼是什麼人？」泰萊問。

但柯賓還未回答，他們背後已傳出一個男子的問話：「發生了什麼事？」

各人回頭一看，是個穿了睡袍的男子，睡眼半亞地瞪住各人。

柯賓見了他就說：「奇連，你有沒有見過祖尼？」

「何不撥個電話入房去試試呢？」那男子說。

住在對面房的奇連，也是七金剛成員之一。他在熟睡中被人聲吵醒了。

「是的，你快撥個電話入去。」柯賓對奇連說道。

只見奇連轉身，回到他的酒店房間裏去。

泰萊警司又不耐煩地，再伸手敲門。只有超人此刻已折返柯賓的房間裏去；當時艾蓮正由被窩中走下床來，準備戴上胸圍以及穿上衣服，看見進來的是超人而不是柯賓，嚇得驚奇起來。

艾蓮的驚叫聲立刻引起正在隣房門外的柯賓與泰萊警司等人的注意。當時各人正以緊張心情忖測房內那美籍男子祖尼的命運，一旦聽到這麼一聲驚叫聲，各人無不大吃一驚。於是他們又一窩蜂的湧進柯賓與艾蓮的房間裏去，甚至更多的酒店侍役也來了。

艾蓮在驚愕中，看見超人根本沒有理會他，只往窗口走去。

當超人往街道上俯視後，又迅速推開了窗門，爬了出去，這情形看得艾蓮又是一陣驚叫，因爲她根本不知道超人會飛！

即使匆匆趕入來查看究竟的柯賓，以及酒店的侍役們，也因此而揚聲叫了出來：「嗯嗯，不要跳啊！」

唯一可以放心的，却是泰萊警司，只因爲眼前一班人之中，只有他比較了解超人。

超人原來是看見了街上有人正在打鬥，一個外國人，以及三名大漢。

較早時，超人已看得明白，那三名可疑大漢，不斷的進出於一輛房車之內。

那房車就停在酒店對面的馬路旁邊。三名大漢顯然佔了優勢，却不知怎的，竟然匆匆搶登車上，絕塵而去！

超人心裏既有疑問，那裏肯放過他們？他還未降落馬路上，那車子已開走了。因此，超人立刻在馬路之上飛翔，追逐那輛可疑車子。

泰萊警司俯視街道上的情形之後，問身邊的柯賓：「他可是你的同伴祖尼？」

柯賓當時亦與泰萊併肩站立於窗前。他自然亦目睹一切，因此，當時柯賓與其他酒店中人都因爲超人凌空飛翔，而感到萬二分的驚奇。

他們之中，有人呆住，直盯住正在飛翔中的超人，亦有人致電樓下保安室。

而柯賓則告訴泰萊警司：「不錯，他正是我們的同伴之一的祖尼，眞奇怪，他爲什麼要悄悄離開房間到下面去？那三名男子又是什麼人？」

泰萊警司也急於要知道答案，所以才致電警方總部，通令全市巡邏中的警車，趕去接應超人。

酒店中的保安人員，接得內綫電話之後，也急急趕到街上去；只見一名酒店的外籍住客，此時正身披睡袍，歇在馬路中央。

他正是祖尼——七金剛的成員之一。

祖尼當時也給超人嚇得目定口呆！因爲當他跟三名大漢交手時，超人正凌空飛降而來，後來三名大漢奪登車上逃走，超人又飛去追逐那輛開得飛快的車子。祖尼差些兒也以爲自己正在做夢。

直至酒店的保安人員到了他身邊，祖尼才如夢初覺地回到了現實世界。

不久，泰萊警司和柯賓等人也由樓上落來。

原來這個祖尼乃一名美國「CIA」特務，但年前已退休了。由於職業的敏感，他較早也留意到酒店門外那三名可疑男子與一輛汽車。

祖尼擁有一身武功，所以他雖然年近半百，仍然身手靈活，身體也强壯如牛，就憑了他過去的經驗，所以他沒有通知其他同伴，悄悄到後面的走火通道去，沿住酒店的太平梯爬落街上。

那三名男子不知正在等待着什麼，當他們見了祖尼出現在他們的面前時，頓感張惶失措。

祖尼就憑這點而向那三名男子大興問罪之師，雙方亦因此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

三名男子之中，身爲首領似的中年人一聲暗號，另外二名年青人就掩護他撤回車上，也正因爲這樣，祖尼才以特務的目光忖測。必然事出有因。因此亦更加覺得可疑！

可惜當時超人剛好在他們的頭頂飛臨，祖尼亦因此分了心，那三名男子隨即開車遁去。

現在超人經過一段路程的追逐之後，當超人出現在那車子的車頭擋風玻璃前面時，那車子的司機當堂嚇得手忙脚亂。

「察」地一聲！車子差些兒撞上了行人道去！

結果車子停在一處路旁，車內三名男子也分別逃出來，超人只可以追上了其中一人——那像是首領的中年人與另一大漢分向不同的方向逃去，所以超人只追到了一名年青人。

警車的响號一連串的响了起來。

清晨寧靜的街道，變得吵鬧不堪，剎那間如臨大敵似的，警員們紛紛由各警車躍下，將那可疑汽車包圍。可惜車內已空無一人，而超人這時已自街口那邊押住一名年青人回到了現場來。

那名男子很年青，只有二十餘歲，他已嚇至面無人色，只因爲他從來未見過有人會飛的，所以當他逃走時，被超人凌空飛臨頭頂之上，當堂嚇到雙足發軟。

即使現在，那傢伙仍然驚魂未定，口呆目瞪的，盯住超人。

超人把他交給在場的警方人員。

那年青人訥訥地問道：「他……他是什麼人？」

一名警長道：「先告訴我，你是什麼人？」

超人則問道：「爲什麼你要監視七金剛？」

年青人道：「我什麼都不知道，只是受僱於人。」

這時候，泰萊警司亦已帶了「七金剛」之中的柯賓和祖尼二人乘警車趕到現場來。

那年青男子指出那個中年人才是僱用他的人，至於他本人則自B城正式入境，他叫周孚，僱用他的中年人則叫何華，連同那在逃的大漢，總共三人，來此地的目的，只是暗中監視「七金剛」的一舉一動云。

可惜他們做得太笨，碰上祖尼又是一名退休的「CIA」美國特務，警覺性自然比人高一籌。

至此，「七金剛」首領柯賓就對泰萊

警司道：「現在我總算明白了，他們當然是賭王阮圖派來的。嘿！我們要保留追究的權利啊！」

但是泰萊却說：「賭王是個有錢又有面的人，不會做出這種事來。」

「其實我們所贏有限，他也太過份，太小器了。」祖尼氣憤地說。

柯賓則道：「而且我們的確確憑技術取勝，並非出老千。」

泰萊警司一邊吩咐警方人員設法通緝在逃的兩個來自B城的人，另一方面則帶同超人，陪着柯賓和祖尼返回酒店去。

警方忙了一場，超人也忙了一場，除了抓到一個可疑人物周孚之外，其他毫無所獲。

泰萊警司從柯賓等人的口中，也只知道失踪的史勿夫具有第六感——這也是「七金剛」逢賭必贏的秘訣。

儘管如此，經此一役後，警方對「七金剛」的成員也不得不開始注意。

警方一方面派人暗中保護他們，另一方面則把領事館交來的資料，透過國際刑警組織，偵查這「七金剛」的底蘊。泰萊警司認爲只有這樣，然後才可以把謎底揭開。此外泰萊又留下電話，要柯賓與他保持連絡。

至於「七金剛」內部方面，經此一役之後，他們剩下來的五個成員，則另有一種想法，他們想像到史勿夫已找到了另外一班人合作，憑第六感贏錢。

事後「七金剛」的五個成員柯賓、艾蓮、祖尼、梵廸和奇連等，聚集在酒店的房間裏面，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祖尼氣憤地說：「史勿夫和哉絲太不够道義了，如果讓我找到他們，我一定將他們撕開兩邊。」

身爲首領的柯賓却說：「我們不要太過衝動，因爲現在事情還不致太壞，而且出了事的，只是他們兩個，對我們整體而言雖有影响，但對我們還不致吃虧。」

職業賭徒的奇連却說道：「誰說沒有影响？我們本來就有一套非常美好而又完整的計劃，但是現在，恐怕我們的大計將無法完成。」

梵廸是一位數學家，亦是電腦專家，他一向沉默寡言，這時候却忍不住插咀道：「我看未必，雖然少了一個史勿夫，對我們多少有影响，但我不妨提醒大家，我們七金剛並非全靠他一個人的力量而能够贏錢的，只要確定史勿夫和哉絲他們離開我們，我們還是可以繼續贏下去。」

艾蓮是個女賭徒，也是個女老千，她說：「我同意梵廸的意見，我們在適當時候再出擊，不應受到他們二人的影响，一切必須依原來計劃行事。」

房間裏就只有他們五個人。

酒店門外，樓下大堂以及這層樓其中一名「侍應生」，都是便衣警探——由泰萊警司親自派來暗中監視和保護他們的警探。

「七金剛」首領柯賓說：「相信經此一役之後，A市和B城的警方人員都已開始注意我們了。因此我們必須稍爲忍耐一下。」

「我們的想法却剛好相反。」數學家梵廸說道：「爲了公開證明『七金剛』沒有了史勿夫仍然可以贏錢，又爲了公開向大衆證明我們絕非依靠出老千，所以我贊成重返B城賭場一次。」

奇連道：「我怕B城的黑幫會徹底對付我們。」

「放心！」祖尼故意揚聲道：「經此一役後，A市的警方已開始派人暗中保護我們，相信就是我們重返B城，他們仍會聯同B城警方小心監視一切。因此，我認爲我們一定很安全。」

奇連瞥了祖尼一眼：「你怎麼證明我們已被人暗中監視？」

祖尼道：「我可以跟你打賭，單是這房間門外，已有警探在着。」

奇連賭興大發，立刻掏出銀包，抽出了一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鈔：「只要你能找出證明，我們就賭一手吧！但要先找個證人。」

職業賭徒奇連話未說完，退休特務祖尼已經急步竄到了房門後面去，出其不意的，把房門拉開，令到各正在門外偷聽他們談話的侍役根本來不及迴避。

那侍役原是一名便衣警探，當時也給祖尼的突然出現嚇得一跳！

祖尼一手把他拖了入來！

那警探担心祖尼動粗，一邊求情，一邊暗中按下了身邊一具電子通訊儀器的緊急求救訊號。

祖尼本身是一名退休的美國特務，自然身手不凡，同時也想像到對方可能有槍。因此，當他把那名警探拉了入來之後，立刻以極其矯捷的身手，把他按在牆上，喝令對方不要動。

只見祖尼以雙手在對方的身上一掃，手槍，電子通訊儀器等等，眨眼之間，已落在他的手上！

那警探回轉身來想反抗，立刻又被祖尼用零得的手槍指向他的太陽穴。

「小子！除非你活得不耐煩，否則你最好不要亂動！」祖尼咬牙切齒地說。

其他「七金剛」的成員亦湧了過來，他們至此也不得不佩服這一位退休的「CIA」身手，胆色與警覺性，的確高人一等。

「叮噹，叮噹！」門鐘响了！

柯賓走過去打開房門。一名外籍警探和一名已喬裝侍役的女探員匆匆趕到：「發生了什麼事？」

祖尼仍然用手槍槍管指住手上抓住的「男侍役」，故意說道：「你們來得正好，我抓到了一個賊，此人意圖不明，身上還有一支手槍……」

那位外籍警官不等祖尼說完就說：「我是本市警方的布朗督察，這是我的證件。」他遞上了一份塑膠身份證：「他只是我們警方派來保護你們的人。」

祖尼故作猶疑。

但柯賓已接過了布朗督察的證件，他對各人說：「他的確是警方人員。」

祖尼這才把手槍交還給那名喬裝的警探：「你還要再接受訓練，這樣子好容易給壞人打死，還好遇上我們，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那打扮成侍役的探員面上不禁紅了一陣。

（未完）

前文提要：

女俠艾可這一夜越過南京城牆，碰上天下聞名飛賊齊人，艾可目的想打聽長江鏢局的局主是誰，齊人躲在城上避開仇家追殺，此時掠來兩條人影，追殺過來，二人只好應戰，艾可將兩個殺手刺死，救了齊人，他感激拜謝而去。她正想離去，見到一位坐輪椅的老人出現，才知這是長江鏢局的創辦人「鐵胆神刀」徐龍飛，徐老和艾可的爺爺是好朋友，彼此都有一把「神刀」，現在他將短刀送給艾可，並將自己的往事向她說及……

情狂慾海死　引咎悔恨遲

江超道：「不，武功高强只是手上功夫，但心够不够硬一樣重要，如果你心硬得見一個殺一個，等你殺了百幾十個人，或者殺幾百個人，那時誰也不敢找你，恐怕連暗算你都不敢。」

這話確實有道理，肯死纏爛打，肯不要臉撒賴的人誰不頭痛，潑婦能使流氓也覺得害怕，就是這種特質了。他微笑一下，心中的不高興消失了。

當然任何人最害怕的還是殺人如蔴，狠如魔鬼的人，連最敢拚命以及潑婦在內，也一定害怕的。江超說得對，武功高有甚麼用？如果沒有冰一樣的心，沒有鋼鐵般的胆的話。

他的自信仍然沒有消減一分一毫，道：「謝謝你，你的話我會永遠記在心裏。」其實他對這些問題老早已想過千百遍，他雖然年輕，却從不魯莽衝動，任何事都經過思攷。所以他既敢進行試驗，對種種問題自是已下了決心。

× × ×

有强風時，大路上的塵沙會漫天蓋地湧入茶亭內，飲茶的人只好瞇起眼睛，用手蓋住茶盃。

現下只有和風，茶亭內外大約有二十人。大部份人呷着已換了許多次茶葉的茶，以及露出不大耐煩神情。

忽然有人叫一聲「來啦」。所有的人都立刻精神抖擻，向大路遠處望去。

大路上連個鬼影都沒有，但快到轉彎

說小篇中情奇義俠

司馬翎・文
黃耀基・圖

倚刀春夢

那兒路邊一棵樹上，濃密枝葉中伸出一支紅色旗幟，搖搖幌幌好一陣，便縮回枝葉內。

茶亭中心有兩個人坐得一派大馬金刀樣子，他們都是永勝堂首腦級人物，左邊是「挑魂錐」羅獨，右邊是高大的「鐵霸王」熊開。兩人年紀都是四十左右，全身都有驃悍之氣散發出來。

羅獨抄起成名兵器，四尺長黑色鋼錐，冷冷道：「老熊，永源鏢局徐龍飛那小子，雖是名不見經傳，却把南陽寨一組人馬打垮。南陽寨的韓厚那把刀還不錯，底下也有幾個硬手……」

鐵霸王熊開聲音响亮道：「我都知道啦，你幹嗎再提？」

羅獨面色陰沉，道：「南陽寨忍氣不搶着報仇，把燙手山芋丟給我們，財是希望本堂出兵折將，然後他們大當家二當家全力出擊。」

熊開道：「他們怎知本堂一定會損兵折將？這回我們如果殺死徐龍飛，他們豈不是找不回面子？」

羅獨道：「正是，正是，我們正要這樣做。南陽寨必定想不到我們兩個都親自出馬……」他稍稍停頓一下，心想其實應該連龍頭老大姜冲都一齊出馬才穩當，可惜姜老大最快還要一個時辰才趕得回來，他沒有把這想法講出來，又道：「現在我講我的戰術部署，希望你全力支持。」

熊開訝道：「你講呀，我幾時不支持過你？」

羅獨道：「先派六名弟兄持弓箭埋伏兩側，方老二和小朱用鉤鐮槍，你我各帶一名副手，我看就是老何跟老范好了。最開始時以强弓硬箭密集攻擊。如果那小子騎馬，兩把鉤鐮槍等攻坐騎，如果步戰，他們從旁擾亂，讓我們有機可乘，你我一定要合力出手，你切切不可來單打獨鬪那一套……」

他最主要就是要熊開應允聯手，那自然是由於敵人只是一個毫不知名的青年之故。如果是知名扎手人物，那就不必多說了。

熊開忽然感到情況形勢極之嚴重，凶悍之氣消失大半，頭皮微微發炸。

羅獨一發出命令，茶亭內氣氛登時冰冰冷冷，人人都驟不及防，感到徐龍飛巨大的壓力。

羅獨起身走到茶亭門口一站，眼見奉命出戰的手下都各就崗位，然後縱目四顧。第一眼先看見大路遠處恰好出現兩匹馬兩輛大車。跟着又看見田疇間有些人。這些人都是由於大路兩頭被封鎖，所以兜大圈繞過這段大路。無疑他們也想遠遠地瞧瞧這一截大路上發生甚麼事。

斜照的陽光稍微變成金黃，阡陌上一些桃李以及杏樹，有些還有花朵，暮春江南一片寧謐溫柔。徐龍飛深深再看一眼，心想：這般美好景色，我希望以後還看得到！

× × ×

大路要轉彎之前，路邊有一些人以及一輛馬車。他們都是過路的，其中有挑着担子的鄉人，有客商行旅，由於去路被四個提刀握劍的大漢封鎖住只好待在一邊。

徐龍飛和江超兩騎先到，車輛跟在後

面。他小心看路邊那堆人，看見他們迷惑憂慮害怕的神情。他又看見馬車內有個青年，左肩左臂都有布包紮着。這個青年五官端正，看服飾是商人，露出焦急愁容。

他揚鞭行過，四個凶惡大漢都退到路邊，於是車馬折出林外的直路。

遠處茶亭內那些人，他都瞧見了。脇下夜鳴刀微微躍動，大有欲出之意。而江超沉重緊張呼吸聲也聽見了。

他用手勢阻止江超前進，道：「我自個去應付他們。」

江超聲音澀滯，道：「一定是永勝堂人馬，他們很有些高手。也許會先把鏢貨刦去才對付你，以便擾亂你的心神。我認爲你睬都不要睬這些鏢貨，你自己性命要緊。」

他說完了才獨自驅馬馳去，一看見有兩個人手持長長的鈎鐮槍，便棄馬大步上前！

還有十二三丈之遠，茶亭內又竄出四人站在路中，此時兩邊田壁後，樹叢後人影連閃，弓弦聲鳴响不絕，每邊都有八九支勁箭啣尾劃空而至。

他傲然冷笑，前跨兩步，後退兩步，所有的箭都從他面前或腦後掠過。箭鏃破空之聲勁厲，不問可知必能洞穿人類血肉之軀。

永勝堂在每一邊佈下三個最佳箭手，使出連珠箭法，每人一口氣便是三箭。現在換一口氣又發出三箭，這一輪箭雨過處，依然無功。敵人還是向前兩步後兩步，簡單身法避開。

第三輪箭雨馬上發動，勁箭颼颼密集攢射。接着第四輪第五輪攻勢加急發動。滿空都是勁箭掠劃，一直到第七輪攻勢發動完畢，箭手們只好停手瞪眼，因爲人人箭壺內都空空如也。

他望也不望那些發楞發呆的箭手們一眼，大步畢直行去。

他一步起碼一丈遠，姿勢仍是平常行路一般，其實快得要命，十步就很接近擱在路心四名大漢。

那四人一字排開，當中兩人稍稍突出，兩翼略爲墜後，另外還有兩個持鈎鐮長槍忽然疾衝夾攻，這兩人脚下又穩又快，槍上勁道十足。但在他感覺中，他們仍然太慢了，他聽見槍尖破空聲，由一丈遠慢慢移過來，然後快要刺中他兩邊肩膀。

這一段空閒時間內，他只能等候。他不想浪費時間，所以，他抽空研究對方一下。

當中兩個人手提長刀，面色寒冷而又凶悍，左翼一人拿着一支黑色尖長兵器，右翼是個悍猛大漢，手握一支狼牙棒。

在中間正面兩人當然是主將，兩翼的是副手。但他一望之下，便否定這種慣例，並且已決定先向那一個人出手。

他忽然退了半尺，兩支像鐮刀像利鈎的槍尖「噹噹」交叉刺過胸前。他一伸手剛好抓住兩槍槍桿交叉點，所以一隻手就抓住兩件兵器。

使槍的方老二和小朱同時一撬一拔，各各用盡全力。「劈啪」連聲兩槍皆斷，方朱二人拔槍之勢雖猛，本也還能穩得住後退之勢。無奈斷槍身上傳來一股可怕力道一推，登時仰跌連翻七八個觔斗。身形停下時，全身骨頭都像散掉一般，有如兩灘爛泥，再也爬不起來。

正面的老何老范都感到對方盯視自己，想在箭雨和雙槍連一步都阻不住人家，不由得心胆一寒，全身氣力少了一半。

他看都不看左翼的「挑魂錐」羅獨，目光如電轉到右翼「鐵霸王」熊開面上。他眼光已經說出來，第一個目標就是熊開了。

熊開揚起狼牙棒，這件兵器本身重逾五十斤，掄舞之時每棒都有千斤之重，若是被此棒擊中，就算是鐵人也被砸斷砸碎。熊開招沉力猛，判斷準確，一棒「力劈華山」砸落，對方果然到了面前，而且迫得他不能不橫刀硬架。

任何人都知道結果必是徐龍飛刀彎如鈎，腦袋碎裂，而屍體恐怕也是肢殘骨裂無復人形。

他拔刀擋棒之際，五指很溫柔搭落刀柄。他知道有很多時間，不必太急亟太匆忙。不過他還是拔刀出鞘，橫刀擋棒。他覺得熊開那支狼牙棒落勢實在太慢了一點。然而這一點正是普通高手跟眞正高手的差別。故此實在是可以原諒的事。

狼牙棒擊中夜鳴刀，「噹」一聲狼牙棒彈向天空，連熊開那麼大個子也幾乎跟着兵器離地飛起。假如他後來不鬆手的話，很可能身軀眞會飛走也說不定。又假如他知道徐龍飛跟着一刀砍斷他右臂的話，大概他就寧可跟着狼牙棒飛到數丈外了。

人人都傻住之時，他已經「走」到左翼羅獨面前。用這個「走」字似乎有點不適合，因爲他其實一步就「走」完這個距離，而其間還以刀柄實了老何老范每人各一下。事後檢查老何斷了三根肋骨，而老范則斷了四根之多。因此他們當時也像鐵霸王熊開一樣失去戰鬥力。

那羅獨連仔細查看一眼的機會都沒有，徐龍飛已在眼前近處。羅獨看見他那對眼睛，神光蘊藏而又深不可測。

羅獨的挑魂錐挑刺敵人小腹要害，徐龍飛身子一側恰恰避過，他們這兩下動作都快得幾乎看不清楚，却又齊整得好像早已排練純熟。

羅獨第二次攻擊仍是快如閃電，錐尖再度挑刺敵腹。不過這次徐龍飛都覺得太慢了，他要等一下才挪動身子，讓那支要命的尖錐刺個空，而在等待之時，夜鳴刀鋒利刀尖抵住了羅獨咽喉。

羅獨一時變成石雕木刻人像，全身上下一切動作完全凍結。當然他絕非不想動，可是咽喉所感到刀鋒森寒之氣，便熱血凝冰，便心胆俱裂。

徐龍飛一脚踹去，羅獨飛墜丈許外塵埃中。他久練武功，很多反應已成爲本能。當下一躍而起，發覺全身居然沒一處受傷。

徐龍飛指指自己鼻子，道：「我保的鏢你們都沒有資格碰。你們的規矩記得改一改。」他雖是看得出羅獨眼中惡毒神色，却覺得很合理。任何人被當衆擊敗被當衆侮辱，心裏自是恨不得殺死對方，決計不會覺得快樂的。

大路很快就恢復正常狀況，永勝堂人馬雖然衆多，却呼嘯撤走不敢再生波折。

× × ×

事件尚未完結，定然還有下文，徐龍飛很明白，而且有了幾個打算之多。如今就看看人家使甚麼手段，才決定用那一種打算應付。

趟子手江超乃是老江湖了，但目下情勢完全無法插手，唯一能做的是跟徐龍飛約定幾個聯絡暗號而已。

昨晚一宿無事，却不等如今天可以平安渡過。尤其是下午就可以抵達蕪湖交貨，敵人要報仇刦鏢的話，今天非動手不可了。

一路行去，直到蕪湖在望，甚至入了城，貨物交割清楚，依然風波不起。

江超大感惶惑，把簽了押的收條交給徐龍飛，走到街上，才道：「他們既不動鏢貨，看來必是決心殺死你。」

他一直陷入沉思中，直到進入客店房間，再無別人在側，忽然問道：「假如你我不在一起，他們會否趁機要你性命？」

江超搖頭道：「這一節不合江湖規矩，他們不是流氓，定須先對付了你才輪到別人。」

他眼中仍有深思表情，道：「那麼我若是走開，你深信你一定不會有事？」

「一定，」江超說道：「這是江湖規矩。」

「好，我馬上走。」他低聲宣佈：「他們或者可以不找你晦氣，但早一步砸碎鏢局同時殺傷幾個人出口氣都是可以的，我想立刻走，不騎馬，抄正路連夜疾趕，我相信定可趕在他們前面。你怎麼說？」

江超苦笑點頭，事至如今，他還能怎樣回說呢？

且讓兄弟出手拆斷老方一條胳臂。等姓徐那小子回來，我們一齊將他大卸八塊。」

姜堂主道：「曾二寨主請吧，但最好連頭一齊拆掉，這叫作一不做二不休。」

局主方先進大驚叫道：「各位仁兄別動手，我們交易多年了，多少也算是個朋友……」

他不再等方局主說出求饒的話，飛身破窗入廳。只見地上躺着兩個鏢師，老遠牆角有四個鏢局的人，都赤手空拳，被幾個大漢用刀劍指住。至於方局主這邊，有三個人包圍着，休想逃走。

他一步就「走」入包圍圈內，站在方局主身邊，右手拍拍左脇下夜鳴刀，冷冷道：「徐龍飛在此，毛賊們通名受死。」

方局主以及那三個敵人都一齊說話，使人一時都聽不清楚他們說甚麼。

幸好他根本沒有聽的打算，他一步跨出去，有如鬼魅般已站在一個凶悍中年大漢面前。前文說過徐龍飛每一步可以「走」丈許之遠，而別人走一步的時間，他至少可以「走」十步之多。

對方剛現出驚愕表情，他已微笑開口：「你一定是永勝堂龍頭老大姜冲，你手中的劍告訴我兩件事。一是你刺了趙羣兄兩劍，二是你的陰山劍法煉得並不大好，頭一宗你劍訣捏得不對，所以內功跟身手不能配合，其次陰山劍法講究『抽刃無血』，就算泡在血河裏，抽出來，一定沒有絲毫血漬才行。最後我還有一個秘密告訴你……」

姜冲失色瞪眼，伸長頸子問道：「甚麼秘密？」

徐龍飛面寵上雖然掛着微笑，其實全身熱血奔騰，心中恨極了，這些卑鄙惡毒怕强欺弱的盜賊。他道：「這個秘密就是我要砍下你的狗頭。」

夜鳴刀龍吟出鞘，精光耀目，他特地等候一下，等到姜冲擺好門戶，虎目一掃，認出是陰山三詭四毒七大劍招之一的「泣雨含風」。

他冷笑忖道：「我這一刀若不教你當場頭斷劍折的話，我從此改姓封刀……」

寶刀光芒驀然照亮整座大廳，有如日正當中，光華强烈得使人不敢正視。這一招「飛電奔輪」還不是最厲害的「千刀一斬」，但已經足够有餘了。

但見一刀砍落，姜冲腦袋飛開一旁，鮮血噴濺如雨，手中之劍斷爲兩截，噹啷啷掉落地上。

其實我何須使出這一招？像姜冲這種第三流劍手，我未免小題大做了，他遺憾地搖搖頭，眼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脚步幾乎如同眼光那麼迅疾，也自「走」到他面前。

那人驚魂未定，忽然發現他身影和深邃莫測眼光罩住自己，驚得幾乎跳起。

他仍然微微而笑，道：「你是南陽寨曾二寨主曾勝？你開三環刀是不是洋澄湖范破山的家數？那邊幾乎被砍斷大腿的陳鏢師是不是你的傑作？」

他問儘管問，看來却毫無等候答覆之意。他逕自又道：「據我看法，你已得到洋澄湖范破山七成功夫，我決定對你客氣一點，雖然仍要砍下你的狗頭，但不是一招而是三招！」

曾勝那裏還管他用多少招？若是終不免頭顱落地，則一招或一千招都沒有分別，所以曾勝絕對不會感激他的大方，只問自己一事，那就是苦苦修習了多年武功，難道當眞擋不住他三招？

曾勝實是覺着難以置信，眼一瞪刀一抖，刀背上三枚鋼環啷啷直响。「來吧！」曾勝狠狠道：「倘若三招之內我腦袋落地，我想不服氣也不行啦！」

徐龍飛微笑依然，道：「就這麼說，你小心了！」

夜鳴刀又閃耀出萬千道光芒，高舉斜豎於空中。刀勢驀地一落，第一招「氣雄鉦鼓」使出，果然有如百萬大軍對壘，鉦鼓震天，却被這一刀雄風殺氣壓下去了。

那南陽寨二寨主曾勝三環刀一掣一架，兩式只是一招，刀勢掣動時是攻，架時是守，有如兩軍圓陣大戰，既以翼鋒攻敵，又以重甲精兵正面死守。

徐龍飛才喝一聲「好」，兩刀已經相觸，大响聲中曾勝連退五步，徐龍飛第二招「銷鋒鑄鏑」，刀勢不猛，平平削出。他刀招方出，曾勝「哇」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原來是剛才硬擋一刀，已經傷了臟腑血氣奔湧，忍不住吐一口血。

此時生死存亡繫於一髮，曾勝使出壓箱底絕招「左旋右抽」，長刀搖擺旋抽不定，使人眼花繚亂。

徐龍飛却看得見刀光中有兩道縫隙之多，不過他選擇其中之一也就够了，他也不必使出最快速度，輕輕鬆鬆隨手推刀出去。

曾勝尖聲慘叫，只叫了半聲，頭顱便跟身軀分了家。

徐龍飛一轉身「走」了三步，微笑瞧着眼前的人。這一個就是包圍着局主方先進那三人之中最後一個，那兩人已經頭顱落地，現在可輪到他了。

徐龍飛道：「你我大概比較談得攏，因爲我們都不必遵守江湖規矩。請問你是不是南陽寨老大于鋒？」

那人身高面長，面色黧黑，一對三角眼閃動凶毒光芒，他道：「兄弟正是于鋒……」底下的話被夜鳴刀一幌戛然而中斷，急急揮動利鈎，蓄勢待敵。

徐龍飛正是不想讓他多開口，他深知這種下流而又老又奸的賊頭，話會講得極之冠冕堂皇，會使有理的一方反而變成卑鄙小人。

他冷笑道：「于鋒，我希望今天我刀下無三合之將，但你以斷金鈎法爲主，以穿雲脚爲輔的武功可能使我失望遺憾。」

于鋒面色爲之大變，但覺這個年輕敵人胸羅萬象，天下武功好像無有不識，簡直可怕得有如魔鬼，他怎能一眼就知道是「斷金鈎法」和「穿雲脚」呢？

那個魔鬼似的年輕高手舉刀斜斜向天，大有高瞻遠矚雄視天下氣度。這是甚麼刀法？他功力究竟深厚强大到何種地步？

這些問題于鋒全然摸不到頭緒，當即苦笑一聲，右手利鈎運勁一揮血光崩現，左手已齊肘砍斷，斷手噗一聲落在地上！

于鋒又苦笑一聲，右手一揚，那把百煉精鋼的利鈎沖天而起，啪一聲深深插入屋樑。

現在此人不但一手自斷，而且亦手無寸鐵。誰還能拿刀殺死他？若論決斷之快，手段之辣，于鋒當眞可稱一流高手了。

徐龍飛用深不可測的眼光瞧着于鋒，他沒有出手，但誰也猜不出他眞正心意。

終於他向前跨出一大步，是眞正的一步，並不是一跨丈許那種一步。他的脚板快要碰到于鋒右脚脚背便陡然停住，微笑問道：「你的穿雲脚踢死過多少人？」

于鋒咬牙死忍斷臂之疼，應道：「若說沒有，那是騙你。但多少人命，當眞記不得了！」話聲才歇，忽然滿面標出冷汗，人人也聽得見骨頭碎裂之聲。原來那隻苦煉廿餘年的「穿雲脚」，已經在徐龍飛腳底變成碎脚了。

他不再瞧着于鋒，眼光轉到那些拿着刀劍威脅四個鏢局同事的大漢們那邊。那些大漢們却一時已忘了動彈，心中茫然，既驚懼而又迷惑。

他幾步已「走」近那些大漢，宛如摧枯拉朽踢翻他們。心中忽又記起江超的話，他說你除非能够見一個殺一個，否則這些人終歸不會胆寒，定會想法子報仇……但這些第九流的毛賊值得我揮刀一斬麼？

× × ×

江超努力睜開眼睛，望住徐龍飛，話聲十分微弱：「我實在想不到，他們都不遵守江湖規則……」

他自是看得出江超傷勢嚴重，已瀕臨死亡邊緣，所以不再企圖叫醒他。他檢查一下，江超的傷勢除了三記輕重不同的刀傷之外，還有一處特別傷口，這傷口有如白紙黑字，寫明是羅獨的挑魂錐所刺的。

假如當時他殺了羅獨武功，再加上大殺一輪，那永勝堂的人馬，如今江超大概就不會這樣子奄奄一息了。

不過他仍然很冷靜沉穩，眼光依然深不可測。愼而重之拿出兩瓶藥，一種外敷，一種內服

江超傷得這麼嚴重，一時也不知結果是死是活，徐龍飛却不管了，叫別人看顧住江超，便自悄然離開。

三日後有如奇蹟般，江超不但不死，竟然還可以走動。徐龍飛這時也出現了，却沒有說出他這三天到何處去？做了甚麼事？

但又過兩三天，江南已無人不知雄踞蘇州到無湖綫上的南陽寨和永勝堂，已經被徐龍飛挑掉，除了幾個頭兒的可怕下場之外，那永勝堂副堂主羅獨以及七個好手，都身首異處曝屍大路上。

但天下無人得知的是徐龍飛內心的決定。那是他如何對待敵人的決定……

× × ×

一個月不到，蘇州永源鏢局的生意驟然增加十幾倍。

局主方先進暗中却不斷搖頭苦笑。用這種方式掙來聲名和生意，表面上看似乎很不錯，但從傳統鏢行作風來看，那是一定不能持久的。打天下豈能一味靠武功高强呢？

至於江超，內心却大是動搖。他投身鏢行三十年，對這一行的做法正如方局主一樣，認爲必須那樣才可以長久，才可以走遍天下。但卅年來所見新聞，却又深深知道不論是手段多麼圓滑，不論情關多麼的大，鏢貨仍然有被刦之事發生。現在徐

龍飛以一身絕學，用極端相反方法，完全推翻了傳統作風。這條路看似不通而又好像很通，徐龍飛的手法究竟對不對呢？

× × ×

徐龍飛領了比往日多五倍的薪金，心情愉快，特地買些酒菜與頭回家。

他一向寄居在好友張哲侯家，所以這兒所謂回家，其實就是回到張家之意。

他已經大半個月沒有回去過，日夜留在鏢局準備應付任何意外。所以他好想跟張哲侯談談近況，在好友面前他不必謙抑深藏，可以意氣風發宣佈他的看法和計劃。何況聽衆之中還有個美麗可愛的柳媚？

回到家裏，像他感到失望的是張哲侯剛剛出門，這次至少半個月才回得來。

不過吃晚飯時他喝了不少酒之後，便漸高談闊論與高采烈起來。柳媚是很好的聽衆，尤其她卓起長長頭髮，露出那截雪白的頸項。有時俯低身子，隱約可見半挺乳房的一部份。

他認爲自己只像平時一樣，最多不過檢視找機會飽飽眼福而已。反正年餘以來已經看過不知多少次，情慾要發洩時，幻想中的人也必定是她。所以一切都沒有問題，也不引起絲毫罪惡感。

不覺已是深夜，婢僕都去睡了。柳媚熱一個菜讓他獨酌，自去收拾各物。

他忽然放下酒盃，側耳嘿然，面上流露出難以描述表情。

天井那邊某處，傳來隱約水聲。啊，溫泉水滑洗凝脂。是柳媚正在洗澡……

他記得無意中瞧見過一面，在燈光下柳媚全身赤裸，那豐滿乳房，一捻纖腰以及修長雪白大腿，反射出妖艷光芒。自從那回之後，他打死也不敢靠近那邊。

可是酒意湧得他全身發熱，理智則與酒意成反比例迅快減弱。他按捺不住兩步「走」到一扇門外，從縫隙向內窺視。

那具曲綫起伏雪白的裸體，以及嫋嫋欲折的纖腰，還有她的朱唇玉貌等等。轟一聲燃起他强烈無比的慾火。

時間很晚了，眞可惜。要不然馬上趕去醉紅院，找個姐兒發洩一下。老天，她的乳房好豐滿好堅挺，她的腿好白好滑，如果我可以摸摸，短幾年命也是甘心……

假如我推門進去，她會不會大叫驚動四隣？如果她不叫，那就是表示我可以……其實她就算想叫，我也可以使她叫不出聲。進去吧，怕甚麼呢？

澡房木門忽然微响一聲，房中已多出一個人。柳媚毫不驚慌，也不急於掩藏赤裸身體，凝神一望，面上泛起曖昧迷人的笑容……

他當眞已觸摸到她滑嫩皮膚，揉捏高聳乳房，嗅聞到她的香味。此外，她覺得她身體溫暖而狹窄，但也許不是她狹窄，而是他太强壯巨大。醉紅院那兒的女人，個個都說他是十分强大的男人。柳媚夢囈式的呻吟，身軀起伏中不時有退縮的動作等等，似乎都證明他十分强大這一點。

他們忽然都停止不動，他埋首在溫暖香滑的乳房中，內心充滿奇異的滿足。

但這着理智回復腦筋清醒，悔疚突然湧生，並且像毒蛇狠狠咬嚙心靈。

唉，假如她不是別人的妻子，尤其不是好朋友的妻子，我滿足快樂之後，便不會有後悔愧疚了。然而這個被我壓在底下的赤裸美女，却的而且確是好朋友的妻子，我也的而且確做了很糟的錯事。

他深深長嘆，抬起頭凝視着，玉面朱唇依然那麼醉人，使他又一陣心亂。

她沒有朦朧睡去，也像他一樣睜大眼睛回視對方。她的眼光忽然也像他一樣深不可測。

× × ×

她的身材穠纖合度，乳房堅挺，腹細腿長。尤其是皮膚雪白嬌嫩，滑不留手。此外她的面貌像畫上美人那麼漂亮動人。

但這只是她現在的樣貌身材，七年前她十五歲時，却只是個面黃肌瘦矮小難看的小丫頭。

那一天她好無聊，無精打采踅入一個房間，房間內堆放許多雜物，還有很多古舊像具。她常常感到日子無聊單調，每天除了粗手笨脚帮着做些家務之外，剩下的時間就不知道幹甚麼好了。

反正無事可爲，所以她想找找看，去年做這一個布娃娃會不會丟在那個角落。

她靠貼東首板壁張望時，忽然聽到隔壁傳來吃吃笑聲。那是嫂嫂聲音，嫂嫂爲何跑到隔壁那間空房？爲甚麼笑？又爲甚麼笑得如此奇怪？完全不像平時笑聲？

跟着聽見一個男人聲音含含糊糊說幾句話，話的內容不要緊，要緊的是這個男人，乃是僱用不到一年的僕人謝昆。他如何跟嫂嫂躲在空房內？他如何能使嫂嫂發出那麼奇怪笑聲？

她找一條縫靜靜望去，剛好可以看見有兩個人在那張只舖了蓆子的床上。她一眼望見就爲之心跳氣促，因爲那兩個人身上都沒有衣服。這兩人當然就是謝昆和嫂嫂，而謝昆傻壯的身軀壓在嫂嫂的白皙豐腴的裸體上。

現在她才知道男人和女人身體最大分別在那裏。她還看見嫂嫂兩手推住謝昆小腹，一面呻吟，一面低叫：咬，你太强大了……

柳媚又心跳又頭昏又脚軟。但自後日子便好像沒有那麼無聊，人生似乎有某件事可以追求或等待。她身體也突然長大發育，不久就變成成熟美麗的女性，再也不是那個面黃瘦瘦的小丫頭。

× × ×

洞房那一晚，她總算有機會細細打量已經半醉的新郎張哲侯。他看來長得還不錯，身體也算健康。

她無端端記起嫂嫂，每一次當那謝昆壓在嫂嫂身上，嫂嫂總是呻吟抱怨他太强大。

只不知張哲侯又如何？他會不會比謝昆更强大？

燈燭熄滅之後，房間內烏漆馬黑，伸手不見五指。彼此看不見對方身體，她覺得很遺憾。另外，她不喜歡張哲侯的笨拙動作，把她乳房捏得很痛。不過她內心仍然燃燒着渴望，等待着强大的衝迫，也準備好發出呻吟。

她感到他進入，雖然是她第一次經驗，可是她毫不驚慌，也能够感覺得很清楚，只有少許刺痛，一會兒之後，一切動作都停止都成爲過去。她內心激情仍然瀰漫高漲，但沒有强大的衝迫，渴望和期待落

空，反而變成隱藏內心深處的失望。

洞房第一夜固然如此，往後每次她脫光衣服躺在黑暗中，等到身上的男人滾下來，便在他呼呼酣睡聲中，再溫習那無盡失望之感。

× × ×

她替徐龍飛斟滿酒盃，白皙的手很穩定。

今夜已經是他們連續幽會的第十個晚上。她瞧得出徐龍飛眼中的痛苦，但也知道等他再喝兩三盃激情就會代替了痛苦，熱烈淫褻的動作就會代替了喝酒和言語。

徐龍飛深深注視她，眼中似乎沒有酒意。聲音溫柔低沉：「妳好美，是我平生所見最美麗的女人。」

「我只有美麗麼？」她輕輕問，心裏忽然有一種感覺，這件事情不論是快樂或不快樂，畢竟要告一段落了。

「當然不止，」他答得很眞誠，「妳聰明，溫柔，勤儉，你在床上，也是最好的，我不騙你，我是有經驗的男人。」

「我在你心中眞的這麼好？」她大是歡欣，嫣然而笑。但旋即隱去笑容，浮現哀傷神情，低聲却清晰地說：「你今晚使我有一種奇怪的可怕的預感。」

「我很痛苦，你當然知道，是爲了甚麼？」

「我知道。」她答得很乾脆。

「你呢？難道妳一點都不後悔？一點都不內疚？」

「我絕不後悔。」她決斷的聲音表示出不可移易動搖：「不論要付出多少代價，我都不會後悔。如果沒有你，我活一百歲也跟沒有活過一樣。」

徐龍飛目瞪舌結，半晌說不出話。她的話也不能說是沒有道理，一個人如果活一百歲，都沒有渴想中的快樂，那的確不如不活了。

「但我却不能不後悔，不能不內疚。」他轉動及注視手中的酒盃，好似從盃子上可以看出深奧正確的道理。「我和他是好朋友，跟親兄弟一樣。我這樣對你，簡直就是亂倫！」

亂倫？這是多麼大的罪名？她大大爲之心慌和喘息。事實上當然可以稱之爲亂倫，即使是完全沒有血統關係的朋友的妻子也是的。

但她爲何一直覺得此是很自然的事？爲何至今都不覺得是罪過？又爲何至今仍不後悔？

她終於推撇開一切理論，道：「總之你想走，你想遠遠離開我？」

「是的，我決定這樣做！」

「天啊！」她低叫一聲：「你走了之後，我還賸下甚麼？爲誰而活下去呢？」

這種悲嘆自憐根本是不成理由的理由，不過徐龍飛並不指摘或怪責。他忽然衝動得比平常時強烈幾十倍一百倍。他作一個彼此熟悉的手勢。

柳媚立刻嫋嫋起身，身上衣服忽然裂開，裂縫內雪白的肉體已沒有任何遮蔽。她讓那英俊男子迷醉欣賞好一會，才完全把衣物委棄地上。她運脚趾都沒有動一下，整個身軀有如騰雲駕霧被人抱到床上…

唯其知道是最後一次親熱，知道是最後一次纏綿，誰能不付出一生的熱情？皇天后土亮鑒，此情地老天荒，綿綿無盡…

× × ×

張哲侯的家就在眼前，但徐龍飛一次又一次經過那道門戶，又在附近徘徊良久，仍然下不了決心敲門進去。幸而現在只不過是下午時分，所以他走來走去也不至於惹起別人注意。如果是夜晚，便一定會使人懷疑了。

他伸手入囊，摸摸那張伍千兩黃金的銀票。這是相當驚人的一筆財富，任何人有這麼一張銀票，保證三輩子都花不完。

這張銀票他打算送給張哲侯，讓他頓成豪富。也許這還不能贖他姦淫友妻之罪，但在殘酷現實生活中，包括柳媚在內，他們都可以過得很好，可以高枕無憂。

這筆錢是他到了南京，投入源威鏢局之後，趁着保鏢到西南，以及北方之便，擊潰五處黑道惡霸勢力，挑了他們巢穴。而暗中搜吞了他們的金銀珠寶，變成了一大筆財富。用了不到兩年時間，有如此收獲，的確有點令人難以置信。這筆鉅大財富，他決定送給張哲侯。

回想起來，跟柳媚已經有一年多快兩年沒見了。她的玉面朱唇，她白嫩的身體可還依舊？她嚐過那一次偷情出牆滋味之後，對張哲侯可還依舊？她有沒有改變？

他脚步停止，因爲有一個人阻住他去路。他收攝心神抬目打量對方，心頭忽然微震，泛起奇異的含有少許情慾的感覺。

但那人却是個男子，雖然長得唇紅齒白，年紀約是二十或廿一那麼年輕，但他仍然是男人，怎的會使他情慾甦醒而暗暗上漲？

那個姣好有如美女子的漂亮年輕人，微笑道：「我實在想不到徐龍飛是這麼雄壯漂亮人物，唉，實在想不到。」他聲音嬌嫩，表情以及一些動作都相當女性化。

「我是玉郎君鄧宛如，你聽過我的名字沒有？」

徐龍飛爲之恍然大悟，原來是近幾年來名震天下的「人妖」。傳說這個人妖武功高強手段毒辣，而他往往善於化粧爲千嬌百媚的美女，只喜歡扮女人角色跟男人上床。無怪一見到他，竟會泛起情慾。也由此可見得他勾引男人的工夫不同凡响。

「你的艷名我當然聽過，難道你認爲我是很孤陋寡聞的人？」

那時節對於「同性戀」全不大驚小怪，也不會岐視這些性心理異常的人。只不過誰也不公開討論，社會上既沒有反對亦沒有贊成言論就是。

玉郎君鄧宛如眼珠四下轉動查看，甚有媚態。接着低聲道：「徐兄，此處不是談話之所，且到我下處，有要事奉告。」

老天，到他住處去，並且大概是沒有別人在場的密談，這還了得？徐龍飛不禁惕凜。他知道自己向來性慾極強，凡是有關「色」字一關，最好是遠遠躲開，寧可拱手認輸，決不可逞強硬闖。這當然是指有害處而言，如無害處，自是歡迎有許多動人迷人的色關臨頭。

但他仍然默默跟鄧宛如行去。瞧着這「人妖」嫋娜背影，不禁大爲迷惑奇怪，男人怎能連走路也像豐滿婀娜的美女？能使人瞧了大爲動心？

玉郎君鄧宛如帶他走入一處重門疊戶

人家，是從後園山門進去。一路都碰不見一人，房門重帷一垂下就變成隱密世界。

「這兒是本府鄭員外府的一部份，地方很好，你會知道鄭員外的潛園吧？」

徐龍飛無言頷首。蘇州是他舊遊之地，而蘇州的園林府第自古以來全國第一，這潛園雖然不算有名，却也饒有樓台烟水曲折精雅之緻。

但房宇精美富麗跟此人神秘姿態毫不相干，徐龍飛只關心將有甚麼事情發生？而不是房屋好不好看。他特別細看對方手指，終於有一個結論！此人點穴功夫特別好。這是一早已看出來的。而現在更進一步，肯定他擅長的是「陰手點穴八大家」之中的「無量派」絕學，極內行人才叫得出名稱是「斷腸爪」刺穴功夫。

鄧宛如與他對面落坐舒服的交椅上，神情婉孌動人，微笑道：「你心裏至少有一百個疑問，但既然你並非急急趕路，你時間有的是，所以恐我暫時不回答你的問題，好麼？」

不同意只怕也是白搭，故此徐龍飛只聳聳肩說：「我猜我反對也一定無效，不過我們亦不能淨是坐着對覷吧，是不？」

「那麼你想幹甚麼？」他那宛如美女的面龐上出現邪氣却極之迷人的笑容，聲音亦一樣銷魂：「你年紀雖輕，却肯定是第一流人物。此所以我敢這樣放肆造次。但你們仍然是人，你一定還有情慾，對不對？你敢不敢試試我的滋味？」

此言眞是狗屁兼笑話之至，假如沒有後遺症，如何不敢試試他是何等滋味？問題只出在有沒有後遺症而已！但這只是徐龍飛心中想法，不但沒有講出來，反而很有風度笑道：「我很希望有此榮幸，可惜機會運氣似乎不在我這邊。我意思說如果我逃命都來不及的話，那裏還有別的心情？你難道眞的無意中碰到我？」

「不是無意，」他坦白回答：「但却萬萬想不到你這麼强壯，這麼一表人才。再加上以前你說你非常强大有勁，這一來把我的心以及一些步驟都攪亂了。」

他笑得很嫵媚，比美女還好看。他的確具有某種特別引力。尤其他站起身，走到徐龍飛前面，全身外衣忽然如蛇蜕委墜，呈現出一身玲瓏曲綫，雪白肌膚，這時使人難以置信的是他乳房挺聳，根本比眞的女人還要似女人。

「我不知道爲甚麼老天爺不讓我變成眞的女人。」他假裝抱怨地說：「也不明白何以我不喜歡女人，只喜歡男人？」

徐龍飛眼睛都瞇起，熱血奔騰，慾火熊熊。雖然他還不知道應該怎樣享受這個「女人」，可是一定沒有問題，起碼「女人」會想法子告訴自己。他腦筋竟然還能轉到別處，道：「我眞的還有機會還有時間麼？」

鄧宛如倒在他身上，每一寸肌膚都滑如脂玉軟若棉花，柔聲道：「有，有，你時間多的是，反正一切都來不及了。你早一些遲一些都是一樣……」

他弦外之音徐龍飛聽得懂，至於他的引導，更是連白痴也懂得。徐龍飛迅即沉溺沒頂於慾海中，但覺這個美貌男子，當眞比女人更佳妙……

× ×

「我如果踏入張家，究竟會看見了甚麼？」

雲散雨收之後，深秋寒峭中，兩人竟然一身是汗。然而徐龍飛第一次開口便這樣問。

「那時你只能發現兩具屍體，是張哲侯和柳媚的，還有一個活的男孩子，大約一歲多吧？是他們的兒子。」

他停歇一下，又道：「你的確十分强大，我全身幾乎散開了。唉，跟你相好那些女人怎受得了你？柳媚很漂亮，你有沒有動過她？」

徐龍飛讓自己處於一種麻木狀態，以免因張柳二人死訊而衝動。一衝動就免不了會幹些叠莽滅裂之事，亦不免會有掉入陷阱之可能。

「他們之死與我有關係嗎？」

「有，人家就是衝着你而下手的。」

「屍首呢？現在，還在不在？那小男孩呢？」

「都在他們家，大概現在還沒有被官府發覺。你可以想得到，你的敵人有意利用血案場面刺激你，所以他們必會想法子保持現場。」鄧宛如竟然甚麼都知道，而他究竟是敵是友？這身份也模糊起來了。

徐龍飛離開大床，站在地上。一身肌肉並不虬突誇張，却有鋼鐵般堅强光采。

鄧宛如瞧着他，露出眷戀愛慕以及崇拜的神情，輕聲道：「我一生從未對任何一個男人動過情。我負責的任務，亦沒有失敗過一次。但瞧來這回我已輸定，最可怕的是我竟然輸得很甘心情願……」

徐龍飛迅即穿好衣服，稍微尋思一下，才說：「你其實沒有輸，假如你已變成屍體，那才是眞的輸了。我不妨告訴你是怎樣報答你，你雖然得到無量派絕學『斷腸爪』刺穴功夫，但如果你向我施展，縱使那時我們抱在一起，你亦不能得手反而會變成屍體。這個秘密就是我的報答了。」

鄧宛如面色變了好一會，才歎道：「幸好我眞捨不得下手，不料却救回自己一命。你怎識得我師門秘藝？我瞧你的功力天下如雲高手之中，不算第一也算第二了。大概只有少林寺一個老和尚贏得你。」

「不對。」徐龍飛說：「最少還有五六個人，所以請你小心，要十分小心。性命只有一條，丟掉了就永遠撿不回來。你還有甚麼話跟我說麼？」

鄧宛如眼中忽然潮濕，深歎一聲，道：「別去張家，他們除了我這一着棋子之外，在張家的埋伏佈置必定更惡毒萬分。唉，但我却知道你一定要去的。」

他沒有說錯，徐龍飛一定要去。如果不去陷阱，就找不到獵人。找不到獵人，便無從實行「反獵人」行動了。

何況，是徐龍飛滿腔雷霆之怒，快要裂胸而出。這一怒，天下任誰也阻擋不住他……

（未完）

定閱本刊
請電——
H四六四六四六
與本社營業部洽商

司馬洛傳奇故事

惡人船

（二）

馮嘉·文
黃耀基·圖

單槍匹馬 夜訪强人

「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得更多。」孩子說。

「孩子，」洛活說：「這件事情不是你管得來的，所以，你還是忘記掉吧。」

「忘記掉了，」孩子奇異地看着他。

「是的，」洛活說：「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完結了，你以後還要活下去，好好地做人，不能够讓這件事情的陰影籠罩着你！」孩子祇是發呆着，洛活又說：「你有沒有聽到我講話？」

「聽到了！」孩子說：「聽到了！」

「那麼，」洛活說：「我們以後就不要提這件事情了。」

孩子也點頭。他却不由得感到迷惑。因爲他預料洛活是會很詳細地問他，向他刺探這件事情的，但洛活却並不是如此。

那天晚上，孩子也很遲才入睡。他一直都不放心睡着。他認爲洛活可能會在屋中搜索些什麼，所以他有好幾次從床上爬起來，偷偷地看。但是洛活並沒有如此。洛活祇是在房中看書。最後一次孩子去看時，洛活已經熄了燈睡着了。

於是孩子也睡了。他在想，也許洛活不需要搜索，因爲他回來之前洛活已經在了。洛活有很多時間搜索。但是，爲什麼洛活又不向他刺探什麼呢？

也許是他眞的猜錯了。洛活並不是冒充的。

× × ×

司馬洛走進那個老人的屋子的時候，老人正在喝酒。一隻瓦的酒壺放在桌上，自斟自飲。旁邊有一罐果仁。他的酒壺，酒杯以及壺中的酒都是絕對中式的，似乎他是那種現在已經很少有了欣賞洋酒的人。而他也並不是貪圖便宜。他祇是認爲這種酒比洋酒更好。他是一個出得起錢的人。出得起錢去買好酒，然而要買得這種好酒却不是容易的事情，許多都是用劣酒加上香料就算了，根本不是正式的方法釀成的。

不過，他那一罐果仁則是絕對是來自西方的。也許什麼好他就吃什麼。

「呀，」老人說：「你，好久不見了！」揮揮手，「坐下來吧，陪我喝杯！」

司馬洛自己拿了一隻杯子，坐下來，老人自斟自飲。

前文提要： 一個小漁村的海邊晚上漂來了一條黑船，沒有船名標誌，村裏的人都沸騰起來，天拂曉，又來了幾輛汽車，其中有一輛黑色豪華大房車領先，出來的一位像西方中年人，一共來了五人，都携有武器，村裏有一位傳教士代表村人和中年人接洽，由傳教士協助他們到黑船上去看看，原來黑船上的人是預約他們來此地接收一批貨物，但船上一個人也沒有，貨物也沒有，他們只好走了。傳教士把當天發生的情況，都暗中記入日記本裏，一星期以後，傳教士被殺，此事傳出，社會上都轟動了，奇俠司馬洛也來調查此事……

「你的消息倒比我更靈通，」司馬洛說，「我自己都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我聽說有人正在找你。」老人說。

「誰？」司馬洛問。

老人聳聳肩：「消息很轉接，我祇是聽到吧了，找你的人又不是託我找。也許多一些人知道我認識你，那又不同，說不定會有人到我這裏來問訊。但又不是很多人知道我是認識你的！」

「知道是爲了什麼找我嗎？」司馬洛問。

「我剛才不是問過你嗎？」老人說，「你是不是到那裏去打過那個孩子？似乎根據孩子的形容，這個人應該是你。」

「又沒有名字。」司馬洛說。

「假如有提名字的話，」老人說，「說不定警察已經找到你身上來了。有些警察以外的人，則不需要什麼名字，亦不需要什麼確切的證據，祇要知道，或者甚至有所懷疑，就已經可以採取行動了！」

「但是行動還沒有採取到我的身上來。」司馬洛說。

「據說你是一個很難找的人，」老人說，「最近更加難找，行踪飄忽。就是因爲你最近特別難找，所以更加可疑了。」

「是的，」司馬洛說：「有時，我的行動是很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的。」他微笑着，他顯然是並不否認他與這件事情有關的，祇差沒有承認吧了。

老人聳聳肩：「我年紀已經老了，我也已經退休了，也許我帮不了你什麼忙，不過我盡我的能力好了？」

老人是一個情報來源很豐富的人，以前他是一個職業的幾人，職業就是售賣情報，不過現在已經不再幹了，過着安靜的生活。這是一種古怪的行業，收入不見得很好，危險性却也相當大，很少能够幸福地生活下去的。他可以算是少數的一個。而他退休了之後，這樣的人又少了一個。這樣的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能够訓練，不是環境與條件配合，就是想入行亦不容易。而他雖已退休，實在亦不易完全脫離，還是聽到不少事情。

「也許你的老經驗可以帮我的忙！」司馬洛說：「既然你對黑船的事情知道得那麼清楚，那麼你可以告訴我，那個戴黑眼鏡，帶了車隊去的人是誰嗎？」

「你又是爲什麼要管這件事情呢？」老人問。

「怎麼了？」司馬洛說：「難道你不知道問得太多是不職業化的嗎？」

老人聳聳肩：「我現在已不是職業化了。我祇是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談，我又不收你的錢。」

「死了的傳教士是我的朋友，」司馬洛說：「而且此外，我跟那艘黑船亦是有些帳要算的。」

「唔，」老人說：「這個人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因爲他顯然知道黑船那裏發生了什麼事情。」頓一頓，「也因此，亦會有許多人正在找他。」

「他是誰呢？」司馬洛問。

「應該是一個有來頭的人！」老人說：「不會是一個無名小卒。」

「因此我問你，」司馬洛說：「這樣來頭不是一朝可以得到的，一定有相當長久的歷史！」

這也就是爲什麼司馬洛要來向這個老人求教。

這個老人有長久的資歷，看着不少人結束，也看着不少人開始以至成名，有了地位。有許多人的來歷及底細，也是祇有他和其他少數的人才知道的。

老人思索了一會之後說道：「我看這個人應該就是吉帝斯。他是一個越南與法國的混血兒——」他看着司馬洛，「有聽過這個人嗎？」他似乎認爲司馬洛知道就不必浪費唇舌了。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告訴我多一些吧。」

「那作風首先是很像的，」老人說，「他是法國統治越南時代在那邊出生的人，年紀也不輕了。他是——有大將風度的那種人，我不敢說他是一個不會殺人的人，他祇是不會無緣無故殺人，更不容易做出那種濫殺無辜的事情。本來在那個地方，那個情形之下，爲了守密秘，有些人是會把那村中的人都殺掉的，那樣就不會有人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了，亦不會有人知道黑船是在那個地方沉沒。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

「唔，」司馬洛說：「這個作風，倒是我相當欣賞的。這個吉帝斯，他現在正在幹一些什麼事情？」

「他有一個走私集團！」老人說：「現在也是正在做着大宗的走私生意。他的總部是在M市。」

「唔，」司馬洛說：「那麼要找他是不難的了。」

「並不容易！」老人說：「他不是一個初出道的人，這個人，假如他不想你找到他，你到M市去也是不容易見到他的。但是最近則是簡直失了踪，所以我才會相信那個人就是他。」

「不是他的作風使你相信是他嗎？」司馬洛問。

「講到作風，」老人說：「那才是使我有點不明白的地方。他的作風，應該不會是與黑船有什麼來往的。」

「他是做走私生意的！」司馬洛說：「而那是一隻船。」

「但黑船並不是做走私的，」老人說：「黑船的作風你也知道了，與吉帝斯這樣一個人的作風不配合。」

「然而吉帝斯却是到那裏去接收一些東西。」司馬洛說，「也許黑船是把他們刼來的貨賣給吉帝斯呢？」

「吉帝斯也不是一個接贓的人！」老人說：「他的生意不過是走私吧了。」

「那麼究竟是不是他呢？」司馬洛問着。

「應該是的，」老人說：「因爲他的人似乎避開了，而我亦聽說有人正在找他的。」

「警方正在找尋這個人。」司馬洛說道。

「假如找他的人是警方，」老人說：「那我猜你也用不着我告訴你他的名字了。而且吉帝斯也不怕警方找他。他會有辦法證明他當日並不在那個地方。怕的是那些不需要他證明的人。」

「那麼，」司馬洛說：「這些正在找

他，而他又怕的又是什麼人呢?」

「我不知道，」老人說：「我祇是聽到零零碎碎的消息，有一帮來頭不善的人正在找他。」

「也可能是那些正在找我的人?」司馬洛問。

「很可能是的，」老人說，「因爲要找你的人，看來不像吉帝斯，而像是另一些要知道那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的人。吉帝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可能比你更清楚，因爲他是叫那傳教士上船去的，而他又有一個手下與傳教士一起上船去，這些人找不到吉帝斯，就找你，因爲既然你似乎在屋中發現了什麼重要的文件，也許你亦是知道得不少的。」

「也許吧，」司馬洛說：「那麼這些又會是什麼人呢?」

「初步猜想，這些當然就是把傳教士殺死了的人，」老人說，「這些人向傳教士逼供，傳教士究竟供出了什麼來不知道，但是即使供出來了，他們也還是不滿意。所以他們要找一些知道得更多的人來研究一下。」

「沒有聽到這些人是什麼人?」司馬洛又自己回答：「呀，當然沒有了，不過也許你猜得到這是什麼人?」

「我不是神仙，」老人微笑，「我根本不太重視這件事，也沒有去查，我祇是知道了你可能有關的時候才開始注意吧了，而且我也不打算去調查，因爲這對我的健康是毫無好處的，我雖然已經老了，也不會有多少年可活的，但人總是活得多少年就活多少年，我就是還有一年，也是打算活完的，不過我可以猜猜你，因爲我是了解你的，也清楚你的作風，因此，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你應該是根本沒有找到什麼，你祇是作找到狀，使人以爲你找到了什麼，因此也會來找你，這樣，就比較你去找這些人更容易一點了，他們會自動送上門來了。」

「我還以爲你想活下去的!」司馬洛說，「這樣講話，並不能够帮你活得多久了?」

「呀，但是我了解你，」老人說，「所以我才會對你講這樣的話，除了你之外，我是很少這樣講的。」

司馬洛也沒有承認或者否認老人的推測，他說：「既然你知道我是有很密切的關係了，那麼你可不可以現在就開始調查一下呢?」

「不，」老人說，「我已經退休了，而且我是打算活下去的，假如這個時間開始調查，那麼人們就會奇怪爲什麼了?」

「因此，」司馬洛說：「你只是能够從你的記憶之中，找尋可以帮助我的資料了。」

「是的，」老人說：「這是不吃力的，也是沒有危險的。」

「那麼，」司馬洛說：「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個吉帝斯，或者用什麼辦法找到嗎?我急欲與這個人見一見面。」

「唔，老人思索了一陣之後說：「試試去找白秋儀吧。」

× × ×

白秋儀却不是一個屬於昨日的時代的人，因爲她是一個年輕而美麗的女人，她是屬於這一代的有衝勁的女性，也可以說是女强人之一，她也有三十歲了，不過以她的地位而言這實在還是很年輕的。」

她是這間旅行社的的總裁。

旅行社當然是有很多種的，有大有小，有些祇是一人公司，總裁以至小厮都是同一個人，她這裏則並不是如此。她這裏起碼有五百個職員工作，而這五百個人都是在她之下的。

司馬洛等了半個鐘頭之後才有機會見到她。

假如這不是一間旅行社，也許她是會拒絕接見的，但是這種機構是以體貼顧客爲爭取營業額的手段之一種，因此她雖然在百忙之中，也還是要抽空見見他了。

假如她心裏感到不耐煩的話，她在表面上也並沒有表示出來，她的臉上還是堆着笑臉。她說：「先生，你有一個投訴，唔，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呢?」

「是關於你們的北極旅行團的。」司馬洛說。

「我們的——我們並沒有北極旅行團。」她說。

「我也沒光顧過你們，」司馬洛說：「不過假如我光顧你們到別的地方去旅行的話，你們看來也是會把我拖很久的!」

白秋儀看着他，這一次才是眞正第一次眞正看到司馬洛的樣子。在此之前，司馬洛不過是另一張面孔吧了，在他走了之後她就會忘記，通常不會再有機會見面，所以她亦不需要記憶了。

司馬洛又說：「剛才我也要等了半個鐘頭才能見到你?」

白秋儀打量着司馬洛。外表看來，這個人不像是精神上有什麼問題的。不過，這世界上的人，也實在很難講。

她盡可能禮貌而且暗示地說：「我們這裏是很忙的，你也看見的，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做!」

「你即是說我並不重要了?」司馬洛表示傷心地說。

一時之間，她顯得有點慌張。她連忙四面望望，但是在這房間裏就祇有他們兩個人而已。這是她的房間她應該知道。外面是很熱鬧的，但這裏是重要人物的房間，當然是清靜的了，因此她即使呼救也是不容易有人馬上來救她的，這裏又不是銀行，沒有什麼求救的暗擊之類，她就是沒有這種設備。

司馬洛又說：「你是應該重視我的，因爲我可以給你一宗很大的生意。」

「哦，」她說：「生意?例如怎樣的生意呢?」她實在不想知道，祇是順他的意而這樣問吧了。

「我有一批冰，」司馬洛說，「想運到北極去出售，相信生意一定不差的。」

「你在跟我開玩笑，」她說着，眼睛在他的臉上搜索着。

「你好像沒有聽清楚，」司馬洛說，「我說有一批冰要運到北極去，」頓一頓又說：「打電話來講這種生意是不大方便的。」

「唔——」白秋儀說：「你憑什麼認爲我們是會做這種生意的呢?」

司馬洛站起來：「那我把生意帶給別

人好了。」

「等一等，」她說：「是誰介紹你來的呢?」

「沒有人介紹來的。」司馬洛搖了搖頭。

「但假如沒有人介紹是不能够——」

「不能，那我就去找別人好了，」司馬洛說：「我已經講過了，這件生意，隨時都可以交給別人的!」

他轉身走向門口，白秋儀又連忙叫住他。這一次是白秋儀比他着急得多了，他轉回來。

白秋儀說：「你是誰呢?即使不問是誰介紹的，我也總得知道是誰呀!」

「你不信任我，」司馬洛說，「我也不能够信任你，我沒有名字，就讓我們忘記了這件事情好了!」

他又轉向門口，這一次，白秋儀則是已稍爲鎮定下來了。她讓司馬洛到達了門口，然後才說道：「你今天晚上到我家來吧，十一點半?」

司馬洛停下來，但背上還是朝着她。她又說：「這裏是旅行社，不方便談這種事情，我們還是晚上再談吧!」

「很好。」司馬洛說。

× × ×

白秋儀住的是一個相當豪華的地方，雖然不是一個人住整間屋子，不過那間屋子所在的區域是樹木比屋宇要多得多的，而白秋儀就是居住那裏四層的其中的頂層，她一個人住一層，其他的三層，即使不是一個人住，也是不會有很多人住的了，這些地方，就不是那種十多個人擠在一起的那種地方，因此她那部漂亮的跑車駛進小花園中，停在停車位時，這裏是很靜的，周圍有唧唧的虫聲在鳴叫着。

她回到自己的屋中，沒有開燈，一面走便一面脫下衣服，走到浴室中開了水喉在浴缸中放着水，又走出來，把其餘的衣服也脫下來，這時是差五分鐘十一點半。

她脫光了衣服，從衣櫃裏拿出乾淨的睡衣放在床上，然後走進浴室，踏進浴缸，在那熱熱的水中躭了下來，鬆弛着。

當那些水已開始凉下來時，已是十一點四十五分了，她却像睡着了似的。

電話鈴大响起來，她才如夢初醒，從浴缸裏出來，走過去拿起床頭的電話說：「喂!」

司馬洛的聲音從電話中傳來說：「對不起，白小姐，我今晚趕不上，恐怕要失約了。」

「哦——」白秋儀說，「你，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改爲明天晚上好不好?明天晚上，同樣時間?」

「很好，」她說：「不過——呃——假如明天晚上你也沒有空，那就算了。」

「我會來的!」司馬洛說，他掛了電話。

白秋儀遲疑了一陣，把電話掣按了一下，撥了一個號碼，那邊有人接聽之後，她說：「他剛剛來過電話，他說明天晚上才來……對了……你們用不着等了，明天晚上再算吧?」

她掛了電話，回到浴室中。

浴缸中的水本來就已經凉了，不過這不是寒冷的天氣，所以沒有什麼所謂，但是本來躺在裏面是不要緊的，再躺進去就沒有興趣了。所以，白秋儀就祇是把塞子拔掉，就轉身走向房間裏，她才一轉身就「哇」的一聲叫了起來，連忙再轉回去，看來要找尋逃路，但浴室中却是最沒有路可逃的，事實上就連藏身的地方都沒有。

她這樣是因爲這一轉身就看見司馬洛站在浴室門口，遮住她的出路，在這樣的時間，這樣的環境之中，以爲屋中不會有人，却忽然之間有人出現，不管出現的什麼人都是會把她嚇得手足無措的。

司馬洛吃吃笑着：「拿條毛巾吧!」

慌張之中，連這樣簡單的決定也不會作，有人指導，就恍然了，她連忙抓了一條毛巾把身子圍住，然後轉過來，狠狠地說：「你，你在我的屋子裏幹什麼?」

「你不是約我來的嗎?」司馬洛說：「你說十一點鐘到了你家裏來的，這裏不就是你的家嗎?抑或我聽錯了時間或者地點?」

「我是這樣講過，」白秋儀狠狠地說：「但是你也不應該這樣來的!」

「我也許是來得不大對，」司馬洛說：「不過，看樣子你也不是在等我，你似乎忘記了這件事情!」

「沒有呀，」她盡可能自制着不露出慌張的神情：「我不可以洗一個澡的嗎?現在你別阻着我，我要出去穿衣服。」

「出去是可以的，」司馬洛說：「但是不要穿衣服。」

她又連忙向後退了一步，「你想幹什麼?」

「我並不是認爲你不穿衣服特別好看，」司馬洛微笑，「不過我認爲這樣的打扮，我可以放心得多，因爲決不會有什麼危險性，我看着你在毛巾下面藏着一些什麼和沒有藏着一些什麼，祇有天然的武器，沒有其他的可怕武器。」

她的胸部隨深呼吸而起伏着：「我不怕你，你倒怕起我來了。」

「算我是一個太小心的人吧。」司馬洛微笑。

她咬着牙，直向他走過來，他果然讓開了，她進到床邊去拿起她的睡衣及內衣褲，司馬洛說：「不要!」

她把那些衣服丟下來，攬着身上的毛巾，轉過來瞪着他：「算了，我也不想在你面前表演。」

「這樣好一點。」司馬洛在她的床對面那張相當舒服的沙發上舒服地坐下來。

她則還是站着。她顯然認爲她身上的毛巾是不大方便讓她坐下來的，雖然房中的電燈還沒有亮起來，她在那暗光之中瞪着他，說：「我還以爲剛剛打電話來給我的人是你!」

「是我。」馬司洛說：「我是在你的厨房裏打的。」

「我的厨房裏並沒有電話。」她說。

「這祇是一種小把戲吧了，」司馬洛說，「我在電話綫上搭了一條綫，帶來了一隻小儀器。」

「哦，」白秋儀說：「你有這麼多詭計?」

她現在大概亦明白了，司馬洛是自己帶來了一隻電話的，在電話綫上一裝，就

可以做出手脚來。

司馬洛微笑：「我看你似乎不喜歡詭計多端的男人，不過，我也是不喜歡詭計多端的女人的。我用詭計也用得沒有錯。我打了電話之後就可以放心了，我知道你是已經推了那些人，那些人不會埋伏在路上等我。」

白秋儀輕輕咬了一下舌頭。

「你看，」司馬洛說：「你是對我心懷不軌的，還好我這個人有早到的習慣，我說十一點半，我九點半就已經來了，我來時他們大概還未開始埋伏呢？」他諷刺地微笑着。

白秋儀聳聳肩：「你實在也不能够怪我呀，我不認識你，你來得那麼神秘，我不能够不作一點提防的！」

「祇是提防？」司馬洛問。

「算了，」白秋儀說，「現在你已經來了，你究竟想怎樣，你可以講了。」

「不如你先告訴我你是打算怎樣吧，」司馬洛說，「假設我給你那些人捉住了，那你又打算怎樣對付我呢？」

「也是談談，」白秋儀說，「當我們取得控制權的時候，我跟你談就可以放心一點，不過現在也是一樣的，你取得了控制權，你還是要告訴我你打算怎樣？」

「我要跟你的老板，吉帝斯談談？」司馬洛說。

「誰是吉帝斯？」白秋儀問。

「唉，別跟我來這一套吧，」司馬洛說：「我當然知道你與吉帝斯有密切的關係才來找你，你不承認也沒有用的！」

「你不應該先告訴我是誰介紹你來的嗎？」白秋儀問道：「我們是不能够跟不明來歷，不明白的人交易的，你眞有誠意的話，你反正也是要說清楚的。」

「算了。」司馬洛說着，轉身走向門口。

「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白秋儀問道。

「走！」司馬洛說道：「既然你們是這樣多疑，那我把我的生意給別人去做好了。」

「你不要走！」白秋儀說。

「那你安排一下我跟吉帝斯見面吧。」司馬洛說。

「我也不能這樣做，」白秋儀說。

司馬洛又轉身走向門口，她說：「你不能够這樣就走的！」

「你試試制止我吧，」司馬洛說。

「等一等，」她說着，把攬着身子的手拿開了，那條毛巾沒有了扶持，很容易就從身上跌下來，剛才她的身上並沒有穿什麼，現在也是沒有穿什麼。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她。

她對他微笑：「你剛才說過，我的身體，並不特別好看，爲什麼你不看清楚一點？」

司馬洛遲疑着向她走前兩步。

「怎麼樣？」她又問：「你不想走了吧？」

司馬洛忽然又轉身走向門口。

「等——等一等！」白秋儀大爲狠狽地說。

司馬洛又轉回來，格格地笑起來：「咦，怎麼了？你又不捨得我走了？」

「我——你還是留下來，讓我們——談談吧！」白秋儀說。

司馬洛走上前，輕輕伸手摟着她的腰：「怎麼了？你現在又願意告訴我吉帝斯在什麼地方了嗎？」

「不，」白秋儀說：「讓我們——先交一個朋友吧。假如我不先了解一個人，我是很難跟他談什麼的！」

「哦，」司馬洛說：「原來你對男人的作風是這樣的。你先把衣服脫光，讓人家看清楚了你，然後你才去企圖了解人家吧！」

即使在那樣暗淡的光綫之下也可以看得見白秋儀的臉怒紅起來。她臉上的肌肉也微微顫動了。一時之間，她就像要伸出指甲來抓向司馬洛的臉上似的。不過，她結果還是忍住了。她緊閉着咀唇不說話。既然司馬洛已經摟住了她的腰，他也應該會有進一步的動作的，她祇要閉上咀等着，讓動作代替言語就行了。

司馬洛慢慢地把她直推到床邊，讓她在床上躺了下來，他就坐在床邊，兩手輕撫她的頭髮，她閉上了眼睛。司馬洛的兩手沿着她的頭髮摸下去，輕撫她的兩肩，就像會沿肩而下似的，不過到了她的手臂時又折回上去，輕輕捏住她的頸子。他並沒有發力，不過兩手放在這樣一個地方，就製造了一種恐怖感。她不由得再張開眼睛。

司馬洛正在對她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生命很脆弱的。想一想，我的手祇要這樣一捏，你就要死掉了，就此在床上結束你的一生！」

「你——你不會這樣的吧？」白秋儀吶吶着。

「也許會，也許不會，」司馬洛說，「看看你會不會告訴我眞話吧。你顯然不是爲了喜歡我才把衣服脫下來的，那麼你有什麼詭計呢？當我在你的身上忘形的時候，你會用什麼方法把我制服呢？」

白秋儀淡淡地苦笑着：「你眞是一個奇怪的男人，我實在不是一個難看的女人，你却居然無動於中！」

「看看是在什麼情形之下吧，」司馬洛說，「假如我是在完全沒有其他顧忌的情形之下結識你，我相信我們是一定會相處得很好的。但是我並不是爲了這個而來的。所以，你還是坦白一點告訴我，你在我的身上有什麼打算吧！」

她嘆一口氣：「我是鬥不過你的。好吧，我告訴你，我知道你不會那麼容易就走的，所以我不想你走！」

「你認爲我會折回來再潛入屋？」司馬洛問。

「不，」白秋儀說：「我祇是怕——也許我那些在路口埋伏的人，已經給你反監視着了，也許你會離開我去找他們。」

「你眞偉大，」司馬洛說：「寧可犧牲自己保護他們嗎？你眞有把握把我留在這裏，當我上床的時候你就把我制服？」

「不是這樣的！」白秋儀說：「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計劃，目前——祇是先把你拖一拖！」

「唔，」司馬洛說，「你倒很看得起我的本領，但其實我並沒有打算在找你那些人。事實上，你不會奇怪你這樣可能是

小題大造嗎？你又叫了人埋伏我，又認爲我還有本領跟踪你那些人。」

「你不是司馬洛嗎？」白秋儀問。

「唔，」司馬洛說，「現在，我相信你是開始講眞話了。你怎知道我是司馬洛呢？」

「你——我也聽到不少傳說，」白秋儀說，「你——不是有人正在找尋你嗎？」

「誰在找我？」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白秋儀搖搖頭，「假如我知道，也許你亦知道了。你也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我不能够不提防的。」

「你認爲我本來是會對吉帝斯有什麼不利的企圖的？」司馬洛問。

「現在情形這樣混亂，」白秋儀說：「誰能够肯定什麼呢？總之就是要小心提防。」

「那麼你可以安排我跟吉帝斯見見面嗎？」司馬洛問。

「我可以設法問問他的，」白秋儀說，「不過，你也得告訴我，你究竟有什麼目的。」

「我們兩個都是被人追的人，」司馬洛說，「追我的人可能是要殺死我們，我們也算是同病相憐了，同病相憐的人，似乎很應該碰頭談談。」

「但你的被追，似乎是你自己造成的。」白秋儀說。

「是的，」司馬洛說，「我有我的理由。我就是因爲知道得不够多。也許吉帝斯可以告訴我多一點。」

「我跟他提一提好了。」白秋儀說，「不過我不敢說他肯不肯，這不是我決定的。」

「很好，」司馬洛說，「多謝你。」

「你怎會找到我的身上來呢？」白秋儀問。

「因爲你是跟吉帝斯有密切關係的。」司馬洛說。

白秋儀說：「我的意思是，我與他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並沒有很多人知道。」

「我有不少朋友，」司馬洛說，「我是有我的情報來源的。你是一個孤兒，吉帝斯養育你，資助你完成學業，然後你就一直替他做事。」

「這更少人知道了，」白秋儀說，「他一直都是沒有正式出面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

「你果然是一個很本事的人。」白秋儀說。

「吉帝斯果然是到那裏去接黑船的人了？」司馬洛說。

「這一點我是否認也恐怕不會有人相信了。」白秋儀說。

「他到那裏究竟是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這一點不是我有權講的，」白秋儀說，「假如他肯見你，也許他會跟你講清楚。」

「很好，」司馬洛說，「你什麼時候可以給我答覆？」

「明天吧，」她說，「現在這個時間——不大方便。」

「那麼我明天再跟你聯絡好了。」司馬洛說。

「你現在就要走了嗎？」白秋儀問。

「反正你也不眞是很想我留下來的。」司馬洛說。

「假如你不是有什麼其他重要事情，」白秋儀說，「你留在這裏等不是更方便嗎？」

「你祇有一張床。」司馬洛微笑。

「假如你堅持的話，」白秋儀微笑着，「你是大可以睡在廳中的沙發上的！」

「假如我不堅持，」司馬洛說，「我就可以睡在這裏？」

「我現在是受了你的控制的！」白秋儀說，「你做什麼，我都不能反抗。」

「這又是什麼詭計呢？」司馬洛問。

「不是詭計，」她說，「也許今天晚上——也許明天白天，我會接到他的電話。假如你在身邊，那是方便得多的，我用不着浪費時間等你，也不必担心你會不會再來。說不定吉帝斯也是很急於見你。既然你很急於見他，大家處境差不多，說不定他的想法也是一樣。」頓一頓，又說：「你當然也不會告訴我你在什麼地方或者我如何可以聯絡到你。你既然已經來了，就留下來，那是最方便的了。」

司馬洛再想了一想，點點頭：「很好，我接受你這個安排。」

「多謝你，」白秋儀說，「不過，假如你要睡覺的話，我希望你先洗一個澡。我也不算是有潔癖，我祇不過是喜歡清潔吧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她笑起來：「呀，你害怕了！」

「一個正在洗澡的人，也是一個最沒有抵抗的人！」司馬洛說。

「假如我在你的身邊坐着看呢？」她問。

「不必了，」司馬洛說。他並不覺得有人在旁邊看着他洗澡是一個好主意，雖然他是男人而她是女人。「你祇要躺在床上，我看得見的地方！」

「你還是不放心，」她說，「那你爲什麼把我的槍收起來呢？」

司馬洛拿起她的手袋，又放下來，也沒有打開又放下了。他說：「你沒有槍！」手槍是有相當重量的，她那是一隻很輕的軟皮手袋，沒有這重量。

「槍不是在這裏。」她說。

「我有很多時間搜過你這裏，」司馬洛說，「你並沒有槍。」

「你這樣精明的人也還是要上當！」她吃吃笑起來，「你一眼就看得見的，你就不相信是眞的了。」

「難道你是說——？」

「看看就知道了。」她說着，離開床上站了起來。

司馬洛也馬上跳起身搶在她的前頭。他們走出廳中，廳中的几上有一隻小架子，上面有一把老式手槍，旁邊有香烟匣和烟灰盅。

第一次看見的時候，司馬洛祇以爲這是一隻槍型的打火機吧了。因爲現代的槍已不是如此，這是古式的單發手槍，要入火藥射鉛球的那種。司馬洛把它拿起來。

「不要對着我！」白秋儀說。

「這個？」司馬洛問着，開了枪燈。

「是的，」白秋儀得意地微笑着，「這個！」

「但是，」司馬洛說，「假如有人拿來點香烟呢？」

「點香烟是可以的。」白秋儀說。

司馬洛把那槍檢驗了一下，扳一下槍機，槍膛之上果然是一如打火機，升起火焰來。司馬洛放了握掣，把火熄了，再推動其中一個暗掣，說：「現在點火就致命了！」

「總之不要對着我。」白秋儀說。

司馬洛果然是個大行家，用不着她解釋也明白是怎樣的。他扭動了一下，拆開了，從裏面褪出四顆子彈。他吹了一聲口哨：「這東西，你殺過多少人？」

「還沒有機會用過，」她說，「我亦不希望用！」

「爲什麼你剛才又沒有企圖加以應用呢？」司馬洛問。

「我並不認爲這是聰明之舉，」白秋儀說，「假如我走出來拿起這槍——」聳聳肩，「你也是一個聰明的人！」

「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我們似乎有互相信任的基礎了。」

「所以，」她說，「你先去洗一個澡吧。」

「很好，」司馬洛說，「但是你坐在床上，我看得見的地方好嗎？」

「你還是這樣多疑的！」她說。

「這祇算是小心吧了。」司馬洛說。

她斜斜地靠在床上，他看得見的地方，讓他在浴缸中洗澡。不過後來她還是起身，走到浴室的門口來，扶着門框站在那裏，司馬洛亦毫無辦法，祇好忘記先前的聲明。

她說：「你並沒有槍。她可以看到他放在椅上的衣服。

「我認爲這一次的任務還不需要。」司馬洛說。

「你雖然小心，」白秋儀說，「但是也很自負。」

「你喜歡這樣說也好。」司馬洛說。

「但是你說得眞慢。」白秋儀說。

「我應該快嗎？」司馬洛說，「我們要趕着到什麼地方去？」

「你似乎忘記了有一個女人正在等着你。」她說。

「多謝你。」司馬洛說。

「我眞是那麼醜嗎？」白秋儀問，「抑或你是心理有點問題，一定要女人追求你？」

「想起來，」司馬洛微笑，「多數是老鼠籠過來捉我這隻老鼠的，不過那是形勢造成。假如我追求你，那是很不公平的，也許你認爲你不能拒絕，那我就變成是乘人之危了。」

「我還以爲我可以使你忘了什麼原則問題，」她說，「我不相信我自己醜成那樣！是你有鐵一般的意志！」

「鐵也正在熔了！」司馬洛微笑。

他忽然站了起來。

她看着他微笑，因爲她自己也是並不比他穿得多，所以她是並不害羞的。

說熔化似乎是不大貼切，倒不如說抬頭好一些。因爲熔化就是軟了的。

總之，司馬洛現在就是很明顯地對她表示大感興趣。

跟着司馬洛就踏出來，一手把她擁住了。

她嘻嘻笑着要推開他，但是辦不到，而且她亦並不是很落力推他。司馬洛把她抱起來，她亦祇是象徵式地撐動着腿子。

司馬洛把她抱過去放在床上，他其實也是對她感到很濃厚的興趣的，而且並不認爲她是一個不好看的女人，而他講的也是眞話，他是格於形勢，不方便對她展開追求。

現在，既然經過了一番討論，心中有了默契，那又不同了。彼此之間有了一些互相的了解，那在情趣方面，亦是大大增加了。

他們相擁着，輕輕地吻。她已經熱起來了。峯頂上的硬挺，以及幽谷間的潮水使他知道是如此的。

他低聲說：「你這是眞的熱情，原來你這個女人是受不起激將法的，一個男人似乎要對你表示不感興趣，你才會對這個男人感興趣！」

「不是這樣的，」她說，「祇是因爲你是司馬洛。」

「我又不是電影明星。」他說。

「你是一個出名的風流種子，又是一個英雄人物，」白秋儀說，「你的選擇水準是相當嚴的，所以一個女人假如不能使你感興趣，就不大有面子，不過假如使你感興趣，則是一件光榮的事了。」

「你會這樣想，」司馬洛說，「那就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了！」

她的手也動了，奇異地說：「怎麼，你忽然又不感興趣了？」

「又有了正經的事情，」司馬洛說，「你約了誰來？」

「沒有呀！」她說，「爲什麼這樣想呢？」

「因爲有人正在企圖弄開大門進來。」司馬洛說。

她的身子一緊：「眞的不是！」

「我也沒有約了什麼人來，」司馬洛說，「假如也不是你約的，那情形就不大好了。」

「這個——這個——」她遲疑着，「我的槍——」

「槍彈我已經褪了下來，」司馬洛說，「來不及裝上。不過，也很可能是你的朋友，他們認爲不大方便通知你，由於我是在這裏的，說不定是來救你。」

「這個——這個——」她還是這樣說，因爲她亦是不能否定有這個可能性的。

「你到門口去，」司馬洛說，「大聲喝問是誰就可以知道了，但是，身子緊貼在門邊的牆壁上，明白嗎？」她遲疑着時他又推推她，「去吧，假如是你的人，會認得你的聲音的！」

白秋儀不大明白司馬洛心目中是有一個怎樣的計劃，而這個情形她自己亦是應付不來的，所以她就祇好依司馬洛的指示去做了。

她也來不及披上衣服，因爲知道已沒有時間，她就是這樣赤着身子到了廳中，走到大門口的前面，果然聽到門鎖上正在發出着輕微的响聲。這顯示果然是有人正在企圖進入她的屋中來了，不用鎖匙，當然是來者不善。

她緊貼在門邊，顯然亦已明白，司馬

洛叫她這樣做，乃是提防門外的人可能隔着門放槍，她提高聲音問道：「是誰？」

司馬洛的推測沒有錯，門外的人果然放槍，槍聲是沒有响的，顯然外面的人所用的乃是裝有滅聲器的槍。大門上辟辟拍拍地出現了五個子彈洞，分佈得很均勻，假如她是站在大門前面的話，就難免會中槍了，假如這樣都射不中，那她的運氣就實在是非常之好。

她連忙在地上一倒，一動也不動。

這個反應倒是很精明的，假如外面的人破門而入，會以爲她是中槍死去了。雖然這樣也是祇可以瞞得一時，但也總勝過那些人一進來就再向她放槍。

這是因爲她知道司馬洛的手上也沒有槍。

那門的鎖亦「鏗」的一聲飛了進來，顯然是門外的人不再用百合匙之類開鎖，而是索性一槍就把門鎖轟掉了，以爭取時間。

跟着門就給撞開了，一個拿着槍的人衝進來。

床上的司馬洛一連放了兩槍。

司馬洛的槍亦是裝上了滅音器的，因此他的槍聲亦是並不刺耳，祇是像開瓶塞似的，不過槍彈的威力則是影响不大。而兩槍發射的時間很接近，幾乎是同一時間射出去，而那人是幾乎在同一時間身上出現了兩個子彈洞，一個是在額上，一個是在胸部。

那人打了一個轉，終於在地毡上仆倒下來。

白秋儀的動作亦是很快的，她並不是像普通女人那樣尖聲大叫，而是在地上一滾，就把那人丟下的槍抓了起來，對着那人。

不過那人已不需要對付了。額上有了一個子彈洞，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已經沒命了的。

司馬洛好像一隻跳虱似的跳到了白秋儀的身邊，低聲說：「不要大聲！」

他把那人翻轉過來，問道：「認識他嗎？」

已經開了枱燈，就可以看得相當清楚了。白秋儀搖搖頭：「沒有見過，總之會放槍的，就也不會是我的朋友了！」

「慢慢就可以知道他是誰了，」司馬洛說：「很可惜，我不敢冒險，一定要射要害，否則的話，留到一個活口，也可以有談談的機會。」

「你——你怎會有槍的？」她問。

「我帶來的，」司馬洛說，「放在你的床底，萬一你有機會，搜到我的身，亦不會搜你自己的床底！」

白秋儀瞥了司馬洛一眼，嘴巴裏雖然沒有說出來，心裏却是不能够不佩服這個人。槍這樣放，的確就是中了計亦是有很大機會可以取用，而人家也不會提防的。而且司馬洛在正與一個女人調情的時候也還是能够細心到聽得出有人弄大門。

她低聲說：「關……上門吧！」

「不，」司馬洛也低聲說，「這門已經沒有了鎖，關也沒有用，倒不如打開着更好；打開着你可以看到有沒有人再上來。說不定他們是還會有人來的。」

「還有——？」她說。一個已經够了，再來一個，實在太多太多了，不過，這個可能性又是不能不加以提防的。而且司馬洛亦是已經不由分說，指揮着把她一推，說：「你躲到那沙發後面，槍對着門口，有人上來，你會先看見的！」

「我眞不明白怎會——」

「遲一點再講吧。」司馬洛說。

「你呢？你到什麼地方？」她問。

「我守着其他的地方，」司馬洛說，「你看着門口就行了，總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做聲！」

兩個人身上沒有穿着衣服，都是感到不方便的，不過此時他們也的確沒有空穿衣服了。

白秋儀拿着取自那個不明來歷的不速之客的手槍，對着門口，小心地看守着。司馬洛則是走到睡房與客廳交界的地方，在門限處坐下來，也是拿着他那把槍。

他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很多方向。

他懷疑還會有人來，也果然是預料正確的。

這個人却是來自窗口。

一個人一閃就經了上來，一脚踏在廳子的窗緣上。

「站在那裏一動也不要動！」司馬洛不太低聲但是也不太高聲地叫。

他的槍指着這個人，而人却是躲到了門口之內，祇是一隻手拿着槍伸出去，還有半邊臉和一隻眼睛冒出去。這個人在廳中那枱燈光之下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司馬洛這槍，但是要開槍射中司馬洛却不易，因爲目標太小了。然而司馬洛要射中他則是容易而且頗有把握的。

他祇能纏住在那裏。

「舉起手來，」司馬洛說，「想活命的就照辦！」

那人小心地在窗緣上站穩，然後才舉起手，看來這人乃是把一條繩子縛一隻鈎子丟到天台上搭着，沿着繩子爬上來，然後才可以到達這窗口的。

「槍丟下來，」司馬洛說，「然後踏下來。」

那個人却似乎遵命得快了，一仆就仆了下來。司馬洛也差點開槍了，不過他看見那人是身子震了一震才仆下來的，似乎不像是反抗的動作，而且他並沒有用手去扶地面，祇是撲倒下去，「隆」的一聲再彈起一下。

司馬洛低低地咒罵了一聲，一跳出去，看看這個人，發覺這人的背上有兩個子彈洞，人沒有死，不過也不會活多久了。他忙跳到窗前向下望。

有一個人正在黑暗之中奔跑。

司馬洛舉槍但是未有機會發射，那人已經轉出了花園圍牆之外，有圍牆擋着，角度所限，司馬洛就是放槍也是無法射中他的。這裏是頂樓，沿樓梯追下去會是已經太遲了，這倒不是身上是沒有衣服的問題，反正這個時間，街上亦不見得就會有很多人看到他。

司馬洛一手執住那根垂在窗外的繩子，就是那個仆在地上的人用以爬上來的，這繩子，假如他扳沿着下去，那是可以趕快一些的。不過仍然是太遲了。花園外面一部汽車的車門關上，車子開動了，迅即遠去。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俞人杰設計將笑臉彌陀和無情金剛殺死，將他們的死屍一起看那座可容千人的大廳，幾乎坐得滿滿的，仍使人不無怵目驚心之感。

這批三旗護法，過去在江湖上，無一不是窮凶極惡之徒，而目前與會者，尚不包括各地之分壇在內；杜門秀才方面，是否已具有相等勢力？雙方水火之勢，是否永遠存在？要是一方見風轉舵，僅憑他們師徒，以及三義諸人，又是否能担得起這副担子？

護教席上，「惡君平」的座位，被安排在正中央，這無異說明，他今天業已取代了無情金剛昔日之地位！

這使俞人杰不由得又面臨另一層疑難了。

他已經探悉天狐之住處，根據約定，他隨時可以離開魔教，去向杜門秀才那邊交差。

但是，很明顯的，憑他目前已取得之地位，他如果繼續留在魔教中，無疑的將更能發揮力量，於暗中予魔教以致命之打擊！

他要是這樣做，姓溫的會不會對他起疑？

姓溫的若是一旦不信任他，會有什麼手段使出來？

關於後者，那是不難想像的，杜門秀才這厮，笑裏藏刀，毒如蛇蝎，一定什麼樣的手段都會使得出來！

尤其是對他這個冒牌的惡君平，更是舉手之勞，便可置他死命。

不是麼？他只消向三堡放出一點風聲，要三狐查查他的底細，也就足够而有餘了！

大廳中，人數雖衆，但秩序井然，三堂護法，分席而坐，一眼望去清清楚楚。

俞人杰約略估計了一下，目前，三堂之護法人數，以峨嵋刀堂居首位，金筆堂與血掌堂，人數相近。

金筆堂人數不足，是因爲上次圍剿大千山莊，傷了元氣。

血掌堂方面，那位金花魔顯然接受作

部署反間計　收拾兩邪魔

不過，話雖如此，會議開始之後，眼看那座可容千人的大廳，幾乎坐得滿滿的，仍使人不無怵目驚心之感。

這批三旗護法，過去在江湖上，無一不是窮凶極惡之徒，而目前與會者，尚不包括各地之分壇在內；杜門秀才方面，是否已具有相等勢力？雙方水火之勢，是否永遠存在？要是一方見風轉舵，僅憑他們師徒，以及三義諸人，又是否能担得起這副担子？

護教席上，「惡君平」的座位，被安排在正中央，這無異說明，他今天業已取代了無情金剛昔日之地位！

這使俞人杰不由得又面臨另一層疑難了。

他已經探悉天狐之住處，根據約定，他隨時可以離開魔教，去向杜門秀才那邊交差。

但是，很明顯的，憑他目前已取得之地位，他如果繼續留在魔教中，無疑的將更能發揮力量，於暗中予魔教以致命之打擊！

他要是這樣做，姓溫的會不會對他起疑？

姓溫的若是一旦不信任他，會有什麼手段使出來？

關於後者，那是不難想像的，杜門秀才這厮，笑裏藏刀，毒如蛇蝎，一定什麼樣的手段都會使得出來！

尤其是對他這個冒牌的惡君平，更是舉手之勞，便可置他死命。

不是麼？他只消向三堡放出一點風聲，要三狐查查他的底細，也就足够而有餘了！

大廳中，人數雖衆，但秩序井然，三堂護法，分席而坐，一眼望去清清楚楚。

俞人杰約略估計了一下，目前，三堂之護法人數，以峨嵋刀堂居首位，金筆堂與血掌堂，人數相近。

金筆堂人數不足，是因爲上次圍剿大千山莊，傷了元氣。

血掌堂方面，那位金花魔顯然接受作

他的建議，將一部份人手，另外作了安排：這一點後來俞人杰感到安慰。

至少，將來混戰爆發時，他將可以控制一股實力。

會議正式開始後，全廳一片肅靜，天狐韋士雷首先起立發言，他向大會宣佈兩件事：第一件：由黃旗護教黑天王喬半山接掌金筆堂。第二件：由黃旗護教惡君平公孫節升任首席護教，今後教中事務除必須由教主發令者外，均須禀承首席護教之旨意施行！

在一陣掌聲後，煉狐尚雲笙接着報告教務，他明白指出，天魔教目前之最大敵人，已絕不是逍遙書生和天山三義，而是由杜門秀才，袖手神醫，和大千莊主等人領導的天道教！

最後，大會交由淫狐巫馬五郎主持。

開始廣事徵詢共討破敵之策，這下可就有得瞧的了：不是這邊喊，便是那邊叫，人人爭着發言，整座大廳鬧成一團，活像一個百藝雜陳的廟會。

天、煉兩狐見了，只皺眉頭。

淫狐向俞人杰悄聲問道：「公孫兄覺得這樣鬧下去，是不是一個辦法？要不要加以制止？」

俞人杰一搖頭：「萬萬制止不得。」

淫狐甚是詫異道：「萬萬制止不得？爲何制止不得？」

俞人杰低聲道：「這是士氣！」

淫狐微微一怔，跟着連連點頭，憬然若有所悟，同時，於臉上不期然而流露出一片由衷折服之色。

俞人杰低聲接着道：「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之之道，千古爲難；他們這一嚷嚷，別的好處沒有，至少可以使他們知道，這一戰對他們本身該是多麼的重要！」

淫狐輕輕嘆了口氣道：「我巫馬某人，實在無法不佩服你公孫兄，像這些地方，我們過去那位夏侯老護教，就絕不會設想得如此週詳！」

俞人杰遜謝道：「話不是這樣說，夏侯老護教也有他的長處，公孫某人能够蕭規曹隨，不致有所殞越，就是教中的福氣了！」

淫狐見他對死去的人尚能如此尊敬，益發爲之肅容傾心，當下又轉過身去，將他這番話，說與天煉兩狐，兩狐聽了，相與頷首，全顯示出一種名不虛傳的安慰神色。

最後，俞人杰自座中緩緩站起。

大廳中喧雜之聲頓時靜止下來。

俞人杰眼光滿廳一掃，從容發話道：「諸位兄弟的意見，都很寶貴，本座與三位教主，全都聽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金筆堂井護法，血掌堂陳護法，峨嵋刀堂徐護法幾位的意見，更是針針見血，入木三分。相信本教今後所採步驟，當不會超出以上諸位所提之範疇；本座謹先代表三位教主，謝謝衆家兄弟之慷慨陳詞！」

掌聲如雷，使得他無法不稍作頓歇。

「其次，本座相信，一定還有一些兄弟，尚有更多的寶貴意見，未能當場提出來。關於這一點，請三堂堂主注意：散會之後，各堂應另行分別召集一次會議，然後由各堂主綜結歸納，將所有之意見送交本座，傳報三位教主，今天之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兄弟們！」

收束及時，乾淨俐落，衆護法歡呼中一哄而散！

片刻之後，大廳中只剩下三狐及俞人杰，冷月仙子、血劍飄花、銀鬚叟、子午叟、奪魂金鏢和分雲掌等七名護教。

淫狐巫馬五郎道：「唉，鬧了半夜，還是一點結果沒有。」

俞人杰微笑道：「本座已經說過了，這次聚會，只不過是提高一下大家的士氣，在這種情況下，三教主還能希望它有什麼結果？」

煉狐朝另外那六名護教掃了一眼道：「諸位可有什麼意見？」

現在這六名護教之中，銀鬚叟和子午叟，一向寡於言詞，奪魂金鏢和分雲掌，既屬新人，職份又低，有話亦不敢輕易啓口，除了一個俞人杰，够資格說兩句的，只有一個冷月仙子尤秋華，和血劍飄花蕭英兩人！

所以這時血劍飄花望向冷月仙子道：「尤護教高見如何？」

冷月仙子尤秋華沉吟了片刻道：「本座覺得事情並不急在一時，最好等陰護教從華容回來後，了解一下對方的部署，再作區處，似較妥當。」

血劍飄花蕭英點頭道：「本座也是這樣想。」

煉狐再向俞人杰問道：「公孫護教的意見怎麼樣？」

俞人杰道：「本座不表反對。只是另外還有一點補充意見！」

三狐見他尚有補充意見要提出，全爲之精神一振。

其他的那幾名護教不必說了，就連血劍飄花蕭英，也露出傾聽神氣。

這位白旗大護教過去跟惡君平雖有殺弟之仇，但他眼見對方在教中之地位後來居上，穩若泰山，自知無能爲力，顯已逐漸打消復仇之念。

俞人杰擺出惡君平的那個老習慣，四下溜了一眼，輕咳着說道：「兵家有言，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此言兩軍對壘，勞逸之勢，重於一切之謂。亦即我方數度出師不利之癥結所在。不過，話雖如此，兩軍相交，氣勢爲主，若只挨不還，上下奪志，亦非良圖！」他頓了一下，一字字接着道：「所以，本座以爲，要想徹底消滅該教，固然不必急在一時，但爲了本教在武林中的聲譽計，則必須立即還以顏色！」

天、煉兩狐聽了，均爲之動容頷首。

淫狐巫馬五郎，則顯得有點遲疑地問道：「可是——」

俞人杰點頭接道：「三教主的意思，本座清楚。在這裏，本座尚有一點解釋：過去之所以數度師出無功，教中藏有內奸，固屬原因之一，但是，在策劃方面，亦非無可疵議。這一點，本座適才業已提及：予該教以打擊，與徹底消滅該教，完全是兩回事，手段之運用，就必須要有所區別！」

淫狐輕輕一哦道：「那麼，依公孫兄之意，這次應該怎樣做？」

俞人杰道：「應該惠而不費，輕兵突

出，先行焚去該教華容那座四海鏢局！」

煉狐點頭說道：「這是個好主意，如果單是放火，只消派出個把人便够了；一座鏢局雖然不值什麼，但是在聲勢上來說，的確可以揚眉吐氣一番！」

由於煉狐之首表贊成，此議遂成定論；第二天便由峨嵋刀堂一名朱姓白旗護法啣命啓程！

焚燬華容那座鏢局，眞是一個好主意麼？

是的，站在逍遙師徒和三義方面，這的確是個好主意。

因爲華容那座鏢局，一旦付諸祝融，杜門秀才方面，無疑馬上就會以城中那座天魔分壇爲報復對象。

天魔總壇這邊，眼看華容分壇被挑，當然不甘就此袖手。

如此你燒我殺，往復循環，大概只要有個一年下來，雙方之人力財力，也就差不多了！

同時，俞人杰相信，今天魔教總壇中，雖不敢說一定沒有杜門秀才方面之臥底人物，但縱有臥底人物亦不會存在護教以上之魔徒中，則可斷言。他與華容方面，交通暫告中斷，這正是他爲魔教這邊「賣力」的好機會，自然得予充份把握，充份加以利用！

當天下午，在峨嵋刀堂那名朱姓白旗護法出發不久，俞人杰正想抽暇前往血掌堂，去跟那位金花魔套套交情，順便打聽他將一這份心腹，已作了何種安排時，那位新任金筆堂主，黑天王喬半山，忽然匆匆走進來。

俞人杰望向對方手中的那隻木盒，訝異問道：「喬堂主——」

喬半山將木盒放在桌上，道：「是嘉魚分壇專差送來的，因爲上面貼着紅標籤，本堂不敢擅自開啓，亦不悉裏面所盛何物，故特轉呈護座定奪，裏面裝的恐怕不是什麼好東西！」

俞人杰聽了，好氣又好笑。聽這厮之語氣，顯然懷疑盒內裝的是毒物，可能一打開便傷人性命，他自己不啓看，却送來這裏，就好像別人性命不及他的性命值錢似的。不過，他知道這厮跟賀大寶一樣，有點渾裏渾氣，亦懶得與之計較。

當下抬頭問道：「那差人呢？」

喬半山道：「俺已經打發走了。」

俞人杰道：「那麼你有沒有問他這個木盒子，分壇又是那裏弄來的？」

喬半山道：「問過了。」

俞人杰道：「他怎麼說？」

喬半山道：「他說分壇中也沒有人知道！」

俞人杰道：「天上掉下來的？」

那位新任金筆堂主似乎還沒有聽出俞人杰話中的譴責之意，同時，亦不以爲話沒問清楚，就將來人放走有何不妥，這時，居然點頭答了一句：「差不多！」

俞人杰耐着性子，又問道：「這話是那差人說的麼？」

喬半山搖頭道：「不是，他一放下盒子，俺便叫他走了。根據俺的猜測，可能分壇門一打開，這盒子便出現在分壇的門口！」

俞人杰點點頭，沒有開口。他覺得這厮所猜測的，果然不無道理。要是這樣，這隻盒子準是來自華容方面！

那麼，盒中裝的，會不會毒物呢？

依他推想，可能極少！

對方盛裝毒物之目的，當然志在這邊巨頭，他們將木盒放在一座分壇門口，盒外未附任何說明，又安知這隻木盒，一定能送到這邊的巨頭手上，而不被首先發現之魔徒好奇打開？

俞人杰想及此處，決定冒一下險，當場打開看看。

他走過去，屏住呼吸，駢起食中二指，運力一下點落，木盒應手裂開，同時揚起一股石灰氣味。

不待盒蓋掀起，俞人杰已約略猜及這是怎麼一回事。

果然，盒蓋揭去，赫然入目者，正是一顆面目如生的人頭。

喬半山駭然失聲道：「陰護教！」

一點不錯，人頭正是屬於那位五全山人所有！

俞人杰故意沉下臉色，心中却止不住一陣高興。他信手翻轉蓋盒，這才發現盒蓋背面尚貼着一張字條！

條子上的字恭整異常，上面寫的是：「水火雙姬，今之二喬也。爲構銅雀之台久矣！現獲其一，素願半償；飲水思源，不能無言：伊人風情萬種，果非俗脂可比；自經收作第九小星以來，帳處金絲，枕藏玉馬，魚水交歡，其樂融融；綢繆之情，雖畫眉京兆，熨體荀卿，不足爲美也！茲者，謹奉呈貴教陰大護教首級一顆，權充迎鳳之聘，金屋已備，只待大喬之來歸，十全十美，伏維玉成，六禮不週，尙乞哂納！溫思廣頓首百拜。」

俞人杰閱罷，擊節之餘，一時不察，竟不期而然脫口喊出一聲：「好！」

這可將那位新任金筆堂主，給弄迷糊了。

被人家宰掉一名黑旗大護教，還喊聲叫好？

他提着那張條子，怔怔然問道：「這上面怎麼說？」

俞人杰自知失態，喊出一聲好之後，忙又嘿了一聲，同時拉下面孔，露出一臉冷笑的表情。

好在「好」「嘿」之間，只是一音之轉，加上他又接着發出一陣冷笑，以致那第一聲好，聽來就像是急怒攻心，憤恨至極之表示。黑天王喬半山本來就是一個渾人，像這種微妙之掩飾，自然無法區別。

俞人杰見這位大堂主並未起疑，這才略略放心，當下將盒蓋向前推了推，輕哼着，說道：「你看吧，好個狂徒！」

喬半山縮回手去，訥訥道：「還……還是……你唸出來吧！」

俞人杰看到對方那副尷尬神情，心中有數，大概這位仁兄，識字有限，於是，他先將原文唸了一遍，然後又逐句加以解釋，才使那位大堂主完全弄清它是怎麼回事。

喬半山聽了勃然大怒道：「姓溫的這囚囊，果然狂得可以，走，走，拿起這個木盒，咱們見教主去！」

俞人杰點頭道：「這種事當然要向三位教主報告。」

於是，兩人捧着那隻木盒，向內宮走去。

一路上，俞人杰暗道僥倖不已，派火姬去華容，原爲他所倡議，不過他是向無情金剛提出來的：無情金剛好大喜功，他在淫狐面前，一定不會說出這是別人教給他的主意，否則今天淫狐看到這張條子，不將他這個出主意的恨入骨髓才怪！

內宮到了，他們先去見淫狐，淫狐不在；再去見煉狐，煉狐也不在；直到敲開天狐那道石門，方發覺三狐原來都在天狐的密室中。

俞人杰趨前，一聲不响，雙手送上那隻木盒。

天狐韋士雷接過去，掀開盒蓋，目光觸及盒中那顆人頭，臉色不禁微微一變！

煉，淫兩狐雖然坐得較遠，但兩狐憑了觀氣辨色之能，這時已約畧猜知盒中所盛者爲何物。

煉狐尙雲笙注目問道：「是不是一顆人頭？」

天狐韋士雷輕輕嗯了一聲。

煉狐尙雲笙又問道：「是誰的？」

天狐韋士雷道：「陰百變陰護教！」

煉、淫兩狐，同時一哦說道：「陰護教？」

跟着，淫狐恨聲接下去道：「歐陽達這厮，愈想愈可恨，老陰的那一身功夫，已臻神化之境，要不是他老鬼先期通風報訊，老陰說什麼也不會失手的。」

喬半山再也忍不住了，大聲叫道：「還沒有完哩！」

天狐微一楞道：「什麼還沒有完？」

俞人杰垂下頭道：「喬堂主指的是盒蓋背面尙有一張紙條，本座實在沒有勇氣，再向教主堂主告此一不幸。」

天狐急將盒蓋翻轉，匆匆閱畢，臉色時青時白，氣得直是咬牙，看完，一聲不响，將盒蓋遞去煉狐手中。

煉狐看完了，臉色也是一片鐵青，但他却沒有再將盒蓋，立即傳給淫狐巫馬五郎。

淫狐巫馬五郎走過來伸手道：「給我看看！」

煉狐輕輕嘆了一口氣，無可如何，只得將盒蓋交出。

淫狐看完後，什麼也沒有說，但是那張臉孔則比天狐和煉狐難看百倍都不止！

其中道理何在，俞人杰自然是清清楚楚。

煉狐尙雲笙輕輕咳了一聲道：「我說，五郎，這種事情最好看開一點，俗語說得好，滾水燙螃蟹，看你橫到幾時……」

淫狐將盒蓋一摔，切齒道：「我巫馬某人什麼事都看得開，就是這件事，我巫馬某人便不與他姓溫的干休！」身子一轉，大步出室而去。

那隻盒蓋，在地上彈起又跌落，盒蓋沒有碎裂，在地板面上，却現出半寸深一道陷痕！

俞人杰暗暗吃驚。

他只知道，天狐韋士雷隱居黃梅青石嶺，是爲了潛修某項神功，現在沒有參予潛修神功的淫狐，都有這樣一身駭人功力，天狐和煉狐兩人，自是更不必說。

他由淫狐無意中所露的這一手，不禁又想起天道教那邊的幾名巨頭。

天道教那邊，那位大千山莊主，神行無影蔡公明，擅長的只是一身輕功，拳掌兵刃之學，顯然稀鬆得很；至於袖手神醫施德修，雖然高明一點，但無疑的也高明不到那裏去。

這兩人，如果明陣對仗，一定不是三狐之對手；甚至不是淫狐巫馬五郎一人之對手！

底下，再過來，就要看那位杜門秀才的了。

杜門秀才的武功究竟如何？誰也不知道。不過，有道是獨木不成林，就現勢觀察，雙方之實力，目前似乎仍以天魔教這邊稍勝一籌。

天魔教這邊，最大的弱點，便是人齊心不齊，缺少謀略人才。

而那位杜門秀才，目前所採之戰術，正是針對魔教此一弱點，在作淋漓盡緻之發揮。

天、煉兩狐目送淫狐離去後，臉上籠上一片陰霾，久久未發一語。

煉狐尙雲笙思索了片刻，忽然抬頭道：「這隻木盒送進來，有幾個人知道？」

俞人杰轉頭向喬半山問道：「喬堂主，那邊怎樣？」

黑天王喬半山搖搖頭道：「俺那邊只有一名值堂護法看見這隻盒子，但他並不知道裏面裝的什麼東西，它是拿到您那邊才打開的。」

俞人杰點點頭，轉向煉狐說道：「那麼，知道這件事的，只有我們這裏五個人了！」

煉狐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如此還好……」語音微頓，又接道：「請公孫護教和喬堂主注意，今天這件事，最好別洩漏出去，尤其是我們那位桑堂主，兩位可懂得我這意思？」

俞、喬兩人，連連點了點頭，表示理會得。

煉狐接着說道：「沒別的事了，公孫護教不妨從隔壁經過一下，看三教主還有沒有什麼吩咐？」

俞人杰應了一聲是，與喬半山告辭出來。

黑天王喬半山自回金筆堂，俞人杰則走來淫狐寢室前，按下那顆密鈕，報出身份姓名。

門打開了，淫狐的一雙眼睛，紅得像對火球，他以一個疲憊的手勢，將俞人杰讓入室中。

俞人杰非常了解淫狐此刻之心情，所以坐下之後，並沒有馬上開口說什麼。

彼此沉默了一會兒，最後還是淫狐先開的口，他無力地抬起頭，移目望去室頂，嘆了口氣道：「這個姓溫的，實在早就應該除去……」

俞人杰溫和的接着說道：「現在還不遲。」

淫狐苦笑着又嘆了口氣道：「還不遲？太遲了！如今這厮羽毛已豐，想除去這厮已沒有那麼容易了。」

俞人杰向前傾着身子，低聲道：「有一個地方，不知道三教主有沒有想到？」

「什麼地方？」

「君山！」

「君山?」

「是的，君山。三教主對這處地方，難道一點有關之聯想也沒有麼?」

淫狐眨着眼皮，突然一拍桌子道：「飯桶!統統是飯桶!」

接着，離座起身，繞室徘徊，似是恨不得肋生雙翅，一下就能飛去君山似的。

俞人杰輕輕咳了一聲，道：「您坐下來。」

淫狐果然依言坐下，但口中却在不住罵着：「飯桶，統統是飯桶……連這一處地方……以前都沒有人想到……就是餵狗也會汪汪叫幾聲!」

俞人杰心想：好小子，你這不連小爺也給罵進去了麼?

淫狐顯然沒有想到這些，這時咬着嘴唇，眼珠又轉了一陣，忽然抬頭問道：「公孫兄，這事你看現在該怎辦?」

俞人杰故意賣關子，道：「這只是本座的一種猜測，那姓溫的是否落脚君山，還不定靠得住，這事……我看……」

淫狐急忙擺手，道：「不會錯的了，這厮如不住君山，我敢跟你公孫兄賭一個頭!」

俞人杰知道，他如今只須稍爲撥弄幾句，一場血戰，就會掀起，不過，爲了要騰出三段從容的時間，以便與恩師及三義等人取得聯絡，他並不想雙方發動得這樣快!

於是，他稍稍思索了一下道：「假使立即舉事，有兩個問題，似乎不能不加考慮。」

淫狐迫不及待的道：「那兩個問題?

俞人杰道：「第一：我們必須確定，教中之內奸，是否眞已全部肅清?」

淫狐接着問道：「很好，第二個問題呢?」

俞人杰道：「第二：在未能確定那姓溫的，是否眞的落脚在君山之前，大教主和二教主會不會同意大舉用兵?」

淫狐忙說道：「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兩個問題都好解決!」

俞人杰哦了一聲道：「如何解決?」

淫狐興奮地道：「大教主和二教主方面，由我負責，內奸部份，則交給你去清查。兩個問題，咱們一人解決一個!」

俞人杰點頭道：「好主意!」

心底下則忍不住暗罵道：「你這厮倒打得一手如意算盤，這樣一來，小爺的計劃不是落了空?

淫狐似乎一刻也等待不得，站起身來道：「走，走，咱們這就分頭辦理!」

俞人杰跟着站起身來，漫不經意的說道：「清查內奸並不是一件難事，只怕大教主和二教主那方面，也許不容易順利通過……」

淫狐哼了一聲：「教中事務，他們一向甚少過問，我不信在這件事上他們會有什麼理由堅持!」

俞人杰一面走向門口，一面漫不經意的又說道：「如果教中沒有什麼事，大教主和二教主他們還會在總壇躭多久?」

淫狐信口回答道：「三五天光景。」

俞人杰咳了咳道：「要是大教主和二教主他們離去之後，您隨便找個理由，突然用兵君山，事後他們二位會不會責怪下來?」

淫狐巫馬五郎聞言一怔，不期然停下脚，道：「是啊……」

俞人杰低聲接着道：「就是清查內奸，也得三五天工夫，三教主何不暫時忍耐一下，省去這場口舌之爭，將心力轉而用在部署方面?」

淫狐嘆了口氣道：「說眞的，公孫兄，你現在已經是黃旗首席護教，我巫馬某人，實在再想不出一個什麼方法，可以用來對你公孫兄，表達我巫馬某人的感激之意!」

俞人杰垂下手道：「有三教主這一句話，也就儘够了。」

淫狐點點頭道：「咱們彼此心裏有數，多說反而顯得俗套，就此一言爲定，你去辦你的事吧!」

俞人杰走出天魔內宮，又去到血掌堂金花魔戚本禹處。

他毫不隱瞞的告訴金花魔：爲了火姬解衣蕾，巫狐將不惜用兵華容，並問對方在岳陽方面，人手安置的情形。

金花魔聽了，冒火道：「奶奶的，他爲了一個女人，就不惜動用全教人力，我戚某人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他們却死人不管，眞是豈有此理!」

俞人杰花了很大的氣力，方將老魔怒火平息下來。

最後老魔告訴他：已派出十名黃旗護法，五名白旗護法，名義上去燒四方堡，實際全留在岳陽，這十五人都是過去威府之家將，身手亦屬一流，將來混戰發生，他們將認令不認人，誰持有玉葉金花令便聽誰指揮!

俞人杰點點頭，又安慰了老魔幾句，然後從老魔處辭別出來。

他回到自己的住處，那名分派給他的伺姬，已爲他備好凉水和酒食，並請示他這一年多的餉銀，如何處理?

俞人杰問道：「總數有多少?」

那伺姬答道：「大約一萬兩上下。」

俞人杰道：「都是白銀?」

那伺姬道：「是的。」

俞人杰道：「你們幾個的俸給，都包不包括在內?」

那伺姬道：「不包括在內。」

俞人杰道：「你們幾個，一人一月多少?」

那伺姬道：「比照黃旗護壇，一個月一百二十兩。」

俞人杰道：「够不够化用?」

那伺姬道：「婢子在這裏，沒有什麼化用，每月領的銀子，差不多都可以寄回山西老家。」

俞人杰想了一下道：「這樣好了，你去財務護法那裏，將整數兌成黃金，剩下來的零頭，你們幾個，照數均分，這一年來，本座一向在外面東奔西走，始終沒有閒得下來，賞賜你們一點什麼，這是本座的一份心意，叫他們不必客氣。」

屋中伺候他的，計爲一姬一婢，兩名護壇，獲訊之後，紛紛進來拜謝。

第二天，俞人杰帶着黃金，一個人走出總壇。

他如今是黃旗首席護教身份，高興怎麼做便怎麼做，用不着怕人說閒話也用不

着担心有人跟踪。

他這次出門，甚至淫狐那邊都沒有招呼一下。

因爲目前教中够資格過問他行踪的人，只有上面的三名教主；如果天、煉兩狐問起他去了哪裏，淫狐巫馬五郎自會代他解釋；而事實上，他這趟出門，根本就不是爲了偵查什麼奸細!

中午時分，走出山區，他在山脚下的小鎭上歇下來。

這座小鎭，只有四五十戶人家，其中半數爲天魔教徒；他歇脚的地方，是間豆腐店，過去他只知道這間豆腐店亦係教中人開設，自從這次在大金舖見了恩師和三義後才知道這兒的那位店主，同時兼具兩種身份!

俞人杰進門說出暗語，那位張姓店主，立即將他引去後面一間茅屋中。

後面茅屋中，一名中年壯漢，正打着赤膊，在那裏磨豆子。

俞人杰走進去笑道：「辛苦了，伙計。」

那漢子頭一抬，又驚又喜道：「啊哈，稀客，稀客，請坐，請坐，怎麼樣，老弟突然枉駕，有沒有帶來什麼好消息?」

原來磨豆子的漢子不是別人，正是天山黑衣俠鄭壯爲!

那位張姓店主踢足退出，並爲兩人從外面拴上門環。

俞人杰與黑衣俠鄭壯爲在茅屋中足足密談了兩個多時辰，方於黃昏時分，離開了那間豆腐店。

他留下了那袋黃金，也留下了一個完密的計劃；留下的那袋黃金，可作無數善舉，留下來的那個計劃，則爲武林興衰之所寄!

俞人杰在小鎭上信步躑躅，內心充滿激動，一個大日子快要來臨了，靖掃妖氛，還我清平，爲時業已不遠；天龍一脈，成敗存亡，全在來日一舉；他們師徒一定要讓那些平時以名門正流自居，遇事則畏首畏尾，騎牆觀望的人物知道：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俞人杰決定就在小鎭歇宿一宵，明日再返總壇。

這鎭上的教徒，因爲都是屬於護壇以下的普通「兄弟」和「姊妹」，故無一人認識他是黃旗大護教，他在衣襟上，有着三條黑綫，這只說明他是來自總壇之人物，每個來往各地分壇之護法或護教，都佩有這種標記，這三條黑綫，僅是識別記號，身份之區分，仍以令旗爲準。

就在俞人杰打算向一家由教徒開設的小樓走去時，迎面忽然走來一名長衣漢子，那漢子在衣襟上也有三條黑綫。

俞人杰見了，不禁微微一怔。

天魔總壇中凡是護法以上之人物，他雖然不能個個叫出名字，但對方屬於那座香堂，他差不多都能一眼看出，現在對面走來的這漢子，面目竟然如此陌生，豈非咄咄怪事?

同樣的，那漢子見到他，也是微微一怔。

俞人杰知道這裏面一定有蹊蹺，當下身子一停，當道攔住去路，向那漢子注目盤問道：「兄弟是那一堂的人?」

那漢子左右望了一眼，低低接着道：「報告總座，我是尹端華。」

俞人杰大吃一驚，連忙問道：「誰叫你來的?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尹端華低聲匆促地道：「是頭兒叫我來的，事非得已，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換個處所，小弟有緊要向總座報告!」

俞人杰見兩名教徒正向這邊走過來，於是傳音說道：「跟我來，往鎭外走!」

兩人走出小鎭，來到空曠無人之處，俞人杰邊走邊問道：「是不是華容那邊出了什麼事?」

尹端華深深吐了口氣道：「事情出大了!」

俞人杰暗地裏又是高興，又是納罕；華容那邊出事，固屬一大喜訊，不過，他實在不敢相信，以杜門秀才之智謀，還會出什麼岔子?

不是麼?天魔教這邊前此只派出兩路人馬，結果，黃旗護教五全山人陰百變身首異處，峨嵋刀堂的副堂主，火姬解衣蕾被擒，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

他想着，故作錯愕之狀問道：「你是說——」

尹端華又嘆了一口氣道：「黑白雙怪的那名徒弟失踪了!」

俞人杰怔了怔道：「黑白雙怪的徒弟失踪，要你跑來這裏幹什麼?」

尹端華道：「頭兒斷定那小子必已落入魔教人物之手，他要總座務必設法將此子救出來，必要時可以放棄打聽天狐之住所!」

俞人杰道：「小子是怎麼不見了?」

尹端華道：「那小子之傷勢，經神醫悉心調治，業已漸告康復，他本來都是住在內堡，前幾天不知怎麼的，他忽然想到要去堡外散步，結果就此一去不返，兩怪聞訊，暴跳如雷，一定逼着要……」

俞人杰道：「兩怪也未免太不講理了，這是他們的寶貝徒兒，自己不小心，怎能怪別人?」

尹端華苦笑道：「要是講理還叫什麼怪物?」

俞人杰道：「剛才在小鎭上，你要是碰不到我怎麼辦?」

尹端華苦笑道：「那就只有冒冒風險，祭出最後的一道法寶了!」

俞人杰愕然道：「什麼法寶?」

尹端華從懷中取出一隻錦匣道：「就是這件法寶!」

俞人杰接過來打開一看，他見裏面裝着的，赫然是一隻金狐令，不由得大爲詫異道：「你準備如何使用?假傳法旨?」

尹端華聳聳肩胛道：「別的有什麼辦法?」

俞人杰道：「你該知道，這是淫狐的令符，而這位淫狐一向甚少離開總壇，他現在人在裏面，你從外邊傳進這支金狐令，要被人看出破綻，咱們兩個豈非一起完蛋?」

尹端華嘆了口氣道：「小弟又何嘗沒有想到這一點，只是頭兒如此吩咐，你能怎麼說?」

俞人杰暗暗切齒。他早就看出姓溫的這厮，心腸之毒辣，更在三狐之上；爲了本身利益，這厮根本就不會爲他人着想!

他想着，故意笑了笑，說道：「其實，這只是你我的想法，我們頭兒算得準拿得穩，他曉得我一接到這支金狐令，心中自會明白，以小弟今天在教中之地位，要將這麼一點小小漏洞掩飾過去，當然不是難事。」

尹端華點點頭，道：「小弟也是這樣想。」

俞人杰暗暗嘆息：人云亦云，一個道地的可憐虫！

他將錦匣蓋好，仍舊還給對方，同時自身上取出一個小紙捲遞了過去。

尹端華道：「這是什麼東西？」

俞人杰道：「是我們頭兒最喜歡的東西！」

尹端華一呆道：「天狐之住址？」

俞人杰點頭道：「是的，我這次出來，本來就沒有打算再回去，現在既然又有了新任命，只好交給你了！」

兩人交代清楚，就此作別。

俞人杰回到小鎮上，渡過一宵，次日返回總壇。他向淫狐報告：「根據他的查察，目前總壇中，已無內奸存在，可放心行事！」

淫狐點點頭，彼此心照不宣。

天、煉兩狐見淫狐並未再有激烈之主張提出，以為淫狐經過冷靜思攷，已經平息下來，決定提前離去，以便早日完成神功，再來總壇共舉大事。

就在兩狐離去的當天下午，峨嵋刀堂那兩名黑旗護教候選人，果然以馬車押回一名十七八歲的少年。

淫狐在知道這名少年就是黑白雙怪的徒弟後，大喜若狂。

他立即傳諭加封應、宣兩人為黑旗護教，同時派人將俞人杰請了過去，商議處置方式。

俞人杰胸有成算，當下提出建議，道：「姓溫的少不了黑白雙怪為臂助，而雙怪又離不開這名愛徒，這種情形就像我們不能失去解堂主一樣。所以本座認為：我們不妨修書一封，差專人送去華容，和姓溫的談談條件！」

淫狐巫馬五郎色動道：「拿這小子跟他們交換解副堂主？」

俞人杰答道：「是的，碍着黑白雙怪，姓溫的沒有理由不答應！」

淫狐頷首道：「此議甚佳。唔，那麼，就這樣說好了，這小子煩公孫兄代為照管幾天，書信則由孤家起草，再請公孫兄定稿。」

語畢，匆匆起身入室而去。

俞人杰向應、宣兩人問道：「你們點的是他身上哪一處穴道？」

宣姓護教答道：「肩井。」

俞人杰揮揮手道：「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們去吧！」

應、宣兩人退去後，俞人杰點點頭，將那名少年帶回自己之住處。

他先叫屋中那名伺姬預備飲食，待那少年飽餐一頓，又讓他甜甜睡了一覺，方才開始盤問。

少年自承姓方，名玄年，今年十八歲，跟兩怪習藝，已達十年之久。

俞人杰見他品貌端正，應付從容，不由得生出憐惜之意。老實說，就是沒有尹端華前來交代，他也不會聽由這樣一名有為的少年受到傷害！

他見少年表面上儘管鎮定，雙目中仍不免時時露出驚惶之色，於是予以溫語安慰，道：「這位老弟，你不必害怕，不論雙方將來交涉之結果如何，也沒有殺害你老弟的理由，我是這邊的黃旗首席護教，我的承諾你可以完全信任。」

方玄年垂首道：「謝謝護教。」

俞人杰又問道：「你自從師習藝以來，有沒有一個人在江湖上走動過？」

方玄年道：「沒有。」

俞人杰道：「那麼關於今天武林中的種種，你是一點也不知道了？」

方玄年道：「知道一點點。」

俞人杰道：「聽誰說的？」

方玄年道：「是在四方堡時，聽一位葛師父說的。」

俞人杰道：「那位葛師父，他告訴了你一些什麼？」

方玄年道：「他說：在幾年之前，武林中有一位令狐大俠，為人甚是正直，但這位令狐大俠最後却遭了天魔教的毒手，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滿門數百口，無一倖免，他們的主人，如今便是在與這個天魔教為敵。」

俞人杰道：「那麼他們有沒有告訴你令師與他們站在一邊之經過？」

方玄年道：「沒有。」

俞人杰道：「而令師他們也始終未向你提及一字？」

方玄年道：「是的。」

俞人杰道：「那麼你的一身內傷，如今有沒有完全康復？」

方玄年怔了怔，問道：「護教怎知道我受過內傷？」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因為令師放火燒去袖手神醫那座太平山莊時，本座適亦在場，如非為了求醫，令師他們自然不會出現那種地方。」

方玄年道：「家師他們兩位的脾氣，的確太躁烈了些；不過，晚生一直奇怪，那位袖手神醫，之後為什麼仍肯為晚生開方子？要換了別人，一定不肯這樣做，我想這可能是溫大官人的情面。」

俞人杰道：「你猜的一點不錯，這全是溫大官人的情面。不過，據本座猜測，你老弟的內傷，一定尚未完全根除！」

方玄年又是一怔道：「護教真是好眼力！」

俞人杰搖搖頭笑道：「這與眼力好壞無關，你將來要在江湖上呆久了，你也會毫不遲疑的明白這一點。」

方玄年迷惑地道：「護教是說——」

俞人杰緩緩接着道：「關於這一點，令師他們一定非常清楚；天魔教一天不消滅，老弟的病根，定然不會清除；同樣的，就是有一天，天魔教給消滅了，也無人敢予担保，那位袖手神醫一定就肯使你老弟完全恢復健康！」

方玄年楞了好一陣，方始張目訥訥地道：「護教以為溫大官人和袖手神醫他們，純然是藉着晚生之內傷，在利用家師為他們效力麼？」

俞人杰注目反問道：「令師他們今天若是拒絕參加他們的陣營，你以為這位袖手神醫還會不會繼續為你開藥方？」

方玄年黯然俛首，久久不語。

俞人杰輕輕嘆了口氣，又問道：「老弟穴道被點，能不能運氣行功？」

方玄年點頭道：「能。」

俞人杰接着道：「行功之際可有什麼異樣？」

方玄年接道：「小弟從兩位恩師修習的是一套『雙龍掌』，這套掌法，精華全在最後的『雙龍八式』，如今為眞力所限，這最後八式，已無法發揮，否則晚生也不會被捉來這裏了。」

俞人杰道：「輕功呢？」

方玄年道：「十里之內，不受影响，過此便有力不從心之感。」

俞人杰點點頭，起身去外廳轉了一圈，刻下約值三更左右，從人均已入睡，裏外一片岑靜，他重返內室之後，順手捺下樞紐，關上那道石門，然後過去舉掌一拍，為方玄年活開兩肩穴道。

方玄年大感意外：「護教……想……放晚生逃走？」

俞人杰道：「這座總壇，三步一卡，五步一哨，堅如鐵桶你想你逃得了麼？」

方玄年道：「那麼您為何要解開晚生穴道？」

俞人杰道：「解開你的穴道，當然是為了使你便於脫身，只不過目前尚還不是時候，希望在此，一時機到來之前，你仍能裝作受制的樣子，懂我這意思麼？」

方玄年感激地點點頭，表示懂得。

俞人杰指着室中那張石床，道：「你先去睡吧，我在外面尚有一間書房，明天我也許沒有時間陪你，你得牢牢記住，在下人面前，可千萬不能露出馬脚！」

次日，俞人杰又走去金花魔住處，金花魔將他迎入內室，迫不及待的問道：「是不是抓來一名小子？」

俞人杰搖搖頭，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別提了！」

金花魔訝異道：「怎麼呢？」

俞人杰又嘆了口氣道：「就為了這件事，我跟三教主鬧得相當不愉快！」

金花魔愕然道：「為什麼？」

俞人杰皺眉道：「當時，我只這樣說了一句：『這小子既是兩怪的徒弟，咱們玉郎護教，這下可有救了——』詎料，小弟話尚未完，我們那位三教主，便已沉下面孔，冷冷截着道：『孤家却以為這小子的身價，尚不止此！』」

金花魔臉色大變道：「那麼，他打算拿這小子來派什麼用場？」

俞人杰苦笑道：「戚老這豈不是多此一問？」

金花魔牙齦咬得格格作响，鐵青着面孔，久久未發一語。

俞人杰輕輕咳一聲道：「有一件事，未知戚老曾否攷慮及之？」

金花魔抬頭注目道：「甚麼事？」

俞人杰又咳了一聲道：「就是小弟覺得，我們玉郎護教，似乎應該另外換個養傷的地方，不宜老是住在這座總壇內！」

金花魔眨了眨眼皮，旋即領會過來，當下連忙點頭道：「是的，是的……老夫亦有此意……謝謝公孫兄指點……咳咳……咳咳……公孫兄如果沒有甚麼事，中午就在這兒喝一杯如何？」

午後，金花魔滿面春風的將俞人杰送出血掌堂；俞人杰離開血掌堂，又向淫狐寢宮走去。

淫狐已將那封信擬好，果然寫得文情並茂；俞人杰讀了一遍，連稱要得。

書信差人送出後，俞人杰藉故又到山下那座小鎮上去了一次。

就在這封書發出之後的第二天夜裏，天魔教壇中突然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

事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俞人杰從外面回來，忽然接到金花魔的請帖，同時應邀赴約者，尚有金筆堂主喬半山，峨嵋刀堂主桑元孃，以及全體護教，請帖上註明是老魔的六十壽慶！

結果，酒過三巡，所有赴宴者，全都中毒倒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省！

同一時候，兩名血掌堂的黃旗護法，悄悄竄進俞人杰住處，將黑白雙怪的那名愛徒方玄年，以轟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刦持而去！

等淫狐巫馬五郎獲得警訊，從天魔內宮奔出來，金花魔及其一干心腹，業已走得不知去向！

尚幸老魔下在酒中的，只是普通的迷魂藥物，經過灌救，均告甦醒，衆人在得悉眞象後，無不破口大罵老賊不已。

淫狐巫馬五郎氣得混身發抖，總壇中全部只有三座香堂，想不到一下就反了兩個，這還不打緊，最要命的，丟了黑白雙怪的那名愛徒，來日將拿甚麼去跟人家交換他的那位副堂主？

黑天王喬半山跳脚怪吼道：「他祖奶奶的熊，三教主，你下令，俺馬上帶人追下去，不把老賊追回來，俺黑天王就不算人生父母養的！」

淫狐毫不猶豫的揮手道：「好，快去！如果追不到老賊，就替孤家傳諭各分壇，老賊分設各地之戚記銀號，限於半個月內，統予夷為平地！」

黑天王喬半山帶人追出後，淫狐當場指派血劍飄花蕭英，為新任血堂堂主；並定次日舉行全教會議，重新分配人手，徹底整頓三堂之編制。

這一夜，鬧到最後，可睡的時間雖然只剩下一二更次，俞人杰却能一覺睡到天亮，感覺比以往任何一夜，睡得都要安適舒暢！

如今，他混來魔教中使命，多半均已達成，他在魔教中的生活，也該告一段落了！

綜計這兩年來，他已先後除去了一個無情金剛，一個五全山人，一個神龍客，三名正副堂主，其他的三旗護法，如天厭叟、雙鎚雷公，花臉人屠，如意棍等，更是不計其數。

以上這些人物，全是魔教中之精英，整個天魔教，業已被他兵不血刃，攪得元氣大傷，以後之殘局，是另一開始，為了同時應付杜門秀才那一幫人，他不能不為魔教保留一點實力，俾資抵制冲消。

至於黑白雙怪的那名愛徒方玄年，他這次不過是假金花魔之手，將伊人帶出這座魔壇而已。

他已為方玄年活開穴道，並與黑衣俠

士鄭壯爲取得聯絡，即令方玄年無法憑着自己之力量脫身，到時候恩師和三義等人，也會在半路上設法搭救這一點已毋須他再煩心。

明天，將這場鬼打架的會議敷衍過去，他就可以跟這座天魔總壇正式告別了！

現在，使他一時無法作決定的是：離開這座魔壇之後，他到那裏去？

那天在小鎭上，他本已和黑衣俠鄭壯爲計議妥當，等到天魔教這邊向君山方面發動總攻勢，他們師徒便與三義等人趕去岳陽，既收漁人之利，把握適當時機，將兩派邪魔之餘黨，暗中一一加以收拾。

沒有想到，變生意外，兩怪的愛徒突爲天魔教這邊擄來，使得原先之計劃，不能不因之而更動。

方玄年經他顯示本來面目，說出雙怪爲天道教利用之前因後果，已親筆留下一封書函，爲了這封書函能够到達兩怪之手，儘管他知道君山不是一個好地方，他也得要冒冒風險，再投一次虎穴了！

第二天，天魔總壇中大會如期舉行。

因爲參加人數太多，會場臨時改在谷地上，這種亂糟糟的會議，當然沒有甚麼結果。

不過，淫狐召集這次會議的目的，也並非爲了討論甚麼。

只是鑑於「血掌」和「金筆」兩堂，死的死，跑的跑，已經不成規模，而想將三堂現有人力，加起來再平均一下罷了！

會議結束之後，俞人杰向淫狐提出兩點建議：「第一，應派專人將大教主二教主請來總壇。第二，由他帶着兩名新任黑旗護教，即日下山支援黑天王喬半山！」

淫狐自無不准之理。

於是，俞人杰略事收拾，帶齊要帶的東西，偕同那兩名黑旗護法，當夜啓程，出發下山。

兩名黑旗護教，一個叫「黑心判官」應其昌，一個叫「長袖郎君」宣公義，兩人原爲峨嵋刀堂之黃旗護法，是這次刼得天魔教，像金花魔戚本禹一樣，以雄厚的財力，換得一席護法。

這是這位長袖郎君投入天魔教之始末因由。

「黑心判官」應其昌則是一名捕快出身，幼年曾得異人傳授，一身武功，相當不俗，他自投入洛陽縣充當捕快以來，由於辦案能力出衆，極獲當時那位縣太爺之器重。

這厮因爲在衙門中日益走紅，便開始玩起權術來了。

黑道人物一旦落到他手裏，只要能在財色方面有所孝敬，他便網開一面，設法加以開脫，否則，小事化大，大事不了，不送命也得脫層皮，黑心判官之號，便是如此而來。

這厮官雖不大，孽錢却積得不少。有一年，也是他仁兄合該倒霉，在承辦一件盜案時，竟對那名匪妻，生出非非之念，不意那女人乃是女中魔王，練得一手百發百中的追魂釘，就在這厮挺槍躍馬，蠢蠢欲試之際，冷不防一釘飛來，他仁兄措手不及，當場應聲栽倒！

總算那女人有所顧忌，沒有取他的性命。

這厮將鏢局盤頂過來，由於跟黑道人物來往得法，財勢一天大似一天，他本來就懂幾手武功，因爲財富多了，爲求自保計，又下了幾年苦工，居然被他練成一套掌法，一躍而擠身名手之林。

後來金筆大俠令狐玄率領金筆四友，專門剷除江湖宵小，這厮担心金陵公子胡逸平揭他的底，才投入當時正在籌組中的天魔教，像金花魔戚本禹一樣，以雄厚的財力，換得一席護法。

這是這位長袖郎君投入天魔教之始末因由。

「黑心判官」應其昌則是一名捕快出身，幼年曾得異人傳授，一身武功，相當不俗，他自投入洛陽縣充當捕快以來，由於辦案能力出衆，極獲當時那位縣太爺之器重。

這厮因爲在衙門中日益走紅，便開始玩起權術來了。

黑道人物一旦落到他手裏，只要能在財色方面有所孝敬，他便網開一面，設法加以開脫，否則，小事化大，大事不了，不送命也得脫層皮，黑心判官之號，便是如此而來。

這厮官雖不大，孽錢却積得不少。有一年，也是他仁兄合該倒霉，在承辦一件盜案時，竟對那名匪妻，生出非非之念，不意那女人乃是女中魔王，練得一手百發百中的追魂釘，就在這厮挺槍躍馬，蠢蠢欲試之際，冷不防一釘飛來，他仁兄措手不及，當場應聲栽倒！

總算那女人有所顧忌，沒有取他的性命。

這厮出事之後，自知無法再在當地立足，便連夜投來九宮山，爲魔教所收留。

俞人杰獲悉兩人過去這些醜史之後，一直想將兩人除去，如今機會難得，他當然不會去選別人。

應，宣兩人不知死期將至，尚因受到首席護教賞識，而沾沾自喜，以爲追隨得人，來日前途，不可限量。

這一天，三人來到嘉魚分壇。

經向分壇中打聽的結果，得知三天前，金花魔和黑天王喬半山，確曾分別帶着一批人手，從這裏經過，只是兩枝人馬，均未於分壇中停留，分壇方面，亦不知總壇中已出了這等大事。

其實，金花魔會將方玄年帶往甚麼地方，俞人杰心中比誰都清楚。

他之所以故意詢問，不過是想藉此使三狐鬆懈注意，對他日後之突然失踪，摸不清頭緒而已。

離開嘉魚，三人又繼續向岳陽方面進發。

這天到達臨湘，俞人杰覺得，該是下手的時候了。

他先支使長袖郎君宣公義去城外天魔分壇探聽黑天王喬半山之行踪，然後將黑心判官叫去院後竹林中，以奇正手袁中和教給他的大擒拿手法，扣住那厮一條左腕，詳細數出該死罪狀，方一掌予以了結。

不一會，長袖郎君自分壇返轉，說是這邊分壇並無任何有關金花魔和黑天王之消息。

最後他向俞人杰問道：「老應呢？」

俞人杰答道：「他說去後面竹林散散

步，不曉得怎麼還沒有回來？」

長袖郎君皺眉道：「他的興緻倒蠻好的，我來喊他一聲，這一路既然沒有消息，大家得在一起，商議商議才是道理。」

俞人杰也起身說道：「我們一起看看去！」

來到後面竹林中，長袖郎君看到黑心判官的屍首，一聲驚呼未及出口，頸後啞穴已被點中。

俞人杰就將兩人掩埋了，從容退出客棧的房間，又去城外分壇中轉了一圈，藉口是查問應護教和宣護教有沒有來過？

那位臨湘分壇主詫異道：「宣護教不是剛從這裏回去麼？」

俞人杰又問道：「應護教呢？」

那分壇主搖搖頭說道：「應護教沒有看到。」

俞人杰思索了片刻，故意沉下臉道：「我看這兩個傢伙一定有問題，快報總壇，就說是本座的吩咐：要總壇火速增派人手前來臨湘，他倆人如非已萌異志，便是這一帶不安寧，情形如屬後者，貴分壇責任不輕，這事本座還得好好的去查一查！」

然後，他衣袖一拂，帶着滿面怒容，大步走出分壇，留下無窮無盡的惶恐和不安，讓那位分壇主慢慢消受！

俞人杰走出分壇，另外找了個小客棧，等到天黑之後，悄悄出城上路，奔向岳陽。

黎明時分，他敲開岳陽城中一家銀號的大門，亮了亮那枝玉葉金花令，立即被恭恭敬敬的引入後院一間上房。

過了約莫頓炊之久，金花魔聞訊立即趕至。

俞人杰一看老魔那副氣色，便知道方玄年已經安然脫身，他不便過份做作，於是開門見山的道：「是不是那小子出了漏子？」

金花魔氣得只是頓足，半晌才罵出聲來：「柳子放這老賊太可惡了，不關他的事，他也要插手，硬帶着天山那幾個老鬼，將小子於半路上給硬搶了去……」

俞人杰暗暗冷笑，心想：你這魔頭，只怨人，就不肯自我反省反省，以你老魔之作爲，他老人家要不看在表兄的情份上，有十個金花魔，也不會活到現在！

他想着，一面加以安撫道：「戚老不必動火，那小子本來不在我們計劃中，如今丟了亦無大碍，這事包在公孫某人身上就是了！」

金花魔稍稍平息了一會兒，問道：「老夫離開後，教中情形如何？巫馬五郎那厮有沒有派人追下來？」

俞人杰道：「小弟來此，便是爲了這件事，奉命追出來的，是黑天王喬半山，他大概帶了二十多個人。」

金花魔道：「好得很，老夫正感氣無可出，這渾球來了，正好叫他瞧瞧老夫的手段！」

俞人杰道：「這麼一名脚色，當然不會放在戚老心上，不過，另外有件事，戚老却不能不早爲之計。」

金花魔道：「甚麼事？」

俞人杰道：「姓喬的要是找不到人，他們可能要對戚老各地之銀號下手，戚老最好早點想個對付辦法。」

金花魔果然吃了一驚，道：「他們眞想這樣的幹？」

俞人杰點點頭道：「一點不假，而且不會拖得太久。」

金花魔着急道：「那麼就煩老弟跑一趟，替老夫將各銀號店務結一結如何？」

俞人杰心想，要換了眞正惡君平，這無疑是求之不得的美差，小爺可才沒有這些閒功夫哩！

金花魔見他沉吟不語，又催道：「怎麼樣？」

俞人杰嘆口氣道：「按說小弟理應效勞，只是小弟一心念着玉郎老弟健康，覺得結束銀號雖然重要，似仍不及取得袖手神醫之單方來得更迫切。」

金花魔精神一振道：「那麼，關於取得單方事，老弟是否已有成算？」

俞人杰點了點頭道：「是的，小弟正準備改變裝束，前去華容一趟，先探出對方落脚之所，以便相機行事。」

金花魔忙道：「這樣說，老夫這邊另外派人也是一樣。」接着，老魔吩咐擺酒，爲他洗塵兼壯行。

俞人杰在店中休息了一天，次日稱說前往華容，實際前去的，却是君山！

俞人杰以一名漁民的裝束在君山登岸之後，憑着手勢和暗語，一路通行無阻，逕自來到山後那座破廟中。

他走到大殿後，正想去捺那道樞紐時，心中忽然微微一動，當下忙自懷中取出那封書信，以及金花魔的那枝玉葉金花令，藏去佛龕底層，然後方發動機關，從秘洞中緩緩探身而下。

走進地下那座大廳，他一眼便看到了那三個魔頭。

袖手神醫施德修和神行無影蔡公明正在下棋，杜門秀才則攬着一名美人兒的香肩，於一旁靜靜觀戰！

被攬在杜門秀才臂彎中的美人兒不是別人，正是火姬解衣蕾！

他走進大廳，三個魔頭均爲之大感意外；而最感意外的，則是那位峨嵋堂主，火姬解衣蕾！

因爲他雖然改了裝束，却未更易面容，單從外表上看，他仍是不折不扣的「惡君平公孫節」！

杜門秀才看到火姬解衣蕾吃驚的表情，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心肝兒，我說如何？你說不相信天魔教中，有護教以上之人物，是我這邊的人，現在還信不信？」

俞人杰上前與三魔分別見了禮，又朝火姬拱了拱手。

火姬紅着面孔，喃喃道：「奴家還是無法相信……眞是怪事……他在那邊……一直忠心耿耿，爲教中運籌決策，幾乎毫無破綻可尋，奴不信一個人能够僞裝得這麼逼眞！」

杜門秀才打了個哈哈道：「你該謝謝他才對呀，他不是裝得這樣逼眞，你今天又怎會在這裏，哈哈哈！哈哈哈！」

火姬又是一陣臉紅，不過那只是「嬌羞」，而非「慚愧」。俞人杰心想，這要給淫狐看到了，不知有何感想？

杜門秀才一指道：「去後面洗臉，今後用不着你以這副面目出現了！」

（未完）

私家車與貨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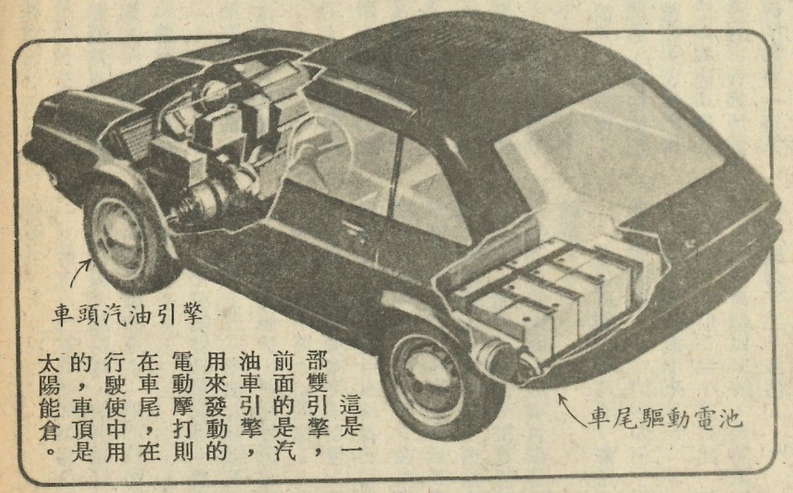
刀戈・譯

在未來的世界裏，汽油越來越會成爲一種奢侈，因此，節省能源的設計，將是這個世紀裏面的一個重要課題，特別是在汽車和貨車上面，因爲目前大部份的交通工具，還是使用汽油驅動的。

科學家預料到了一九九〇年的時候，電動汽車已經獲得充分的發展，取代了汽油驅動的。

在二十一世紀時候，科學家認爲液體氫將會被利用做大部份的交通工具——包括飛機——的基本燃料，雖然液體氫（LH2）需要小心儲存，同時需要一個巨大燃料槽，不過利用這燃料驅動是很清潔和減少空氣污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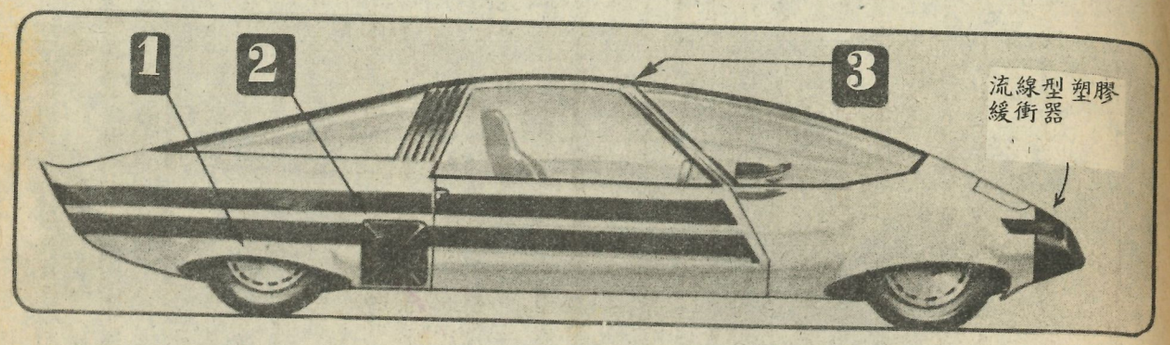
那麼使用液體氫驅動的汽車和貨車是怎樣結構的呢？這裏所有的圖片，只是一個簡單的分析罷了，或者可以說是液體氫交通工具的第一代吧。



這是一部雙引擎，前面的是汽油車引擎，用來發動的電動摩打則在車尾，在行駛使中用的，車頂是太陽能倉。

明日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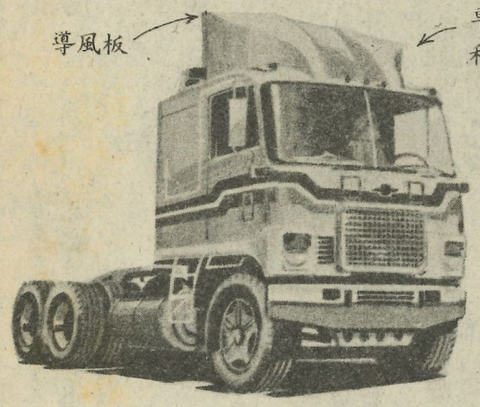
水陸運輸上的



流綫型電動車有着許多有趣的特色的，其中包括了隱藏的車輪，避免產生風阻（1）。這部車子是用電力摩打驅動的。電池是微型組件形式（2），可以在任何「補油站」簡便地更換。只要停下來一個晚上，即可以獲得足够的充電，車頂裝有若干個太陽能倉（3）用來開動較爲細小的系統的，例如無綫電、錄音機，以及自動的領航系統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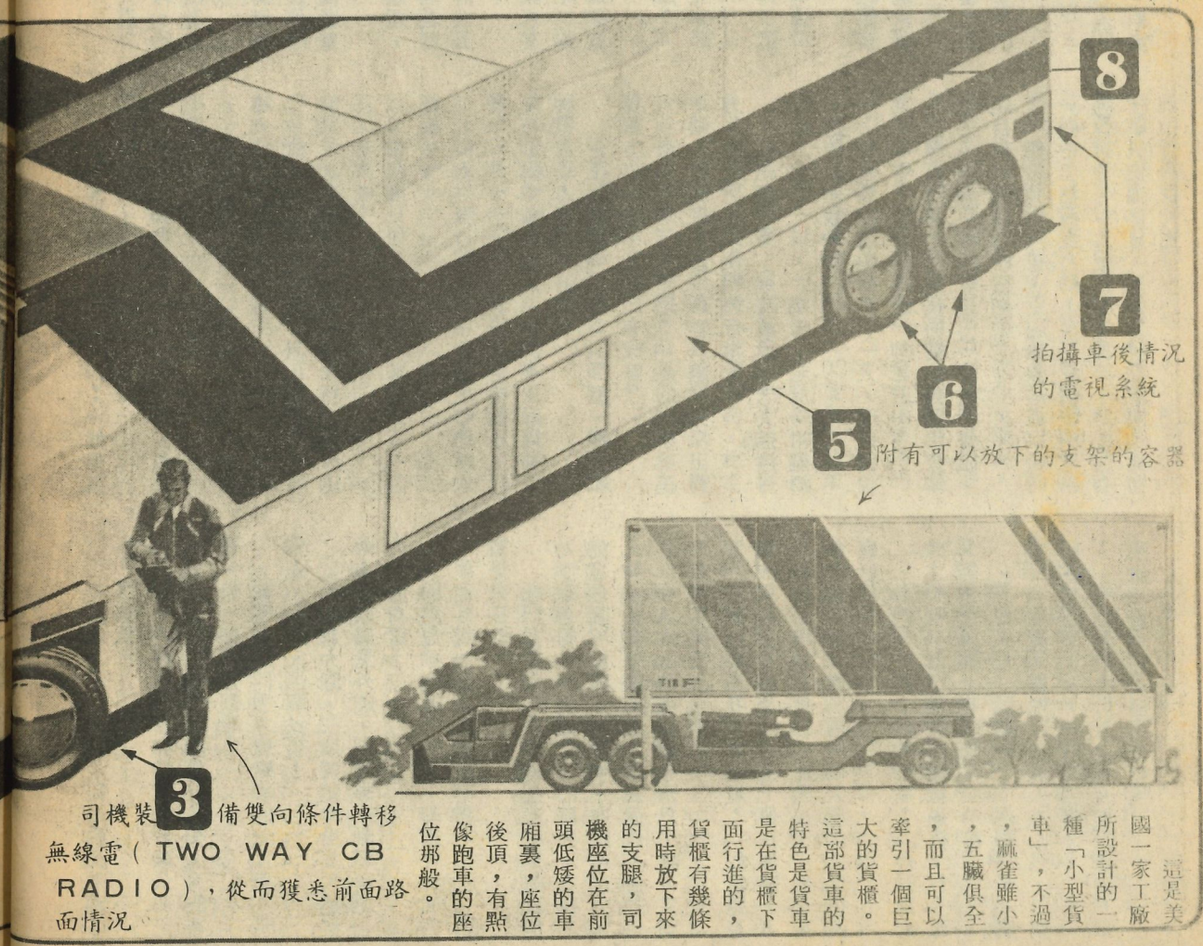
這種車子的結構，大部份是用鋁和其他輕量的物質做成的，經過無數次風洞裏的試驗，才製造了這個外型，所以肯定可以減少風阻和燃料的消耗，甚至汽油引擎驅動的車子，也沒有它那般的符合經濟原則，毫無疑問，附圖所示的車子，就是現代的科學家的得意傑作，預料在不久的將來，即可以投入生產，這部車子，一品脫的燃料，即可行駛超過二十公里的路程。

未來的又靜，又流線型的袖珍貨車



這是八十年代後的典型貨車，比目前的要細小得多，沒有很大的噪音和風阻，所以能够節省燃料。

一：前阻流板。
二：錐形車頭。
三：輪盤扁平，減少風阻。
四：塑料車斗。
五：側「裙」減少風阻採用細車輪。
六：所有車輪都裝有防滑系統。
七：電視系統擴大望後視野。
八：適當的貨櫃。



這是美國一家工廠所設計的一種「小型貨車」，不過，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而且可以牽引一個巨大的貨櫃。這部貨車的特色是貨車是在貨櫃下面行進的，貨櫃有幾條用時放下來的支腿，司機座位在前頭低矮的車廂裏，座位後頂，有點像跑車的座位那般。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血灑太空

神秘的飛行物體在非洲空中出現，被美國
照片送往太空署研究，於是雷加拉博士急謀對
在空中佈陣，誘那神秘飛行物體自投羅網，終

羅唐納・文

太遠的探險隊把它拍下
來，使決定使用流星彈
於全軍盡墨。

五個青年組成的探險隊

一個寧靜的上午，有五個青年走進美國加州「礦物研究院」，填寫申請表格，爲首的一個英雄人物狄根說：「我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天生有一副好身手，希望幹一番事業，現時我們想到非洲最險峻的山谷找尋稀有礦物，希望得到當局在經濟上面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援助。」

礦物院的卡樂主任接受他們的申請，經過體格測驗以及家庭背景接受教育調查之類的手續，他就很鄭重的說：「你們千萬不要太過樂觀，以爲攀登高山以及走到深不可測的地面裂坑之下探險，係一種娛樂，其實它是你們向命運之神挑戰的壯舉，近年我經手批准的海外活動組有三十七個，大部份是有去無歸的，另外一些人，能够活着回來，但却兩手空空，顯然他們的努力是白費了，如果你們能够完全依照我們的指示去做，可能有較大的收獲，不過，危險也比例的增加，我必須對你們說知，你們只是有辦法找到稀有的礦石，送到本院，由我們派人調查屬實，然後有資格領取獎金，否則，你們只是獲得輕微的資金作爲旅途之用而已，倘若在毫無所獲的情況下渡過三五年，等於浪費青春，你們會不會後悔呢？」

二十七歲的狄根說：「我們已經在事前充份的考慮過，然後找你，不管我們發生怎樣可怖的遭遇，沒有一個人埋怨，獎金多少，毫不在乎，因爲向大自然挑戰乃是人生的樂事。」

「好的，我想跟你們比較深入的談談，請你們跟隨我走入地下的密室，看看一隻大蜘蛛。」卡樂主任說。

五個精壯的少年先後跟隨他走進地下的密室，那個地方有許多種昆虫的標本放置，有大有細，左邊的一角有一個巨大的玻璃罩住一隻蜘蛛，牠渾身是毛，肢體粗壯，係非洲著名的毒蛛，叫做「毛蜘蛛」，照一般常識，一隻毛蜘蛛最巨型的只是一呎長，重一磅多些，至於他們眼中所見的一隻毛蜘蛛，却有八呎長，重三十五磅，因此之故，看來有如怪物，他們感到驚奇不已。

卡樂主任說：「你們大概沒有看見過如此巨型的一隻毛蜘蛛了，也許你們的內心發生另外一種想法，認爲牠並非活的蜘蛛，只是塑膠製成的，我不妨告訴你，這一隻大蜘蛛沒有製成標本之前，牠是活的，在內華達州附近的山洞發現，牠十分兇惡，向人襲擊，曾經一下子殺了兩個人，警方聞訊，派出一隊警探到該處圍攻，用催淚氣體向牠襲擊，終於把牠生擒活捉，後來警官通知我們把牠帶走，於是變成標本，在這間密室之內看得見的古怪昆虫全是與別不同的，牠們因爲感到過份强烈的輻射綫，以致變形，追尋禍苗，乃係死亡谷附近多次發生核爆有大量輻射綫發射所致，這一類變形昆虫如果在世界上任何一處出現，那就反映出它有强烈的輻射發生，最近在非洲東部發現一條十八呎長的黑蜈蚣，相信那邊必有特殊變化，我想你們到那邊去，設法找尋一些變形昆虫，更加重要的一種活動還是搜索該地是否有一種稀有的礦產，比較鈾礦更加厲害，含有强烈輻射綫，假如你們不怕艱苦，我可以供應你們需要的一切。」

「好極了，我可以代表這一組隊員向你致謝。」一隊長狄根說。

就是如此，五人組織起來的一個探險隊，到北非搜索。

他們很大胆，熱誠，不知天高地厚，一向住在加州，茫茫然的過活，不滿現實，達於極點，偶然獲悉一個美國青年在南美洲一座懸崖上面找到稀有的堅石礦，秘密呈報美國當局的南美洲礦務局辦事處，轉達死亡谷礦物研究院，獲得五萬美元的獎金，他們靈機一觸，便以五人團的名義前往研究院申請，成爲遠征搜索隊的一環，卡樂主任接受他們的申請，仍要在研究院接受爲期一個月的訓練，然後啓程。

在那一段時間裏面，有一個隊員雷摩亞因病退出，改由他的妹妹雷妮補上，卡樂主任認爲有一個女人同行，有時會得到更多的便利，便接受了她的請求，五人團成員變成四男一女倒是別開生面的，說到整整一個探險隊，僅有五個人，實在是太過渺小了，不過，純然爲了搜索礦物遠征，並非準備作戰，三幾個人組成的探險隊也是有作用，卡樂主任勸告他們不要輕視自己的力量。

在一個月裏面，他們除了接受體能訓練之外，還要走進課室傾聽教師的講解。

在三十天那麼短的時間之內企圖把物理化學以及地質變遷各種跟遠征有關的學問授於他們，而又希望他們全部領悟，當然是辦不到，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他們多懂一些有用的智識當然是必須的，無論如何，勝過茫茫然的摸索。

那天在地質學的課程之內，一個專家很鄭重的講述：「非洲大陸整塊相連，十分闊大，其中只有西北部是地質比較脆弱之外，大部份是由極端堅實的洪荒岩石結聚而成的，特別是靠近中部剛果盆地向東部伸展的東非高原，更加厲害，往往看見一座高五六百呎的山崗係由整整一塊岩石構成，石質灰黑，堅實如鋼，其中有許多隙縫，深不可測，跟着向南伸展，直到五千八百九十五公尺的乞力馬扎羅雪山爲止，另外一座高達五千一百九十九公尺的肯尼亞山，也是很險峻的，這兩座高山當中就是忽高忽低的峽谷，經常發生地震，稱做東非大裂谷。

「在東非高原上面，由於多時地殼爆開，雨冰侵入，出現一條條狹長的湖，其中有條河伸展到尼羅河的上游，湖的兩旁地裂如井，十分凶險，在那些湖的旁邊地溝至今還有時噴火，由於噴火的時期有大量熔岩噴出，地勢堆積得很高，踏脚上去，好像置身於銅盆鐵鏤之上，直覺到地面係金屬，不是岩石，除非到過那個地方，很難想像得到，地溝的深淺不一，望之如田如井，靠近它有很奇異的一種植物，似草非草，墨綠色，高達二十呎，稱做草林，有許多奇異的昆虫在那邊生長，長達十八呎的黑蜈蚣就是在草林發現的，那時牠已僵斃，這樣大的蜈蚣，如果牠是活的，噴噴氣也能殺人！」

那些話把東非大裂谷描寫做人間絕境，普通人聽了進耳，可能大吃一驚，想也

不會想到那邊走動，可是，狄根那些人却剛剛相反，越是離奇古怪的東西，越加吸引它，恨不得立刻飛到那個大裂谷去。

在另外的一堂功課，由動物學專家葛沙倫博士講解，說：「動物並非指野獸，人也包括在內，有時一些獵人看見二萬噸重的巨象，在東非大裂谷出現，有幾個獵人還看見過一個高十六七呎的巨人，不過，這像伙很瘦，只是具有人的型格，其實是另外一種動物，爲甚麼他有這樣高的一種體型呢？那邊是否僅有他一個人過活呢？抑或是他的族人同樣的又高又瘦呢？至今仍然沒法找到答案，我們把他稱做竹竿族。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點，那邊不但是有些人又高又瘦，猴子也是又高又瘦的，樹枝更加瘦得厲害，又長又瘦，望之如劍，當地土人把它稱做劍樹，這一連串古怪的東西反映出大裂谷中間必然有些地質是特別古怪的，由於土地不同，空氣的成份也不同，故此影响到當地的動物變了質，奇怪的是這一點，那邊所有變了質的動物俱是變高和變瘦，從來沒有變矮也沒有變肥。」

除此之外，另有一部份專家教授他們如何赤手空拳捕捉野獸，碰上了沒法找到肉類進食的時候，怎樣分辨某些好像蚯蚓的虫，可以進食，總之，各種古怪而又有趣的學識與技能不斷的灌輸到他們的腦袋，令到他們堅强起來。

這些訓練有如特務營的工作，但却不是特務，因爲他們沒有學習爆破的知識，不用研究跟踪或者避免給人跟踪。

卡樂主任只是想他們變成堅强的獵人，多懂一些地質方面的知識，已經够了，他們此行只是搜索稀有的礦物！

竹竿族的老翁加度力

一個月之後，在初春的早上，天氣剛剛回暖，狄根就帶了雷妮以及其他的三個隊員，乘搭航機到南非，先去肯塔亞這個國家，然後翻山越嶺的找到一個叫做「盡頭鎖」的小城，以獵人姿態出現，留下來歇息，打算休息三日，便即闖入東非大裂谷。

留居了兩天，那一晚深夜，突然有一個六呎六吋高的老翁到訪，說：「我知道你們的來意，並非打獵，不過，我一定盡量協助你們進行任何一種活動的，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想看看失落了的族人，他們屬於竹竿族。」

竟有這樣湊巧的事情嗎？動物學專家口中說的竹竿族，眞的有人想找尋它，還自稱是竹竿族的族人，這像伙又高又瘦，眞的像是竹竿！

只是這麼短的幾句，已經使狄根聽了眉飛色舞，十分興奮，改變態度，盛意拳拳的欵待他，還邀他到鎖上最有氣派的一間大餐廳吃吃喝喝，盡量說些令到老翁聽得進耳的話，希望多懂一些關於東非大裂谷的實際情形。

老翁自稱是「加度力巴扎克」。似乎是醉貓，酒越喝得多，他的話越加起勁。

他向狄根和雷妮看了一眼之後，很鄭重的說：「你們只是一團興緻的走到肯塔亞這個國家，希望看到一些新奇有趣的東西，滿足好奇心，到了盡頭鎖，還想向前走，你們懂不懂這一個小城爲什麼叫做盡頭鎖嗎？如果我沒有說個明白，你們未必猜得透。它叫做盡頭鎖，含有警告的意味，表示這個地方係任何一種人進入非洲大陸的最後一個站，不能够向前走，等於遠行的盡頭。」

狄根說：「老伯，假如我們再向前走，會發生甚麼意外變故呢？在望遠鏡眺望，所看見的只是一連串的山谷，不見得走了進去就變成迷途的羔羊。」

老翁「加度力」說道：「這個鎖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有去有回，故此稱做盡頭鎖，假如有人走到向北的傷心崖，抵達山脚，他就無法攀登，因爲崖石光滑且又堅硬如鐵，他想用五爪金龍之類的飛抓，希望抓住高處向上攀登，仍是辦不到，原因是那些崖石含有鐵質，即使用鐵釘也沒法插進去，飛抓由下邊拋上去，更加脆弱，沒法利用它向上攀登，那就等於有去有回。」

狄根毫不介意，說：「越過傷心崖，有些怎麼呢？是一望無際的黑森林？是草原？抑或是井形的裂坑呢？」

老翁加度力說：「你們有沒有聽見過草林這種東西呢？越過傷心崖看見的就是它。」

「越過草林是些甚麼呢？」

「是一座座峭壁，叫做鬼門。」

狄根更加興奮了，臉露微笑，說：「它既然稱做鬼門，多數是有鬼了，是否如此？」

老翁加度力說：「不，它只是叫做鬼門，含有警惕之意，表示走到那地方去的人很多變鬼，並非那個地方屬於幽冥之地，白晝見鬼，鬼門並非最兇險的一處，火河才是絕頂凶險的地方，好好的一條河，隨時噴火，假如你正在渡河，看見河水忽然低落，跟着乾涸噴火，你說險不險？」

狄根向雷妮看了一眼，說：「眞是有趣，我越聽越興奮，恨不得立刻抵達該處欣賞一番。」

老翁加度力說：「狄先生，我並非危言聳聽，那一條河眞眞正正是會噴火的，那種地方當然找不到野獸，想吃肉的話，只好跟巨大的蜈蚣作戰，如果你打贏，你就有機會活下去，因爲你可以吃蜈蚣，反之，你打輸了，立刻變成蜈蚣的食糧。」

狄根仍是很輕鬆的說：「這是很公平的，我們是人，可以運用各種武器作戰，輸給蜈蚣，該死之至！」

他說得太過輕鬆了，老翁嘆息了一聲，沉住氣說：「年輕的人如此有勇氣，向不可測的命運挑戰，眞是一件好事，只有你們這種人，然後有資格橫過赤[illegible]，從肯塔亞越過火河，走到剛果去，在[illegible]長的旅途中，說不定你們會碰上了食人[illegible]或者食人花，被它捲住，沒法逃生，[illegible]你們啓程之前，我會送你們一件寶物，它並非甚麼，只是一條六呎長的樹枝，那種樹叫做鐵骨樹，你把它的尖端刺向花心或者樹幹，長鬚就會鬆開，再者，這種樹枝係我們竹竿族人習慣了把它看做盲公竹的，先行用它向前面的土地刺過去，沒有毒蟒，然後踏脚上去，比較安全，假如你[illegible]着它

走，族人看見，可能走出來，跟你打招呼，把你看做朋友，對你們來說，握着它走動，那是有益無損的，此外，它還可以分辨一條河的河水能否喝進肚裏，如果它插入河中三分鐘拔出來，它局部浸濕之處變成藍色，那些河水就有毒，絕對不能喝，另找別的水。」

「河水是否處處有毒呢？」

「不，只是有些毒草毒花浸過，它然後變成毒水。」

他們越談越起勁，老翁翌日果然把長長的一條樹枝贈給他們，狄根一看就知道它是專家說的鐵骨樹，由此反映出專家所講的話屬實，不覺心上一喜。分手之前，他對老翁加度力說道：「老伯，承蒙你指點迷津，感激不淺，如果我有這種機緣，跟你的族人見面，怎樣辦呢？」

「希望你把那一條鐵骨樹的樹枝送給他們看，樹枝上面有一截被火燒過，透於焦紋，那些焦紋就是我的說話，他們一看就懂，不管怎樣，他們所有人都是你的朋友，不是敵人，還有一點，假如你想跟我再晤，絕不能够依照原路走回來，但却可以走向剛果盆地，乘船或者坐車繞個大彎到肯塔亞的邊境，講清楚你們的身份，又把護照交給守兵看，他們認爲你們不是特務份子，士兵或刼匪，便會讓你入境，到時你當然可以十分容易的找到盡頭鎮，亦即找到我。」

最後，老翁加度力用一種含有疑問性的目光，向他瞥了一眼，問：「狄根先生，你可否把此行的眞正的目的說出來？」

狄根想了想，說：「我們是獵人。」

「火河與鬼門之間沒有野獸，你們打算獵取甚麼？」

狄根聽了索性說謊，誑稱他們是搜索罕見大昆虫的人，一心一意找巨型的昆虫帶返，作爲研究之用，牠死活不拘。」

老翁加度力說：「狄先生，你不必担心，相信你們此行會碰上許多巨大而又可怖的昆虫，我記得三十年前，我們曾經用十二個人的力量跟一隻吸血蝙蝠作戰。」

「那些昆虫是否本地生產呢？抑或牠從別的地方移居？」

「我們不知道世界上爲什麼會有這樣可怖的昆虫，牠如何過活，不過，在鬼門與火河之間，有一處係由九十九座山谷連接起來的，稱做魔地，即使我們竹竿族的人也不敢走進去，大概那些古古怪怪的昆虫在魔地吸取日月精華，以致變了形。」

老翁加度力說得太多了，他自動閉嘴，跟着告辭。

狄根幾個人在遠征魔地之前，結織這個老翁，獲悉鬼門火河以及魔地各種奇形怪狀的東西，對他們說，確是有利的，因爲他們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料，加以研究，早作準備。

現老翁加度力分手之後，他們就依照當地土人指示，攀登傷心崖，越過了它，從高處降落，最後，置身於巨大的崖石之前，並且在石下露營，燃燒野火，輪流守衞，睡到天亮。

除了一陣急一陣慢的風聲之外，沒有別的可怖之處。

那個地方雖然是形勢凶險，似乎沒有怪物出現，他們略爲放心。

在另外的一個上午，再度出動，狄根說：「各位跟我一起走動，我獲悉的珍貴資料，你們也懂得清清楚楚，我們就快進入可怖的人間絕境了，無可避免的必然碰上了一族族的昆虫，還要跟我展開血淋淋的生死鬥，沒有發生這種事情之前，我必須向各位提醒一句，我們絕對不是想走到如此凶險的地方撲滅昆虫的，我們此行只是想搜索有價值的礦物，應該盡可能的避開昆虫。」

「是的，我們十分高興，願意一切聽從你的指揮。」隊員嘉福寶說。

狄根向雷妮打個手勢，說：「雷妮，你有甚麼話要說？」

「我的態度也跟嘉福寶相同，永遠站在隊長的身邊，並肩作戰。」十分艷麗而又不怕吃苦的雷妮，很堅定的說。

狄根聽了，苦笑一下，說：「我這個隊長，只有四個隊員追隨，眞是滑稽！」

他們有說有笑的，開始進入東非大裂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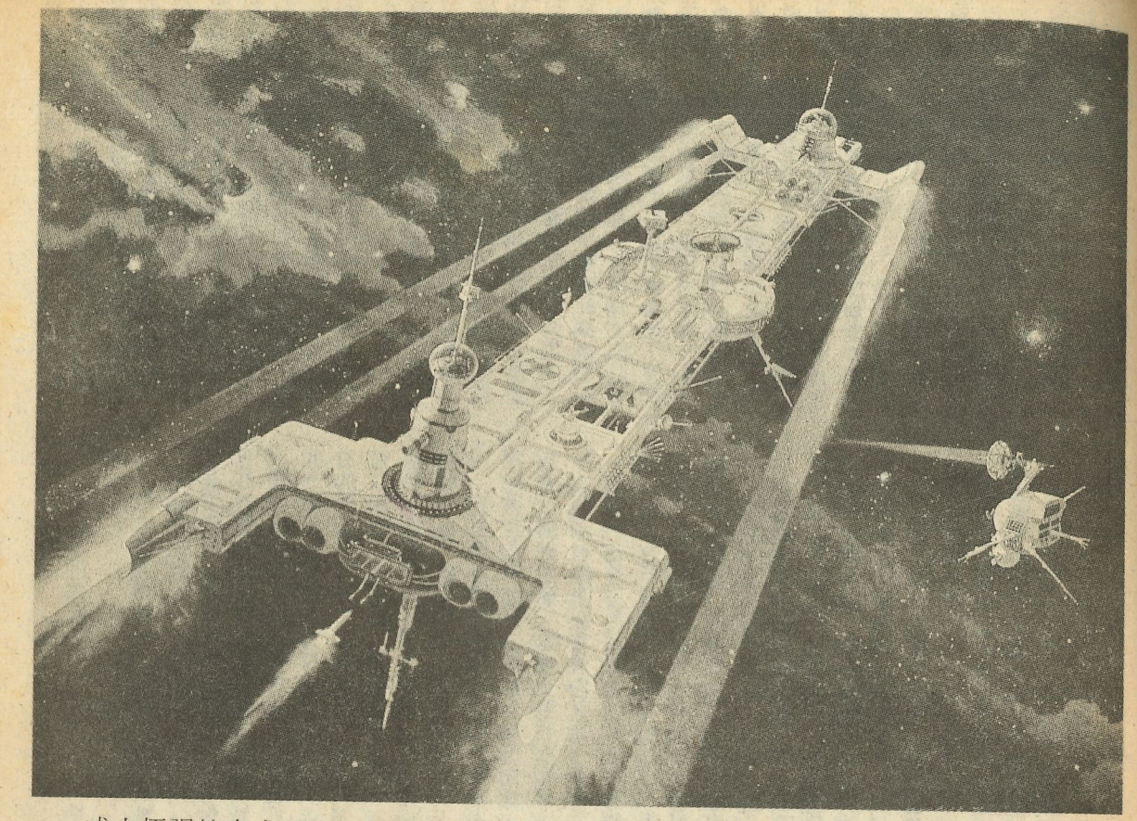
初時他們對那個大裂谷茫無所知，到了鬼門，只是感覺到那些岩石特別巨大，好像一扇門似的擋住去路，僅此而已，料不到攀登山頂向下一望，登時感到心上有一股重壓，需要定一定神然後可以開口。

第一個敵人竟然是毛虫

鬼門的前面平平無奇，鬼門的背後就不同了，他們覺得自己好像站在雲層那麼高，向下俯瞰，一層又一層的山谷，螺旋形，向下伸展，整個地方簡直是大球場，所差異的只是這一點，大球場最低的一處就是踢球之處，相當闊大，他們眼中所見的一個山谷，越是往下邊伸展，那個圈子越細，最低的一處只是很細小的一點，距離太遠，看不出它有甚麼奇異的表現。

照事論事，凡係由火山口噴出岩漿的一種地形，然後出現車輪似的形狀，由高處向下伸展，一個圈又一個圈，越是往下傾斜，圈子越細，並且出現很完整的圖案美，假如是這樣子，那個地方附近必有大批金屬岩漿，不會是那麼完整，因此之故，狄根懷疑它並非大自然的產物，換言之，它是古代某一個時期在暴君統治下的產物，用來保護特權階級的人，換句話說，那個地方一旦發生戰事，暴君統治的王朝所有王公大臣都躲在圓形的深洞之內，由士兵用弓箭以及長矛守在最高的一層，但見異族侵入，便即發射了弓箭，敵人太過逼近，要用長矛飛擲，在圓形的山谷低處，有多少武器放置，準備作戰，另有大批食物，那就可以守衞一個頗長的時期，這樣子過活當然是很安全的，無怪狄根直覺到，它本是火山口，且又沒有怪獸或者巨大的昆虫，放心走下去。

他們只有五個人，所携帶的東西有限，從高處走下去，絕無困難，只是在走動當中有些吃力而已，不過，他們已經抵達最低處，細心看看，便即愕然，在那一個恍如深井的最低處，竟有一塊硬鐵封口，它已經生銹，它反映出，鐵板是某一個時期的暴君專心鑄造的東西，狄根千方百計也沒法把鐵板撬開，也沒法把它炸開，一籌莫展，呆呆的坐下來默思。



威力極强的空中月台，可以停放任何飛行物體，誤闖流星陣，被流星彈炸毀。

雷妮也走得很倦，她不自覺的坐下來，就在那一瞬，她突然發覺前面不遠之處有一件東西緩緩移動，她確信那一件東西是活的，黑色，長條形，突然想起了卡樂主任說過的一條大蜈蚣，猛吃一驚，伸手向身邊坐着的隊員嘉福寶推了一推，怯怯的說：「那邊有一條虫。」

嘉福寶只有機會看到她說的虫，牠已經爬過來，他大叫一聲，連忙拔出手槍來，向牠射擊。

霎時間，槍聲震耳，狄根也覺察到，他不單是拔槍應戰，還大聲叫喊，通知各人準備廝殺。

他定神一望，蜿蜒而行的一條虫，只是灰綠色的毛虫，牠並非大蜈蚣，稍爲放心。

他以爲那一條毛虫必然鬥不過手槍，或佩刀，這種想法太過樂觀了，牠雖然是毛虫，但却多了一個硬殼，眞眞正正是刀槍不入，張開大口，作狀吞噬，活生生的人不過血肉之軀，如果，有人給牠咬了一口，不是玩的，人急智生，狄根把心一橫，緊握老翁加度力留下來的鐵骨樹枝，作爲標槍使用，毛虫爬近，他就使勁把它拋出去，這一條樹枝果然厲害，插入毛虫的硬殼，使牠抽縮，狄根極爲興奮，哈哈大笑。

他們戰勝了毛虫，儘可以上前追殺，狄根趕忙阻止，說：「我已經說過，我們此行並非搜集昆虫，而是搜集稀有的礦石，毛虫已經受傷，無力再戰，任由牠走開吧。」

說到這裏，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老翁加度力暗給他的鐵骨樹枝，眞是厲害，無堅不摧，萬萬不能够失去，想了一想，他就急衝過去，趁住毛虫沒有採取任何一種特殊的攻勢之前，伸手抓住它，使勁拔出來。

鐵骨樹枝到手，他們毫無損失，毛虫却流了許多血，掙扎着爬到生銹的鐵板那邊，把頭部向它的下邊鑽動，似乎想走進那塊鐵板遮住的洞穴。

這一條毛虫的氣力眞大，居然有足够的牙力撬開鐵板，跟住把牠上半截身體伸到鐵板下面，把它扛起來，看來牠必然是想鑽進洞穴了，狄根認爲機不可失，立刻集合各人的力量，在地面找尋一塊比較沉重的石頭，使勁推動它，直到它逼近毛虫爲止。

有了石頭扛起那塊鐵板，即使毛虫鑽進洞穴之內，他們也可以鑽進去，跟踪牠向前走動，故此他們看見鐵板被石頭扛起來都覺得開心，跟着在那個罅隙爬進去。

洞穴裏面漆黑一團，兼具有一股腥臭的氣味，狄根担心前面是毛虫的巢穴，叫隊員擺出備戰姿態，一隻手揸槍，緊隨在他的背後，至於他，沒有電筒，也沒有拔槍，只是緊握鐵骨樹枝，在毛虫背後走動，看看牠走到甚麼地方。

雖然他沒有接觸過大爬虫或昆虫，他仍可推想得到那一類古怪的生物跟花園之內所看見的綠色毛虫接近，既然細小的毛虫轉身十分困難，需要繞一個彎然後回到背後，眼前所見的大毛虫也是不容易轉動了，他儘可以放胆走近一點，並且花點精神去看看，他就十分貼近它，主意打定了，

附近的地形。

他發覺毛虫所走的路相當平坦，看來那個洞穴，不是天然生長出來的，必然是古代暴君所築，爲甚麼暴君要築那麼大的洞穴呢？難道這傢伙隨時準備逃走嗎？跟着他的思想越去越遠，飄飄蕩蕩的飄到金銀珠寶，懷疑洞穴之內某一處有巨額的金條或寶石放置，假如他有足够時間留下來慢慢的查探，他一定有點收獲，可是，毛虫仍在前面爬行，不時發出呻吟聲，大敵當前，他怎能够鬆懈呢？趕快收斂思潮，集中精神繼續向前移動脚步。

那條毛虫拚命向前爬行，終於抵達一個古怪的地方，它似乎是一個水池，但却有白霧籠罩，由於上面看不見陽光，他儘可以一口咬定那個水池仍是在洞穴之內。

毛虫聳身跳入水池，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踪，看來水池內另有別的出口，因此毛虫放心躍下，所有毛虫都不會游泳，長期浸在水中，必死無疑，牠已受了傷，決不會自尋死路，根據這一層道理，狄根認爲水池之內，必有出口，但却不敢跳下去，因爲毛虫有毒，他担心浸入水中就沒法活下去，故此，不敢輕舉妄動，等候隊員在背後趕上來，聚在一起，然後研究整個局勢。

他把毛虫跳入水中的情形講述，跟着發表意見，說道：「我們的處境十分危險，如果我們不顧一切的跳入水中，搜索毛虫，可能喪命，不過，毛虫在前帶路，我們失去了它，等於失去一個响導，留在洞穴也是很危險的，必須沿着歸途走，退出洞穴之外再算，你們打算怎樣做呢？」

嘉福寶沉住氣說：「我想冒險向前走動。」

雷妮搖了搖頭，道：「毛虫去的地方，大概是牠的巢穴，水池未必有出口，但却有可能在另外一邊有更多的毛虫，你們也許想冒險碰碰運氣，我却感覺到不適宜這樣做，正如隊長狄根所說，我們此行並非準備跟古怪的昆虫作戰，只是想找尋稀有的礦石，何必冒這個險呢？趁着天黑以前向歸途那邊走動，許也有點生路，反過來說，倘若我們不進不退的，獃在池邊，更加危險，遲早難免一死。」

狄根覺得不容易決定取捨，毅然說：「我們一共有五個人，雷妮想離開此地，嘉福寶認爲應該跳入水池，我沒有主張，剩下來的兩個隊員如果想向前走，跳下水池，或者想沿着歸途走出洞穴，在洞外睡過這一晚，再行定奪，任由他們決定，我的意思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任何一個會議俱是如此，我認爲最合理的處置就是集中各人的意見，加以判斷。」

他說完，立刻展開行動，結果找到一個答案，剩下來的兩個人都覺得不應該跳入池中，換言之，除了嘉福寶之外，他們都想沿着歸途走回去。

嘉福寶無話可說，休息一會，他們果然沿着歸途撤退。

那一條路相當平坦，他們已經走過，再又因爲手上有電筒，故此不怕迷途，怎料他們沿着歸途走到洞口之處，大失所望，因爲封鎖洞口的鐵板密密的罩住，無法通過。

他們想入洞的時候，已經沒法弄開鐵板，那時他們想走出去，當然有同樣的困難，既然沒法移動鐵板，等於坐牢，不覺目瞪口呆。

找到七箱珍貴的珍珠

狄根早已想在洞中搜索，看看洞穴之內有沒有古代藏寶，橫豎進退兩難，他就把心一橫，提出一項建議，打算離開洞口，却又不是向水池那邊走動，也許洞穴除了水池仍有別的出口。

他十分聰明，知道提出找尋古代藏寶之類的意見，一定受到隊員抨擊，認爲他太過貪心，故此他沒有半句談及金銀珠寶，形勢比人强，所有隊員都是沒有主意的，既然他有些建議，他們就胡亂點頭。

儘管洞穴之內沒有敵人，他們仍是抱着一股戒心，隨時應戰，在洞穴之內穿插的時候，在前的人負責探路，守候第二綫的人，負責用電筒照射，留在最後的人，拔槍在手，五個人先後離開了洞口所封閉之處，走在最前的一個當然是狄根。

由於洞內的空氣太過混濁，加上了電筒的光亮太過暗，走了一程又一程，他們都覺得如在夢中，甚至忘記了走動轉彎的次數，迷迷惘惘。

狄根仍然握着那一枝鐵骨樹枝，每一步脚都是利用它撥動許多次然後移步，過了一會，他突然感到樹枝碰到一個頗爲堅硬的物體，他叫人把電筒扭亮一點，立刻看見最爲接近一雙脚的東西竟然是一個鐵箱，他喜出望外，大聲呼叫，喝令所有隊員停步，用更强的光綫投射，又再運用有效的方法去打開它，鐵箱的蓋揭開之後，他們都看得出來，在電筒光亮籠罩之下，每一個人都看呆了一雙眼，想不到鐵箱之內放置的竟然是珍珠。

每一顆珍珠都十分乾爽，保持原有的虹彩，並非變黃，又大又圓，顯然是經過精細挑選然後收藏起來，雖然現代人士對珍珠的估計已經比不上古代那麼重視，不過，眞眞正正的珍珠且又寶光四射的大粒珍珠，始終是有相當價值的，幾個男人對它的估價都比不上雷妮那麼準確，雷妮細心計算一下，說：「這一箱珍珠大概有二百顆，每一顆都值美金五千過外，加起來便是一百萬美元過外，如果我們能够把它搬走，很快就變成富翁。」

他們聽了這句話，哈哈大笑，樂極忘形，不由自主的互相擁抱，可是，轉念一想，他們就愁容滿臉了，根本上他們本身仍是安危未卜，有甚麼辦法重見天日去享受巨額的財富呢？想到這方面，他們不覺臉臉相覷。

狄根是那些人當中比較有見識的一個，沉思了一會，說：「我們的處境跟初來的時候大不相同，可以說是短短的幾分鐘，變成小富翁，我們當然會在洞穴繼續搜索的，也許我們可以找到更多的金銀珠寶，如果我們够運，找到的金銀珠寶越多，就越有機會發達，不必理會到此行的任務了，設法找到出口，離開洞穴，向原路走回去，回到文明的社會，便即大功告成，這是一個喜訊，可是，換過另外一個角度看，却又不覺發生無窮憂慮，我們已經離

開鐵板封閉的洞口很遠，別說找尋其他出路了，單是想回到起步的一處，也是一個難題，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先要設法救活自己，然後有希望逃生。」

他陳述的難題早已浮上各人的腦海，不過彼此心照，沒有說出來，那時聽到他說的一番話，各人反而感到心情更加沉重，末了，雷妮沉住氣說：「發財要緊，遲早我們要想辦法逃走的，首先大家必須分工合作的一件事情就是盡快搜索這個地方，看看有沒有別的珠寶。」

這句話有鼓勵的性質，各人聽了，陡覺精神一振，加緊搜索，他們的運氣不錯，果然繼續找到同樣的鐵箱有七個，每個鐵箱都貯滿了珍珠。

他們又再興奮起來，爲了珍珠，必須活下去，仍是由狄根作主趕快找尋出路。

狄根說：「既然原有的出口被鐵板封閉，我們沒有炸藥，很難把它移開，唯有另想辦法，我們千辛萬苦找到的幾箱珍珠，當然是要把它帶走的，不過，找尋出路的時候，行動不快，就不能够把它扛住走了，我認爲最合理的方法，就是由兩個人看守七箱珍珠，另外二個人，分別到洞穴各處搜索，還要把粉筆在每一轉彎的地方寫下一些記號，隨時回到原處。負責搜索出路的人，只能够携帶少許糧食，每隔十二小時，他們一定要回到發現珍珠之處，報告所見所聞，研究對策，我們所携帶的糧食和水可以支持半個月那麼久，相信在兩週之內一定能够走出洞穴之外，切勿喪失求生的自信心。」

事情發展到這裏，他們只好依照這個方法去做，此後連續有三個晝夜沒有變換這個方式，只是輪流去搜索出口。

第四天，輪到狄根，雷妮以及嘉福寶三個人到處搜索，剩下來的兩個隊員負責看守七箱珍珠。

狄根等人在洞穴之內走動時，嘉福寶說：「隊長，我並非口出怨言，只是依照事實作爲判斷一件事情的根據而已，那天如果你肯接受我的建議，冒險跳入水池之內，在池中潛水，找尋出口，恐怕現時我們已經安然置身在高原之上。」

雷妮哼了一聲，說：「嘉福寶，你怎會說出這種話呢？假如我們依照你的意思去做，一定不會走回頭路，更加不會在黑暗的洞穴搜索，那就無法看見七個鐵箱了，你別忘記，七箱珍珠足够我們一輩子衣食無憂，不用再到荒山找尋稀有的礦石，除此之外，我還可以跟你正式談談，假如你認爲跳進水池潛泳，更加有機會逃出生天，現時你仍有機會碰碰運氣的，我相信毛虫走過的路特別平坦，且又寬闊，很容易它把找出來，你願不願意試一試呢？」

她這樣說，無異是向他挑戰，嘉福寶怎能够忍受得住這一口氣呢？哼了一聲，掉頭向狄根望了一眼，說：「隊長，希望得到你的允許，讓我碰碰運氣。」

狄根心亂如麻，實在沒法決定取捨，勉强答應，但仍堅持他們兩人必須同行，隨時援助。

嘉福寶十分高興，說：「多謝隊長幫忙。」

他們三人聯結在一起，在洞穴之內搜索以前曾經走過的路，入黑之後，才把那條路找出來，可是，他們走到水池旁邊看看，竟然發覺池水已經乾掉，驚奇不已。

嘉福寶說：「我已經下了極大決心走到水池這邊找尋出路，即使它乾掉，我仍想走下去看看。」

「是的，池內無水，更加安全，讓我協助他走下水池看看有沒有巨大的昆虫潛伏，我大聲呼叫，你才走下來，不過，你仍要負責拔槍押陣的。」狄根很鄭重的說。雷妮聽了，欣然點頭，於是三個人先後走到乾了的水池底層，又再沿着池底走動，終於找到一條路是向上伸展的，似乎經過人工修葺，比較完整，事隔多年，仍可踏脚上去，逐步走向高處。

他們當然不肯放棄這個機會，十分吃力，走倦了稍爲停步，休息一會，繼續走上去，靠近午夜，然後呼吸到一股清新的空氣，欣然相告，再走十五分鐘，突然聽到一股風聲，定神仰望，上邊似乎有一個裂縫，看到星光點點，三個人加緊脚步，果然如願以償，離開了洞穴，置身於一座山的絕頂。

驚心動魄的空中奇景

那幾天他們只是像溝渠中的老鼠，在非常黑暗的洞穴之內過活，所呼吸的空氣也是含有毒烟氣味的，沒有絲毫的風，驟然呼吸到野風帶來的清凉氣息，極爲欣慰，多做幾次深呼吸之後，才交換意見，研究他們是否要立刻通知其他兩個隊員，盡快離開險地。

照嘉福寶的想法，應該不顧一切的走開，可是，雷妮並非像他那麼天眞，想了想，說：「我們還沒有看清楚眼前的形勢，怎可以這樣快就作出決定呢？我們在此洞之內不斷的走向高處，一共走了四個鐘頭，大概在那個地方只是休息半小時之久，由此反映出我們站着的地方不會太矮，大裂谷到處看得見一座山就是整塊岩石，特別堅硬，很難利用鶴嘴鐵釘以及尼龍繩子逃生，萬一我們沒法從山頂走到下邊去，就算五個人全部脫險，置身在山頂，仍是不樂觀的，故此，我認爲先要在山頂停步，多看一些地形，研究從高處走下去的方法，再行定奪，比較好些，此外，你還要想一想，叫兩個隊員把七箱珍珠搬到山頂，必須在陰暗到極點的洞穴連續走四小時之久，希望鐵箱之內的珍珠顆顆完整，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說來說去，仍是悲觀。」

嘉福寶冷然說：「難道你想拋開他們嗎？」

「不，我絕對沒有這個壞主意。」她立刻替自己辯護。

狄根看不過眼，說：「你們不要吵個不停了，我正在苦苦的思索，別攪斷我的思潮。」

事實上他們眞是很疲倦了，即使他們打算朝着原路走回洞穴，也是要休息一會的，故此他們不再移動脚步。

突然，雷妮失聲叫喚起來，伸手向西北方的天空指了指，說：「你們快些看，那邊有强烈的光，還有刺耳的聲响。」

那種光是特別古怪的，它有很强的橙色光彩，幾乎把整個天空照得如同白晝。

當中接近斜陽的模樣，定眼看時，橙色光彩逐漸減弱了，隨後變成淺綠色，並且在綠色與橙色之間有時紅光閃閃，最後却看得見一些古怪的飛行物體在空中出現，它的飛行速度十分快速，狄根趕快把他放在背囊的夜間攝影機拿出來，向它拍照，由於空中的光綫閃耀不定，他担心拍出來的照片有些模糊，使勁的拍下去，一口氣拍了三十多幅，然後罷手。

飛行物體從北方向東南方移動，良久之後，它又從東南方向西北方移動了，看來它並非準備飛上太空的，只是在空中兜圈子，大概是試飛。

除了飛行物體之外，還有一部份古怪的物體升空，一個個圓球，白色的，並非十分明亮。

爲甚麼空中有那麼古怪的飛行物體出現？他們沒法解答這個問題，狄根說：「這句話是我用隊長身份說的，無論如何，我們要盡公民的義務，把這些照片送到最爲接近東非大裂谷的美國大使館，拜託它急送美國的太空署，交到署長雷加拉博士的手上，還要向他提出警告，注意這個大裂谷，至於飛行動作，可能是發動世界大戰的凶兆。」

雷妮搖了搖頭，說：「狄根，你沒有看見嗎？那些飛行物體不是飛碟，而是傳說中的太空飛行物體，怎能說它是發動世界大戰的秘密武器呢？」

狄根說：「不，任何一種飛行物體都可以作爲發動世界大戰之用，剛才我們看見的戰艦形飛行物體，本來是用來升上太空作爲修理各種飛行物體之用的，兼且可以添補燃料，它是太空月台，假如眞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它就是停放在空中的怪物，作爲戰鬥機升降的月台了，不可不防！」

嘉福寶說：「向太空署報告是一件事，我們急於把七箱珍珠帶走，那是另外一回事，既然我們已經找到出路，事不宜遲，趕快回到下邊，叫他們一起出動，關於搬運七箱珍珠，我有一個頗爲巧妙的辦法，假如我們把那些珍珠從鐵箱拿出來，分別放入塑膠袋裏面，再又把它懸掛在胸前或背後，就可以在小路上面走動而不至於受到鐵箱的重壓所擾，你的意思怎樣？」

狄根很高興，說：「好極了，這個方法實在高明，值得一讚！」

他們都是很精壯的青年，受到飛行物體的刺激，特別興奮，全部振奮起來，果然沿着小路走下去，並且依照原定計劃去做，眞的脫險，不過，在他們的歸途中，却又發生另外一些不幸的事件，使他們感到十分掃興。

老翁加度力說的食人花以及食人樹都沒有碰見過，傳說中的地面裂溝，雖然出現，並非十分可怖，他們能够安然渡過，最成問題的是兀鷹和侏儒族的武士。

那些兀鷹又名白頭鷹，牠最喜歡在低空飛翔，啄食任何動物的死屍，故此垂危的病人在旅途中，一旦看見空中有白頭鷹出現，盤旋下去，便即暗呼不妙，殊不料東非大峽谷的白頭鷹特別聰明，牠居然取得若干蠻族武士的默契，亦可以說是新奇的交換，白頭鷹在任何地點以及任何時間飛行，發覺地面有人走動，哀鳴不已，那種聲浪又長又尖，送達蠻族武士的耳朵，便會聯羣結隊走過去，假如他們碰上了大昆虫或者敵人，就把看得見的任何一些敵人殺掉，剝取財物，屍體棄而不顧，正好變成白頭鷹的食物，因此之故，白頭鷹等於他們的空中戰士，狄根等人只有五個，戰鬥力十分薄弱，怎能鬥得過鷹和武士呢？兩個隊員是一死一傷，苦戰了一小時之久，他們終於變成俘虜。

他們所碰上的蠻族戰士乃係侏儒族，身高不到呎呎，力猛如虎，看來絕非竹竿族的人，可是，他們却辨認得出那一條從狄根手中奪取的鐵骨樹枝，互相傳給別人欣賞，竊竊私語，後來那種鐵骨樹枝還輾轉傳送到族長的手中，這傢伙有四呎過外高，看了又看，突然走近他們，解開他們的繩子，還把半死半活的隊員殺掉，兩個死屍拋棄在鷹飛過的地方，最後，取去他們所有珍珠。

剩下來的三個人，剛巧是有機會看見空中出現飛行物體的狄根，雷妮以及嘉福寶，他們被帶到剛果盆地釋放，重見天日，驚喜如狂，可是，想起了失落的隊員，又想起了珍珠，不禁黯然神傷。

他們都把致富的希望放在珍珠上面，它全部失去，等於兩手空空，雖然他們三個人都可以活下去，想起了珍珠和戰友，仍覺心上一沉。

不想看到的悲劇終於發生了，無可挽救，狄根只好按照原定計劃去做，他最先要做的一種活動，就是保持三個人的性命，希望他們能够活着走進剛果的市區，謁見美國大使奧巴鐸，雖然他們沒有搜集得到任何一種稀有的礦石，可是，他們能够拍攝得到一些珍貴的照片，此行仍是有收獲的，說不定因此得到太空署的獎金。

如此一想，狄根的臉上又浮起了一個微笑。

絕處逢生仍是窮光蛋

「剛果」的面積相當大，兼且是非洲中部比較繁榮的地方，有許多商人到該處購買象牙或者活的野獸，如此它的繁榮程度大大的增加，末了，它還變成新興的國家，美國派出精明能幹的「奧巴鐸」長駐它的首都，職位是美國大使，實際上兼做特務頭子，凡是含有秘密任務的美國人，如果有甚麼困難，必然傾全力相助，並且盡量庇護他們。

作爲包庇各種特務份子的巢穴，叫做「寧靜醫院」，它是私人經營的，非洲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倘民，要是走到該處留醫，仍是被他們收容的，特務份子如果被收容，便要擺出患了慢性疾病的模樣，長期的留醫，躺在病床上面。

狄根等三個人投奔奧巴鐸大使，他們都得到同樣的優待，變成「寧靜醫院」的病人，至於那些照片，連同一卷等於口供的錄音帶，由狄根講述，並有另外兩個人的口音，證實這件事，一起送到機場，再由機場上的負責人把它送達美國死亡谷，當面交給美國太空署的署長雷加拉博士。

雖然狄根等人並非隸屬太空署，只是加州「礦物研究院」裏面的人，不過，他們找到了珍貴的照片，送到太空署，署長

雷加拉博士認爲那些照片有用，便即把他們幾個人的姓名地址列入太空特務的名單之內，先用長途電話跟他們的隊長狄根交談，然後研究對策。

由於飛行物體對戰爭或者對太空都有決定性的影響，雷加拉博士除了花掉七小時那麼長的時間去研究照片上面的飛行物體是眞有此物或者是假貨，還要進一步的檢討那些東西是否可以變成秘密武器，如果係新型的武器，它是否只限於在太空作戰。

雷加拉博士一直都懷疑有些科學家接受了甚麼一個國家的金錢方面的津貼，進行各種秘密武器的試驗，甚至把它製造出來，放在戰場使用，故此他急急忙忙的召集一批跟秘密武器有關的專家，一共有二十多人，在死亡谷地面之下二百呎深的太空署秘密基地研究對策。

赴會的嘉賓駕臨之後，循例用茶點招待，交談幾句，便即涉及會議所研究的焦點：「秘密武器」。

二十多人被引進一間頗爲巨型的電影院之內，分別放映從彩色照片的底片改爲幻燈片，一邊放映，一邊解釋，最後，放映完畢，燈光復亮，三十多張照片交到各人的手上，任由他們細心觀看，最後，雷加拉博士說：「現時我開始把這照片的來歷講述，我們近年派出了許多個太空特務，專替太空署工作，其中有一個小組，僅有五個人，以搜索古代的大昆虫爲名，暗中進行協助太空署任何一種活動，那些照片是他們在夜間拍攝的，另有一捲錄音帶，由我親自跟他們交談，照片看完了，請你們聽聽狄根先生在錄音帶所講的一切。」說完，他播放錄音帶，碰上了比較重要的談話，他吩咐「重播」，務求在座的嘉賓充份明瞭當時狄根的實際情形。

環球新書介紹

大內殺手

黃鷹著

俠客秦步歌從一個妓女口中獲知一項大秘密，隨而掀起了一場大屠殺，秦步歌浴血千里，難逃一死，在他死前拚了最後一口氣，將消息送到萬花莊去，莊主常護花與他是生死之交，這是決不可以不管，但，這一管却惹來大禍，萬花莊被夷爲平地，常護花死裡逃生，與另一批牽入此事件以「玉骨銷魂」龍飛爲首的殺手，聯手對抗，常護花亦從此一變而成大內殺手，受命於龍飛，接受三月特殊訓練，效力當今天子。到底這個大秘密，牽連著甚麼？而與朝廷對抗的又是怎樣的組織？（每本$6.00）

危機四伏的國際形勢

作爲參考資料的照片以及錄音帶已經公開放映過，播放兩次，雷加拉開始徵求各人的意見，並且提出幾個問題。

先行檢討的是照片，他認爲它並非僞造的東西，假如那些照片由黑房的攝影專家設法把塑膠製造出來的玩具，放在夜空的照片上面，採用重拍的技術複製，希望那些照片能够愚弄美國太空署，必有目的，希望領取獎金，這一個假想是不成立的，因爲獎金的數目可大可小，由太空署決定，萬一獎金太少，得不償失，再又因爲把照片送到剛果美國大使館的三個人，現時仍然留在寧靜醫院，不分晝夜的保護，形如軟禁，假如那些照片並非眞品，一旦發覺，他們便要判刑五年，沒有人願意冒險去做，此外，還有另外一些堅強的證據可以證實照片上面的飛行物體不是玩具，因爲它能够發出磁性光，當時偷拍照片的人躲在山頂的岩石背後拍攝，担心他們的行踪被人發覺，惹起殺身之禍，故此他們沒有使用照明燈，只靠飛行物體本身透出的磁性光照亮，那種磁性光照例是一明一暗的，故此他們所拍的照片有些清楚，有些模糊。

「能够發生磁性光的飛行物體，是否它的光亮可以擴大到變成攻擊性的武器呢？」有人作出如此的反問。

雷加拉博士說：「可以的，最低限度能够利用强光使敵機受到損害，甚至引起爆炸。」

「美國的國防部至今有沒有這一類叫做磁性光的秘密武器呢？」

「有的，只是發展到變成光綫子彈，使人受擊身亡，還沒有力量製造一種在遠距離發射可以使對方航行的任何一種飛行物體爆炸。」雷加拉博士說。

「我想問一問你，假如那些飛行物體已經製造成功，兼且在空中試飛，沒有闖禍，它可以在戰場上面使用，將來它大概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出擊呢？抑或留作太空爭霸戰之用呢？」另一科學家提出這個問題。

雷加拉博士說：「問得好，照事論事，那幾種飛行物體相當笨重，看來屬於空中補給站居多，照它的形狀看不像是準備飛入太空的，唯其如此，更加可怕！」

「爲甚麼你感到焦躁呢？」

「因爲這個敵人有本領在東非大裂谷製造那麼巨型的飛行物體，一定在背後有十分强大的軍力作爲後盾，如果它沒有足够的力量支持，決不會這樣做，由此推想到我們打算在最近的一段時間展開爭霸戰。」雷加拉博士十分肯定的說。

跟着他提出一些問題，作爲研究的核心，那個會議從下午二時開始，談談說說，到了夜間九時，然後散會，嘉賓走光了，雷加拉博士秘密召見一個體型高大的女人，她叫做莎賓嘉儂娜，負責在非洲一個

血灑長空彩圖說明之二

神秘飛行物體第二次降落地球，使到正在受訓的超級女飛行員，突然被飛行物體降落搧起的狂風吹倒，於是紛紛駕機起飛。於是在空中展開一幕龍鳳鬥，血灑長空的精采戰爭。

秘密基地訓練一批超級女飛行員，並有最新型的筍壳戰鬥機，機身特別薄，尖端裂開，有一個濶大的口，可以噴火，雷加拉十分重視她，由於事態緊急，故此星夜召見她。

見面後，雷加拉博士說：「太空署的特務把一輯有關太空或者地球上空爭霸戰的照片送來，因爲我們在南非的高峯秘密訓練一隊速度最快的戰鬥機，担心對方襲悉，可能派出飛行物體偷襲，故此我必須召見你密談，你親手訓練的女戰士，現時她們是否熟練空中戰鬥。」

「她們已經十分熟練，隨時出擊。」

「戰鬥機呢？」

「一共有三十六個女戰士，各有一架筍壳戰鬥機，隨時起飛。」

「好極了，我可以對你說知，如果眞的在空中交手，恐怕你們不是對方的敵手，故此你們碰着强敵之際，必須使用流星爆炸彈，在空中佈陣。我已經下令從速製造一萬個流星爆炸彈了，假如十天之內沒有爆炸大戰，它及時送到龍脊山，你們的戰鬥力將會大大的增强，不過，在空中佈陣是相當困難的，你們要十分小心。」

「誰是我們的假想敵呢？」

「不知道，在短期內我一定有辦法查出來的，我將會親自搭航機到南非走走，希望你明天就出動到秘密基地召集所有女戰士，加緊訓練在空中佈陣。」

這幾句話就是命令，嘉儂娜當然是遵命辦理的，雷加拉博士雖然相當疲倦，他起程到南非之前，仍要傾全力去佈署緊急應變的工作。

病菌戰爭即將爆發

三天之後，雷加拉博士已經置身於南非鑽石城之內，跟一間鑽石公司的經理愛恩坦作深長的談話，愛恩坦說：「博士，你如此緊急的到訪，一定是有些要緊的事情想跟我磋商了，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我本人以及以色列整個國家都是永遠站在你那一邊的。有甚麼困難不妨直說。」

雷加拉博士果然直說，並把那些照片拿出來給他細看，隨即查問這類的秘密。

愛恩坦說：「我可以對你說的，如果這件事情的背後有甚麼陰謀，它一定是跟阿拉伯石油產國有關的，他們認爲有了石油等於擁有最犀利的武器，早就想征服全世界，可能他們已經秘密購買了一批有本領製造秘密武器的科學家，而且有一部份巨型的武器製造出來，如果全部製成，他們就會動手，在你交給我欣賞的照片當中，我認得一種秘密武器叫做超級毒彈，大概你們對它全不知情，它就是那個白色的圓球，它飄浮到某一個大都市的上空，自動爆炸，球體之內所貯放的病菌就會混和在空氣當中，慢慢的降落，全城的人在一日之間同時患上了很凶險的病，包括急性肺炎，腦膜炎或者破傷風，又或使人發狂的神經分裂症，如果敵人毫無準備，一定沒有那麼多的醫生，即使有足够的醫生也沒有足够的藥物，可怖之至！」

雷加拉博士說：「你這些消息是從甚麼地方得到的呢？」

「它是以色列國防部高級職員向我透露的，還說那些飛行物體現已接近成功的階段，它一旦出擊，必然是在毫無戰爭狀態之下發動攻勢的，美國五大都市裏面的居民，可能在一夜之間死伤七七八八。」

雷加拉博士說：「多謝你的協助！」

翌日早上，他單獨離開南非鑽石城，乘搭航機去非洲剛果的機場降落，直趨美國大使館，找奧巴鐸大使密談，跟着透過大使的協助，進入寧靜醫院找尋狄根。

眞是不幸，狄根仍然躺在床上，但却變成白痴，甚麼話也說不出來，另外兩個人也是如此，奧巴鐸說：「署長，我疏於防範，他們顯然是遭了毒手，被人注射神秘的針藥，短期之內，沒法談話。」

雷加拉博士極端不滿，却又無可奈何。他即日離開剛果，改到南非的高峯秘密基地，召見嘉儂娜秘密研究整個局勢。

兩人在一間跟外界完全隔絕的密室交談，嘉儂娜很有把握的說：「署長，在空中佈陣，我們已經十分熟練了，流星爆炸彈運到，那時放在每一架戰鬥機之內，你打算在那一天動手呢？」

雷加拉博士說：「不，嘉儂娜，你應該如此問我，敵人打算在那一天動手？因爲我們一切被動，我只能告訴你，假如有甚麼風吹草動，你們即時在空中佈陣，並且很巧妙的在陣中穿過，對方如果不是在事前偵知，一定上當，因爲我們不知道他們在那一天動手，只好不分朝夕的戒備，所有女戰士，夜間要睡在筍壳戰鬥機之內，還有一點，大批流星爆炸彈運到，即時把它放在空中佈陣，切勿等候到眞的戰爭爆發然後佈陣。」

嘉儂娜說：「我已經明白了，還有甚麼事情要注意的？」

「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但見空中有圓球形的物體飛過，即時施放地對空的响尾蛇飛彈向它射擊。」

「我們有足够的準備，只要對方的飛行物體闖入我的空中警戒綫，雷達網偵悉，响尾蛇飛彈自動出擊。」

「好極了，你眞的十分能幹！」雷加拉博士由衷的稱讚她。

十日後，一萬個流星爆炸彈運到高峯秘密基地，嘉儂娜立刻利用它在空中佈陣，眞是湊巧，流星爆炸彈運到之後的第三晚，敵機就侵襲了，高峯之上突然有飛行物體降落，狂風極盛，她們站也站不穩，趕快駕機升空作戰，到了空中，才知道在空中已經有六種形式不同種飛行物體，掩護圓球航行，嘉儂娜隊長下令攻擊，誘惑對方進入空中的流星陣，一萬個僅有一呎長的流星爆炸彈停在空中，看不出來，只有很細的空中通道，彎彎曲曲，沒有熟悉它的陣勢，進入陣內，遲早碰着它爆炸，它可以說是空中的「水雷」，一場大戰之後，筍壳戰鬥機只是剩下七架，毀了二十九架，對方的飛行物體全部爆炸，貯滿了病菌的圓球也在空中爆炸，病菌由空中下降，引致地面十二個村莊的居民突患急症，死個清光。

那一場戰鬥及時阻止阿拉伯石油產國企圖征服全世界發動的「病菌戰」，建功的三個勇士至今仍然活着，但却躺在寧靜醫院之內，變成白痴，看來他們大概要在那個地方度過一生了。

（完）

註冊商標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丹

港九澳各大藥行均售

峨嵋藥廠出品